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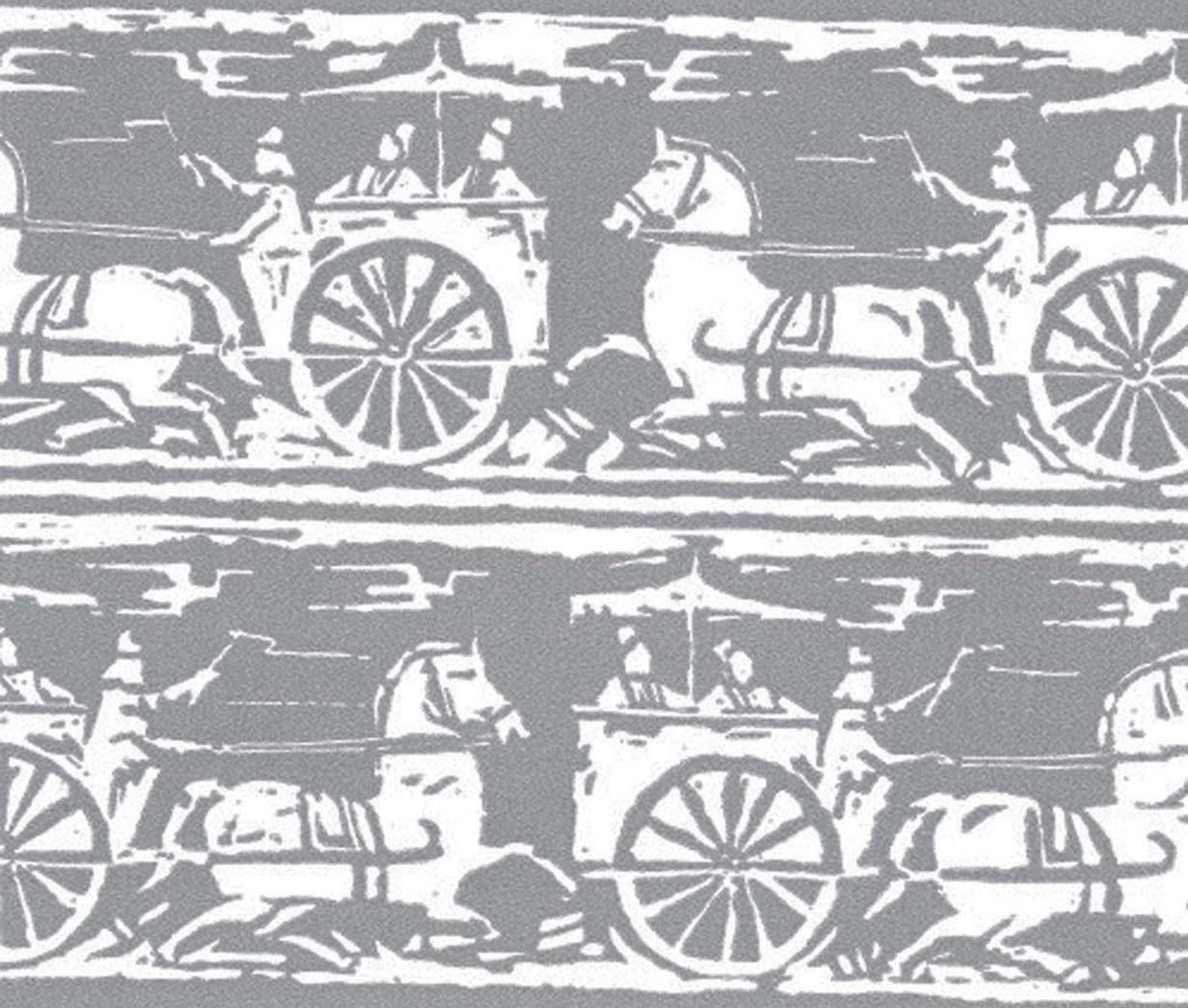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阳市友谊路186号

资治通鉴　全译

〔宋〕司马光原著

张舜徽审订　李国祥等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58.25印张　11500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套）

ISBN7－221－03792－2/K・301

定价：（平装）340.00元
（精装）430.00元

孔夫子旧书网
www.kongfz.com

资治通鉴全译

卷一至十二

第一册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起（公元前403年）
汉惠帝七年癸丑止（公元前188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06
书号 K204.3
S94-4 4:1

资治通鉴全译总目

资治通鉴原序 …… 宋神宗(1)
进书表 …… 司马光(3)
资治通鉴全译序 …… 张舜徽(5)

第一册

卷第一　周纪一起戊寅(前403)尽壬子(前369)凡三十五年
…… (1)
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安王元年至二十六年　烈王元年至七年
卷第二　周纪二起癸丑(前368)尽庚子(前321)凡四十八年
…… (51)

显王元年至四十八年

卷第三　周纪三起辛丑(前320)尽癸亥(前298)凡二十三年 …… (105)

慎靓王元年至六年赧王元年至十七年

卷第四　周纪四起甲子(前297)尽戊子(前273)凡二十五年 …… (153)

赧王十八年至四十二年

卷第五　周纪五起己丑(前272)尽乙巳(前256)凡十七年

赧王四十三年至五十九年 …… (207)

卷第六　秦纪一起丙午(前255)尽癸酉(前228)凡二十八年

昭襄王五十二年至五十六年　孝文王元年　庄襄王元年至三年　始皇帝元年至十九年 …… (257)

卷第七　秦纪二起甲戌(前227)尽壬辰(前209)凡十九年 …… (314)

始皇帝二十年至二十七年　二世皇帝元年

卷第八　秦纪三起癸巳(前208)尽甲午(前207)凡二年 …… (363)

二世皇帝二年至三年

卷第九　汉纪一起乙未(前206)尽丙申(前205)凡二年 …… (407)

高帝元年至二年

卷第十　汉纪二起丁酉(前204)尽戊戌(前203)凡二年 …… (446)

高帝三年至四年

卷第十一　汉纪三起己亥(前202)尽辛丑(前200)凡三年 …… (483)

高帝五年至七年

卷第十二　汉纪四起壬寅(前199)尽癸卯(前188)凡十二年 …… (523)

高帝八年至十二年　惠帝元年至七年

第二册

卷第十三　汉纪五起甲寅(前187)尽癸亥(前178)凡十年……(1)
高后元年至八年　文帝前元年至二年
卷第十四　汉纪六起甲子(前177)尽辛未(前170)凡八年……(45)
文帝前三年至十年
卷第十五　汉纪七起壬申(前169)尽丙戌(前155)凡十五年……(84)
文帝前十一年至十六年　后元年至七年　景帝前元年至二年
卷第十六　汉纪八起丁亥(前154)尽庚子(前141)凡十四年……(128)
景帝前三年至七年　中元年至六年　后元年至二年
卷第十七　汉纪九起辛丑(前140)尽丁未(前134)凡七年……(179)
武帝建元元年至六年　元光元年
卷第十八　汉纪十起戊申(前133)尽丙辰(前125)凡九年……(223)
武帝元光二年至六年　元朔元年至四年
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起丁巳(前124)尽壬戌(前119)凡六年……(271)
武帝元朔五年至六年　元狩元年至四年
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起癸亥(前118)尽辛未(前110)凡九年……(319)
武帝元狩五年至六年　元鼎元年至六年　元封元年
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起壬申(前109)尽壬午(前99)凡十一年……(364)
武帝元封二年至六年　太初元年至四年　天汉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起癸未(前98)尽甲午(前87)凡十

二年 …… (414)
武帝天汉三年至四年　太始元年至四年　征和元年至四年
后元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起乙未(前86)尽丙午(前75)凡十
二年 …… (455)
昭帝始元元年至六年　元凤元年至六年
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起丁未(前74)尽癸丑(前68)凡七年
…… (491)
昭帝元平元年　宣帝本始元年至四年　地节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起甲寅(前67)尽己未(前62)凡六年
…… (538)
宣帝地节三年至四年　元康元年至四年
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起庚申(前61)尽壬戌(前59)凡三年
…… (585)
宣帝神爵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起癸亥(前58)尽壬申(前49)凡十年
…… (619)
宣帝神爵四年　五凤元年至四年　甘露元年至四年　黄龙元年

第三册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起癸酉(前48)尽己卯(前42)凡七年
…… (1)
元帝初元元年至五年　永光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起庚辰(前41)尽戊子(前33)凡
九年 …… (44)
元帝永光三年至五年　建昭元年至五年　竟宁元年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起己丑(前32)尽戊戌(前23)凡十年
…… (93)

成帝建始元年至四年　河平元年至四年　阳朔元年至二年
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起己亥(前22)尽丁未(前14)凡九年 …… (144)
成帝阳朔三年至四年　鸿嘉元年至四年　永始元年至三年
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起戊申(前13)尽癸丑(前8)凡六年 …… (193)
成帝永始四年　元延元年至四年　绥和元年
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起甲寅(前7)尽乙卯(前6)凡二年 …… (228)
成帝绥和二年　哀帝建平元年
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起丙辰(前5)尽戊午(前3)凡三年 …… (267)
哀帝建平二年至四年
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起己未(前2)尽壬戌(2)凡四年 …… (303)
哀帝元寿元年至二年　平帝元始元年至二年
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起癸亥(3)尽戊辰(8)凡六年 …… (345)
平帝元始三年至五年　王莽居摄元年至二年　初始元年
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起己巳(9)尽甲戌(14)凡六年 …… (387)
王莽始建国元年至五年　天凤元年
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十起乙亥(15)尽壬午(22)凡八年 …… (436)
王莽天凤二年至六年　地皇元年至三年
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起癸未(23)尽甲申(24)凡二年 …… (485)
淮阳王更始元年至二年
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起乙酉(25)尽丙戌(26)凡二年 …… (534)

光武帝建武元年至二年

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起丁亥(27)尽己丑(29)凡三年 …… (585)

光武帝建武三年至五年

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起庚寅(30)尽乙未(35)凡六年 …… (641)

光武帝建武六年至十一年

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起丙申(36)尽丙午(46)凡十一年 …… (690)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至二十二年

第四册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起丁未(47)尽庚申(60)凡十四年 …… (1)

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　中元元年至二年　明帝永平元年至三年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起辛酉(61)尽乙亥(75)凡十五年 …… (51)

明帝永平四年至十八年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起丙子(76)尽甲申(84)凡九年 …… (92)

章帝建初元年至八年　元和元年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起乙酉(85)尽辛卯(91)凡七年 …… (135)

章帝元和二年至三年　章和元年至二年　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起壬辰(92)尽乙巳(105)凡十四年 …… (177)

和帝永元四年至十六年　元兴元年

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起丙午(106)尽乙卯(115)凡十年 …… (220)
殇帝延平元年　安帝永初元年至七年　元初元年至二年
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起丙辰(116)尽甲子(124)凡九年 …… (265)
安帝元初三年至六年　永宁元年　建光元年　延光元年至三年
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起乙丑(125)尽癸酉(133)凡九年 …… (317)
安帝延光四年　顺帝永建元年至六年　阳嘉元年至二年
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起甲戌(134)尽乙酉(145)凡十二年 …… (370)
顺帝阳嘉三年至四年　永和元年至六年　汉安元年至二年
建康元年冲帝永嘉元年
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起丙戌(146)尽丙申(156)凡十一年 …… (415)
质帝本初元年　桓帝建和元年至三年　和平元年　元嘉元年至二年　永兴元年至二年　永寿元年至三年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起丁酉(157)尽癸卯(163)凡七年 …… (46[illegible])
桓帝永寿三年　延熹元年至六年
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起甲辰(164)尽丙午(166)凡三年 …… (507)
桓帝延熹七年至九年
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起丁未(167)尽辛亥(171)凡五年 …… (553)
桓帝永康元年　灵帝建宁元年至四年
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起壬子(172)尽庚申(180)凡九年 …… (598)
灵帝熹平元年至六年　光和元年至三年

第五册

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起辛酉(181)尽丁卯(187)凡七年 …… (1)
灵帝光和四年至六年　中平元年至四年
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起戊辰(188)尽庚午(190)凡三年 …… (49)
灵帝中平五年至六年　献帝初平元年
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起辛未(191)尽癸酉(193)凡三年 …… (99)
献帝初平二年至四年
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起甲戌(194)尽乙亥(195)凡二年 …… (148)
献帝兴平元年至二年
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起丙子(196)尽戊寅(198)凡三年 …… (197)
献帝建安元年至三年
卷第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起己卯(199)尽庚辰(200)凡二年 …… (247)
献帝建安四年至五年
卷第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起辛巳(201)尽乙酉(205)凡五年 …… (292)
献帝建安六年至十年
卷第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起丙戌(206)尽戊子(208)凡三年 …… (330)
献帝建安十一年至十三年
卷第六十六　汉纪五十八起己丑(209)尽癸巳(213)凡五年 …… (375)
献帝建安十四年至十八年

卷第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起甲午(214)尽丙申(216)凡三年 …… (416)
献帝建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
卷第六十八　汉纪六十起丁酉(217)尽己亥(219)凡三年 …… (451)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
卷第六十九　魏纪一起庚子(220)尽壬寅(222)凡三年 …… (495)
文帝黄初元年至三年
卷第七十　魏纪二起癸卯(223)尽丁未(227)凡五年 …… (548)
文帝黄初四年至七年　明帝太和元年
卷第七十一　魏纪三起戊申(228)尽庚戌(230)凡三年 …… (593)
明帝太和二年至四年
卷第七十二　魏纪四起辛亥(231)尽甲寅(234)凡四年 …… (629)
明帝太和五年至六年　青龙元年至三年
卷第七十三　魏纪五起乙卯(235)尽丁巳(237)凡三年 …… (683)
明帝青龙三年至四年　景初元年
卷第七十四　魏纪六起戊午(238)尽乙丑(246)凡八年 …… (727)
明帝景初二年至三年　邵陵厉公正始元年至六年

第六册

卷第七十五　魏纪七起丙寅(246)尽壬申(252)凡七年 …… (1)
邵陵厉公正始七年至九年　嘉平元年至四年
卷第七十六　魏纪八起癸酉(253)尽乙亥(255)凡三年 …… (58)
邵陵厉公嘉平五年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至二年
卷第七十七　魏纪九起丙子(256)尽辛巳(261)凡六年 …… (103)
高贵乡公甘露元年至四年　元帝景元元年至二年
卷第七十八　魏纪十起壬午(262)尽甲申(264)凡三年 …… (151)

元帝景元三年至四年　咸熙元年
卷第七十九　晋纪一起乙酉(265)尽壬辰(272)凡八年 …… (196)
武帝泰始元年至八年
卷第八十　晋纪二起癸巳(273)尽己亥(279)凡七年 …… (255)
武帝泰始九年至十年　咸宁元年至五年
卷第八十一　晋纪三起庚子(280)尽戊申(288)凡九年 …… (304)
武帝太康元年至九年
卷第八十二　晋纪四起己酉(289)尽戊午(298)凡十年 …… (356)
武帝太康十年　惠帝永熙元年　元康元年至八年
卷第八十三　晋纪五起己未(299)尽庚申(300)凡二年 …… (405)
惠帝元康九年　永康元年
卷第八十四　晋纪六起辛酉(301)尽壬戌(302)凡二年 …… (446)
惠帝永宁元年　太安元年
卷第八十五　晋纪七起癸亥(303)尽甲子(304)凡二年 …… (487)
惠帝太安二年　永兴元年
卷第八十六　晋纪八起乙丑(305)尽戊辰(308)凡四年 …… (534)
惠帝永兴二年　光熙元年　怀帝永嘉元年至二年
卷第八十七　晋纪九起己巳(309)尽辛未(311)凡三年 …… (582)
怀帝永嘉三年至五年
卷第八十八　晋纪十起壬申(312)尽癸酉(313)凡二年 …… (637)
怀帝永嘉六年　愍帝建兴元年
卷第八十九　晋纪十一起甲戌(314)尽丙子(316)凡三年
…… (689)
愍帝建兴二年至四年

第七册

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起丁丑(317)尽戊寅(318)凡二年 …… (1)

元帝建武元年　大兴元年
卷第九十一　晋纪十三起己卯(319)尽辛巳(321)凡三年 …… (43)
元帝大兴二年至四年
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起壬午(322)尽癸未(323)凡二年 …… (87)
元帝永昌元年　明帝太宁元年
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起甲申(324)尽丁亥(327)凡四年 …… (133)
明帝太宁二年至三年　成帝咸和元年至二年
卷第九十四　晋纪十六起戊子(328)尽辛卯(331)凡四年 …… (182)
成帝咸和三年至六年
卷第九十五　晋纪十七起壬辰(332)尽丁酉(337)凡六年 …… (237)
成帝咸和七年至九年　咸康元年至三年
卷第九十六　晋纪十八起戊戌(338)尽辛丑(341)凡四年 …… (290)
成帝咸康四年至七年
卷第九十七　晋纪十九起壬寅(342)尽丁未(347)凡六年 …… (345)
成帝咸康八年　康帝建元元年至二年　穆帝永和元年至三年
卷第九十八　晋纪二十起戊申(348)尽庚戌(350)凡三年 …… (400)
穆帝永和四年至六年
卷第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起辛亥(351)尽甲寅(354)凡四年 …… (448)
穆帝永和七年至十年
卷第一百　晋纪二十二起乙卯(355)尽己未(359)凡五年

……（505）

穆帝永和十一年至十二年　升平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一　晋纪二十三起庚申(360)尽戊辰(368)凡九年

……（564）

穆帝升平四年至五年　哀帝隆和元年　兴宁元年至三年

海西公太和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二　晋纪二十四起己巳(369)尽庚午(370)凡二年

……（621）

海西公太和四年至五年

卷第一百三　晋纪二十五起辛未(371)尽乙亥(375)凡五年

……（671）

简文帝咸安元年至二年　孝武帝宁康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四　晋纪二十六起丙子(376)尽壬午(382)凡七年

……（718）

孝武帝太元元年至七年

卷第一百五　晋纪二十七起癸未(383)尽甲申(384)凡二年

……（773）

孝武帝太元八年至九年

卷第一百六　晋纪二十八起乙酉(385)尽丙戌(386)凡二年

……（828）

孝武帝太元十年至十一年

第八册

卷第一百七　晋纪二十九起丁亥(387)尽辛卯(391)凡五年

……（1）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至十六年

卷第一百八　晋纪三十起壬辰(392)尽丙申(396)凡五年

……（53）

孝武帝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
卷第一百九　晋纪三十一丁酉(397)一年……(111)
安帝隆安元年
卷第一百一十　晋纪三十二戊戌(398)一年……(152)
安帝隆安二年
卷第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起己亥(399)尽庚子(400)
凡二年……(193)
安帝隆安三年至四年
卷第一百一十二　晋纪三十四起辛丑(401)尽壬寅(402)
凡二年……(244)
安帝隆安五年　元兴元年
卷第一百一十三　晋纪三十五起癸卯(403)尽甲辰(404)
凡二年……(296)
安帝元兴二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一十四　晋纪三十六起乙巳(405)尽戊申(408)
凡四年……(346)
安帝义熙元年至四年
卷第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起己酉(409)尽庚戌(410)
凡二年……(403)
安帝义熙五年至六年
卷第一百一十六　晋纪三十八起辛亥(411)尽甲寅(414)
凡四年……(458)
安帝义熙七年至十年
卷第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起乙卯(415)尽丙辰(416)
凡二年……(516)
安帝义熙十一年至十二年
卷第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起丁巳(417)尽己未(419)
凡三年……(559)
安帝义熙十三年至十四年　恭帝元熙元年

卷第一百一十九　宋纪一起庚申(420)尽癸亥(423)凡四年 …… (615)
武帝永初元年至三年　营阳王景平元年
卷第一百二十　宋纪二起甲子(424)尽丁卯(427)凡四年 …… (669)
文帝元嘉元年至四年
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起戊辰(428)尽庚午(430)凡三年 …… (726)
文帝元嘉五年至七年
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纪四起辛未(431)尽乙亥(435)凡五年 …… (775)
文帝元嘉八年至十二年
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纪五起丙子(436)尽辛巳(441)凡六年 …… (829)
文帝元嘉十三年至十八年

第九册

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纪六起壬午(442)尽丙戌(446)凡五年 …… (1)
文帝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起丁亥(447)尽庚寅(450)凡四年 …… (59)
文帝元嘉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
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起辛卯(451)尽壬辰(452)凡二年 …… (111)
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纪九癸巳(453)一年 …… (143)
文帝元嘉三十年

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起甲午(454)尽戊戌(458)凡五年 …… (182)
孝武帝孝建元年至三年　大明元年至二年
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纪十一起己亥(459)尽甲辰(464)凡六年 …… (231)
孝武帝大明三年至八年
卷第一百三十　宋纪十二乙巳(465)一年 …… (273)
明帝泰始元年
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纪十三丙午(466)一年 …… (305)
明帝泰始二年
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纪十四起丁未(467)尽庚戌(470)凡四年 …… (357)
明帝泰始三年至六年
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纪十五起辛亥(471)尽乙卯(475)凡五年 …… (395)
明帝泰始七年　泰豫元年　苍梧王元徽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纪十六起丙辰(476)尽戊午(478)凡三年 …… (412)
苍梧王元徽四年　顺帝升明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起己未(479)尽癸亥(483)凡五年 …… (494)
高帝建元元年至四年　武帝永明元年
卷第一百三十六　齐纪二起甲子(484)尽己巳(489九)凡六年 …… (547)
武帝永明二年至七年
卷第一百三十七　齐纪三起庚午(490)尽壬申(492)凡三年 …… (597)
武帝永明八年至十年

卷第一百三十八　齐纪四癸酉(493)一年……(646)
武帝永明十一年

第十册

卷第一百三十九　齐纪五甲戌(494)一年……(1)
明帝建武元年
卷第一百四十　齐纪六起乙亥(495)尽丙子(496)凡二年
……(50)
明帝建武二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四十一　齐纪七起丁丑(497)尽戊寅(498)凡二年
……(97)
明帝建武四年永泰元年
卷第一百四十二　齐纪八己卯(499)一年……(139)
东昏侯永元元年
卷第一百四十三　齐纪九庚辰(500)一年……(174)
东昏侯永元二年
卷第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辛巳(501)一年……(205)
和帝中兴元年
卷第一百四十五　梁纪一起壬午(502)尽甲申(504)凡三年
……(253)
武帝天监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纪二起乙酉(505)尽丁亥(507)凡三年
……(313)
武帝天监四年至六年
卷第一百四十七　梁纪三起戊子(508)尽甲午(514)凡七年
……(363)
武帝天监七年至十三年

卷第一百四十八　梁纪四起乙未(505)尽戊戌(508)凡四年 …… (415)
武帝天监十四年至十七年
卷第一百四十九　梁纪五起己亥(519)尽癸卯(523)凡五年 …… (471)
武帝天监十八年　普通元年至四年
卷第一百五十　梁纪六起甲辰(524)尽乙巳(525)凡二年 …… (525)
武帝普通五年至六年
卷第一百五十一　梁纪七起丙午(526)尽丁未(527)凡二年 …… (583)
武帝普通七年　大通元年
卷第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戊申(528)一年 …… (622)
武帝大通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三　梁纪九己酉(529)一年 …… (658)
武帝中大通元年
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纪十庚戌(530)一年 …… (684)
武帝中大通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起辛亥(531)尽壬子(532)凡二年 …… (728)
武帝中大通三年至四年

第十一册

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起癸丑(533)尽甲寅(534)凡二年 …… (1)
武帝中大通五年至六年
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纪十三起乙卯(535)尽丁巳(537)凡三年 …… (53)

武帝大同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起戊午(538)尽甲子(544)凡七年 …… (101)

武帝大同四年至十年

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起乙丑(545)尽丙寅(546)凡二年 …… (157)

武帝大同十一年　中大同元年

卷第一百六十　梁纪十六丁卯(547)一年 …… (170)

武帝太清元年

卷第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戊辰(548)一年 …… (225)

武帝太清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己巳(549)一年 …… (274)

武帝太清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纪十九庚午(550)一年 …… (326)

简文帝大宝元年

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纪二十起辛未(551)尽壬申(552)凡二年 …… (363)

简文帝大宝二年　元帝承圣元年

卷第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起癸酉(553)尽甲戌(554)凡二年 …… (416)

元帝承圣二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六　梁纪二十二起乙亥(555)尽丙子(556)凡二年 …… (460)

敬帝绍泰元年　太平元年

卷第一百六十七　陈纪一起丁丑(557)尽己卯(559)凡三年 …… (509)

武帝永定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起庚辰(560)尽壬午(562)凡三年

……（569）

文帝天嘉元年至三年

第十二册

卷第一百六十九　陈纪三起癸未(563)尽丙戌(566)凡四年

……（1）

文帝天嘉四年至六年　天康元年

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起丁亥(567)尽辛卯(571)凡五年

……（57）

临海王光大元年至二年　宣帝太建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起壬辰(572)尽甲午(574)凡三年

……（114）

宣帝太建四年至六年

卷第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起乙未(575)尽丙申(576)凡二年

……（170）

宣帝太建七年至八年

卷第一百七十三　陈纪七起丁酉(577)尽己亥(579)凡三年

……（212）

宣帝太建九年至十一年

卷第一百七十四　陈纪八庚子(580)一年……（258）

宣帝太建十二年

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起辛丑(581)尽癸卯(582)凡二年

……（294）

宣帝太建十三年至十四年　长城公至德元年

卷第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起甲辰(584)尽戊申(588)凡五年

……（351）

长城公至德二年至四年　祯明元年至二年

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起己酉(589)尽辛亥(591)凡三年

……（398）
文帝开皇九年至十一年
卷第一百七十八　隋纪二起壬子(592)尽己未(599)凡八年
……（453）
文帝开皇十二年至十九年
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纪三起庚申(600)尽癸亥(603)凡四年
……（505）
文帝开皇二十年　仁寿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起甲子(604)尽丁卯(607)凡四年
……（554）
文帝仁寿四年　炀帝大业元年至三年
卷第一百八十一　隋纪五起戊辰(608)尽壬申(612)凡五年
……（607）
炀帝大业四年至八年
卷第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起癸酉(613)尽乙亥(615)凡三年
……（652）
炀帝大业九年至十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起丙子(616)尽丁丑(617)五月
凡一年有奇 ……（704）
炀帝大业十二年　恭帝义宁元年
卷第一百八十四　隋纪八起丁丑(617)六月尽十二月不满
一年 ……（753）
恭帝义宁元年

第十三册

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纪一起戊寅(618)正月尽七月不满一年
……（1）
高祖武德元年

卷第一百八十六　唐纪二起戊寅(618)八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54)
高祖武德元年
卷第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起己卯(619)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99)
高祖武德二年
卷第一百八十八　唐纪四起己卯(619)十一月尽辛巳(621)二月凡一年有奇……(150)
高祖武德二年至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起辛巳(621)三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198)
高祖武德四年
卷第一百九十　唐纪六起壬午(622)尽甲申(624)五月凡二年有奇……(246)
高祖武德七年至九年
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纪七起甲申(624)六月尽丙戌(626)八月凡二年有奇……(300)
高祖武德七年至九年
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纪八起丙戌(626)九月尽戊子(628)七月凡二年……(357)
高祖武德九年　太宗贞观元年至二年
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纪九起戊子(628)九月尽辛卯(631)凡三年有奇……(412)
太宗贞观二年至五年
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纪十起壬辰(632)尽丁酉(637)四月凡五年有奇……(466)
太宗贞观六年至十一年
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纪十一起丁酉(637)五月尽庚子(640)凡三年有奇……(521)

太宗贞观十一年至十四年
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纪十二起辛丑(641)尽癸卯(643)三月凡二年有奇 …… (575)
太宗贞观十五年至十七年
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纪十三起癸卯(643)四月尽乙巳(645)五月凡二年有奇 …… (625)
太宗贞观十七年至十九年
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起乙巳(645)六月尽戊申(648)三月凡二年有奇 …… (674)
太宗贞观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起戊申(648)四月尽乙卯(655)九月凡七年有奇 …… (727)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　高宗永徽元年至六年

第十四册

卷第二百　唐纪十六起乙卯(655)十月尽壬戌(662)七月凡六年有奇 …… (1)
高宗永徽六年　显庆元年至五年　龙朔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起壬戌(662)八月尽庚午(670)凡八年有奇 …… (58)
高宗龙朔二年至三年　麟德元年至二年　乾封元年至二年
总章元年至二年　咸亨元年
卷第二百二　唐纪十八起辛未(671)尽辛巳(681)凡十一年 …… (116)
高宗咸亨三年至四年　上元元年至二年　仪凤元年至三年
调露元年　永隆元年　开耀元年
卷第二百三　唐纪十九起壬午(682)尽丙戌(686)凡五年 …… (176)

高宗永淳元年　弘道元年　则天后光宅元年　垂拱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四　唐纪二十起丁亥(687)尽辛卯(691)凡五年 …… (234)
则天后垂拱三年至四年　永昌元年　天授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五　唐纪二十一起壬辰(692)尽丙申(696)凡五年 …… (287)
则天后长寿元年至二年　延载元年　天册万岁元年　万岁通天元年
卷第二百六　唐纪二十二起丁酉(697)尽庚子(700)六月凡三年有奇 …… (336)
则天后神功元年　圣历元年至二年　久视元年
卷第二百七　唐纪二十三起庚子(700)七月尽乙巳(705)正月凡四年有奇 …… (388)
则天后久视元年　长安元年至四年　中宗神龙元年
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起乙巳(705)二月尽丁未(707)凡二年有奇 …… (46)
中宗神龙元年至二年　景龙元年
卷第二百九　唐纪二十五起戊申(708)尽庚戌(710)七月凡二年有奇 …… (503)
中宗景龙二年至三年　睿宗景云元年
卷第二百一十　唐纪二十六起庚戌(710)八月尽癸丑(713)凡三年有奇 …… (560)
睿宗景云元年至二年　玄宗先天元年　开元元年
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纪二十七起甲寅(714)尽丁巳(717)凡四年 …… (618)
玄宗开元二年至五年
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起戊午(718)尽乙丑(725)凡八年 …… (677)
玄宗开元六年至十三年

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起丙寅(726)尽癸酉(733)
凡八年 …… (736)
玄宗开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

第十五册

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纪三十起甲戌(734)尽辛巳(741)凡
八年 …… (1)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
卷第二百一十五　唐纪三十一起壬午(742)尽丁亥(747)
十一月凡五年 …… (58)
有奇玄宗天宝元年至六载
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起丁亥(747)十二月尽
癸巳(753)凡六年有奇 …… (114)
玄宗天宝六载至十二载
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起甲午(754)尽丙申(756)
四月凡二年有奇 …… (166)
玄宗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　肃宗至德元载
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起丙申(756)五月尽九月不
满一年 …… (213)
肃宗至德元载
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起丙申(756)十月尽丁酉
(757)闰八月不满一年 …… (264)
肃宗至德元载至二载
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起丁酉(757)九月尽戊戌(758)
凡一年有奇 …… (309)
肃宗至德二载　乾元元年
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起己亥(759)尽庚子(760)
凡二年 …… (361)

肃宗乾元二年　上元元年
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纪三十八起辛丑(761)尽癸卯(763)
六月凡二年有奇 …… (411)
肃宗上元二年　宝应元年　代宗广德元年
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纪三十九起癸卯(763)七月尽乙巳
(765)十月凡二年有奇 …… (462)
代宗广德元年至二年　永泰元年
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纪四十起乙巳(765)闰十月尽癸丑
(773)凡八年有奇 …… (515)
代宗永泰元年　大历元年至八年
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纪四十一起甲寅(774)尽己未(779)
七月凡五年有奇 …… (573)
代宗大历九年至十四年

第十六册

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起己未(779)八月尽辛酉
(781)五月凡一年有奇 …… (1)
代宗大历十四年　德宗建中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起辛酉(781)六月尽壬戌
(782)凡一年有奇 …… (59)
德宗建中二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纪四十四起癸亥(783)正月尽十月不
满一年 …… (113)
德宗建中四年
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起癸亥(783)十一月尽
甲子(784)正月不满一年 …… (163)
德宗建中四年　兴元元年
卷第二百三十　唐纪四十六起甲子(784)二月尽四月不满

一年 …… (211)
德宗兴元元年
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纪四十七起甲子(781)五月尽乙丑(785)七月凡一年有奇 …… (256)
德宗兴元元年 贞元元年
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纪四十八起乙丑(782)八月尽丁卯(787)七月凡二年 …… (305)
德宗贞元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起丁卯(787)八月尽辛未(791)凡四年有奇 …… (362)
德宗贞元三年至七年
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起壬申(792)尽甲戌(794)五月凡二年有奇 …… (412)
德宗贞元八年至十年
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起甲戌(794)六月尽庚辰(800)凡六年有奇 …… (470)
德宗贞元十年至十六年
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纪五十二起辛巳(801)尽乙酉(805)凡五年 …… (526)
德宗贞元十七年至二十年 顺宗永贞元年
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起丙戌(806)尽己丑(809)六月凡三年有奇 …… (574)
宪宗元和元年至四年
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纪五十四起己丑(809)七月尽壬辰(812)九月凡三年有奇 …… (627)
宪宗元和四年至七年
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纪五十五起壬辰(812)十月尽丙申(816)凡四年有奇 …… (682)
宪宗元和七年至十一年

卷第二百四十　唐纪五十六起丁酉(817)尽己亥(819)正月
凡二年有奇 …… (735)
宪宗元和十二年至十四年

第十七册

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纪五十七起己亥(819)二月尽辛丑
(821)六月凡二年有奇 …… (1)
宪宗元和十四年至十五年　穆宗长庆元年
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纪五十八起辛丑(821)七月尽壬寅
(822)凡一年有奇 …… (59)
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纪五十九起癸卯(823)尽戊申(828)
凡六年 …… (107)
穆宗长庆三年至四年　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　文宗太和元年
至二年
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纪六十起己酉(829)尽癸丑(833)凡
五年 …… (169)
文宗太和三年至七年
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起甲寅(834)尽丁巳(837)
凡四年 …… (224)
文宗太和八年至九年　开成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纪六十二起戊午(838)尽壬戌(842)
凡五年 …… (283)
文宗开成三年至五年　武宗会昌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纪六十三起癸亥(843)尽甲子(844)
七月凡一年有奇 …… (342)
武宗会昌三年至四年
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纪六十四起甲子(844)闰七月尽

己巳(849)凡五年有奇 …… (395)
武宗会昌四年至六年　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起庚午(850)尽己卯(859)
凡十年 …… (454)
宣宗大中四年至十三年
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起庚辰(860)尽丁亥(867)凡
八年 …… (512)
懿宗咸通元年至八年
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起戊子(868)尽己丑(869)
凡二年 …… (570)
懿宗咸通九年至十年
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起庚寅(870)尽丙申(876)
凡七年 …… (621)
懿宗咸通十一年至十四年　僖宗乾符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起丁酉(877)尽庚子(880)
十月凡三年有奇 …… (678)
僖宗乾符四年至六年　广明元年
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起庚子(880)十一月尽壬寅
(882)四月凡一年有奇 …… (732)
僖宗广明元年　中和元年至二年

第十八册

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纪七十一起壬寅(882)五月尽甲辰
(884)五月凡二年有奇 …… (1)
僖宗中和二年至四年
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起甲辰(884)六月尽丁未
(887)三月凡二年有奇 …… (54)
僖宗中和四年　光启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纪七十三起丁未(887)四月尽戊申(888)凡一年有奇……(106)
僖宗光启三年　文德元年
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纪七十四起己酉(889)尽辛亥(891)凡三年……(158)
昭宗龙纪元年　大顺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五十九　唐纪七十五起壬子(892)尽甲寅(894)凡三年……(210)
昭宗景福元年至二年　乾宁元年
卷第二百六十　唐纪七十六起乙卯(895)尽丙辰(896)凡二年……(265)
昭宗乾宁二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纪七十七起丁巳(897)尽己未(899)凡三年……(317)
昭宗乾宁四年　光化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起庚申(900)尽辛酉(901)凡二年……(364)
昭宗光化三年　天复元年
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起壬戌(902)尽癸亥(903)正月凡一年有奇……(412)
昭宗天复二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起癸亥(903)二月尽甲子(904)闰四月凡一年有奇……(460)
昭宗天复三年　天祐元年
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起甲子(904)五月尽丙寅(906)凡二年有奇……(499)
昭宗天祐元年　昭宣帝天祐二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起丁卯(907)尽戊辰(908)七月凡一年有奇……(546)

太祖开平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起戊辰(908)八月尽辛未(911)二月凡二年有奇 …… (596)
太祖开平二年至四年　乾化元年
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起辛未(911)三月尽癸酉(913)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 (649)
太祖乾化元年至二年　均王乾化三年

第十九册

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起癸酉(913)十二月尽丁丑(917)六月凡三年有奇 …… (1)
均王乾化三年至四年　贞明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起丁丑(917)七月尽己卯(919)九月凡三年有奇 …… (60)
均王贞明三年至五年
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起己卯(919)十月尽壬午(922)凡三年有奇 …… (118)
均王贞明五年至六年　龙德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癸未(923)一年 …… (165)
庄宗同光元年
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起甲申(924)尽乙酉(925)十月凡一年有奇 …… (218)
庄宗同光二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起乙酉(925)十一月尽丙戌(926)三月不满一年 …… (268)
庄宗同光三年明宗天成元年
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起丙戌(926)四月尽丁亥(927)六月凡一年有奇 …… (318)

明宗天成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起丁亥(927)七月尽己丑(929)
凡二年有奇 …… (363)
明宗天成二年至四年
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起庚寅(930)尽壬辰(932)六月
凡二年有奇 …… (408)
明宗长兴元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起壬辰(932)七月尽甲午(934)
闰正月凡一年有奇 …… (463)
明宗长兴三年至四年　潞王清泰元年
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起甲午(934)二月尽乙未(935)
凡一年有奇 …… (506)
潞王清泰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丙申(936)一年 …… (561)
高祖天福元年
卷第二百八十一　后晋纪二起丁酉(937)尽戊戌(938)凡
二年 …… (607)
高祖天福二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三起己亥(939)尽辛丑(941)凡
三年 …… (651)
高祖天福四年至六年
卷第二百八十三　后晋纪四起壬寅(942)尽甲辰(944)正月
凡二年有奇 …… (702)
高祖天福七年　齐王天福八年　开运元年
卷第二百八十四　后晋纪五起甲辰(944)二月尽乙巳(945)
七月凡一年有奇 …… (754)
齐王开运元年至二年

第二十册

卷第二百八十五　后晋纪六起乙巳(945)八月尽丙午(946)
凡一年有奇 …… (1)
齐王开运二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八十六　后汉纪一起丁未(947)正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 (45)
高祖天福十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七　后汉纪二起丁未(947)五月尽戊申(948)二月不满一年 …… (92)
高祖天福十二年　乾祐元年
卷第二百八十八　后汉纪三起戊申(948)三月尽己酉(949)凡一年有奇 …… (137)
高祖乾祐元年　隐帝乾祐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九　后汉纪四庚戌(950)一年 …… (184)
隐帝乾祐三年
卷第二百九十　后周纪一起辛亥(951)尽壬子(952)八月凡一年有奇 …… (231)
太祖广顺元年至二年
卷第二百九十一　后周纪二起壬子(952)九月尽甲寅(954)四月凡一年有奇 …… (282)
太祖广顺二年至三年　显德元年
卷第二百九十二　后周纪三起甲寅(954)五月尽丙辰(956)二月凡一年有奇 …… (332)
太祖显德元年　世宗显德二年至三年
卷第二百九十三　后周纪四起丙辰(956)三月尽丁巳(957)凡一年有奇 …… (377)
世宗显德三年至四年

卷第二百九十四　后周纪五起戊午(958)尽己未(959)凡二年 …… (425)
世宗显德五年至六年

附录

资治通鉴及司马光研究论著索引 …… (471)

后记 …… (485)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

周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1]，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2]

二十三年

1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3]。

臣光曰[4]：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5]，分莫大于名[6]。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7]，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8]，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

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9]："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10]。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11]，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12]，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13]；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14]，辞邑而请繁缨[15]，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16]。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17]，"《书》曰："一日二日万几[18]，"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

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19]，请隧于襄王[20]，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21]。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22]，田常之于齐[23]，白公之于楚[24]，智伯之于晋[25]，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26]，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注释】

①著雍摄提格：这是我国古代用于纪年的干支别名。在《尔雅·释天》、《史记·历书》里都有记载，两书记载的文字有些差异。《资治通鉴》采用《尔雅·释天》所载干支别名。今据之列为对应表如下：

《尔雅·释天》所载天干别名	阏(yān 烟)逢	旃(zhān 毡)蒙	柔兆	强圉(yǔ 予)
天干	甲	乙	丙	丁

《尔雅·释天》所载天干别名	著(chú 储)雍	屠维	上章	重光	玄黓(yī 亦)	昭阳
天干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尔雅·释天》所载地支别名	困敦	赤奋若	摄提格	单阏(dān yān 丹烟)	执徐	大荒落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尔雅·释天》所载地支别名	敦牂	协洽	涒(tūn 吞)灘	作噩	阉茂	大渊献
地支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②威烈王：即姬午，周考王之子。威烈是谥号。谥号是古代的帝王、大臣、贵族等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的带有褒贬意义之称号。称号所用的字词，一般取自于《谥法》。帝王的谥，由礼官议定，臣子的谥，由朝廷赐予。谥号通常只用一个字，这里威烈是二个字的复谥，较少见。《谥法》上没有两个字连在一起的谥号。按《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

③"初命"句：魏、赵、韩三家，世代为晋国大夫，对周朝说来是陪臣。三家瓜分晋权，当时是破坏礼制的行为，威烈王竟首次命这些大夫为诸侯。《资治通鉴》谴责周天子崇奖侵礼犯分，自己坏乱礼制的做法，并以此为史鉴首事。《资治通鉴》全书自始至终，贯串了卫护礼制名分的主导思想。

④臣光曰："臣光曰"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针对篇中所载述的典型史事发表的评论，也就是"史论"。它既集中地反映了司马光的政治意

识、历史观点，又表明了载述该史事的意图，体现了他"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编写目的。《资治通鉴》对史事的评论，除标明"臣光曰"的之外，引载前人评论的情况也不少。

⑤分(fèn 奋)：职分，名分，指人的地位和身分。

⑥名：名位，名号地分，即官职。

⑦兆民：众多人民。兆，形容数目极多。古代有十万曰亿，十亿曰兆的说法，是表示很多的意思。

⑧三公：对于周代的三公，有两种传统的说法。一说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一说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⑨"孔子"句：据说孔子为《周易》作了《系辞传》。它是《易传》思想的代表作，是解释《易》的《十翼》中的两篇。"系"，系属，是说系属其辞于爻卦之下。

⑩惓惓(quàn quàn 拳拳)：诚恳、深切。

⑪微子：据《史记》记载，商朝帝乙有三子，长子微子启，次子中衍，第三子为纣。帝乙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认为微子启是妾所生，不当立，当立妻所生子纣。微子有贤才，曾劝谏过纣王。 成汤，即商汤，商朝的建立者，甲骨文里称唐或大乙。 配天，古人以为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祖天可以相配，所以王者都以自己之祖配天。这里是指汤可以永远成为王者之祖以配天，宗庙祭祀不绝。

⑫季札：吴王寿梦的第四子，有贤才。寿梦想立季札继位，季札辞让不受，结果传位给长子诸樊。诸樊死后，传位给次子馀昧。本可兄弟依次相传，最后传位给季札，但季札最后辞让逃避。吴国发生了诸樊子光与馀昧子僚争立的局面。当传位至夫差后，吴国终于灭亡。太伯，吴立国的国君。 血食：因宗庙祭祀用杀牲，所以称血食。

⑬器：这里指名爵等级不同所享用不同规格的车马服饰等。

⑭仲叔于奚：人名。据《左传》记载，卫国的孙桓子率军与齐国在新筑开战，卫军战败。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免于死难，立了大功。

⑮繁(pán 盘)缨：或作樊缨，古代天子诸侯驾车的马之服饰，即马的带饰。繁，通"鞶"，马腹带。缨，马颈革带。

⑯以上三句，节引自《论语·子路篇》。

⑰履霜坚冰至：《周易》里《坤》卦初六的爻辞。初六指《坤》卦最下面的阴爻。这爻辞的含义是，当开始践踏到大地上的白霜时，就要想到大地结坚冰的

时候的到来。

⑱皋陶谟之辞。孔安国注曰：几，微也。言当戒惧万事之微。几，居依翻。意思是每天都有陶微的事情发生。

⑲指太叔带之难。说明以前晋文公对周王室的建立有大功。

⑳晋文公向周襄王请求自己死后也能像王者一样用通隧道下棺柩的礼仪。

㉑指不合礼制的事，晋文公也是厌恶的。

㉒鲁大夫季氏，自季友以来，世执鲁国之政。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然终身向北，不敢篡国。

㉓田常，即陈恒。田氏本陈氏；温公避国讳，改恒曰常。陈成子得齐国之政，杀阚止，弑简公，而亦不敢自立。《史记·世家》以陈敬仲完为田敬仲完，陈成子恒为田常，故通鉴因以为据。

㉔白公胜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石乞曰："焚库弑王，不然不济！"白公曰："弑王不祥，焚库无聚。"

㉕智氏即智伯，名瑶，本姓荀，晋卿荀申之子，食邑于智（今山西解县），故又名智氏。智伯当晋之衰，专其国政，侵伐邻国，于晋大夫为最强；攻晋出公，出公道死。智伯令人欲并晋而不敢，乃奉哀公骄立之。

㉖《史记·六国年表》定王十六年，赵、魏、韩灭智伯，遂三分晋国。司马光评论说，韩、赵、魏三家分晋，并非三家破坏礼教，而是周王姬午破坏礼教、名分。从此，周王国虽然没有灭亡，但王者封建诸侯的年度却破坏无遗。

【译文】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1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礼中最重要的是职分，职分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就是法纪。什么是职分？

君臣上下就是职分。什么叫名位呢?公、侯、卿、大夫就是名位。

以四海之内这样广大的疆土,亿兆之多的民众,受天子一人所统治,即使有超人的气力,出类拔萃的才智,没有不为天子奔走服役的,难道不是以礼为这统治维系吗!所以天子统制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制约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和庶民百姓,尊贵的高居于低贱者之上,低贱的奉承尊贵的。居上位的使唤在下的如同心腹 使手脚运作,如同树木的本根制约枝叶一样。居下位的奉事在上位的,如同手足卫护心腹,如同树木的枝叶庇荫本根,然后才能上下相保护而国家得以治理、安定,故所以说,天子的职事没有什么比礼更重大的。

周文王编次《周易》,把《乾》、《坤》两卦放在首位。孔子为《周易》作系辞说:"天尊高地卑下,乾坤便安定了。地卑下天尊高已陈列,贵贱也就确定位置了。"这是说君上臣下的位置确定如同天尊地卑的不可改变一样。《春秋》里抑制诸侯,尊重王室,为王的人势力虽已微弱,却位列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对君臣的上下关系从来都是念念不忘的。如果没有像夏桀王、商纣王的残暴,商汤王、周武王的仁厚,人们归附仁义的汤、武,天意安排汤、武代桀、纣这样的情形,按君尊臣卑的名分,应当是臣下对君上只有守臣节伏死罪而已。所以如果以微子启代纣为商王的话,那么成汤就总是配天享祭的王者祖宗,如果以季札为吴国国君,那么太伯就永享宗庙祭祀,然而这两个人宁愿亡国而不做国君的原因,实在是以为礼的大节不可以打乱。故所以说,礼没有什么比君臣之分更重大的。

礼,可以辨别贵贱等级、序列亲疏关系,裁定一切事物,制订各种事务,不用名号就不能显示它,不用器物就不能表现它;以名号来称呼它,以器物来区别它,然后使上下尊卑鲜明而有伦次,这就是礼的大典式。名号和器物的准则既不存在,那么礼制又怎么能够独自存在!以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他

辞去赏赐给他的食邑而请求给予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赏给他食邑。只有名号和器物不可以给人，这是国君所掌管的；政治权力亡失，那么国家随之灭亡。卫国国君等待孔子治理国政，孔子想首先正名分，认为名分不正则人民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繁缨，是小器物，而孔子吝惜它；正名分，是小小的事务，而孔子要先实行它：实在是因为名分器用的规范搞乱之后，君臣上下的关系便不可能保持的缘故。一切事物没有不是从细微发生而至显著时见成效的。圣人考虑长远，所以能谨慎地在事态隐微时就治理它；众人的见识浅近，所以必然待到事态显著了之后去挽救它。在隐微时着手治理它，那么用力少而功效多；在它显著时去挽救它，那么竭尽力量而不能奏效。《周易》里面说："当践踏到地面的白霜时，意味着大地凝结坚冰的严寒就要到了。"《尚书》说："每天都有隐微的事情发生。"说的就是这类情况。所以说分没有什么比名号更重大的。

痛心啊！周幽王、周厉王失去大德，周朝的政道一天天衰败，纲纪散失毁坏，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于上位的人权力衰落，诸侯专擅征伐大权，大夫专擅诸侯的国政，礼制的大体十分之七八已丧失。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宗庙祭祀仍能绵绵相连不断，大抵是由于周代的子孙们还能恪守名分的缘故吧。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晋文公对周王室建有大功，向周襄王请求死后能像王者一样用通隧道下棺柩的礼仪，周襄王不允许，说："这是表明天子不同于诸侯的礼制啊，没有更代周室的德行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你所厌恶的啊。不然的话，叔父你自己有辖地而尽可修隧道，又为什么来请求呢！"晋文公因此惧怕而不敢违抗。所以从周王的辖地说来不比曹国、滕国大，以周王的民众说来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历了几百年，仍旧为天下宗主，虽以晋、楚、齐、秦的强大而不敢侵凌它，是什么原因呢？只因名分还存在的缘故啊。至于如季氏在

鲁国，田常在齐国，白公在楚国，智伯在晋国，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终不敢这样做，哪里是他们势力不够或心不忍呢，只不过是畏惧冒犯名分而天下共同诛伐他们。现在晋国大夫侵凌蔑视他们的国君，瓜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伐他们，又宠护加爵秩给他们，使列位于诸侯，这是人人都知晓的名分既不能保守住并且把它抛弃掉，先王的礼制至此已丧失殆尽了。

或者认为正当这时，周室衰微积弱，晋国韩、赵、魏三家强盛，虽想不容许他们为诸侯，岂能做得到吗！这看法很不对。韩、赵、魏虽然强盛，假如他们不顾天下人的诛伐而侵犯礼义，那么就会不向天子请求而径自立为诸侯了。不向天子请准而自立为诸侯，那就成为狂悖逆乱的臣子，天下假使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国君，必然会尊奉礼义而征讨他们。现在是他们向天子请求而天子许诺了他们，是受天子的册命而立为诸侯的，又还有谁能够去讨伐他们！所以韩、赵、魏列为诸侯，不是韩、赵、魏破坏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

唉！君臣上下的礼制已经败坏了，于是天下的人便以智谋实力相争为一时一地的强主，使圣贤的后代原来列为诸侯的，他们的国家没有不被泯灭，他们的人民离散死亡几乎没有余类，这难道不使人哀痛吗！

2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後[1]，智果曰[2]："不如宵也[3]。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

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4]，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5]，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後，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6]！”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後。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7]，请曰：“以为茧丝乎[8]？抑为保障乎[9]？”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10]。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11]，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12]。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13]。智国闻之[14]，谏曰：“主不备难[15]，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16]。’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蝮、蚊、蜂、蚕[17]，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注释】

①智宣子：晋国的卿荀跞(Lì历)的儿子，名申。瑶，智宣子的儿子智伯，也称为荀瑶，死后的谥号为襄子。

②智果：智宣子的同族。

③宵：智宣子的庶子。

④别族于太史：在太史那里另立族姓。当时太史掌管氏姓。

⑤赵简子：名鞅。

⑥识(zhì志):记住。

⑦晋阳:春秋时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

⑧茧丝:指抽茧丝。这里是说敛取人民的财物像抽茧丝一样,不抽尽就不停止。

⑨保障:指筑堡垒屏障。这里是说待民宽厚,少敛取财物,让人民生活丰厚,这就像筑堡为屏障一样。

⑩损其户数:减少户数,以使税收额减少。

⑪而:汝,你。少:多少的少,这里指轻视,不倚重。

⑫韩康子:名虎。魏桓子,名驹。

⑬段规:韩康子的相。

⑭智国:晋国的大夫,智氏的同族。

⑮主:大夫的家臣称大夫为主。

⑯以上三句,见伪《古文尚书》里的《夏书·五子之歌》。意思是,一个人有多次失误,积怨难道要等到显著时才去处置?在怨恨没显现时就应该谋划对策。

⑰蜹(ruì锐):蚊属小虫。虿(chài 钗):蝎类毒虫。

【译文】

2 当初,智宣子打算以儿子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却谏:"不如智宵为好。智瑶胜过别人的有五个方面,他不及别人的有一个方面。鬓发好看身材高大比人强,射箭驾车力气充足比人强,技艺全面娴熟比人强,巧于文辞能言善辩比人强,刚强果断比人强;这样他待人就很不仁爱宽厚。以他五方面的优势欺压人而又以不仁爱的思想行事,又有谁能够宽容他?如果立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然灭亡。"智宣子不听从智果的意见。智果于是在掌管族氏的太史那里另外登记了族号,叫做辅氏。

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名伯鲁,幼子名无恤。赵简子打算确立继承人,不知道立谁为好,便把训诫辞写在二个竹简上,分别交给两

个儿子，说道："认真记住这诫辞。"过了三年问他们，伯鲁不能述说出训诫辞的内容；要他交出书写训诫辞的竹简，已经遗失了。再问无恤，他背诵训诫辞很熟练，要他交出书写训诫辞的竹简；他在衣袖里拿出来上交给赵简子。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确立他作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遣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道："是要像抽取茧丝一样，连绵不断地征收百姓的财物呢？还是像筑堡垒屏障不断培土那样，使人民生活一天天丰厚呢？"赵简子回答说："像筑堡垒屏障！"尹铎便减少晋阳的居民户数，以减少税额。赵简子对无恤说："晋国一旦有危难，你一定不要把尹铎轻待了，不要把晋阳看作疏远，一定要把它当作可依托归趋的地方。"

到智宣子死了之后，智襄子掌管国家政事，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宴会。智伯瑶戏弄韩康子而且侮辱段规。智国听到这件事，便规劝智伯瑶："您不防备祸难，祸难一定会到来了！"智伯瑶回答说："祸难将由我发起。我不发起祸难，谁敢兴难生事！"智国对答说："不是这样。《夏书》里有这样的话：'一个人有多次失误，积怨难道在显明时才去处置吗，在还没显现时就要谋划处置它。'君子能勤劳做小事务，故所以没有大的祸患。今主家您在一次宴会上而羞辱了别人家的君和相，而又不作防备，还说'不敢兴难'，恐怕是不行的！螭、蚁、蜂、虿这些小虫都能毒害人，何况是人家的君相呢！"智伯瑶不听从智国的意见。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1]，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2]，必请于他

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3]:"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4]。'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5]!"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6],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7],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8],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9]。"襄子曰:"浚民之脂泽以实之[10],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11],城不浸者三版[12];沉灶产蛙[13],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14]。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15],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16],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17],使

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18]。絺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注释】

①愎(bì 壁)：执拗，倔强。

②狃(niǔ 纽)：习以为常，视为当然。

③任章：魏桓子的相。

④以上所引《周书》语，是《尚书》里已佚失之篇卷中的文句。

⑤质：箭靶，或称“质的”，又通“椹”、“锧”，古代杀人用的椹垫，用以承斧、钺。

⑥蔡：即蔡邑，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一说以为当此时，蔡邑不属赵所有，蔡当系“蒲”字。蒲邑，当时为赵地，在今山西离石县西。皋狼，即皋狼邑，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北。

⑦长子：邑名，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⑧罢(pí 裨)：通疲，劳累。

⑨邯郸:邑名,春秋时晋地,战国时赵国都城,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

⑩浚(jùn 俊):掘取,榨取。

⑪国人:西周、春秋时期居住于国都之内的人通称国人。国人有服军役、纳军赋的义务,各国军队多以国人为主力。

⑫三版:六尺高为三版,二尺高为一版。

⑬沉灶产蛙:指大水淹没庐舍,灶沉于水中,日久致生虾蟆。沉灶之后,只能悬釜而炊,即把锅釜悬吊在架子上,其下烧火作炊。

⑭骖乘:或作参乘,指古代乘车在车右陪乘的人。按古代乘车之法,地位尊高的人居左边,中间为御车人,右边即为骖乘。设骖乘是预防车子倾侧。

⑮跗(fū 夫):同"趺",指脚背。

⑯二子无喜志:按原意理解,应为二子无喜意。

⑰谗(chán 馋)人:说别人坏话的人。

⑱悛(guān 圈):悔改,改过。

【译文】

智伯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说:"智伯贪利而且固执,不给土地,他就要侵伐我们,不如给他土地。他得了土地而轻慢自纵,一定会向别人索要土地,别人不给,他一定对其用兵,然后,我们能够免除祸患而等待事态的变化。"康子说:"这很好。"便派遣使者给智伯割让万家的县邑,智伯很是喜悦。他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桓子想不给。桓子的相任章说:"为什么不给他?"桓子回答说:"无缘无故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他无缘无故索要土地,各位大夫必然惧怕,我给了他土地,智伯一定骄傲,他在那里骄傲而轻敌,我们这里却因惧怕而相亲密,以相亲密的兵众对待轻敌的人,智氏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上说:'要想打败他,一定要暂且辅助他。要想取得他,一定要暂且给与他。'大夫您不如给他土地,以使智伯骄慢,然后我们可以选取友好的盟国而谋取智

氏，为什么只把我们魏国做智氏的箭靶子！”桓子说：“很好。”这样便又给了智氏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蔡、狼皋两邑的土地。襄子不给他。智伯发怒，帅领韩、魏的甲卒进攻赵氏。襄子将要出走，问随从的人：“我走到哪里去？”随从的人说：“长子县路程最近，而且城墙厚实完好。”襄子说：“那里的人民尽力修筑好城邑，又要他们拼死命去守护它，还有谁会与我同心同力！”随从的人又说：“邯郸的仓库充实，可以到那里去。”襄子说：“榨取了人民的脂膏而充实了仓库，又因仓库充实而让战争杀死他们，还有谁会与我同心同力！恐怕还是去晋阳好，我们的先大夫所嘱咐过的，也是尹铎宽厚治理的，那里的人民一定和顺。”于是便走往晋阳。

智伯、魏桓子，韩康子三家率领他们国都的人民包围并放水淹灌晋阳，晋阳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剩六尺高，炉灶被淹没了，灶中生出虾蟆，城里的人民却没有背叛的意念。智伯乘车在水中行进，魏桓子坐在车子中间为他御车，韩康子手持武器坐在车子的右边为骖乘。智伯得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桓子听了这话后，用胳膊肘顶触了一下韩康子，康子也用脚踩了一下桓子的脚背以示意，这是因为汾水可以淹灌魏的安邑，而绛水可引去淹灌韩国的平阳城。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一定会反叛。”智伯问道：“你为什么知道他们要反叛？”絺疵说：“从人情事理知道的。使韩、魏的兵众随从我们攻打赵国，赵国灭亡后，危难一定会转到韩、魏。现在我们已约定战胜了赵国，三家瓜分赵国的土地，晋阳城墙没有淹浸的只剩三版高，城里的人宰食马肉，晋阳城的投降指日可待，而韩康子、魏桓子没有欣喜的表情，而有忧虑的神色，这不是反叛的迹象又是什么？”第二天，智伯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魏桓子，他们两人听了之后说：“这是说坏话的人想为赵氏游说，使大

夫您对我们二家怀疑,而松懈对赵国的围攻。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二家难道对早晚间即可分到赵氏的土地还不称心快意,而要想去做危险又不可能成功的事吗?"康子、桓子出来后,绨疵进去对智伯说:"大夫您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二人?"智伯回答说:"你怎么知道这事?"绨疵对答说:"我见他们端详我之后很快便走开了。这是他们知道我已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向的缘故。"智伯对这些并不后悔。绨疵便请求出使到齐国去。

赵襄子派自己的宰臣张孟谈暗地里走出晋阳城来见韩康子、魏桓子,他说:"我听说嘴唇缺损了那么牙齿就要受寒。现在智伯帅领韩、魏攻击赵国,赵国灭亡了,那么韩、魏也要相继灭亡。"康子、桓子说:"我们知道是会这样;但是恐怕要做的事情还没有成功而我们的谋划就泄露出去了,那样祸患立刻就会来临。"张孟谈说:"谋划出于你二位大夫之口,入于我的耳中,这有什么妨害?"康子、桓子便暗中与张孟谈约定了行动的时日而遣送张孟谈回晋阳,赵襄子在夜里派人去杀死了守堤的官吏,而决开堤放水淹灌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因救水而散乱,韩、魏军从侧翼攻击智伯军,赵襄子率领士卒进击智伯军的前锋,把智伯的部众打得大败,于是杀了智伯,并把智氏之族全部诛灭。只有辅果因别立了族氏得以保全存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1],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

揉[2]，不羽括[3]，则不能以入坚。棠谿之金[4]，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5]，不砥砺[6]，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注释】

①云梦之竹：指云梦出产的竹箭。云梦，春秋战国时泛指楚王的游猎区，包括今江汉平原及其东、西、北三面部分丘陵、山峦，还包括春秋时楚郢都以南的江南地。

②矫揉：揉挠曲使之直称为矫揉。

③羽：这里指箭翎。括，通作“筈(kuò 扩，又读 guā 瓜)，是箭枝的末端，就是射箭时搭在弓弦上的部分。

④棠谿之金：指棠谿出产的剑。

⑤镕：指销镕。范，指铸造金属器物的范模。

⑥砥砺(dǐ lì 底厉):指磨厉使刀剑锋利。砥和砺都是磨刀石,细分之,质地精细者为砥,粗糙者为砺。

⑦乳狗:指尚在哺乳幼狗的母狗。

【译文】

臣司马光评论说:智伯的灭亡,是因为他的才能超过了品德。本来,才和德是不相同的,而世俗的人们没能辨别这一点,把才和德统统都称为贤,这正是失去人才的原因。耳聪目明性情刚强果敢叫做才,德操正直平允和顺叫做德。才,是德的辅助和条件;德,是才的统帅和前提。云梦出产的竹箭,是天下最强劲的好箭,然而假使箭杆不经过揉曲矫直,不安箭翎,不治括端,那么竹箭就不可能射穿坚硬的东西。棠谿出产的钢剑,是天下最锐利的宝剑,然而假使不镕铸于范模内,不经柔石磨厉,就不能击刺强韧的东西。因此,才德全备的人称之为"圣人",才德两缺的人称之为"愚人",德操多于才能的人称之为"君才",才能多于德操的人称为"小人"。大凡选取人才的原则是,假使不能有圣人、君子这样的人才供选取,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这是什么道理?因为君子挟持才能而行善,小人挟持才能而作恶。挟持才能做善事的,善事没有做不到的;挟持才能做恶事的,恶事也没有做不到的。愚人虽想做不善的事,但他的智力不能周至以成恶,才力不能胜任以逞凶,这比如尚在哺育幼子的母狗冲搏人,人们能够制服它。小人的智力足以实现他的奸邪,勇力足以发泄他的横暴,这是猛虎添翼的凶狂,他们的为害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德是人们所敬重的,才是人们所爱慕的;爱慕的东西人们容易去亲近它,敬重的事物人们容易疏远它,因此考察人才的人多数被才能所蒙蔽而对品德不留意。自从往古至于现今,邦国的乱臣,家庭的

败子，他们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倾覆灭亡的实在太多了，难道只是智伯其人吗？所以治国理家的人，如果能够明察才与德的区分而知道哪该先哪该后，那么失去人才的事又哪里值得挂虑啊！

3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1]。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2]，乃诈为刑人[3]，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4]。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後，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5]，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6]，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注释】

①饮器:饮酒的器皿。

②豫让:姓豫名让,是智伯瑶的家臣。

③刑人:受过刑罚,形体受损伤的人。古代多以刑人服劳役。

④涂厕:涂刷修治厕所。

⑤赵孟:在春秋时期,把赵宣子称为宣孟,赵文子称为赵孟,这之后赵国继位的人就被称为赵孟。

⑥委质:放下礼物,表示恭敬奉事。古代地位低下的人进见尊长,不敢行亲手授受之礼,把礼物放置在地上,恭敬地退出,这就是委质的本意。委,这里指放置;质,通贽,指礼物。

【译文】

韩、魏、赵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赵襄子把智伯头颅涂上油漆,作为饮酒的器皿。智伯的家臣豫让想为智伯报仇,于是假装为受了刑罚的犯人,挟带着匕首,混进赵襄子宫廷中涂刷修治厕所。赵襄子走进厕所时,心中有异样的感觉,便搜索厕所,搜得了豫让。赵襄子身边的人想杀死豫让,赵襄子说:"智伯身死而无子嗣,而这个人却想为他报仇,是真正的义士啊,我只有小心回避他罢了。"于是释放了豫让。豫让又在身上涂上油漆成为癞疾,把炭吞进咽喉里成为哑子,在市上乞讨,甚至他的妻子也认不出来。后来在市上行乞时遇见了他的朋友,认出了他,为他的窘状而哭泣,说:"以你的才能,臣服而奉事赵襄子,一定会受到亲近和信任,你于是去做你想做的报仇的事,岂不是很容易的吗?你为什么自寻其苦成这个样子?这样,你想实现报仇,岂不是很难的吗!"豫让说:"既然已敬仰人家并做他的臣属,而又想要杀死人家,这是怀有二心啊。像我已经做过的这些事,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是要用来使得天下后世做人臣而又私怀二心的人惭愧。"赵襄子外出,豫让埋伏在桥下。当襄子到了桥上时,御马惊恐,于是进行搜索,搜得了豫让,便把他杀了。

赵襄子因为兄长伯鲁没有立为主君，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但不肯确立为继位人，便封伯鲁的儿子在代地，称为代成君。代成君死得早，又立代成君的儿子浣作为赵氏的继位人。赵襄子死了之后，弟弟桓子驱逐浣而自立为赵氏的继位人，一年之后便死了。赵氏的父老们说："桓子自立不是襄子主君的本意。"于是，便共同杀死了桓子的儿子，又迎接浣回来而立他为赵氏主，浣就是赵献子。献子生籍，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他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虔就是韩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1]。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2]。四方贤氏多归之。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3]，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4]，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5]，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使乐羊伐中山[6]，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⑦？左高⑧。"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注释】

①卜子夏(公元前507年～?)：即卜商，春秋末晋国温地(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孔子的学生，曾做官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传播孔子的学说。李克、吴起都是他的学生。魏文侯尊他为师。 田子方：战国初期人，就学于孔子的学生子贡。魏文侯尊他为师。

②段干木：姓段干，名木，战国初期魏国人。原为晋国的市侩，就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魏文侯优礼给予爵禄官职，他都不接受。 式：同轼，车厢前边的伏手板。这里指一种礼节，即俯身按着车轼表示敬意。

③虞人：或作吴人，古代掌管山泽的官。

④寡人：诸侯自称寡人，是寡德之人的意思。

⑤讲：这里是和解的意思。

⑥乐(yuè 阅)羊：姓乐，名羊，又作乐阳，战国时魏国的将领，后封于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东北)，其子孙世代为将。

⑦比：和协。

⑧左高：指悬挂的编钟，左边高，所以声音不和。

【译文】

魏文侯尊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次车驾经过段干木的庐舍前一定手扶车轼俯首致敬，因此四方贤士多归服他。

魏文侯同臣子们一起饮酒，十分快乐，而这时天却下起雨来，魏文侯命令准备车驾要到野外去。他身边的人都说："今天饮酒正欢乐，而且天又下着雨，主君你这时要到哪里去？"魏文侯说："我和管山林的官员约定了要行猎，现在虽然正欢乐，怎么可约定了的而不去会面呢！"于是乘车前往会面，亲自告诉管山林的虞官因下雨取消行猎。

韩国派人向魏国借兵以攻伐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能答应你们借兵的要求。"赵国派人向魏国借兵去攻伐韩国，魏文侯回答赵国的也像回答韩国的一样。韩、赵二国的使者都发怒离开魏国。不久都明白了魏文侯对自己邦国行和好，便都朝服魏国。魏国于是便在三晋中开始称强，诸侯国没有谁能和他争雄。

魏文侯派乐羊去攻伐中山国，攻取了中山，把它封给自己的儿子击。魏文侯对臣子们问道："我是怎样的国主？"臣子们都回答说："是位仁爱的国主。"任座说："国君你取得了中山，不把它封给你的弟弟而把它封给你的儿子，怎么能说是仁爱的国君！"魏文侯听后发怒，任座赶快走出。魏文侯接着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是仁爱的国君。"魏文侯说："你凭什么知道是仁爱的国君？"翟璜回答说："我听说国君仁爱那么臣子就正直。刚才任座的话正直，我由此而知道你是仁爱的国君。"魏文侯听后很欢喜，便派翟璜去召请任座返回朝堂，并亲自下堂迎接任座，待他为上客。

魏文侯同田子方一块饮酒，文侯说："钟声好像不和谐，编钟左边悬挂偏高。"田子方听了后发笑。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我听说，国君应当审察乐官有无才艺，不拘泥于去审察乐音的和协。现在国君你对乐音很审察，我恐怕你对乐官的才艺不能明

辨。"文侯说:"这话说得好。"

魏文侯的儿子击外出,在途中遇见了田子方,便下车伏地相见问好。田子方不回礼,子击发怒,对田子方说:"是富贵的人以骄傲待人呢?还是贫贱的人以骄傲待人呢?"田子方说:"只能是贫贱的人以骄傲待人罢了,富贵的人怎么敢以骄傲待人!身为国君而以骄傲待人就会失去国家,身为大夫而以骄傲待人就会失去家邦。失去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国待他的,失去家邦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家待他的。至于贫贱之士,他们的言论不被采用,他们的行事与主人不相合,那么就穿上鞋子离开了事,走到哪里得不到贫贱的境遇呢?"子击于是敬谢田子方。

文侯谓李克曰[1]:"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2],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3],臣所进也。君内以鄴为忧[4],臣进西门豹[5]。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6],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7]?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8],什九在

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⑨：“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注释】

①李克：战国初的政治家，曾就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魏文侯灭中山国后，以子击为中山君，李克为中山相。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爵禄给予有功劳的人，赏罚必当，招揽四方贤才。《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儒家类书中有《李克》一书，早已佚失。一说李克即李悝。

②阙门之外：这里是说自己处于中央之外的疏远位置。阙门：宫城上为楼观，其下阙而为门，也就是阙门。阙门在这里含有中央、朝廷的意思。

③西河：又称河西。魏文侯以吴起为西河守，其所辖境在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吴起（？—公元前381年）：战国时兵家，卫国人。先在鲁国为将，后为魏国将，善用兵。魏文侯时为西河守，文侯死后遭陷害，逃到楚国，官至令尹，实行变法，楚国富强。楚悼王死后，被贵族杀害。《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佚失。

④邺：古都邑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战国魏文侯即以邺为都。

⑤西门豹：姓氏为西门，名豹，魏文侯任他为邺令。他破除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并开凿水渠十二条，引漳水灌溉，改良土壤，发展农业生产。

⑥根据别的版本，此句第一个“子”字下有一“之”字。

⑦比周：语出《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按原来的意思，周是与人团结，比是与坏人勾结。这里“比周”连用，义同“比”，即结党营私。

⑧钟：即“鍾”，古代量的单位。根据杜预的《左传》注，一钟为六斛四斗。古代以十斗为一斛。

⑨逡（qūn 囷）巡：又作逡循、逡遁，这里指退却，恐惧。

【译文】

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家贫时想贤良

的妻子;国家动乱时想贤能的丞相。'现在所当立为丞相的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二位哪个好些?"李克回答说:"卑下的人不参议立尊长的事,疏远的人不参议戚近者的事。我远在宫廷之外,不敢接受主君你要我议论立丞相的命令。"魏文侯说:"先生你身当要事时不可推让!"李克说:"主君这是你不详细考察的缘故啊。对于臣下,平日居处要考察他所亲近的人,富有时要考察他所相交结识的人,显达时要考察他所举荐的人,穷困时要考察他不屑于做的事,贫寒时要考察他不贪取财物,观察这五个方面就足可以选定丞相了,哪里要等我李克来议论!"魏文侯说:"先生你回客舍去吧,我的丞相已经选定了。"李克退出后,遇见翟璜。翟璜说:"刚才听说主君召请先生去择立丞相,究竟哪一位任为丞相?"李克说:"魏成。"翟璜听后面带忿怒地说:"西河的守令吴起,是我举荐进用的。主君在国内对邺地很是忧虑,我举荐进用西门豹。主君想要攻伐中山国,我举用乐羊。中山攻克之后,没有官员去守护它,我举用先生你。主君的儿子没有师傅辅导,我举荐进用屈侯鲋。以这些耳所共闻,目所共见的事实,我有哪一点比不过魏成!"李克说:"你之所以在你的主君面前建言用我李克的动机,难道是要结成党羽以谋取大官吗?主君现在向我李克询问谁可当丞相,我李克回答的就是这样。我所以能知道主君他一定会以魏成任丞相的道理,是因为魏成的食禄有千钟,其中十分之九使用在外,十分之一使用在家内,因此他在东边结交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主君都把他们尊为老师;你所举进的五个人,主君都把他们当作臣子。你何能与魏成相比!"翟璜听了后惭愧地后退一步再拜谢说:"我翟璜是个鄙浅的人,刚才答话失误,愿终身成为先生的弟子!"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

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1]，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2]。"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3]，亲裹赢粮[4]，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5]，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 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疽，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4 燕湣公薨[6]，子僖公立。

【注释】

①曾参（公元前505～公元前436年）：即孔子的学生曾子，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以孝著称。《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之诸篇记载其言行不少，相传《大学》也是他著的。

②司马穰（ráng 攘）苴（jū 居）：春秋时齐国大夫，田氏，名穰苴。任官为司马，深通兵法。奉齐景公的命令击退晋、燕军队，收复失地。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并把他的兵法附入其中，称为《司马穰苴兵法》，详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又战国时齐将有司马穰苴，善用兵，曾执掌国政，后为齐湣王杀死。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春秋时的司马穰苴，实系战国时司马穰苴的误传。

③不骑乘：不骑马、不乘车。

④赢：担负、肩担。

⑤疽(jū 居):痈疽。

⑥燕(yān 烟):本作匽、郾,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为召公奭。辖地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建都于蓟(今北京西南隅)。 薨(hōng 轰):周代诸侯死去称薨。

【译文】

吴起是卫国人,在鲁国任官职。齐国攻伐鲁国,鲁国人想起用吴起为将,但是吴起娶了齐国女子为妻,鲁国人又疑虑他,吴起便杀了妻子以请求任鲁国的将,他把齐军打得大败。有人在鲁侯那里说他的坏话:"吴起最初事奉曾参,母亲死了他不回家去守丧,曾参于是辞绝了他;现在又杀了妻子以请求为国君你的将帅。吴起,是残忍鄙薄的人!而且以小小的鲁国竟有战胜敌国的声名,那么诸侯国就会合谋攻伐鲁国了。"吴起知道后恐怕招致罪过,听说魏文侯贤明,于是前往归附他。魏文侯向李克询问吴起的事,李克说:"吴起这个人贪心而且好女色,然而在用兵打仗方面,就是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于是魏文侯以吴起为将领,攻打秦国,攻取了五座城。

吴起当将领,同最下级的士卒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饮食。睡卧时不铺置床席,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亲身裹背着该由士卒们担负的粮食,同士卒分担劳苦。士卒有患痈疽的,吴起为他吮吸脓血。士卒的母亲听到这消息之后哭泣。有人问她:"你的儿子是普通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吮痈疽脓血,还哭什么呢?"士卒的母亲说:"不是这样。往年吴公吸吮儿子他爸的脓疽,他爸作战时勇往直前从不退却,被敌人杀死。吴公现在又吸吮儿子的脓疽,我不知道儿子又将死在哪里,因此为他哭泣。"

4 燕湣公死,他的儿子僖公继立。

二十四年

1 王崩[1]，子安王骄立。

2 盗杀楚声王[2]，国人立其子悼王[3]。

【注释】

①崩：天子死去称为崩。

②楚：楚国，芈(mǐ 米)姓，始祖为鬻熊。西周时建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常与周交战，到熊渠为国君时，疆域扩大到长江中游地区，即建都城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王城)。春秋时兼并近邻小国，并与晋国争霸，楚庄王时曾成为霸主。到战国其势力鼎盛时，辖境西北达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东南及今江苏、浙江境，东北到今山东南部，西南到广西东北角。 声王：名当。

③悼王：名疑。

【译文】

二十四年(己卯，公元前 402 年)

1 威烈王死，他的儿子安王姬骄继立。

2 强盗杀死楚国声王，楚国人立声王的儿子为悼王。

安王

元 年

1 秦伐魏，至阳孤[1]。

二 年

1 魏、韩、赵伐楚，至桑丘[2]。

2 郑围韩阳翟[3]。

3 韩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4 赵烈侯薨，国人立其弟武侯。

5 秦简公薨，子惠公立。

三　年

1 王子定奔晋。

2 虢山崩④，壅河。

四　年

1 楚围郑。郑人杀其相驷子阳⑤。

五　年

1 日有食之。

2 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⑥。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⑦，以黄金百溢为政母寿⑧，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⑨，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⑩，莫能识。其姊荌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⑪！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⑫。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政尸之旁。

六　年

1 郑驷子阳之党弑繻公⑬，而立其弟乙，是为康公。

2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

【注释】

①阳孤：据《史记·魏世家》记载作"阳狐"，地名应是阳狐，其地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②桑丘：《史记》作"乘丘"，乘丘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

③阳翟(dí狄,又读zhái宅):地名,在今河南禹县。相传夏禹建都于此,战国时属韩国。

④虢(guó国)山:在今河南陕县西。

⑤驷子阳:驷是姓氏,名子阳。郑穆公的儿子名騑,字子驷。子驷的后代便以驷为氏,子阳就是子驷的后代。

⑥濮阳:古邑名,又作帝丘邑,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⑦轵(zhǐ纸):邑名,战国魏地,在今河南济源县南。

⑧溢:通"镒",二十两为镒。

⑨皮面:以刀剑割划脸面。 抉眼:或作"抉眼",挖出眼睛。

⑩购问:悬赏征询。

⑪深井里:在今河南济源县南故轵城旁。

⑫绝从:即绝踪,断绝踪迹。

⑬繻(rú如,又读xū需)公:《史记》作"缭公"。

【译文】

安王

元年(庚辰,公元前401年)

1 秦国攻伐魏国,进入到了阳孤。

二年(辛巳,公元前400年)

1 魏、韩、赵攻伐楚国,攻进桑丘。

2 郑国围攻韩国的阳翟。

3 韩景侯死,他的儿子烈侯名字叫取的继立。

4 赵烈侯死,赵国人立他的弟弟为武侯。

5 秦简公死,他的儿子惠公继立。

三年(壬午,公元前399年)

1 王子姬定出奔到晋国。

2 虢山崩塌,堵塞黄河。

四年(癸未,公元前398年)

1 楚军围攻郑国,郑国人杀死了他们的相驷子阳。

五年(甲申,公元前397年)

1 日食。

2 三月,强盗杀了韩国的相侠累。侠累同濮阳人严仲子有仇怨。严仲子听说轵地人聂政勇敢,便将黄金一百镒给聂政的母亲祝寿,想依靠聂政去报仇。聂政不接受,说:"老母在世,我聂政不敢以自身许给别人!"到聂政的母亲死了后,严仲子便派聂政去刺杀侠累。侠累正坐在府堂上,卫护的兵卒很多,聂政对直进去上了台阶,刺杀了侠累,便自己刀割脸面,挖出眼睛,剖腹出肠。韩国人将他的尸体暴露在街市上,悬赏征问,没有人能够辨认出来。聂政的阿姊聂荌听到消息后前往街市,对着尸体哭泣说:"这是轵地深井里的聂政,他因为我还在人世的缘故,所以惨杀自己以求断绝踪迹。我怎么会畏惧灭身的诛杀,而永远埋没我贤弟的声名!"于是便自杀死在聂政尸体的旁边。

六年(乙酉,公元前396年)

1 郑国驷子阳的党徒杀死郑繻公,而拥立繻公的弟弟乙,也就是郑康公。

2 宋悼公死,他的儿子休公名字叫田的继立。

八　年

1 齐伐鲁,取最[1]。

2 郑负黍叛[2],复归韩。

九　年

1 魏伐郑。

2 晋烈公薨,子孝公倾立。

十一年

1 秦伐韩宜阳[3]，取六邑。

2 初，田常生襄子盘[4]，盘生庄子白，白生太公和。是岁，齐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5]，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十二年

1 秦、晋战于武城[6]。

2 齐伐魏，取襄阳[7]。

3 鲁败齐师于平陆[8]。

十三年

1 秦侵晋。

2 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9]，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注释】

(1)最：地名。有一种版本在"最"字后有"韩救鲁"三字。

(2)负黍：邑名，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

(3)宜阳：邑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4)田常：即《左传》所载陈成子恒。

(5)齐康公：这齐康公系姜氏。田氏势力强大取代了姜氏的齐国。

(6)武城：在今陕西华县东。

(7)襄阳："阳"字应作"陵"字，魏国襄陵邑，在今河南睢阳。

(8)平陆：战国齐地，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北。

(9)浊泽：在今河南禹县东北。

【译文】

八年(丁亥，公元前 394 年)

1 齐国攻伐鲁国，攻取了最地。

2 郑国的负黍地方背叛郑国，又归附于韩国。

九年(戊子,公元前393年)

1 魏国攻伐郑国。

2 晋烈公死,他的儿子孝公名叫倾的继立。

十一年(庚寅,公元前391年)

1 秦国攻伐韩国的宜阳,攻取了六个邑的地方。

2 当初,田常生了襄子田盘,田盘生了庄子田白,田白生了太公田和。这一年,齐国的田和把齐康公迁徙到海上,使他食一座城的供赋,以供奉祭祀他的姜氏先人。

十二年(辛卯,公元前390年)

1 秦国和晋国在武城开战。

2 齐国进伐魏国,攻取了襄陵。

3 鲁国军队在平陆击败了齐军。

十三年(壬辰,公元前389年)

1 秦国侵犯晋国。

2 齐国的田和在浊泽约会了魏文侯、楚国人、卫国人,请求列为诸侯。魏文侯为齐田和立为诸侯的事向周安王及其他诸侯请求,周安王允许了这个请求。

十五年

1 秦伐蜀①,取南郑②。

2 魏文侯薨,太子击立③,是为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④,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⑤,左洞庭⑥,右彭蠡⑦;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⑧,伊阙在其南⑨,羊肠在其北⑩;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

之国，左孟门[11]，右太行[12]，常山在其北[13]，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注释】

①蜀：即蜀国，从商至战国时都是方国。曾随从周武王伐纣，春秋时与中原诸侯国少有交往，战国时交往日密，最后被秦所灭。

②南郑：邑名，地在今陕西汉中市。

③太子：本来周王以嫡长子为太子，是国家的储副；诸侯嫡长子称为世子。这里把魏文侯子称为太子，表明当时礼制崩坏，僭上违轨。

④西河：这里的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二省之间的黄河河段。

⑤三苗氏：古族名，亦称有苗氏，其生活地域在江、淮、荆州一带。

⑥左：这左与右相对，表示方位。按照古代的习惯，面向南时以东为左，面向北时以西为左。因天子在北，面向北则以左为西，故这里说左洞庭、右彭蠡，也就是西洞庭，东彭蠡。

⑦彭蠡（ㄌㄧˊ离）：古代的彭蠡泽，在今湖北黄梅县，安徽宿松县以南，望江县西境长江北岸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一带。

⑧泰华：即华山，号称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县南。

⑨伊阙：山名，或名阙塞山、龙门山，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两山相对如阙门，伊水流其间。

⑩羊肠：即羊肠坂，在今山西交城县东北。

⑪孟门：即孟门山，在陕西宜川县东北，山西吉县西。绵亘黄河两岸。

⑫太行：即今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太行山。

⑬常山：本名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与山西接壤处。为“五岳”之一的北岳。

【译文】

十五年（甲午，公元前387年）

1 秦国攻伐蜀国，夺取了南郑。

2 魏文侯死，太子击继立，他就是武侯。

武侯坐船沿西河顺流而下，船行驶在河中时，他看着吴起说："高山黄河天险坚固，多么美好啊，这是魏国的大宝！"吴起回答说："国家的大宝在于施行德政而不在于天险。古代三苗氏，西有洞庭湖，东有彭蠡泽；但是不施行德义，夏禹灭亡了它。夏桀所统治的疆域，东边有黄河、济水，西边有华山，伊阙山在它的南边，羊肠坂在它的北面；但是不实行仁政，商汤把他放逐了。商纣的国境内，西边有孟门山，东边有太行山，常山在它的北境，黄河流经它的南境；但是施政不仁德，周武王把他杀了。由此看来，国家的大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山河天险。假使主君你不行德政，那么这船中的人都是敌国哩！"武侯说："这话说得很好。"

魏置相，相田文①。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东窥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③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久之，魏相公叔尚主④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⑤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

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

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6]，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7]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8]，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

3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

4 赵武侯薨，国人复立烈侯之太子章，是为敬侯。

5 韩烈侯薨，子文侯立。

【注释】

①田文：此田文不是号孟尝君、做齐国相的田文。

②圃：通“嚮(向)”，面向，朝向。

③属(zhǔ 主)：托付。

④尚 主：娶公主为妻。有一种版本作“尚魏公 主”。

⑤盍(hé 禾)：何不。

⑥捐不急之官：除去闲冗的官员。捐，除去。

⑦游说(shuì 税)：战国时代的策士们，周游各国，向统治者们陈说其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政治、军事、外交之对策，以谋取官、禄；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就是游说。 从(zòng 粽)横：即纵横，合纵连横的简称。合纵指弱国相联合以进攻强国，连横指随从强国去进攻其他弱国。一说南北为纵，六国地连南北，联合以抗强秦，称为合纵。东西为横，秦地处于西，六国处于东，六国分别服从秦国谓之连横。

⑧百越：古族名。秦汉以前它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部落众多，故称百越或百粤，主要从事渔猎、农耕、金属冶炼，水上航运等；秦汉以后与汉族日益融合，其一部分与壮、黎、傣等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译文】

魏国立宰相,以田文为宰相。吴起不高兴,对田文说:"我请同你评比功绩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领全国的军队,使士卒作战勇敢,视死如归,敌国不敢来侵犯,这方面你跟我吴起相比怎么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又说:"饬治众多的官员,安定广大民众,使府库充实,这方面你跟我吴起相比怎么样?"田文回答说:"我不如你。"吴起接着又说:"守卫西河,秦国的军队不敢向东来进攻魏国,韩、赵两国都来诚服,这方面你跟我吴起相比怎么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这三个方面你都在我之下,而官职地位排在我上面,这是为什么?"田文说:"主君年少,国家不稳定,大臣们还没有诚心归附,老百姓犹豫不安,在这样的时候,是把宰相职务托付给你?还是托付给我田文呢?"吴起沉默了一阵说:"该托付给你田文!"

过了一段时间,魏国的宰相公叔娶公主为妻而想陷害吴起。公叔的仆人说:"吴起这人,容易除去。吴起为人刚强自信。你先在主君面前说:'吴起,是贤能的人,而主君你的国家小,我恐怕吴起没有留在魏国的思想,主君你何不以女儿招他为婿试一试。吴起如果没有留在魏国的思想,那就一定会推辞的。'宰相你便与吴起一块儿回家而使公主侮辱你。吴起看见公主这样轻薄你,就一定会辞谢娶公主为妻的事,那么宰相你的计谋就成功了。"公叔听从仆人计策照着实行,吴起果然辞却娶公主的事。魏武侯怀疑吴起而不信任他,吴起怕招致诛罚,便投奔到楚国。

楚悼王向来听说吴起贤能,吴起到了楚国便委任他为相。吴起明示法律,审施政令,除去闲冗的官员,废除公族中关系已疏远的人的爵禄,以抚慰给养战斗的士卒,总目的在于强兵保国,破除游说的策士们所宣扬的合纵连横之言论。于是在南方平定了百越,在北方使三晋退却,向西方攻伐秦国,诸侯各国都害怕楚国的强大,而楚国内的贵戚和大臣多怨恨吴起。

3 秦惠公死，他的儿子出公继立。

4 赵武侯死，赵国人又拥立烈侯的太子章，他就是敬侯。

5 韩烈侯死，他的儿子文侯继立。

十六年

1 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1]。

2 赵公子朝作乱[2]，奔魏；与魏袭邯郸，不克。

十七年

1 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3]；杀出子及其母[4]，沉之渊旁。

2 齐伐鲁。

3 韩伐郑，取阳城[5]；伐宋，执宋公。

4 齐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十九年

1 魏败赵师于兔台。

二十年

1 日有食之，既[6]。

二十一年

1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7]；坐起夷宗者七十余家[8]。

二十二年

1 齐伐燕，取桑丘[9]。魏、韩、赵伐齐，至桑丘。

二十三年

1 赵袭卫，不克。

2 齐康公薨，无子，田氏遂并齐而有之[10]。

是岁，齐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齐立。

二十四年

1 狄败魏师于浍[11]。

2 魏、韩、赵伐齐，至灵丘[12]。

3 晋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

【注释】

①齐大夫田和为诸侯：这里是说田氏不再是齐大夫，已取得诸侯的地位，田氏便拥有了齐国。田和便是齐太公。

②有的版本在此"乱"字下有"出"字。

③庶长：春秋时秦国设置的官爵名。庶长之官，掌握军政大权，相当于当时其他各国的卿。秦国的爵，自商鞅变法时制定二十等爵，其第十等至十八等都是庶长爵。　逆：迎，接。　献公：秦献公，名师隰，是秦灵公的儿子。灵公死后，献公未继立，继立的是灵公的叔父悼子，也就是简公。

④出子：秦简公的孙子。

⑤阳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城镇。

⑥既：尽，食尽，也就是日全蚀。

⑦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楚国设置令尹，是楚国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

⑧坐：这里指办罪的因由。　夷宗：诛杀其同宗族的人。夷，杀。

⑨桑丘：此桑丘为战国时燕地，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

⑩田氏遂并齐而有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姜氏至此已灭亡，齐国为田氏所有。

⑪浍(kuài 脍)：地名，当在今山西翼城县境。

⑫灵丘：战国齐地，在今山东高唐县南的南镇。

【译文】

十六年(乙未,公元前 386 年)

1 开始册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

2 赵国的公子朝作乱,出奔到魏国,伙同魏国袭击邯郸,没有攻下。

十七年(丙申,公元前 385 年)

1 秦国的庶长名叫改的到河西迎接献公,立献公为国君;杀了出子和他的母亲,把尸体沉没在深渊里。

2 齐国攻伐鲁国。

3 韩国攻伐郑国,夺取了阳城;又攻伐宋国,拘捕了宋公。

4 齐太公田和死,他的儿子桓公田午继立。

十九年(戊戌,公元前 383 年)

1 魏国军队在兔台地方击败了赵国军队。

二十年(己亥,公元前 382 年)

1 日全蚀。

二十一年(庚子,公元前 381 年)

1 楚悼王死。贵戚大臣们作乱,围攻吴起;吴起奔走伏卧在悼王尸体旁,攻打吴起的人射击吴起也就射中了悼王的尸体。丧葬完了后,肃王即位,命令令尹杀尽作乱的人,因作乱、攻打吴起而被处以诛灭宗族的有七十余家。

二十二年(辛丑,公元前 380 年)

1 齐国攻伐燕国,夺取桑丘。魏、韩、赵攻伐齐国,进兵到了桑丘。

二十三年(壬寅,公元前 379 年)

1 赵国袭击卫国,没能取胜。

2 齐康公死,没有儿子,姜氏至此灭亡,田氏于是兼并了齐国,占有了齐国。

这一年,齐田氏桓公也去世,他的儿子因齐继立。

二十四年(癸卯,公元前 378 年)

1 狄人在浍地打败魏国军队。

2 魏、韩、赵攻伐齐国，到达灵丘。

3 晋孝公死，他的儿子靖公名叫俱酒的继立。

二十五年

1 蜀伐楚，取兹方[1]。

2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2]。"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3]，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4]！"公丘懿子曰[5]："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6]，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阿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阿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7]：'具曰予圣[8]，谁知

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3 鲁穆公薨,子共公奋立。

4 韩文侯薨,子哀侯立。

二十六年

1 王崩,子烈王喜立。

2 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

【注释】

①兹方:地名,其地当在古扞关(今湖北长阳西)以西。

②乘(shèng 圣):古代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③干城:比喻捍卫者,是说武将为捍蔽则如盾,为防守则如城。干,盾牌;城,城池。干和城都用以捍卫。

④君不君,臣不臣:见《论语·颜渊篇》载齐景公语。意思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

⑤公丘懿子:姓公丘,名懿子。

⑥臧:善。

⑦《诗》:指《诗经》,以下所引诗句见《诗经》之《小雅·正月》。

⑧具:通俱。予圣:我圣明。

【译文】

二十五年(甲辰,公元前 377 年)

1 蜀国攻伐楚国,夺取了兹方。

2 子思在卫侯面前赞许苟变说:"他的才干可以统领五百乘兵车。"卫公说:"我知道他可当将领;然而苟变过去做过官吏,他收取人民的赋税竟贪吃民家两个鸡蛋,所以我没有起用他。"子思说:"圣人任人为官,好比匠人使用木料,要取用他的长处,扬弃他的短处;所以杞梓树有几人合抱的粗大也有几尺的朽材,而精良的工匠仍不抛弃它。现在主君你身处战国的时代,选拔武勇战将的人才,

却因为贪食二个鸡蛋的缘故而抛弃捍御救难的将才，像这样可笑的事不可让邻国知道。”卫公一再拜谢说：“敬受你的教诲。”

卫侯说的计策不对，但臣子们随声附和的如出一口。子思说：“以我来看卫国，就是所说的‘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情况！”公丘懿子说：“哪里至于这样？”子思说：“人主自以为谋略高明，那么众人的谋略就不会进说。假使事理是对的而称许高明，尚且会止却众人的谋略，何况这样附和错误的谋略而滋长恶劣的风气呢？不考察事理的对或不对而喜欢别人赞扬自己，没有谁比这更昏闇的；不忖度事理当或不当而阿谀奉承以求得好感，谄媚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主君昏闇臣子谄媚，而地位居于百姓之上，民众是不会支持的。像这样的情况不停止，国家就要灭亡了！”

子思对卫侯说：“主君你的国家政事将一天天坏下去！”卫公说：“什么缘故呢？”回答说：“这是有因由的。主君你说话自以为是，而卿大夫们没有谁敢纠正你说得不对的地方；卿大夫们说话也自以为是，而士庶平民没有谁敢纠正他们说得不对的地方。君臣既然自以为是，而群众也就同声赞扬君臣；赞扬君臣便顺从而有福，纠正错误便违逆而有祸。像这样，良好的政治又从哪里产生！《诗经》说：都说自己是圣人，谁能辨明乌鸦的雄雌？”这说的大概也就像主君的君臣吧！”

3 鲁穆公死，他的儿子共公名叫奋的继立。

4 韩文侯死，他的儿子哀侯继立。

二十六年(乙巳，公元前376年)

1 周安王死，他的儿子烈王名叫喜的继立。

2 魏、韩、赵共同废掉晋靖公使他成为家人，并瓜分了他的土地。

烈王[1]

元　年

1 日有食之。

2 韩灭郑，因徙都之。

3 赵敬侯薨，子成侯种立。

三　年

1 燕败齐师于林狐。

鲁伐齐，入阳关[2]。

魏伐齐，至博陵[3]。

2 燕僖公薨，子桓公立。

3 宋休公薨，子辟公立。

4 卫慎公薨，子声公训立。

四　年

1 赵伐卫，取都鄙七十二[4]。

2 魏败赵师于北蔺[5]。

五　年

1 魏伐楚，取鲁阳[6]。

2 韩严遂弑哀侯，国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韩廆为相而爱严遂[7]，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令人刺韩廆于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韩廆，兼及哀侯。

3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莹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

【注释】

①烈王：姬喜，安王的儿子。

②阳关: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汶水东岸。

③博陵: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北。

④都鄙:公卿大夫的采邑、王的子弟的食邑,均称为都鄙。

⑤北蔺:又称蔺邑、蔺阳邑,在今山西离石县西。

⑥鲁阳:即今河南鲁山县。

⑦庾:用于人名读wěi(委)。

【译文】

烈王

元年(丙午,公元前375年)

1 日食

2 韩国灭亡郑国,因而徙都到郑国都城新郑。

3 赵敬侯死,他的儿子成侯名叫种的继立。

三年(戊申,公元前373年)

1 燕国在林狐地方打败了齐国军队。

鲁国攻伐齐国,进入阳关。

魏国攻伐齐国,到达博陵。

2 燕僖公死,他的儿子桓公继立。

3 宋国休公死,他的儿子辟公继立。

4 卫慎公死,他的儿子声公名叫训的继立。

四年(己酉,公元前372年)

1 赵国攻伐卫国,夺取都鄙七十三个。

2 魏国在北蔺击败了赵国军队。

五年(庚戌,公元前371年)

1 魏国攻伐楚国,夺取了鲁阳。

2 韩国的严遂弑杀了哀侯,韩国人立哀侯的儿子为懿侯。当初,哀侯任韩庾为相而又宠爱严遂,于是韩庾、严遂两人之间十分仇恨。严遂派刺客在朝廷上刺杀韩庾,韩庾奔向哀侯,哀侯抱住韩庾;

刺客刺杀了韩廆，也刺杀到了哀侯。

3 魏武侯死，没有立太子，武侯的儿子莹与公仲缓争立为太子，国内大乱。

六 年

1 齐威王来朝。是时周室微弱，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天下以此益贤威王。

2 赵伐齐，至鄄[1]。

3 魏败赵师于怀[2]。

4 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3]，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4]，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5]，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6]，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5 楚肃王薨，无子，立其弟良夫，是为宣王。

6 宋辟公薨，子剔成立。

七 年

1 日有食之。

2 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

3 魏大夫王错出奔韩。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乱，可取也。"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战于浊泽，大破之，遂围

魏。成侯曰："杀莹，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二国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杀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贪也。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赵人不听。懿侯不悦，以其兵夜去。赵成侯亦去。莹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

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国之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適子⑦，其国可破也。"

【注释】

①鄄(juàn 绢)：古邑名，在今山东鄄城县北旧城。

②怀：战国魏邑，在今河南武陟县。

③即墨：古邑名，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④阿：又称东阿邑或柯邑，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⑤薛陵：邑名，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

⑥耸：通"悚"，惊动，恐惧。

⑦適(dí 敌)子：旧指正妻所生的儿子，也指正妻所生的长子。適，同"嫡"。

【译文】

六年(辛亥，公元前370年)

1 齐威王来朝见周烈王。这时期王室衰微，诸侯没有谁来朝见的，而只有齐国来朝见周王，天下的人因此更认为齐威王贤明。

2 魏国攻伐齐国，进兵到了鄄地。

3 魏国在怀地击败了赵国的军队。

4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在即墨任职以来，毁谤你的话天天都听得到。然而我派人视察即墨，看到田野开辟，人民

生活充裕，官府廉明，东方得以安宁；这是你不奉承我身边的人以求得到帮助呵！”于是封给即墨大夫食邑万户。齐威王又召见阿邑太夫，对他说：“自从你掌管阿邑以来，赞誉你的好话天天都听得到。我派人视察阿地，看到的是田野没有开辟，人民贫穷饥馑。前些时赵国进攻鄄地，你不去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竟不知道；这是你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我身边的人以请求赞誉！”当天，烹杀了阿大夫以及身边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于是臣子们惊恐震动，没有谁敢作伪欺诈，都能竭诚供职，齐国因此治理得很好，在天下称强。

5 楚肃王死，没有儿子，立了他的弟弟良夫，这就是宣王。

6 宋辟公死，他的儿子叫剔成的继立。

七年（壬子，公元前 369 年）

1 日食。

2 周烈王死，他的弟弟姬扁继立，这就是显王。

3 魏国大夫王错逃奔到韩国。公孙颀对韩懿侯说：“魏国内乱，可以去攻取它。”懿侯便与赵成侯联合出兵攻伐魏国，在浊泽开战，大败魏军，于是包围了魏国都城。赵成侯说：“把莹杀了，立公中缓，要魏国割让土地，我们即可退兵，这是我们韩、赵两国的利益啊！”韩懿侯说：“不可这样。杀魏君，是残暴的行为；魏国割让土地而我们退兵，这是我们贪心。不如把魏国剖分为两部分。魏国分为两部分，它不会比宋、卫小国强，那么我们就再不会有魏国的祸患了。”赵国人不采纳这个办法。韩懿侯很不高兴，把他的军队乘夜撤走。赵成侯也带领自己的军队离开魏国。莹便杀了公中缓而立为国君，他就是魏惠王。

太史公评论说：魏惠王所以身不被杀死、国家没有被瓜分的原因，是韩、赵两国的谋略不一致；假使依从一家的谋略，魏国必然被瓜分了。所以说：“国君死去后，没有嫡生子，他那国家是可以攻灭的。”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

周纪二　起昭阳赤奋若，尽上章困敦，凡四十八年。

显王

元　年

1 齐伐魏，取观津[1]。

2 赵侵齐，取长城[2]。

三　年

1 魏、韩会于宅阳[3]。

2 秦败魏师、韩师于洛阳。

四　年

1 魏伐宋。

五　年

1 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王赐以黼黻之服[5]。

七 年

1 魏败韩师、赵师于浍。

2 秦、魏战于少梁[6]，魏师败绩[7]；获魏公孙痤[8]。

3 卫声公薨，子成侯速立。

4 燕桓公薨，子文公立[9]。

5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10]，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11]；楚自汉中，南有巴[12]、黔中：皆以夷翟遇秦[13]，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14]。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注释】

①观津：战国时赵地，在今河北武邑东南。

②长城：这里说的齐长城在卢县（今山东长清县西南）。

③宅阳：又称北宅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④石门：在今陕西汉中县西北褒城镇北褒谷口。

⑤黼黻（fǔ fú 府弗）之服：绣有文彩的礼服。黼，黑白相间作斧形的花纹，斧刃处着白色，斧身着黑色。黻，黑青相间作"⿰弓弗"形的花纹。

⑥少梁：即今陕西韩城县南的西少梁，后改名为夏阳。

⑦败绩：指军队溃散惨败。

⑧公孙痤（cuó 错）：当为公叔痤，战国魏国大臣，曾连任魏武侯、魏惠王相国。魏惠王八年（公元前 362 年），率军战胜韩、赵联军于浍水北岸，擒赵将乐祚。

⑨孝公（公元前 381—公元前 338 年）：秦孝公，名渠梁。公元前 361 年至公元前 338 年在位，即位后推行商鞅变法，并把秦国都从雍迁至咸阳，秦国势力日益强大。

⑩河、山以东：这里指的是黄河、华山以东。

⑪郑：这里指郑县。郑县治所在陕西华县。 上郡，战国魏置，治所曾在肤

旌县(今陕西榆林东南)。

⑫巴:指古巴子国地。巴在战国时领有今四川东南部一带。　黔中,为战国楚置,秦时治所在临沅县(今湖南常德市)。

⑬翟:与"狄"同。

⑭会盟:古代诸侯间的集会、订盟。

【译文】

周纪二　起癸丑(公元前368年),止庚子(公元前321年),共四十八年。

显王

元年(癸丑,公元前368年)

1 齐国攻伐魏国,夺取了观津。

2 赵国侵犯齐国,夺取齐国的长城。

三年(乙卯,公元前366年)

1 魏国人、韩国人依约在宅阳相会。

2 秦国军队在洛阳击败魏国军队、韩国军队。

四年(丙辰,公元前365年

1 魏国攻伐宋国。

五年(丁巳,公元前364年)

1 秦献公的军队在石门击败了魏、韩、赵三国的军队,斩首级六万,周显王赏赐秦献公黼黻文彩的礼服。

七年(己未,公元前362年)

1 魏国军队在浍地击败了韩国军队、赵国军队。

2 秦国和魏国在少梁开战,魏国军队大溃败。秦国军队俘获魏国的公孙痤。

3 卫声公死,他的儿子成侯名叫速的继立。

4 燕桓公死,他的儿子文公继立。

5 秦献公死,他的儿子孝公继立。孝公出生已有二十一年了。这

时黄河、华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水和泗水之间有小国十多个，楚国、魏国与秦国接界。魏国筑长城，从郑邑开始伸向洛水之滨，往北则有上郡；楚国从汉中之地开始，往南边则有巴、黔中之地；这些国家都把秦国当夷狄对待，排斥它，不能够参与中原各国的约会和订盟等活动，于是秦孝公发愤，布行德义，修明政治，想使秦国强大。

八 年

1 孝公下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1]，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2]，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3]，国家内忧，未遑外事[4]。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5]，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6]，乃西入秦。

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7]，好刑名之学[8]。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9]，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10]。公叔曰："公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

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11]！”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12]，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注释】

①岐、雍：岐，指岐山。岐山又名天柱山、凤凰山，俗称箭筈岭，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雍，指雍县，是春秋时秦国都城所在地，在今陕西凤翔县西南豆腐村、河南屯之间，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即自平阳迁都于此。

②伯：古时候领导一方的长官为伯。按《周礼》的“九命作伯”，说的是天下九州，其中之一为王畿，其余八州即为八伯所主管。伯既主管其一方的各诸侯，也就称之为方伯。

③厉、躁、简公、出子：按秦的世系，厉即厉共公；厉共公死后，其子躁公立；躁公死后，其弟怀公立；怀公后为庶长晁围攻自杀，于是立灵公；灵公死后，其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的叔父简公；简公死，惠公立；惠公死，其子出子立；立二年，庶长改杀出子，迎献公而立。自厉共公至出子被杀，是秦国不稳定的时期。

④遑(huáng 皇)：暇，闲暇。

⑤栎(yuè 月)阳：即栎阳邑，一作栎邑，秦孝公时定为秦都城，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武屯镇附近古城村南。

⑥公孙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后因得封商地十五邑，所以又名商鞅，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实行变法，使秦国富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

⑦庶孙：与嫡孙相对，指妾媵所生之子及其系属。

⑧刑名之学：刑名，或作“形名”，本来是指形体(即实际)和名称。先秦名家主张形体(实际)和名称应该相副相合。法家又把“刑名”和“法术”联系起来，把“名”引申为法令、名分、言论等等，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他们主张的刑名，是指言论与事功。为臣的陈述主张及意见，为君的则按其言授给政事，并且按其政事上的成败优劣，考核他的功过。因此后人又称法家的学说为“刑名之学”或“刑名法术之学”。又因名家也着重研究刑名问题，所以名家也

称为“刑名学”。

⑨不可讳：这里是说死去。俗语有这样的话：“人不讳死”，所以“不可讳”也就是说的死。

⑩嘿(mò)：这里与“默”同。

⑪悖(bèi 背)：这里指谬误、不合事理。

⑫嬖(bè 闭)臣：受宠受亲近的臣子。嬖，宠爱，宠幸。

【译文】

八年(庚申，公元前 361 年)

1 秦孝公给国内下令说：“从前我们的先祖穆公，从岐山、雍都之间实行德政建立武备，向东平定了晋国的患乱，以黄河为国界，在西方称霸于戎狄，扩大土地千里，天子给了我们方伯的称号，诸侯们都来称贺，为后代开创基业十分辉煌美好。不幸后来遭致厉共公、躁公、简公、出子这几代的政局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余暇处理外部事务。三晋进攻并夺取了我们先君已有的河西地方，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羞愧耻辱的了。到了献公即位之后，镇守安抚边境，迁徙到了栎阳，并且打算向东攻伐，恢复穆公时的原有国土，实行穆公时的政令。我思念已故君王收复失地、修明政令的本意，经常心中惭愧悲痛。宾客们臣子们凡是能够出奇计使秦国强大的，我将给他加晋官爵，并给他分封土地。”于是卫国的公孙鞅听到秦孝公下了这个命令，便向西进入秦国。

公孙鞅，是卫国公族的庶出孙儿，爱好刑名之学，事奉魏国的相公叔痤。公叔痤知道公孙鞅贤能，但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荐举进用。正值公叔痤身患重病时，魏惠王前来看望他，并询问说：“公叔你如果有什么意外，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公叔说：“我手下的中庶子卫鞅，虽是年轻，但有出众的才能，希望君王把国家大政听任他去处理！”魏惠王听了后沉默不作声。公叔接着说：“君王假使不任用卫鞅，一定要把他杀掉，不要让他走出国境！”惠王答应了公叔

的话便离开了。公叔召见卫鞅，告诉他说："我是把君王排在前面，把臣子放在后面，所以先给君王出谋划，然后才把这些告诉你。你一定要赶快出走，离开魏国。"卫鞅说："君王不能用你的意见任用我，又怎么能用你的意见杀死我呢？"事后竟不离开魏国。惠王从公叔那里出来，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公叔病得沉重，真使人难过！他想要我把国家大政听任卫鞅处理，过后又劝告我杀死卫鞅，这不是荒谬背理的吗！"卫鞅到了秦国后，通过秦孝公宠爱的臣子景监而求见孝公，向孝公进说富国强兵的方略，秦孝公十分高兴，与他商议国家大事。

十　年

1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1]："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2]，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3]，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4]；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5]，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6]；事末利及怠而贫者[7]，举以为收孥[8]。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9]。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10]。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注释】

①甘龙：人名，姓甘，名龙。

②溺(nì 匿)：沉溺，沉湎，拘牵。

③什伍：古代户籍与军队的编制。民户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军队则以五人为伍，二伍为什。 收司：互相纠举告发，一家有罪，九家相连纠举。连坐：一家有罪，其余各家不举报，什伍各家相连坐。

④率(lǜ 律)：一定的标准，准则。

⑤僇力：尽力，勉力。僇通"勠"(lù 陆)。

⑥复：这里指免除徭役。

⑦末利：指耕织本业以外的营生，如工、商等。

⑧收孥：收其室家，没为奴婢。

⑨属籍：指宗属的籍系。

⑩差(cī 雌)次：分别等级班次。

【译文】

十年(壬戌，公元前 359 年)

1 卫公孙鞅想变更法度，秦国人不高兴。卫公孙鞅对秦孝公说："平民百姓不可同他们谋划始创事业的事，但可同他们共享事业的成功。因此讲求高尚德行的人不去迁就俗习，成就大功业的人不在众人中谋划。所以圣人如果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就不必效法过去的成规。"甘龙说："不是这样，依循旧法来治理国家，官吏既已熟习而民众也安居守法。"卫公孙鞅说："庸常的人安守旧的俗尚，学者们沉湎拘泥于旧的见闻，依凭这两种人，要他们安守官职遵守旧法是可以的，但不能够同他们议论旧法之外的事情。智慧的人制作法制，愚蠢的人死守着它；贤明的人更改礼制，而蠢笨的人拘守着它。"秦孝公说："说得好。"于是任命卫公孙鞅为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更法度的命令。命令民户建立什伍组织，实行互相纠举制及连坐法，告发奸邪的给予如同斩杀敌人首级一样的赏赐，不告发奸邪的同投降敌人一样论罪。立有军功的，各按其所达到的标准受国家

的封爵;结仇私斗的,各按其情节的轻重判定其刑罚的轻重。尽力从事农桑本业的,凡耕织所得的粟和帛数量多的人,免除他本身的徭役;从事商工末业营利及因怠惰陷于贫困的人,受到纠举后收其室家为奴婢。宗室中没有军功可论列的,不能够入宗属的籍系。辨明尊卑爵位官秩的等级,各以其级别品次享有相应的田宅、臣妾及衣服。有功的显贵荣华,无功的虽富有但不可显示荣耀。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1]。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令行期年[2],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3],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4]。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臣光曰:大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

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⑤，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⑥，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功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2 韩懿侯薨，子昭侯立。

【注释】

①十金：二十两为一金，亦即一镒。十金即为二百两。

②期(jī 基)年：一周年。

③嗣(sì 饲)：继承、接续。

④趋令：归附，服从命令。

⑤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据《史记》的记载，齐桓公侵鲁，鲁庄公请求媾和，桓公便与庄公在柯地盟誓。鲁国曹沫手持匕首，至盟誓坛上胁逼桓公归还鲁国的土地，桓公只得应允。桓公事后后悔，想杀死曹沫，其相管仲不同意，终于归还所侵占的鲁地。

⑥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的记载，晋文公围攻原国，命令军队只携带三天粮食。但到了三天，原国却不投降，这时间谍从原城出来报告原国即将投降的消息，军吏们也要求继续围困原城，但晋文公却下令退兵，以表示信守围攻三天的决定。待晋兵撤退三十里后，原国投降。原国，周初时为封国，春秋，战国时为邑，地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

【译文】

变法命令已拟订好但还没公布，恐怕民众不信从，于是在国都市南门竖立了三丈高的木头，布告招募人民，有能够把木头移徙放置在城北门的奖给十金。人民对此觉得奇怪，没有谁敢去移徙。再又下令说："能移徙的奖给五十金！"有一个人前来把它移徙到了北门，便奖给他五十金。于是公布了变法的命令。

变法命令实行了一周年，秦国国都的人民诉说新令不可取的以千计，于是太子触犯新法。卫鞅说："新法不能推行，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新法。"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对他用刑，便给太子的傅公子虔判刑，并把太子的老师公孙贾黥面。第二天，秦国的人都归附、诚服变法的命令。变法令实行十年后，秦国内道不拾遗，山中无盗贼，民众对为国作战则勇敢，对于结仇私斗则畏惧胆怯，乡邑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秦国民众中当初说变法令不可行的，如今有些人又来说变法令很好。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法制的民众！"把他们全部迁徙到边境地方。从这以后民众没有谁敢议论国家的政令了。

臣司马光评论说："诚信，是国君的重宝，国家靠人民保卫，人民靠信用来保护；不靠信用就没有办法驱使民众，不靠民众也就没有办法守卫国家。因此古代做君王的不欺骗国内民众，做霸主的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理国家的不欺骗他的人民，善于理家的不欺骗他的亲属。不善于治理的则与此相反，欺骗他的邻国，欺骗他的百姓，更甚的欺骗他的兄弟，欺骗他的父、子。上面的不相信下面的，下面的不相信上面的，上下离心离德，以至于败亡。所得到的利益不足医治它所受的创伤，所得到的收获不足补救它所蒙受的损失，这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过去齐恒公不违背与曹沫订的盟誓，晋文公不贪图攻伐原国的利益，魏文侯不违背同管理山泽的人的约会，秦孝公不废止给移徙木头者的奖赏。这四位国君他们的行事并不是纯粹清白，而商鞅尤其被称为刻薄寡恩的人，又处于战国攻伐不已的时代，天下都崇尚诈力，尚且不敢忘记以诚信来抚养他的人民，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

2 韩懿侯死，他的儿子昭侯继立。

十一年

1 秦败韩师于西山。

十二年

1 魏、韩会于鄗[1]。

十三年

1 赵、燕会于阿[2]。

2 赵、齐、宋会于平陆[3]。

十四年

1 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4]。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5]，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6]，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2 秦孝公、魏惠王会于杜平[7]。

3 鲁共公薨，子康公毛立。

十五年

1 秦败魏师于元里[8]，斩首七千级，取少梁[9]。

2 魏惠王伐赵，围邯郸。楚王使景舍救赵。

【注释】

①鄗(hào 浩)：春秋，战国时鄗邑，在今河北柏乡县东北。

②阿：阿邑，又称安邑或葛邑，战国燕地，在今河北安新县西。

③平陆：平陆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北。

④田：通"畋"，狩猎。

⑤高唐：高唐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

⑥徐州：指徐州邑，又作平舒邑，战国齐地，在今河北大城县。

⑦杜平：杜平邑，战国秦地，在今陕西澄城县境。

⑧元里：元里城，战国秦地，在今陕西澄城县南。

⑨少梁：少梁邑，在今陕西韩城县南西少梁，后改名夏阳。

【译文】

十一年(癸亥，公元前358年)

1 秦国军队在韩国的西山打败了韩国的军队。

2 魏国、韩国在鄗邑依约相会。

十三年(乙丑，公元前356年)

1 赵国、燕国依约在阿邑相会。

2 赵国、齐国、宋国依约在平陆邑相会。

十四年(丙寅，公元前355年)

1 齐威王与魏惠王按约会在效外畋猎。魏惠王问："齐国也有珍宝吗？"齐威王说："没有。"惠王说："我的国家虽然小，尚且还有直径一寸的珍珠，珠光能照耀十二乘的车队首尾的有十枚之多，难道说像齐这样的大国却没有珠宝吗？"威王说："我作为珍宝的与惠王你的宝不相同。我的臣子有叫檀子的，我派他去镇守南城，楚人就不敢来侵犯，泗水流域十二个诸侯都来朝见。我的臣子有叫盼子的，我派他去宁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东下来黄河上捕鱼。我的属吏有叫黔夫的，我派他镇守徐州邑，于是燕国人畏惧，在北门设祭求福，赵国人在西门设祭求福，燕、赵两国人迁徙来归附徐州的有七千多家。我的臣子有叫种首的，我派他负责防备盗贼，于是社会

风气大变，人民路不拾遗。这四位臣子，他们的功绩，可照耀千里，哪里只是十二乘的车队呢！”惠王听后露出惭愧的神色。

2 秦孝公，魏惠王在杜平依约相会。

3 鲁共公死，他的儿子康公名叫毛的继立。

十五年（丁卯，公元前 354 年）

1 秦军在元里城打败魏军，斩杀魏军七千首级，夺取了少梁邑。

2 魏惠王攻伐赵国，包围了邯郸。楚王派景舍去救援赵国。

十六年

1 齐威王使田忌救赵[1]。

初，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2]，庞涓仕魏为将军，自以能不及孙膑，乃召之；至，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者窃载与之齐。田忌善而客待之，进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于是威王谋救赵，以孙膑为将；辞以刑余之人不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3]，坐为计谋。

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4]，救斗者不搏撠[5]，批亢捣虚[6]，形格势禁[7]，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8]，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以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十月，邯郸降魏。魏师还，与齐战于桂陵[9]，魏师大败。

2 韩伐东周[10]，取陵观、廪丘[11]。

3楚昭奚恤为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爱其狗者，狗尝溺井[12]，其邻人见，欲入言之，狗当门而噬之[13]。今昭奚恤常恶臣之见，亦犹是也。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扬人之恶者，王曰：'此小人也，'远之。然则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已不知也[14]。何者？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曰："善，寡人愿两闻之。"

【注释】

①田忌：又叫田期，战国初期齐国将领。因封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又叫徐州子期。

②孙膑：战国时杰出的军事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鄄(今河南范县西南)间人，孙武的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于鬼谷子，因被庞涓诳骗至魏，处以膑刑(剔去膝盖骨)，故称为孙膑。　庞涓(？　公元前341年)：战国时魏将，魏惠王任他为将军。齐伐魏救韩，于马陵大战中被齐军擒获，自杀而死。

③辎(zī 滋)车：有篷盖的车。

④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解杂乱纷纠的东西，当用手解开，不可控拳击它。

⑤救斗者不搏攮：解救相斗的人，不能用手去搏击。攮，同"击"。

⑥批亢(kàng 康)捣虚：攻击对方的要害，直捣对方空虚的地方。批，打击。亢，本指喉咙，引申为要害。

⑦格：这里是限制的意思。

⑧梁：即指魏。当时魏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人们又把魏国称为梁国。

⑨桂陵：指桂陵邑，战国时魏地，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北。

⑩东周：周室衰微后，到战国时仅保存七邑之地，又分为东周、西周。周考王封桓公之孙惠公于巩，称为东周。东、西周以芒山、首山为界。

⑪陵观、廪丘：当时邑聚名，地点不可考。

⑫溺(niào 尿)井:向井里洒尿。

⑬噬(shì 逝):咬。

⑭终己:即终身。

【译文】

十六年(戊辰,公元前353年)

1 齐威王派田忌救援赵国。

当初,孙膑与庞涓都学兵法,庞涓在魏国做官任将军,自认为才能赶不上孙膑,就召请孙膑来。孙膑到后,庞涓便陷害他,砍断他的两脚又黥刺他的额面,想使他终身残废不得出任官职。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孙膑自己以受刑罚的身份暗中求见,说动齐国使者;齐国使者偷偷地把孙膑载上车一起返回齐国。田忌看重孙膑并以客礼相待他,又荐举给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兵法,便把他当做军师。于是威王打算救援赵国,任孙膑为将;孙膑辞谢,认为自己是受过肉刑躯体不全的人,不可担任将帅。威王便委任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乘坐在有篷盖的辎重车中,为田忌出计谋。

田忌想领兵往赵国救援,孙膑说:"凡解杂乱纷纠的东西,不可捏拳猛击,解救相打斗的人,也不可动手去相搏斗攻击,要打击一方要害,直捣其空虚的地方,这样形势受了限制、禁止,那么斗打的人便自然相解。现在魏国和赵国相攻战,它们的精兵锐卒一定全部都部署在疆场,老弱的人困守在国内;你不如领兵急速奔赴魏国的都城,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防备正空虚的地方,那么魏兵一定会解除对赵国的围困而回师自救;这样我们一举既解除了赵国的围困,又可从魏军疲败中得到好处。"田忌依从了孙膑的计谋。十月,邯郸投降了魏国。魏军回师,与齐军在桂陵交战,魏军大败。

2 韩国攻伐东周,夺取了陵观和廪丘。

3 楚国的昭奚恤任为相。江乙对楚王说:"有一个人喜爱自己养的狗,有一次这狗向井里洒尿,他的邻居看见之后,想进去告诉他,

这狗却当门要咬这位邻居。如今昭奚恤常厌恶我来面见大王，也就像这样的情况。而且有人好褒扬别人的长处，大王你就说：'这个人是君子啊，'便亲近他。对于好张扬别人缺点的人，大王你就说：'这个人是小人，'便疏远他。那么如果有儿子弑杀他自己的父亲，臣子弑杀自己的君主，大王你却终身都不会知道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君王你喜欢听说人家的优点，而厌恶听说人家的缺点。"楚王说："说得好，我愿意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听。"

十七年

1 秦大良造伐魏[1]。

2 诸侯围魏襄陵[2]。

十八年

1 秦卫鞅围魏固阳[3]，降之。

2 魏人归赵邯郸。与赵盟漳水上[4]。

3 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

申不害者，郑之贱臣也，学黄、老、刑名[5]，以干昭侯[6]，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申子尝请仕其从兄，昭侯不许，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为学于子者，欲以治国也。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已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修功劳，视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7]："君真其人也！"

昭侯有弊袴[8]，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嚬一笑[9]，嚬有为嚬，笑有为笑。今袴岂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十九年

1 秦商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10]，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11]。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12]，开阡陌[13]。平斗、桶、权、衡、丈、尺[14]。

2 秦、魏遇于彤[15]。

3 赵成侯薨，公子緤与太子争立；緤败，奔韩。

二十一年

1 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

【注释】

①大良造：官名，战国初期为秦国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大良造又是爵名，商鞅制定二十等爵，大良造列为第十六等，亦称为大上造。从秦惠王设立相国掌握军政大权后，主要用作爵名。

②襄陵：襄陵邑，战国魏地，即今河南睢县。

③固阳：此固阳即西汉时的稒阳县地，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古城湾。

④漳水：即漳河，是卫河的支流，在河北、河南两省边境。有清漳河、浊漳河两源，均出山西省东南部，在河北省南境汇合后称为漳河，东南流入卫河。

⑤黄、老：指黄、老之学。从战国到汉初的道家学派有被称为黄老学派的，以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相配，并同尊为道家创始人，故称黄老。其主张之一是“无为而治”，与刑名法术之学有一定的联系。

⑥干(gān 竿)：求取。这里指谋求官职。

⑦辟：通避。

⑧袴：“裤”的异体字。

⑨嚬：同“颦”，皱眉。

⑩冀阙：古时宫廷外的门阙。

⑪同室内息：指在同屋内居住生息。

⑫井田：按古代文献记载，武周的制度，田地以一方里为一井，一井九百亩，八家各耕百亩；余下一百亩中，八十亩为公田，二十亩为庐舍。

⑬阡陌：指田间道，南北曰阡，东西曰陌。

⑭桶：有一种说法认为，桶，当作"甬"，"甬"即斛。

⑮彤：本为西周封国彤国，战国秦时有彤邑，地在今陕西华县西南。

【译文】

十七年(己巳，公元前352年)

1 秦国的大良造卫鞅攻伐魏国。

2 诸侯国围攻魏国的襄陵。

十八年(庚午，公元前351年)

1 秦国的卫鞅围攻魏国的固阳，并使固阳投降。

2 魏国人归还所占的赵国的邯郸，与赵国在漳水上盟誓。

3 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

申不害，本是郑国地位低贱的臣属，学了黄、老刑名的学说，以此来求见昭侯，谋取官职，昭侯任用他为相国。申不害在国内实行政治教化，对国外则应接诸侯。十五年里，在申不害在世任职期间，国家得到治理，武力强盛。

申不害曾经向昭侯请求给堂兄当官，昭侯不允许，申不害有埋怨的情绪。昭侯说：我所以向你学习黄老学说的目的，是想用它来治国啊。现在我是该准许你的请求而废弃你的治国学说呢，还是继续实行你的治国学说而拒绝你的请求呢？你曾教诲我，对建立功劳业绩的人，要比较他们的等级次第，现在你又有这样的私人请求，我该同意哪一种意见？"申不害听后离开座席向昭侯请罪说："主君你真是实行黄老学说的人！"

韩昭侯有一条陈旧的裤子，要侍从的人把它收藏起来。侍从的人说："主君也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不把它赐给身边的人而把它收

藏起来！”韩昭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爱惜自己的每一次皱眉每一次微笑。皱眉是为有皱眉的事，微笑是为有值得微笑的事。现在这旧裤难道只是一次皱眉或微笑吗！我一定要等待有功劳的人把这赏赐给他。”

十九年（辛未，公元前350年）

1 秦国的商鞅在咸阳建筑冀阙和宫廷，并把国都迁徙到咸阳。下令禁止平民的父与子及兄弟同屋居住生息，把那些小乡聚归并，编合为县，每县设置县令、县丞，总共有三十一个县。废除井田制度，开田界道路。统一斗、斛、秤衡、丈尺的标准。

2 秦军和魏军在彤邑遭遇。

3 赵成侯死，公子緤同太子争立为国君；公子緤失败，投奔韩国。

二十一年（癸酉，公元前348年）

1 秦国商鞅改订了赋税法，并把它加以施行。

二十二年

1 赵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

二十三年

1 齐杀其大夫牟。

2 鲁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3 卫更贬号曰侯[1]，服属三晋。

二十五年

1 诸侯会于京师[2]。

二十六年

1 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帅师会

诸侯于逢泽以朝王[3]。

【注释】

①卫更贬号曰侯：周成王封康叔为卫侯，康叔的后代进爵为公。后来因国势日益衰落，故贬号为侯。

②京师：这京师指洛阳。

③逢泽：一名逢池、百尺陂，战国时属魏，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译文】

二十二年(甲戌，公元前347年)

1 赵公子范袭击邯郸，没有取得胜利而身死。

二十三年(乙亥，公元前346年)

1 齐国杀了它的大夫牟。

2 鲁康公死，他的儿子景公名叫偃的继立。

3 卫改用贬降称号为侯，诚服依属于三晋。

二十五年(丁丑，公元前344年)

1 诸侯相会于京师洛阳。

二十六年(戊寅，公元前343年)

1 周王给秦以伯的地位，诸侯都来祝贺秦国。秦孝公派公子名叫少官的率领军队在逢泽地方与诸侯相会，并朝见周王。

二十八年

1 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1]？"成侯曰[2]："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

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3]。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

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盼将之，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魏人大发兵，以太子申为将，以御齐师。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4]，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5]：'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6]，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7]。'"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8]。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9]，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10]："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齐师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到斫木下，见白书，以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师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11]！"齐困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

2 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12]，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13]，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14]，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注释】

①蚤:通"早"。

②成侯:邹忌封为成侯,是齐国的相。

③愬:"诉"的异体字。

④三晋:本泛指韩、赵、魏,这里侧重指魏军。

⑤《兵法》:指孙武《兵法》。

⑥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意思是急速行军百里去追逐胜利会使兵员亡失,上将受挫。　趣(qù 去):趋向,追逐。　蹶(júe 决):跌到,挫折。

⑦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意思是急速行军五十里去追逐胜利的,结果他的兵员只有一半能赶到。

⑧倍日并行:指日夜兼程行军。　倍日,指一日行两日的路程。　并行:兼程而行,也是指一日行两日的路程。

⑨马陵:战国魏地,在今河北大名东南。

⑩白而书:指割削掉树皮写上字。

⑪竖子:对人鄙蔑的称谓,犹如称"小子"。

⑫操:持,拿着。

⑬行大事:这里指举兵谋变篡国。

⑭临淄:即临淄邑,或作临甾、临菑,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北。

【译文】

二十八年(庚辰,公元前341年)

1 魏国庞涓攻伐韩国。韩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威王召集大臣们来商议,他说:"早去救援与晚去救援相比哪种更好?"成侯邹忌说:"还比不上不救援为好。"田忌说:"不救援那么韩国就会屈服而并入魏国,不如早救韩为好。"孙膑说:"那韩国和魏国的军队还没有相战疲惫我们就去援救韩国,等于是我们代替韩国去承受魏军的攻击,这却反而是听从韩国的指挥。况且魏国有攻灭韩国的决心,韩国看到灭亡的危险,一定会向东来告诉齐国,我齐国因此可深厚地与韩国结交亲善,而又可待到晚些时候承当攻击已疲惫不堪的魏军,这样便可收到很大的利益并可取得很好的名声。"齐威王说:

"很好。"于是暗中答应了韩国使者的请求，同意出兵救援，并让他回国去。韩国因此依恃齐国，与魏国交战五次都失败了，只得东向把国家的命运依托齐国。

齐国因而起兵，派田忌、田婴、田盼率领军队，孙膑为军师，前去救援韩国，齐军直奔魏国都城。庞涓听到这消息，便离开韩国而班师回魏国。魏国调集大兵，由太子申任将帅，抵御齐国军队。孙膑对田忌说："三晋的军队一向都很强悍勇猛而轻视齐军，齐军被称为怯懦。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就可根据这些因势利导。《兵法》书上说：'急行军百里去追逐利益的会使上将军受挫折，急行军五十里去追逐利益的，部队只有一半能赶到。'"于是使齐军进入魏国之后先挖十万个炊灶，到第二日就挖五万个炊灶，到了第三日就只挖二万个炊灶。庞涓追击齐军三天，十分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他们进入我魏国只有三天，士卒逃亡的已超过半数了！"于是留下他的步兵，只率领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追逐齐军。孙膑推算庞涓的行程，傍晚时将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狭窄，而且两旁多险要阻障，便于埋伏兵卒，就命令砍斫大树，削掉树皮，写上一行大字："庞涓将死在这棵树下。"孙膑又命令齐军中的好射手备万数弓弩在狭道两旁埋伏，约定在日落时看见有人举火便万弩发射。庞涓果然在天黑时赶到砍斫的大树下面，看见剥掉树皮处写了字，就用火把照亮着看。他还没有读完这行字，齐军万数弩矢一齐发射，魏军混乱四散。庞涓自己知道智穷计竭，军队溃败，便自刎而死，并且说："竟让孙膑这小子成名！"齐军乘胜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

2 成侯邹忌厌恶田忌，便暗中派人带着十镒金，在街市上去问卜，说："我，是田忌属下的人。田忌任我为将领，三次出战三次都取得胜利，现在想在齐国起兵夺取政权，这事吉利吗？"这个问卜的人出来之后，成侯又派人把他捕捉。田忌因此不能辩明这冤枉，就率领自己的徒属攻打临淄，要求交出成侯；结果没有攻下临淄，便只好投奔到楚国。

二十九年

1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阨之西①，都安邑②，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③，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④，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⑤以制诸侯⑥，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

军既相距⑦，卫鞅遗公子卬书曰⑦："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

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秦封卫鞅商㕓十五邑⑧。号曰商君。

2 齐、赵伐魏。

3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注释】

①岭阨之西：山邻险阨的西面。当时魏都安邑，它的国土东界为今山西西南之中条山等山岭险阨形胜之地，故称居岭阨之西。

②安邑：此安邑即今山西夏县西北的禹王城，春秋时属晋，战国初魏国建都于此。

③山东：此山东概指华山以东的地方。

④畔：通"叛"。

⑤乡："乡"的繁体字，这里通"向"，趋向。

⑥距：通“拒”，抗拒，相对峙。

⑦遗（wèi 畏）：致，给。

⑧商於：地方名。商，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於，在今河南内乡县东。这商、於两邑及其间的地方概称为商於。

【译文】

二十九年（辛巳，公元前 340 年）

1 卫鞅对秦孝公说：“秦国同魏国的关系，好像一个人有心腹内的疾病，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为什么是这样呢？魏国处于中条山山岭险阨的西面，它建都在安邑，同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有华山以东的地利，形势有利时它就向西侵犯秦国，不利时它就向东占取地盘。现在有主君你的贤圣，国家因此而强盛，而魏国往年被齐国打得大败，诸侯国都背叛它，可以趁这个时候攻伐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国的进攻，一定向东迁徙，然后我秦国便可占据黄河、中条山的险固，向东去约诸侯各国，这是建立帝王的大业啊。”秦孝公听从了卫鞅这个计谋，派遣卫鞅帅领军队去攻伐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统帅军队以抵御秦军。

秦、魏两国军队既相对峙，卫鞅致信给公子卬说：“我最初同公子你相处很好；现在都身任为秦、魏两国的将领，我不忍互相攻伐，可同公子相见面而盟誓，快乐地饮酒后而收兵，以使秦、魏两国的人民和平安居。”公子卬以为这样很好，便同卫鞅相会；盟誓完了之后，正在饮酒时，卫鞅埋伏的甲士袭击并挟虏了公子卬，乘机攻击魏军，使魏军大败。

魏惠王很恐惧，派遣了专使奉献河西的土地给秦国以求和。因此撤离安邑，把都城迁徙到大梁。魏惠王于是感叹说：“我悔恨没有采用公叔所说的话。”

秦国封给卫鞅商於十五邑的土地，称他为商君。

2 齐国、赵国攻伐魏国。

3 楚宣王死，他的儿子威王名叫商的继位。

三十一年

1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1]。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2]。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3]，尽灭其家。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4]，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5]？"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6]。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7]，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8]。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9]，三置晋君[10]，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11]，暑不张盖[12]。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13]。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14]，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15]。'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16]，持矛而操阖戟者旁车而趋[17]。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18]。'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亟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19]，秦国之所以

收君者岂其微哉[20]！”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注释】

①内：同“纳”，纳入。

②郑：即郑县，其治所在陕西华县。

③车裂：古代称为辗(huán 环)刑或辗裂，俗称为“五马分尸”，是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即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栓在五辆车上，以五马各驾一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 徇，这里指示众。

④论囚：即决囚，判决囚犯的罪罚。

⑤五羖(gǔ 古)大夫：即百里奚。春秋时秦国大夫，字井伯，本是虞人。少时家贫，流落困顿，曾到过齐国，不被任用；又到周，也不被任用；后来到虞国，任为大夫。虞灭亡时被晋俘虏，作为陪嫁的臣仆送入秦国。后来出走到楚国，被楚人所执，秦穆公以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任为大夫，因此被称为五羖大夫。他与由余，蹇叔等人辅佐穆公建立霸业。 羖，黑色公羊。

⑥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两句与《史记·赵世家》所载赵简子语略同。赵简子语为：“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意思是说千张羊皮比不上一张狐的腋皮。大夫们朝见时，只听见唯诺恭顺的话，听不到我已故诤臣周舍正直的言论。这两句在《史记·商君列传》作“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鄂鄂。”诺诺或唯唯，指阿谀恭顺的话。谔谔或鄂鄂，指正直的言论。

⑦举之牛口之下：五羖大夫以牧养牛为事，秦穆公后来举任他为大夫，所以说举之牛口之下。

⑧望：这里是埋怨、异议、责怪的意思。

⑨东伐郑：指《左传·僖公三十年》载秦国与晋国围郑国事。

⑩三置晋君：指秦国曾帮助拥立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

⑪不坐乘：古代乘车为站立着乘车，只有安车才是坐乘的。不坐乘是不享受特殊车乘。

⑫不张盖：不在车上覆盖，也就是车顶无篷盖。

⑬相：舂杵的人在劳作中发出的唱和声为相。

⑭铄(lì 历)：欺凌。

⑮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两句是逸《诗》里的话。

⑯骈胁：一种生理畸形，指腋下肋骨紧密相连接。

⑰搔(sō 洒)载：古代的一种兵器。搔通"鋨"。

⑱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两句出自逸《书》。

⑲捐宾客：弃宾客而去，是"死亡"的讳词。

⑳微：这里指少。

【译文】

三十一年(癸未，公元前338年)

1 秦孝公死，他的儿子惠文王继立。公子虔等上告商君想谋反，于是派出官吏去捕捉他。商君逃亡前往魏国，魏国人不接受他，又把他送入秦国。商君便同他的徒属前往商於地方，出兵向北攻击郑县。秦国人攻打商君，并把他杀了，五马分尸以示众，全部诛灭了他的家族。

当初，商君任为秦相，施用刑法十分严酷，他曾到渭水边判决囚徒的刑罚，致使渭水流满赤血。他任国相十年，人们多怨恨他。赵良见到商君，商君问他说："你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相比，究竟哪个贤能？"赵良回答说："七千人的阿谀恭顺，比不上一个正直之士说的正直话。我请求从早到晚正直评说，而你不诛杀我，可以吗？"商君说："同意。"赵良说："五羖大夫，是楚国鄙贱的人，秦穆公从牧养牛的奴仆中把他举用，而地位居于百姓之上，秦国的人没有谁敢说句埋怨不满的话。他任秦国相六七年中，与晋国合兵向东攻伐郑国，三次参与拥立晋国的国君，一次挽救了楚国的祸难。他任国相，疲劳时也不坐着乘车，暑热的天气车上不加顶盖。他在国中巡行，没有随从的车乘，不持干盾戈矛等武器。五羖大夫死时，秦国全国的男女都哭泣流泪，儿童们都不再咏唱歌谣，舂杵的人不发出劳动时唱和的号声。如今你进见秦国国君，是以宠臣景监为引进人；你主管政事，欺凌秦国的公族，残害百姓，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

有八年了。你又杀死了祝欢而且黥墨公孙贾。《诗》里说：'能得到民众的会兴起，而失去民众的就会败亡。'这几件事情，并不是能够得到民众啊。你在国内出行的时候，随从的车载着甲士，大力的猛士和骈胁的人为你车上的骖乘，手持着矛和阔戟的卫士依傍着你的车子行进。这些东西有一件不具备，你就不出行。《书》里说：'依靠仁德的昌盛，依仗武力的灭亡。'这几项，并不是依靠仁德。你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却还贪心商於地方的富庶，专擅秦国的政令，蓄积百姓的怨恨。假使秦王一日死去不再立于朝廷，秦国要制裁你的人难道还会少吗！"商君不听从赵良的话。过了五个月告发和杀死商君的事便发生了。

三十二年

1 韩申不害卒。

三十三年

1 宋太丘社亡[1]。

2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2]，王曰："叟[3]，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4]。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5]，尝问牧民之道何先[6]。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

义之和也[7]。'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8]。'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三十四年

1 秦伐韩,拔宜阳[9]。

三十五年

1 秦王、魏王会于徐州以相王[10]。

2 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11]:"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12]。故曰不时。"

3 越王无彊伐齐。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

【注释】

①太丘:春秋至战国时期宋国的地方,具体地址今无可考。　社,古代封土立社以祀土地神。封土,指培堆泥土。立社是表示有土地疆域。

②邹:邹国,又作邾国,当时的都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孟轲:即孟子(公元前390～公元前305年),字子舆,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曾为齐宣王的客卿。他的思想言行记载在《孟子》一书里。

③叟:对老人的尊敬称呼。

④征:收、取。

⑤子思：即孔伋，孔子的孙儿，战国时的哲学家。

⑥牧民：指治理民众。古代把治理人民看作牧养人民。

⑦这里的引文见《周易》里《乾》卦的《文言》。这《文言》引文是用以解说《乾》卦卦辞的。

⑧这引文见《周易》的《大传》下篇。《大传》或称《系辞传》，是用以解释《周易》哲学思想的。

⑨宜阳：宜阳邑，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⑩徐州：即徐州邑，又作舒州邑，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⑪屈宜臼：楚国的大夫，当时正在韩国。

⑫时诎举赢：时势衰耗而举事奢侈。诎，通屈，这里指衰替耗损；赢，即赢余，这里指过分铺张、奢侈。

【译文】

三十二年（甲申，公元前 337 年）

1 韩国申不害死。

三十三年（乙酉，公元前 336 年）

1 宋国在太丘封立的社消失。

2 邹国人孟轲来进见魏国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你远从千里而来，也有什么办法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吧！"孟子说："主君你何必说利呢？只是说仁义罢了！国君说怎样来有利我的邦国，大夫说怎样来有利我的家邑，士庶平民说怎样来有利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猎取利益，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没有守仁德的人遗弃他的尊亲的，没有行义的人怠慢他的君王的。"惠王说："你说得好！"

当初，孟子以子思为老师，曾经问治理民众应先做哪一件事。子思说："先给民众利益。"孟子说："君子所用以教导民众的，也只是讲仁义罢了，何必讲利益！"子思说："仁义本来就是用以给民众利益的啊。居上位的不行仁德，那么下面的人便不能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居上位的人不行义，那么下面的人便倾心做诈伪的事，这样带来的不利最大。所以《周易》里说：'利益，是义的和谐协调。'又

说:'利益能够安身,用以崇尚道德。'这都是利益的重大方面啊。"

臣司马光评论说:子思和孟子说的话,是一致的。只有行仁德的人能够明白仁义为利益,不行仁德的人是不明白的。所以孟子对魏王直说以仁义而不说到利益,是所与交谈的对象不相同的缘故啊。

三十四年(丙戌,公元前335年)

1 秦国攻伐韩国,攻下了宜阳。

三十五年(丁亥,公元前334年)

1 齐王、魏王在徐州相会,互相尊认为王。

2 韩国国君昭侯建造高大的宫门,屈宜臼说:"你一定不要走出这座宫门。为什么呢?是不合时宜。我所说的时宜不是说时日。人本来有有利的和不利的时机,过去你曾有有利的时机,那时不建造高大宫门。前年秦国攻下了宜阳,今年是天旱,你不在这时顾恤人民的危急,反而更加奢侈,这正是所说的时势衰耗而举事奢侈啊,所以说不合时宜。"

2 越王无疆攻伐齐国。齐王派遣人去越国游说,说攻伐齐国比不上攻伐楚国有利,越王便攻伐楚国。楚国人把越国打得大败,乘着胜利全部攻取了吴国旧有的地方,东进到了浙江。越国从此败散,越国宗室各公族争立为王,有的称为王、有的称为君,居于滨海地方,向楚国朝敬诚服。

三十六年

1 楚王伐齐,围徐州。

2 韩高门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3 初,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1],秦王不用其

言。苏秦乃去，说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冠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愿大王与赵从亲[2]，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文公从之，资苏秦车马，以说赵肃侯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3]，秦之所害亦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4]，傅国都而止[5]。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中于赵矣。臣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6]，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7]，秦成则其身富荣，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以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惕诸侯[8]，以求割地。故愿大王熟计之也！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为从亲以畔秦[9]，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10]，通质结盟[11]，约曰：'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或桡秦[12]，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伐之！'诸侯从亲以摈秦，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肃侯大说，厚待苏秦，尊宠赐赉之，以约于诸侯。

会秦使犀首伐魏[13]，大败其师四万余人，禽将龙贾[14]，取雕阴[15]，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至赵而败从约，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注释】

①苏秦:战国纵横家,东周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字季子。入燕国,得燕昭王信任,奉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国疲于对外战争,以便攻齐复仇。齐湣王末年任为齐相。秦昭王约齐湣王并称东、西帝,他劝说湣王取消帝号,和赵国李兑一起约五国攻秦,赵国封他为武安君。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部分韩、魏土地。齐乘机攻灭宋国,燕将乐毅联合五国大举攻齐,苏秦的反间活动暴露,被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著录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原书早已佚失。据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整理的《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史记·苏秦列传》所记载的与此不同。

②从亲:结为合纵相亲的盟约国。

③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方。这里泛指战国除秦以外的各国。

④蚕食:比喻逐渐侵占。

⑤傅国都而止:是说侵略至其国都而后止。傅,通"附",这里指至、迫近。

⑥西嚮:即向西。

⑦衡人:主张连横的人。衡,通"横"。

⑧恐愒(hè 赫):恐吓。

⑨畔:通"叛"。

⑩洹(huán 桓)水:古水名,在今河南省北境,又名安阳河。源出林县隆虑山,东流经安阳市到内黄县北入卫河。

⑪通质:相约誓结为盟国。质,这里指盟约。

⑫桡:通"挠",扰乱,阻止。

⑬犀首:即公孙衍。战国时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县东)人,初在秦为大良造,后入魏为将,主张各国合纵抗秦。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公元前343年)发起燕、赵、中山、韩、魏"五国相王",之后四年为魏相。犀首,本是魏国的官名,因公孙衍任此官,故又称公孙衍为犀首。

⑭禽:通擒。

⑮雕阴:战国时魏地,在今陕西甘泉县南。

【译文】

三十六年(戊子,公元前333年)

1 楚王派兵攻伐齐国，包围了徐州。

2 韩国的高大宫门建成。韩昭侯死，他的儿子宣惠王继立。

3 当初，洛阳人苏秦以兼并天下的谋略游说秦王，秦王不采纳他的话，苏秦于是离开秦国，前往游说燕文公，说："燕国所以不被侵犯不受军兵骚扰的原因，是由于有赵国在南方作为屏蔽啊。如果秦国要攻伐燕国，是从千里之外作战；而赵国要攻伐燕国，是在百里之内相战。燕国不扰虑百里之内的战祸而注重防备千里之外的攻伐，燕国计谋的过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我希望大王与赵国结成合纵相亲的盟国，而且以天下为一体，那么燕国一定会没有忧患了。"

燕文公听从了苏秦的言论，供给苏秦车辆马匹，苏秦前往游说赵肃侯，说："当今，华山以东建立的国家没有比赵国更强大的，秦国所最嫉恨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赵国。然而秦国不敢发兵攻伐赵国的原因，是畏惧韩、魏在后面谋算它。秦国攻伐韩、魏，没有名山大川的阻挡，逐渐侵占它们，直侵占至它们的国都而后停止。韩、魏抵抗不住秦国，一定到秦国称臣，秦国没有韩、魏在暗中谋算它，那么祸患就要降临到赵国。我把天下的地图加以考察，诸侯的土地比秦国多五倍，估计诸侯的兵卒比秦国多十倍，六国合纵为一，合力向西去攻打秦国，秦国必然会大败。那些主张连横的人都想要诸侯割让土地给秦国，秦国成功他们身享富贵荣耀，国家受秦国侵犯而他们不为国家担扰。这些主张连横的人日夜都拿秦国来恐吓诸侯各国，以强求他们割让土地。所以我希望大王仔细谋划这个大事！我私下为大王谋划，不如使韩、魏、齐、楚、燕、赵各国一致合纵相亲以叛离秦国，令诸侯各国将相在洹水滨会议，相誓结盟，共同缔约：'假若秦国攻打其中一国，其他五国应各出精兵，有的袭扰阻止秦军，有的前往受侵国救助。有不履行此盟约的，五国共同讨伐它！诸侯合纵相亲以抗拒秦国，秦国军队一定不敢开出函谷关来侵害山东各诸侯国。"赵肃侯听了后很高兴，优厚地款待苏秦，尊敬宠信并赏赐他，让他去诸侯各国游说合纵约盟。

这时正当秦国派犀首率军攻打魏国，把魏国军队四万多人打得大败，擒获了魏将龙贾，夺取了雕阴邑，并且打算向东进兵。苏秦怕秦军攻进赵国而使合纵盟约失败，想到对秦国没有什么办法可施用了，于是激怒张仪，使他进入秦国。

张仪者，魏人，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1]，学纵横之术，苏秦自以为不及也。仪游诸侯无所遇，困于楚，苏秦故召而辱之。仪恐[2]，念诸侯独秦能苦赵，遂入秦。苏秦阴遣其舍人赍金币资仪[3]，仪得见秦王。秦王说之[4]，以为客卿[5]。舍人辞去，曰："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6]，故激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也。"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7]，仪何敢言！"

于是苏秦说韩宣惠王曰："韩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8]，百发不暇止。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9]，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10]；今兹效之，明年复求割地。与取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求无已，以有尽之地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11]，不战而地已削矣。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12]。"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韩王从其言。

【注释】

①鬼谷先生：相传是战国时楚人，姓名传说不一。隐居于鬼谷地方，因此自称鬼谷，擅长养生持身和合纵连横之学。《史记》记载苏秦、张仪都从他学合纵连横之术。

②恐：此"恐"字《史记》作"怒"。

③舍人：官名，战国及汉初，王公贵官都用舍人。按唐代颜师古《汉书注》说，"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 赍(jī)，带着。

④说：通"悦"。

⑤客卿：古代指在本国做官的外国人，是说地位为卿，而以客礼相待。

⑥得秦柄：得到秦国的大权。柄，这里指权力。

⑦苏君之时：指苏秦在世之时。

⑧超足而射：按《战国策·韩策一》，旧本此句有作"举蹠踏弩"的，有的"超"字作"跕"字。这句话的意思是举脚踏弩发射矢镞。

⑨蹠劲弩：指脚踏劲弩发射。射弩的方法是，发射的人坐着，举起脚去踏弩，以手引发机关，旋即发射。蹠，踏。

⑩成皋：邑名，战国韩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

⑪市怨结祸：买来仇怨，结成祸根。这里指割地换取来的是仇怨，并结下了祸根。

⑫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比喻宁可在小局面中独立自主，不愿在大局面中任人支配。鸡口，即鸡嘴。牛后，指牛的肛门。鸡口虽小，主进食物，牛后虽大却排粪。

【译文】

张仪是魏国人，他与苏秦都奉事鬼谷先生为师，学习合纵连横的谋略，苏秦自认为比不上张仪。张仪游说诸侯没有得到信赖，在楚国滞留，苏秦故意召他到来并加以侮辱。张仪发怒，想到诸侯各国中只有秦国能够攻伐赵国，便进入到秦国。苏秦暗地里派遣自己亲近的人带着金钱供给张仪，张仪因此得以进见秦王。秦王很高兴，任张仪为客卿。那位苏秦亲近的人辞别张仪，说："苏秦先生忧虑秦国攻伐赵国会使合纵盟约失败，认为除了张仪先生你之外没

有谁能掌握秦国的大权;所以激怒先生,并派遣我暗中给你供奉金钱,这些全是苏秦的计谋啊。"张仪说:"唉,这是我在苏秦先生的谋算中而不能察觉,我比不上苏秦先生是显然的啊。请你为我感谢苏秦先生,苏秦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张仪哪里还敢说什么!"

于是苏秦游说韩宣惠王,说:"韩国的地方有九百余里,披甲的兵士有几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利剑都由韩国造出。韩国的兵卒举脚踏弩发射矢镞,连续发射百次而不停。以韩国兵卒的勇敢,披上坚甲,足踏劲弩,携带利剑,以一当百,不在话下。大王你奉事秦国,秦国一定会要求你割让宜阳、成皋的地方。今天你献给了这些地方,明年他又要求割让土地。你要给他土地,却没有地方割让;你不给割让土地,那么就前功尽弃,承受后祸。况且大王你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贪求却无止境,以有限量的土地面对无止境的要求,这就是所说的买来怨恨自结祸根的情况啊,不经过交战而地方已先丧失了。俗谚说:'宁可做鸡口,不要做牛后。'以大王你的贤明,加上拥有强悍的韩国的兵众,而有做牛后的声名,我私下为大王你对此感到羞愧!"韩王于是听从了苏秦的话。

苏秦说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1],曾无所芻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轧轧殷殷[2],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3],奋击二十万[4],厮徒十万[5];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魏王听之。

苏秦说齐王曰:"齐四塞之国[6],地方二千余里,带甲

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7]，五家之兵[8]，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者也[9]。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斗鸡、走狗、六博、蹋鞠[10]。临淄之塗[11]，车毂击[12]，人肩摩，连衽成帷[13]，挥汗成雨。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当，不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14]。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15]，经乎亢父之险[16]，车不得方轨[17]，骑不得比行[18]，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19]，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20]，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齐王许之。

【注释】

①庐庑(wǔ 武)：指民居房屋。庐，小屋；庑，大屋。

②轰轰(hōng hōng 轰轰)殷殷(yīn yīn 隐隐)：像车马奔驰的震动声音。轰轰，同"轰轰"。

③苍头：战国时以青巾裹头的军队。

④奋击：指奋力击敌的士卒，即精兵。

⑤厮徒：指厮役，执劳役供使唤的徒役。

⑥四塞之国：四境都有天险屏障的国家。

⑦三军：原指上、中、下三军，这里是军队的统称。

⑧五家:这里指齐国的五都。战国时齐国置五都,都相当于其他各国的郡。都设有选练的常备兵。这五都可能是临淄、平陆、阿、即墨、莒。另一说认为指管仲创立的五家为一轨的军制。

⑨倍:通"背"。

⑩斗鸡、走狗、六博、蹴鞠:指各种游戏。斗鸡,以鸡相斗的游戏。走狗,驱狗逐猎。六博,或作六簙,陆博,是古代的博戏,共十二棋子,六黑六白,两人相博,各执六棋子,故名六博。局分十二道,两头当中各为水,放"鱼"两枚。博时先掷采,后行棋,棋行到处,则入水食"鱼",每食一"鱼"得二筹,得筹多即获胜。蹴鞠,《史记》作蹋鞠,是踢球游戏,鞠即球(毬),用皮做成,内充实以毛,可以用足踢,也可以用杖打。

⑪塗:通"途"。

⑫车轂(gǔ 谷)击:车轴头相碰击,形容道路上车辆多致使车轂相碰,轂,车轮中心的横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用以插轴。

⑬连衽(rèn 认)成帷:衣襟相连可成帷幕。衽,衣襟。帷,帷幕。

⑭此句的"胜"字下当有一"负"字。

⑮阳晋:这里指的阳晋邑,是战国齐地,在今山东省郓城县西。

⑯亢父:亢父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省济宁县南。

⑰方轨:指两车并列而行。方,并列、并排。

⑱比行:并行,两马并行。

⑲狼顾:狼行走时常回头后顾,以防袭击。这里用以比喻有后顾之忧。

⑳恫(dòng 冻)疑、虚喝:恐惧怀疑、虚张声势吓唬威胁。

【译文】

苏秦游说魏王,说:"大王你的地方有千里,地方虽说是小,然而国内田舍很多,竟至于没有长刍草放牧牲畜的空地。人民之众,车辆马匹之多,日夜往来不停。车马轰鸣,像有三军的广盛。我私下估量大王你的国势不在楚国之下,现在我听到传闻说,大王你的士卒,武士有二十万,苍头军二十万,精悍勇士二十万,杂役徒众十万,兵车有六百辆,马骑五千匹,却偏听了臣下们的议论,想顺从秦国,所以敝国的赵王派遣我来进献浅陋的计谋,奉上切实可行的盟

约，只等大王你下诏答复订约。”魏王听从了苏秦的话。

苏秦游说齐王，说：“齐国是四境有天险屏障的国家，有地方二千多里，披铠甲的士卒有几十万人，粮食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军队精良，五都的兵员众多，前进就像飞速锋利的矢镞，出战像雷霆的威势，收兵散解时像风雨那样快捷，即使有军役征调，不必背离泰山，渡过清河，跨过渤海去征调。在临淄境内有七万户人家，我私下计算，每户不少于三个男子，不必等待从远方县邑发兵，而临淄的士卒就已有二十一万了。临淄这地方十分富庶殷实，这里的人民没有不是以斗鸡、走狗、六博、蹋球为游戏的。在临淄的道路上，行进的车辆多，车轴头相接触，行人肩背相摩擦，衣襟连接起来可成帷幕，挥抹下的汗水可成雨。韩、魏所以很畏惧秦国的原因，是由于同秦国国境的土地相连接。出兵相对抗，相战不到十日，胜败存亡的大势便确定了。韩、魏如果战胜了秦国，那么兵员当会损失一半，国家四周的边境也就无力防守；如果韩、魏不能战胜秦国，那么随着而来的就是国家灭亡的危险；正因为这个缘故，韩、魏便难于对秦作战，而会轻易顺服秦国。现在秦国要进攻齐国就不是这样，它要背向韩、魏的地方，经过卫国阳晋的道路，途经亢父的险要地段，战车不能并排前进，战马不能并排而奔跑，只要有一百人扼守险要，哪怕有一千人也不敢通过啊。秦军虽然想深入齐国却后顾疑虑，恐怕韩、魏在后面谋算它，因此自己恐惧怀疑、虚张声势吓唬韩、魏，骄躁矜诩而不敢进兵，那么秦国不敢侵害齐国也就很显明了。不认真估量秦国对齐国不能怎么样，而却打算向西顺服秦国，这是你的臣子们谋略错误啊。现在没有顺服秦国的名声而却有强国的现实，我因此希望大王你稍加留意估量这事！”齐王同意了苏秦的话。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六千余

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1]，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许之。

于是苏秦为从约长[2]，并相六国，北报赵，车骑辎重拟于王者。

4 齐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知成侯卖田忌[3]，乃召而复之。

5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

6 卫成侯薨，子平侯立。

三十七年

1 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赵肃侯让苏秦[4]，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赵人决河水以灌齐、魏之师，齐、魏之师乃去。

2 魏以阴晋为和于秦，实华阴。

3 齐王伐燕，取十城；已而复归之。

三十九年

1 秦伐魏，围焦、曲沃[5]。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6]。

四十年

1 秦伐魏，渡河，取汾阴、皮氏[7]，拔焦。

2 楚威王薨，子怀王槐立。

3 宋公剔成之弟偃袭攻剔成；剔成奔齐，偃自立为君。

四十一年

1 秦公子华、张仪帅师围魏蒲阳[8]，取之。张仪言于秦王，请以蒲阳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魏因尽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9]。张仪归而相秦。

【注释】

①委社稷：这里是说把社稷、宗庙托附、隶属于楚国。委，隶属、托附。

②从约长：合纵之约的盟主。

③知成侯卖田忌：知道了成侯邹忌陷害田忌的事实。这事载于上面显王二十八年史事内。成侯，即邹忌。卖，叛卖、陷害。

④让：责备。

⑤焦：焦邑，战国时魏地，即今河南省陕县。曲沃，即曲沃邑，战国时魏地，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北。

⑥少梁：少梁邑，即今陕西省韩城县西南的少梁，后改名为夏阳。

⑦汾阴：汾阴邑，战国魏地，即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古城。皮氏，即皮氏邑，战国魏地，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

⑧蒲阳：蒲阳邑，又称蒲子邑，即今山西省隰县。

⑨上郡：战国时魏设置上郡，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

【译文】

于是前往西南去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地方有六千多里，披甲的士卒有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贮积的粮食可供应十年，这是成为天下霸王的资本啊。秦国所嫉恨的国家没有哪个比得上楚国的，楚国强大那么秦国就衰弱，秦国强大那么楚国就衰弱，秦与楚势不两立。所以为大王你谋划，最好不过的是合纵结盟以达到孤立秦国，我要使崤山以东的国家，向你供奉春、夏、秋、冬四季的礼物，以应承大王你的命令：各国把社稷宗庙托附、隶

属给你，训练士卒，整备武器，只等大王你调动征用。所以合纵结盟那么诸侯各国就割献土地来奉事楚国，实行连横那么楚国就要割献土地去奉事秦国，这两种策略相差真是太远了，大王你要采取哪种策略呢?"楚王也同意了苏秦所说的话。

于是苏秦成为合纵的盟主，同时兼作六国的相，返回北方向赵王报告合纵盟约的成功。苏秦乘坐的车骑和随从供应物资的车辆同诸侯各国国王享用的相当。

4 齐威王死，他的儿子叫辟彊的继立为宣王；宣王知道了成侯邹忌陷害田忌的事实，于是召回田忌恢复了他的官职。

5 燕文公死，他的儿子易王继立。

6 卫国成侯死，他的儿子平侯继立。

三十七年(己丑，公元前 332 年)

1 秦惠王派遣犀首去诈骗齐国和魏国，要齐、魏联合起来共同攻伐赵国，以使合纵盟约败散。赵肃侯责备苏秦，苏秦心中恐惧，请求出使到燕国去，一定要报复齐国。苏秦离开了赵国因而合纵盟约完全散解。赵国决开黄河堤用河水淹灌齐、魏两国的军队，齐、魏两国军队于是离开赵国。

2 魏国割让阴晋的地方与秦国议和，而且把华阴地方整治充实。

3 齐王派兵攻伐燕国，夺取了十座城市；不久又交还给燕国。

三十九年(辛卯，公元前 330 年)

1 秦国攻伐魏国，包围焦邑和曲沃。魏国把少梁及河西两地割让给秦国。

四十年(壬辰，公元前 329 年)

1 秦军攻伐魏国，渡过黄河，夺取了汾阴和皮氏两地，又攻下了焦邑。

2 楚威王死，他的儿子名叫槐的继立为怀王。

3 宋国国君剔成的弟弟偃袭击剔成；剔成投奔齐国，偃自立为国君。

四十一年(癸巳,公元前328年)

1 秦国的公子嬴华与张仪率领军队包围魏国的蒲阳邑,夺取了蒲阳。张仪对秦王说,请把蒲阳归还给魏国,并派秦公子繇去魏国当人质。张仪于是对魏王说:"秦国对待魏国十分宽厚,魏国不可以对秦国失礼。"魏国因此把上郡十五个县全部献给秦国以致谢。张仪回到秦国被任命为相。

四十二年

1 秦县义渠[1],以其君为臣。

2 秦归焦、曲沃于魏。

四十三年

1 赵肃侯薨,子武灵王立;置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2],先问先君贵臣肥义,加其秩。

四十四年

1 夏,四月,戊午,秦初称王。

2 卫平侯薨,子嗣君立。卫有胥靡亡之魏[3],因为魏王之后治病。嗣君闻之,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4],魏不与,乃以左氏易之[5]。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无小,乱无大[6]。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人主之欲,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7]。

四十五年

1 秦张仪帅师伐魏,取陕[8]。

2 苏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苏秦恐，乃说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重。"易王许之。乃伪得罪于燕而奔齐，齐宣王以为客卿。苏秦说齐王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齐而为燕。

四十六年

1 秦张仪及齐、楚之相会啮桑[8]。

2 韩、燕皆称王。赵武灵王独不肯，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四十七年

1 秦张仪自啮桑还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听。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10]，复阴厚张仪益其。

【注释】

①义渠：义渠国，在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春秋时期的西戎国。

②左、右司过：这里的左、右司过与上一句的博闻师都是师傅之职，是帮助料理政事的。

③胥靡：又作缗縻，古代对一种有罪而处罚劳役的人的称谓。因这种罪人被用绳索牵连着劳动，故名胥靡。

④五反：往返五次。反，通"返"。

⑤左氏：左氏邑，战国时卫地，即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左城。

⑥夫治无小，乱无大：据《韩非子·内储说上》作"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按旧注的意思是说，若不治小者，则大乱起矣。

⑦徒献之：指不取赎金，不要都邑白白地将胥靡奉送还卫国。徒，白白地。

⑧陕：陕邑，又作焦邑，战国时魏地，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的旧陕县。

⑨啮(nié 聂)桑：啮桑津，又作采桑津，春秋时为晋地，在今山西省吉县西的黄河岸上。

⑩平周：平周邑，战国时魏地，在今山西省介休县西（一说在今山西省灵石县境）。

【译文】

四十二年（甲午，公元前 327 年）

1 秦国把义渠国立为县，把它的国君任为臣。

2 秦国把焦、曲沃两地归还给魏国。

四十三年（乙未，公元前 326 年）

1 赵国国君肃侯死，他的儿子武灵王继立；设置博闻师三人，以及左司过右司过各三人，任以师傅的职务，又先去问候肃侯时的重臣肥义，增加了肥义的俸禄。

四十四年（丙申，公元前 325 年）

1 夏季，四月，初四日，秦国国君开始称为王。

2 卫平侯死，他的儿子嗣君继立。卫国有罪徒逃亡投奔到魏国，这罪徒在为魏国的王后治病。嗣君听到这件事，派人到魏国请求以五十金赎回这罪徒。派去的人往返五次，魏国不让赎回罪徒，于是卫嗣君要把左氏邑去交换罪徒。嗣君身边的人规劝说："用一邑的地方赎买一个罪徒，合适吗？"嗣君说："这不是你们能够明白的啊！假使不治这样的小事，大乱就要起来了。法制不能确立，该诛罚的不诛罚，虽然有十个左氏邑，那也没有什么好处。法制确立，该诛罚的就诛罚，虽然失去十个左氏邑，那也没有什么妨害啊。"魏王听到这消息后说："国君的这个愿望，不同意他是不好的。"于是将罪徒载回卫国，不要赎金，不要左氏邑，白白地把罪徒奉献给嗣君。

四十五年（丁酉，公元前 324 年）

1 秦国张仪率领军队攻伐魏国，夺取了陕邑。

2 苏秦与燕文公的夫人私通，燕易王知道了这件事。苏秦心中惶恐，于是对燕易王说："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增加威望，而到齐国去那么就可使燕国增加威望。"易王同意了苏秦的意见。于是苏秦

假装在燕国犯了罪过而逃奔到齐国，齐宣王任苏秦为客卿。苏秦劝说齐王建造高大的宫室，扩大苑囿园池，以标榜自己事业成功得志，想用这办法使齐国国力疲敝，而为燕国谋算。

四十六年(戊戌，公元前 323 年)

1 秦国张仪以及齐国、楚国的国相在啮桑地方相会。

2 韩国、燕国都称王。唯独赵武灵王不肯称王，说："没有王国的实质，敢于承受国王的名号吗！"下令国内的人民称自己为国君。

四十七年(己亥，公元前 322 年)

1 秦国张仪从啮桑返回之后，被免去了秦国国相的官职，而到魏国任国相，想使魏国首先事奉秦国让诸侯各国仿效魏国；魏王不同意，秦王于是攻伐魏国，夺取了曲沃和平周两邑，又暗中更加厚待张仪。

四十八年

1 王崩，子慎靓王定立。

2 燕易王薨，子哙立。

3 齐王封田婴于薛[1]，号曰靖郭君。靖郭君言于齐王曰："五官之计[2]，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王从之；已而厌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专齐之权。

靖郭君欲城薛[3]，客谓靖郭君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制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苟为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庸足恃乎[4]！"乃不果城。

靖郭君有子四十人[5]，其贱妾之子曰文。文通侻饶智

略[6]，说靖郭君以散财养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宾客，宾客争誉其美，皆请靖郭君以文为嗣。靖郭君卒，文嗣为薛公，号曰孟尝君。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业厚遇之[7]，存救其亲戚，食客常数千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由是孟尝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8]："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9]，不择臧否[10]，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11]，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12]："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注释】

①薛：薛县，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南。

②五官：指主管专门职事的五大夫。

③欲城薛：想在薛地筑城。

④庸：岂。

⑤有一种本子在"十"字下有一"余"字，即"有子四十余人"。

⑥通傥(tǎng 倘)饶智略：通达卓异多有才智谋略。傥，即倜傥，指卓异、豪爽。

⑦舍业：指为他们筑舍，立居业。

⑧这里引《易》的话，见《易·颐卦》的《彖辞》"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是说圣人养育贤人，是要把好处扩展到广大民众中去。

⑨恤:这里指慎重考虑。

⑩臧否(zāng pǐ 脏痞):好坏。

⑪蠹(dù 妒):损害、侵害。

⑫这里引《书》里的话,见伪古文《尚书》里的《武成》,原文是"今商王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意思是现在商王纣……是天下逃亡罪人的窝主,是他们聚集的栖身地。渊薮(sǒu 叟),本指鱼和兽类聚集的地方,也用以比喻人和物类聚集的处所。薮,是湖泽的通称。

【译文】

四十八年(庚子,公元前 321 年)

1 周显王死,他的儿子姬定继立为慎靓王。

2 燕国易王死,他的儿子哙继立。

3 齐王把薛地封赏给田婴,称为靖郭君。靖郭君对齐王说:"主管职事的官员们上报的簿册文书,不可不每日处理和多多审阅。"齐王听从了靖郭君的话;不久厌烦这些事务,全部委托给靖郭君。靖郭君由此便得以专揽齐国的大权。

靖郭君想营筑薛城,他的门客对靖郭君说:"你不曾听说海里的大鱼吗?网不能截住它,钓钩不能牵动它,它游荡到岸上,失去了海水,那么蚂蚁却能够制服它。现在的齐国,也就是你所依恃的海水啊。你长久保有齐国,去造薛城做什么!假使失去齐国,你虽高筑薛城到天际,难道能够依靠吗!"靖郭君于是不筑城。

靖郭君有儿子四十人,他的贱妾所生的儿子叫做田文。田文很通达豪爽而且很有智谋,他用布施钱财招收、供养宾客、士人的主张劝说靖郭君。靖郭君便要田文主持家事接待宾客,宾客们都竞相称赞他的为人好,一致请求靖郭君把田文立为继嗣人。靖郭君死了之后,田文继承为薛公,称为孟尝君。孟尝君招集到诸侯各国的游食士人和有罪逃亡的人,都给他们筑房舍,立居业,扶养接济他们的亲属。他所收养的食客常有几千人,这些人各自都以为孟尝君亲近自己,因此孟尝君的名声传扬天下。

臣司马光评论说：君子收养士人，是为了民众啊。《易》书里说："圣人养育贤人，是要把好处推广到万民百姓中去。"贤人，他们的德行应足可以敦厚教化匡正风俗，他的才识应足可以振顿纲常风纪，他的聪明应足可以洞察微隐的事物和考虑到将来的事务，他的坚强应足可以结友爱固情谊；从大的方面说来有利于天下，从小的方面说来有利于一国，所以君子对他们给予丰厚的利禄使他们富有，高封爵位来尊重他们；养育一个人而能推扩到万人的，正是养育贤才的正道啊。现在孟尝君养育士人，不慎重考虑士人是智还是愚，不选择善与恶，盗取国君的俸禄，以建立私党，虚张名誉声望，对上便侮辱了他的国君，对下便是侵害人民，这是奸伪的人当中的魁首，不足以崇尚啊！《尚书》里说："纣是天下逃亡罪人的主子，是逃亡罪人聚集的地方。"说的就是田文这种情况。

4 孟尝君聘于楚[1]，楚王遗之象床[2]。登徒直送之[3]，不欲行，谓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曰："象床之直千金，苟伤之毫发，则卖妻子不足偿也。足下能使仆无行者，有先人之宝剑，愿献之。"公孙戌许诺，入见孟尝君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以君能振达贫穷，存亡继绝，故莫不悦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床，则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哉！"孟尝君曰："善。"遂不受。公孙戌趋去，未至中国[4]，孟尝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扬也[5]？"公孙戌以实对。孟尝君乃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

臣光曰：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⑥，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⑦。"孟尝君有焉。

5 韩宣惠王欲两用公仲，公叔为政，问于缪留。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⑧；齐简公用陈成子及阚止而见杀；魏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君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党，其寡力者藉外权。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有外为交以削地，君之国危矣。"

【注释】

①聘：古代国与国之间派遣使者访问。

②遗(wei 畏)：赠予。　象床：用象牙装饰的床。

③登徒直：人姓名。登徒，姓。直，名。

④中闺：宫中小门。闺门，上圆下方，形如圭，故称闺。

⑤足之高，志之扬：即趾高气扬，指走路举足高，神气十足。比喻得意忘形。

⑥谖(xuān 宣)：欺诈。

⑦这里所引的以下《诗》句，出自《诗经·邶风》里的《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意思是收取大头菜、收取萝卜时，因菜头萝卜不可口，因此可取它的叶，不取用它的根。这里引以比喻只接受人家正确的意见，不计较他的不良动机。葑，蔓菁，即大头菜。菲，即萝卜。下体，指根部。

⑧六卿：春秋后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为卿，号为六卿。六卿先后实行改革，也互相争斗，晋国最后被瓜分。

【译文】

4 孟尝君到楚国访问，楚王赠送给他象牙装饰的床。楚王派登徒直护送这象牙床，登徒直不想去护送，便对孟尝君的门客公孙戌说："象牙床的价值千金，假使它有头发毫毛那样微小的损伤，那我

卖妻卖子都不够赔偿啊。你是能够使我不护送这象牙床的人，现在我有父辈传下的宝剑，很愿意把它献送给你。”公孙戌答应了登徒直的请求，于是去见孟尝君说：“各个小国家都愿意把相印交给你的原因，是认为你能扶振贫穷，使亡国得以保存，使面临绝灭的宗世得以继统，所以没有哪个不喜欢你的恩义，仰慕你的清廉啊。现在你才到楚国就接受楚王赠送的象牙床，那么你还没有去到的国家他们又将以什么来接待你呢？”孟尝君说：“你这话说得好。”便决定不接受象牙床。公孙戌于是赶快走了出去，还没有走出宫中的小门，孟尝君就叫他回来，问：“你为什么走起路来脚高高举起，神气十足呢？”公孙戌便将实情回答了孟尝君。孟尝君便在门板上写着：“有能够传扬我田文的名声，纠正我田文的过失，而私自接受了外人的请托并得了馈赠宝物的人，赶快来规谏我！”

臣司马光评论说：孟尝君可以称得上是能够听用规谏的啊。只要规谏人的话是对的，即使他心怀欺诈，尚且还要采用；更何况那些无私心尽忠诚事奉上司的人呢！《诗经》里说：“收取葑收取菲，不用它那不可口的根。”孟尝君就有这样的风度。

5 韩国宣惠王想用公仲、公叔两人主管政事，他询问缪留。缪留回答说：“不可以。过去晋国同时用六卿，结果国家被分裂；齐简公同时用陈成子和阚止，结果自己被杀害；魏国同时用犀首、张仪而使西河之外的土地沦失。现在国君你用两人管理政事，那么他们之中实力雄厚的便会在国内树立私党，那实力弱小的就会借用外国的势力。你的臣子中有人在国内树立私党来威胁国君，有的在国外进行私交来侵割地盘，国君你的国家就要危险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

周纪三　起重光赤奋若，尽昭阳大渊献，凡二十有三年。

慎靓王

元　年

1 卫更贬号曰君[1]。

二　年

1 秦伐韩，取鄢[2]。

2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入见而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3]：'天下恶乎定？[4]'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5]。''孰能与之？'对曰：'不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6]，则苗槁矣[7]。天油然作云[8]，沛然下雨[9]，则苗浡然兴之矣[10]。其如是，孰能御之！'"

三 年

1 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皆败走。

2 宋初称王。

四 年

1 秦败韩师于修鱼[11]，斩首八万级，虏其将鯁、申差于浊泽[12]。诸侯振恐。

2 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秦，杀之。

3 张仪说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无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韩、齐、赵之境，守亭障者不过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夫诸侯之约从，盟于洹水之上，结为兄弟以相坚也。今亲兄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相杀伤，而欲恃反复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13]，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则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14]。"魏王乃倍从约[15]，而因仪以请成于秦[16]。张仪归，复相秦。

4 鲁景公薨，子平公旅立。

【注释】

①卫更贬号曰君：卫国已在周显王二十三年贬改称号为侯，这时再贬改称号为君。

②鄢：一作郾邑，在今河南省郾城县南。

③卒(cù 促)：同"猝"，突然。

④恶(wū 乌)：何，怎么。

⑤嗜(shì 试)：喜欢，爱好。

⑥这里记述孟子的话，他说的七、八月间，是依周历说的，实际是夏历的五、六月间。

⑦槁(gǎo 搞)：枯干，枯萎。

⑧油然：形容乌云兴起的情状。

⑨沛然：比喻雨水骤然普降。

⑩浡(bó 勃)然：形容生长旺盛。

⑪修鱼：修鱼邑，战国时韩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

⑫浊泽：浊泽邑，在今河南省禹县东北。

⑬卷：卷邑，战国时魏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故城西北。 衍，即衍氏邑，战国时魏地，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北。 酸枣，酸枣邑，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

⑭赐骸骨：即乞赐骸骨。乞身，封建时代官员自请退休的用语，亦称乞骸骨。

⑮倍：通"背"。

⑯请成：请求讲和。成，讲和。

【译文】

周纪三　起辛丑(公元前320年)，止癸亥(公元前298年)，共二十三年。

慎靓王

元年(辛丑，公元前320年)

1 卫国把原已贬称的侯再贬改号为君。

二年(壬寅，公元前319年)

1 秦国攻伐韩国，夺取了鄢地。

2 魏惠王死，他的儿子襄王继立，孟子前去进见，出来之后，对人说："远看他不像国君的样子，靠近他不显现出有可敬畏的地方。他忽然发问说：'天下怎样能安定呢？'我回答他说：'统一就能安定。'他说：'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回答说：'不好杀人的能够统一天

下。'他又说：'谁能把国家交给他呢？'我回答说：'天下人没有谁敢不给他的。大王你知道禾苗生长的事吗？七、八月之间天旱，那禾苗就枯萎了，天空忽然乌云密布，雨水骤然降落，那禾苗又蓬勃生长起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有谁能阻止它呢！'"

三年（癸卯，公元前 318 年）

1 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共同出兵讨伐秦国，进攻函谷关。秦国出兵迎战，五国的军队都失败而退走。

2 宋国开始称王。

四年（甲辰，公元前 317 年）

1 秦国在修鱼打败了韩国军队，斩首级八万，在浊泽俘虏了韩国将领鲰和申差，诸侯各国都震动恐惧。

2 齐国大夫与苏秦争夺权势，派人去刺杀苏秦，杀死了苏秦。

3 张仪对魏襄王说："魏国的地方不到千里，兵卒不超过三十万，国土四方平坦，没有名山大川为屏障，兵卒大多戍守在楚、韩、齐、赵各国的边境，国内守卫亭障的不超过十万人。魏国的地势本来就是战场。诸侯国订立合纵盟约，在洹水之滨盟誓，结为兄弟之国以求相保卫。如今，同父母的亲兄弟尚且有为争钱财互相杀伤的，而想依恃靠不住的苏秦那合纵的老计谋，它不可能导致成功不已是很明显了吗。大王你不敬服秦国，秦出兵攻打你魏国的河外地方，占据卷、衍、酸枣等县邑，劫夺卫国土地，占领晋阳，那么赵军不能南下，魏兵不能北上，魏兵不北上那么合纵的道路便断绝了，合纵的道路断绝，那大王你的魏国想要不危亡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大王你认真决定计谋，并请你准许我辞去相职。"魏王听了张仪的话，便背弃合纵盟约，又通过张仪向秦国请求讲和。张仪回到秦国，再度出任秦国国相。

4 鲁景公死，他的儿子名叫旅的继立为鲁平公。

五　年

1巴、蜀相攻击[1]，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为道险隘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司马错请伐蜀[2]。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3]，攻新城、宜阳[4]，以临二周之郊[5]，据九鼎[6]，按图籍[7]，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8]：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9]；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10]。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11]，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12]。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13]。"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注释】

①巴：巴国，一名巴子国，都城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北。从商代至战国时都是方国，其地域有今四川省东南部一带。 蜀，从商代至战国都是方国，曾随从周武王伐纣。后建都于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

②司马错：司马氏的后裔居于秦地的一系祖先，名错，任为将军，也是司马迁的祖先。

③三川：指今河南省境内黄河、伊河、洛河相交会的地方。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设置三川郡于此。

④新城：战国时韩地，在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宜阳，即宜阳邑，战国时韩地，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

⑤二周：当时周已分为东周、西周，故称为二周。

⑥九鼎：据古代传说，夏禹时铸九鼎，象征九州，后来作为传国之宝，商汤时迁移到商邑，周武王时又把它迁移到洛邑。

⑦图籍：指地图和户籍。图是指绘制的地形图，籍指记载户口的数字。

⑧王（wàng 旺）：完成王业，称王于天下。

⑨桀、纣之乱：指国内出现像桀、纣时那样腐败、残暴的乱政。

⑩缮兵：也就是修缮干戈，即整治兵器，进行战争。

⑪这里的"四"字，有的本子作"西"字。

⑫天下之宗室：指周仍为天下所宗仰，所以说是天下之宗室。

⑬完：这里指保全，即有取得胜利的把握。

【译文】

五年（乙巳，公元前316年）

1 巴国和蜀国出兵互相攻击，都向秦国告急求援，秦惠王想攻伐蜀国，又认为道路险阻狭谷多很难到达，而且韩国这时又来进犯秦国，因此犹豫不能决断。司马错请求攻伐蜀国。张仪说："攻伐蜀国还比不上攻伐韩国好。"秦惠王说："希望听听你这话的理由。"张仪说："亲近魏国，与楚国交好，出兵进三川，攻打新城、宜阳，达到东、西周的地面，据有九鼎国宝，掌握天下的户口图籍，挟制周天子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谁敢不听从的，这是实现帝王大业啊。我听说

要争名的在朝廷里争，争利的在市井里争，现在三川地方和周王室正是天下的朝与市啊，而大王不争这些，却在戎狄中去争，这样背离帝王大业太远了。"司马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想要使国家富足的一定要扩展土地，想要使兵力强盛的一定要使人民富有，想要建立帝王大业的一定要博施恩德：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具备了，那么称王天下随着也就实现了。现在国王你的土地狭小而民众贫困，所以我希望先从容易的做起。蜀国是西方僻远的国家，也是戎狄的首领，它国内有如桀、纣那样腐败残暴的乱政，由我们秦国去攻击它，好比是使豺狼追逐羊群；得到蜀国的土地可以开扩国土，夺取它的财富可以使民众殷富，整治干戈进行战争不劳民伤财而蜀国便已降服了。占领一个国家而天下人不认为横暴，在四方尽得利益而天下人不认为贪鄙，这是我秦国一举兵而得征讨的名义得到实利，而且还有禁暴止乱的好名声。现在去攻伐韩国，劫持天子，是坏名声，而且不一定能取得实利；又有不守道义的名声，攻伐天下人所不同意攻伐的对象，危险啊。我请求申述这里面的道理：周王室，是天下人同敬仰的宗室，又是齐国、韩国相亲睦的邻国。周王室自知要失去九鼎国宝，韩国自知要失去三川地方，就使这二国同谋合力，他们依靠齐国、赵国，并向楚国、魏国请求和解，将九鼎给楚国，割土地给魏国，这是大王你不能阻止的。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危险啊。还不如攻伐蜀国有完全成功的把握。"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计谋，发兵攻伐蜀国；十月便攻占了蜀国，贬降蜀王的称号，改称为侯，并派遣陈庄任蜀相。蜀地既已归属秦国，秦国因此日益强盛，国家富足，而轻视诸侯各国。

2 苏秦既死，秦弟代，厉亦以游说显于诸侯。燕相子之与苏代婚[1]，欲得燕权。苏代使于齐而还，燕王哙问曰[2]："齐

王其霸乎?"对曰:"不能。"王曰:"何故?"对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鹿毛寿谓燕王曰[3]:"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能让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是王与尧同名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4],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绶[5],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6]。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7],国事皆决于子之。

六 年

1 王崩,子赧王延立[8]。

【注释】

①子之(?~公元前314年):战国时燕国大臣。任国相时,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后因燕王哙让位而成国君,在齐宣王攻进燕国时被杀。

②燕王哙(?~公元前314年):即姬哙,战国时燕国国君。在位时主张选拔人才,勤俭治国,后让位给子之。在齐宣王攻进燕国时,他与子之同被杀死。

③鹿毛寿:人的姓名,又叫潘寿,或称厝毛、唐毛寿。

④益:即伯益。"益"或作"翳",伯益又称大费,古代嬴姓的祖先。相传善于狩猎,舜时任为虞官,后来得到禹的信任,助禹治水有功,被定为继位人。禹的儿子启为要继承王位,与伯益相争,伯益被启杀死。 启,传说中的夏代国王,禹的儿子。禹死后,启夺取了王位,因而确立了传子制度。

⑤印绶:印和系印的丝组。指官吏的印章。

⑥三百石:指一年俸禄三百石的官吏。按照后世汉代的制度计算,三百石吏为第十等官吏,年俸四十斛。

⑦顾:反而、却。

⑧赧(nǎn 难)王:即姬延。

【译文】

2 苏秦已死之后,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也以游说在诸侯各国中显扬名声。燕国国相子之同苏代结成姻亲,想取得燕国的政权。苏代出使到齐国回来后,燕王哙问他说:"齐王真能够称霸吗?"苏代回答说:"不可能。"燕王又问:"什么缘故呢?"苏代回答说:"他不相信他的大臣。"于是燕王一心一意信任子之。鹿毛寿对燕王说:"人们说尧贤明,是因为他能禅让天下啊。现在燕王你将燕国让给子之,就是国王你和尧同样有禅让的名声了。"燕王因此把国家大权托付给子之,子之的权势一下子十分显要。又有人对燕王说:"夏禹推荐伯益为继位人而又用启的臣属任官吏,到年老时认为儿子启无能力统管天下,而把王位传给伯益。启便与党羽们攻打伯益,夺取了王位,天下的人便说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伯益而实际上是使启自己去夺取天下。现在燕王你说把国家托付子之而官吏不外是太子的人,这是名义上把国家托付子之而实际上是太子掌握大政啊。"燕王于是收回官吏的印章,从一年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章都交给子之,由他选任官吏,子之作为国君施行国家大政,而燕王哙因年老,不参加决断政事,反而为臣子,国家大事都由子之决断。

六年(丙午,公元前315年)

1 慎靓王死,他的儿子姬延继立为赧王。

赧王上

元　年

1 秦人侵义渠,得二十五城。

2 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归其人。又败韩于岸门[1]，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

3 燕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攻子之。齐王令人谓太子曰："寡人闻太子将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百姓恫恐。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2]。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人取子之，醢之[3]，遂杀燕王哙。

齐王问孟子曰："或谓寡人勿取燕，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4]，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诸侯将谋救燕。齐王谓孟子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5]：'徯我后，后来其苏[6]。'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7]，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8]，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而犹可及止也。"齐王不

听。

已而燕人叛。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乃见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陈贾曰:“周公使管叔监商⑨,管叔以商畔也⑩。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陈贾曰:“然则圣人亦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4 是岁,齐宣王薨,子湣王地立。

【注释】

①岸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南。

②北地:这北地是指齐国国境北部地方。

③醢(hǎi 海):肉酱,剁成肉酱。

④箪(dān 担)食壶浆:用小筐盛着饭用壶盛着酒浆。箪,用竹或苇制成的盛饭筐器。浆,指酒浆或饮料。

⑤这里引的《书》曰句,出自伪古文《尚书》里的《仲虺之诰》。

⑥这“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待我们的君王,君王来到,我们就将复活。徯,等待。后,君王。苏,复苏,复活。

⑦系累:束缚,捆绑。

⑧旄倪:指老小。旄同“耄(máo)”,古代把年龄八十、九十的称耄。倪,即儿,小儿。

⑨周公使管叔监商: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周武王攻克殷后,周公等曾封兄弟叔鲜于管,封度叔于蔡,以监治殷商遗民。

⑩与:通“欤”。

【译文】

赧王上

元年(丁未,公元前314年)

1 秦国派兵侵伐义渠,夺取了二十五座城。

2 魏国背叛秦国。秦国攻伐魏国,夺取了曲沃而送还曲沃的人民。秦国又在岸门打败了韩国军,韩国以太子仓到秦国作人质向秦求和。

3 燕国的子之得到王位的第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名叫市被的与太子平合谋攻打子之。齐王派人对燕太子说:"我听说太子你将要整治君臣上下的名义,显明父子相承的地位,我齐国愿听候太子你的号令。"太子平因而结集党徒聚合兵众,派市被去攻击子之,但没有取胜。市被却反戈攻击太子。酿成了几个月的祸难,死去了几万人,百姓们十分惊恐。齐王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兵,并依靠齐国北境的兵众去攻伐燕国。燕国士卒不抵抗,城门也不关闭。齐军捕获子之,把他剁成肉酱,并又杀死了燕王哙。

齐王问孟子说:"有人要我不攻占燕国,有人又要我攻占燕国。以有战车万辆的大国去攻伐另一个战车万辆的大国,五十日便攻取了,靠人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一定是天意安排啊。不攻占燕国,一定会有上天的惩罚。我们攻占燕国怎么样?"孟子回答说:"攻占了燕国而燕国的人民高兴,那么就应该攻占,古代的人有这样做的,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攻占燕国而燕国人民不高兴,那么就不要攻占它,古代的人有这样做的,周文王就是这样啊。以有战车万辆的大国去攻伐另一个战车万辆的大国,人们用筐装着饭食,用壶装着酒浆来迎接王国的军队,难道还有别的目的吗?他们是为了躲避水深火热的生活。假使水还要更深,火还要更热,也就只有转而心向别的国家罢了。"

诸侯各国即将合谋拯救燕国。齐王对孟子说:"诸侯各国多在合谋攻伐我,该怎么样对待这件事?"孟子回答说:"我听说以方圆

七十里的土地而能在天下推行政令的，商汤就是啊；没有听说有方圆千里的土地而畏惧别人的啊。《尚书》里说："等待我们的君王到来，君王到来我们就复活了。"现在燕国虐待它的人民，大王你前去征讨它，人民认为将要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便用筐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浆来迎接大王的军队。假使杀死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捣毁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国宝重器，这怎么可以啊！天下诸侯各国的人民本来害怕齐国强大啊，现在扩张了一倍的土地而又不实行仁政，这样就引动了天下各国的兵众。大王你要赶快下命令，送回虏掠的燕国老小，阻止搬迁燕国的国宝重器，在燕国民众中商议，确立燕国君王之后便离开燕国，那么还可以来得及阻止诸侯国出兵拯救燕国啊。"齐王没有听取孟子的话。

不久，燕国人反叛齐国。齐王说："我十分愧对孟子。"陈贾说："大王你不必忧虑这事。"于是去见孟子，说："周公是什么人？"孟子说："是古代的圣人。"陈贾说："周公派管叔去监督商国的遗民，管叔据商地叛变，周公是知道他将要叛变而派遣他前去的吗？"孟子说："周公不知道他会叛变。"陈贾又说："那么圣人也有过错啊？"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失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古代的君子，有过失就改正它；现在的君子，有过失就顺着它。古代的君子，他们的过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们都能看得见它；到他们改正错误时，人民都敬仰他。现在的君子对于过失，岂止是顺着它，还又跟着给它说好话！"

4 这一年，齐宣王死，他的儿子叫地的继立为湣王。

二　年

1 秦右更疾伐赵[1]，拔蔺，虏其将庄豹。

2 秦王欲伐齐，患齐、楚之从亲，乃使张仪至楚，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2]，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3]，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4]，秦、楚嫁女娶妇，长为兄弟之国。"楚王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5]。王怒曰："寡人不兴师而得六百里地，何吊也？"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王曰："有说乎？"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王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两国之兵必俱至。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赐之。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

张仪详堕车[6]，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遗借宋之符[7]，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以事秦[8]，齐、秦之交合。张仪乃朝，见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9]。"使者怒，还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赂之以一名都，与之并力而攻齐[10]，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使屈丐帅师伐秦。秦亦发兵使庶长章击之[11]。

【注释】

①右更:秦代爵位等级的名称。秦商鞅变法时制二十等爵,右更为第十四等爵,相当于当时其他各国的卿。

②闭关:这里指断绝交往。古代各国都设有守关的官,叫关尹,外国使者来到,关尹通报,便行理以节迎之。闭关是指拒绝外国使者,不予通报,断绝交往。

③商於(wū 乌):又作於中,在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南。另一说以为是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於(今河南省内乡县东)两邑和两邑之间的土地。

④箕帚之妾:是说备洒扫使唤的婢妾。箕帚,扫除的用具。

⑤吊:这里指伤心、痛心。

⑥详:通"佯",假装。

⑦符:即符节,古代关门出入所持的凭证,是节的一种,一般用竹或木制成。

⑧折节:委屈自己而居于别人之下。

⑨广袤(mào 冒):泛指纵横的长度。旧时以从东至西的横长为广,从北至南的纵长为袤。

⑩有一种本子"力"作"兵"。

⑪庶长:秦置官爵名,掌握军政大权,相当于当时其他各国的卿。秦商鞅变法时制定的二十等爵,从第十级到十八级都属于庶长的级别。

【译文】

二年(戊申,公元前313年)

1 秦国的右更名叫疾的率兵攻伐赵国,攻下蔺地,并俘虏了赵国的将领庄豹。

2 秦王想攻伐赵国,又顾虑到齐国与楚国合纵相亲的关系,于是派遣张仪到楚国,游说楚王,说:"大王你假使真能接纳我的意见,对齐国断绝交往,终止合纵盟约,我秦国将奉献商圉的地方六百里,使秦国的美女成为大王你洒扫服侍的婢妾,秦国与楚国之间嫁女娶妇,永远成为兄弟友好的邻国。"楚王听了后很高兴,同意了张仪的意见。臣子们都来祝贺,只有陈轸表示伤心。楚王发怒说:

"我不出兵而得到六百里的土地，为什么你要伤心呢？"陈轸回答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从我看来，商圆的六百里地不可能得到而齐国、秦国会相互联合，齐、秦联合那么祸难一定要到来了。"楚王说："有什么理由要申说吗？"陈轸说："秦国之所以看重楚国，是因为楚国有齐国的合纵相亲，现在对齐国断绝交往，终止合纵盟约，那楚国便孤立了，秦国怎么会看得上孤立了的国家又给它商圆的地方六百里呢！张仪回到秦国，一定会亏害大王你。这是大王你在北面与齐国断交，西面引来了秦国的祸患，齐、秦两国的强兵一定都会攻到楚国来。为大王你着想，不如对齐国暗中交好而表面上断绝关系，派遣人随同张仪到秦国去，假使秦国给了我们土地，那时再断绝齐国的关系也不迟。"楚王说："希望陈轸你住嘴，不要再说这些话，等待着我得到秦国的土地！"于是楚王把相印送给张仪，很丰厚地赏赐他，便对齐国断交终止合纵盟约，派遣了一位将军随从张仪到秦国去。

张仪假装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三个月不上朝。楚王听到张仪不上朝的消息后，说："张仪是认为我与齐国断交做得还不够彻底吗？"于是派勇士宋遗索借了宋国的符节，北上谩骂齐王。齐王大怒，只得委曲自己奉事秦国，这样齐国、秦国便交好联合了。张仪这才上朝，面见楚王派来的使者说："你为什么不接受赠送的土地？从某地至某地，纵横六里。"使者发怒，回来报告楚王。楚王大怒，想调发军兵攻打秦国。陈轸说："我陈轸可以开口讲话吗？攻击秦国还不如就把一个名都奉送给秦国，与秦国联兵攻打齐国，这样我在秦国方面失去了土地，在齐国方面得到补偿。现在大王你已经对齐国绝交而又对秦国责备它的欺诈，这也就是我楚国促成齐、秦两国的交好并引来天下的强兵啊，国家一定会受到大大的损害！"楚王不听从陈轸的建议，派遣屈丐率领军队去攻伐秦国。秦国也发兵让庶长名叫章的迎击楚国军队。

三 年

1 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1]，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2]，执珪七十余人[3]，遂取汉中郡[4]。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5]，楚师大败。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6]。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割两城以请平于秦。

2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昭王于破燕之后[7]。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8]，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9]，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趋燕[10]：乐毅自魏往[11]，剧辛自赵往[12]。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

3 韩宣惠王薨，子襄王仓立。

【注释】

①丹阳：指今陕西、河南二省之间丹江以北地区。

②匄(gài 盖)：(丐)的异体字。

③执珪：爵位名，战国时楚国设置，是楚国的最高爵位，也有称"上执珪"的。

④汉中郡：治所在南郑县(今陕西省汉中市)。

⑤蓝田：蓝田邑，战国时楚地，在今湖北省钟祥县西北。

⑥邓：邓邑，春秋以来楚地，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

⑦有的本子在"后"字之后有"即位"二字。

⑧涓人：或称“中涓”，本是指在左右担任洒扫的人，但也指亲信的侍臣，如谒者、舍人之类；后世用作宦官的称谓。涓，洁。

⑨期(jī 基)年：一整年。

⑩趣：通“趋”。

⑪乐毅：本中山国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东北)人，是魏国将领乐羊的后代。乐毅到燕国后，成为著名的将领。

⑫剧辛(？～公元前 242 年)：原为赵国人，与庞煖友善，到燕国后任为燕将。

【译文】

三年(己酉，公元前 312 年)

1 春季，秦国的军队与楚国军队在丹阳开战，楚国军队大败；秦军斩杀了楚军甲士八万人，俘虏了将军屈丐以及属于侯爵、执珪爵位的七十多人，因而夺取了汉中郡。楚王调发国内全部军兵再袭击秦军，在田蓝大战，楚军大败。韩国、魏国听到楚国已战败危困，便向南进兵袭击楚国，到了邓县。楚军听到这消息，便调集队伍返回楚国，割让了两座城池给秦国以求和。

2 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平，他就是燕昭王。昭王在燕国破败之后即位。他哀悼死者慰问孤寡，与百姓同甘共苦，自己谦卑地以丰厚的礼物招纳贤能的人。他对郭隗说：“齐国因我的国家内乱而出兵攻破我们燕国，我很明白我燕国弱小，不能够报复齐国；但是如果真能得到贤能的人一起来共同管理国家，以洗雪我的先王被齐国残灭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啊。先生你若看到可用的人才，我将亲自去事奉他！”郭隗说：“古代的国君有拿出千金让自己的侍臣去求购千里马的，但这位侍臣去买时，千里马已经死了，侍臣便用五百金买了千里马的头回来见国君。国君大怒，侍臣说：‘死马我们还尚且买来，更何况是活生生的马呢？千里马现在就要来到了。’不满一年，千里马来到国君这里的有三匹。现在国王你一定要招纳贤士，就从我郭隗开始，何况比我郭隗更贤能的人，他们哪里会嫌千

里路遥远啊!"于是昭王给郭隗改建宫室而以尊师的礼节待他。这样,贤士们都争着趋赴燕国:乐毅从魏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亚卿,把国家大政交给他管理。

3 韩国宣惠王死,他的儿子仓继立为襄王。

四　年

1 蜀相杀蜀侯。

2 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1]。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张仪闻之,请行。王曰:"楚将甘心于子,奈何行?"张仪曰:"秦强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2],靳尚得事幸姬郑袖,袖之言,王无不听者。"遂往。楚王囚,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将以上庸六县及美女赎之[3]。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于是郑袖日夜泣于楚王曰:"臣各为其主耳。今杀张仪,秦必大怒。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王乃赦张仪而厚礼之。张仪因说楚王曰:"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4]。今王不事秦,秦劫韩驱梁而攻楚,则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浮船积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5],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6]。秦举甲出武关,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为大王患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

令秦、楚长为兄弟之国，无相攻伐。”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乃许之。

【注释】

①武关：战国秦置，在今陕西省商洛县西南的丹江北岸。 黔中，即黔中郡，战国楚置，汉代时治所在临沅县（今湖南省常德市）。

②嬖（bì闭）臣：受宠爱的臣子。嬖，宠爱，宠幸。

③上庸：上庸县，本为庸国，春秋时楚置为县，治所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

④格：抵敌。

⑤扞关：古关名，故址在今湖北省长阳县西。

⑥巫郡：一说在今四川省巫山县北。据杜佑注在今湖北省巴东县。

【译文】

四年（庚戌，公元前311年）

1 秦国所属的蜀国相杀死了蜀国侯。

2 秦惠王派人去告知楚怀王，希望以武关以外的土地换取楚国的黔中郡地方。楚王说：“不愿意交换地方，希望得到张仪后奉献黔中地方给秦国。”张仪听到这消息，便请求前往楚国。秦惠王说：“楚国对得到你将十分甘心快意，为什么前往呢？”张仪说：“秦国强大楚国衰弱，有大王你在，楚国不可能敢于危害我。而且我与楚王宠信的臣子靳尚很要好，靳尚正事奉楚王宠幸的姬妾郑袖，郑袖说的话，楚王没有不听从的。”张仪于是前往楚国。楚王囚禁了张仪，将要杀了他。靳尚对郑袖说：“秦王十分宠爱张仪，将要以上庸等六县的地方以及秦国美女赎回张仪。楚王看重这些地方而尊重秦国，秦国来的美女一定受到贵幸而夫人你就要被疏远了。”于是郑袖日夜对着楚王哭泣说：“当臣子的都不过各为他的主上奔走罢了。现在杀了张仪，秦王一定大怒。我请求与儿子都迁徙到江南去，不要让

秦国任意凌辱宰割我们啊!"楚王便宽赦了张仪并且以厚礼对待他。张仪于是规劝楚王说:"实行合纵抗秦,同驱赶羊群去攻击猛虎没有什么区别,不能相抵敌是显然的。现在楚王你不奉事秦国,秦国假使挟制韩国驱使魏国来攻击楚国,那么楚国就危险了。秦国西境有巴蜀的地方,在那里建造舟船,积贮粮食,战船顺着岷江东下,一日就可行驶五百多里,不到十日便迫进扞关。扞关受震惊,那么扞关以东的楚国土地全都要守城警戒了,黔中和巫郡地方将不是楚王你所有了。秦国调动甲士出武关,那么楚国北方的土地便被隔绝。秦兵攻击楚国,造成危难是在三个月以内的时间,然而楚国等待诸侯各国的援救却要在半年以上的时间。等待弱国的援救,却忘记强秦大兵压境的祸害,这是我为大王你忧虑的事啊。大王你要是真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可让秦国、楚国永远成为兄弟友好的邻国,不发生互相之间的攻伐。"楚王已得到了张仪而又爱重黔中地不肯割让给秦国,于是答应了张仪的意见。

张仪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1],国无二岁之食;见卒不过二十万[2]。秦被甲百余万。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3],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4],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5],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6],必无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塞成皋,则王之国分矣,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转祸而悦秦,计无便于此者!"韩王许之。

张仪归报,秦王封以六邑,号武信君。复使东说齐王

曰："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蔽于三晋，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7]；赵王入朝，割河间以事秦[8]。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9]，指博关[10]，临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齐王许张仪。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11]，缮甲厉兵，力田积粟，愁居慑处[12]，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13]，并汉中[14]，包两周[15]，守白马之津[16]。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17]，据番吾[18]，会邯郸之下，愿与甲子合战[19]，正殷纣之事。谨使使臣先闻左右。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肩也。夫断右肩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20]，告齐使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服必四分其地。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面相约而口相结，常为兄弟之国也。"赵王许之。

【注释】

①菽：豆类。

②见(xiàn)：同"现"。

③胄(zhòu 宙)：古代战士作战时所戴的帽子，即头盔。

④徒裼(xī息):赤脚露体。徒,即徒跣,赤脚。裼,即袒身,脱衣露体。

⑤孟贲(bén奔)、乌获:战国时的勇士。

⑥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⑦河外:指今山西、陕西两省之间黄河南段以西的地区。

⑧河间:即河间邑,在今河北省献县东南。战国时原为赵地,后为秦所有。

⑨清河:战国时的清河,介于齐、赵二国之间,源出今河南省黄县南,下游不详其所经地。

⑩博关:按《史记正义》注,博关在博州,当在今山东聊城县地界内。

⑪敝邑:春秋、战国时,各国使臣交往,各自称本国为敝邑。

⑫慑(shè摄):恐惧,害怕。

⑬举巴蜀:事见以上慎靓王五年,秦王听从司马错的意见伐蜀事。

⑭并汉中:事见以上赧王二年,秦大败楚军,取汉中郡。

⑮包两周:事见赧王元年,秦军伐魏取曲沃,又败韩军于岸门,也就是包两周的意思。

⑯白马之津:即白马津,又称图津、滑津,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北,战国时为黄河的津渡。

⑰漳:指漳河。漳河是卫河的支流,在河北、河南二省边界。有清漳河、浊漳河二源,都出自山西省东南部,在河北省南部汇合后称为漳河,东南流入卫河。

⑱番(pó婆)吾:即番吾邑,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平山县东。

⑲甲子合战:周武王伐纣时是癸亥陈兵在商的郊野,甲子清晨与纣军会战于牧野,武王战胜了殷纣。这里张仪用甲子合战的话,是用来恐吓赵王。

⑳午道:地名,按郑玄说,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午道的位置当在赵国的东面,齐国的西面。

【译文】

张仪于是前往韩国,游说韩王,说:"韩地势险恶居处在山岭的地方,所生产的五谷不是豆类麦子而是杂粮,国家没有积蓄二年的粮食;现在兵卒不过二十万人。秦国披甲的士卒就有一百余万。崤

山以东各国的士兵披上铠甲戴上头盔来会战，秦国军队却丢开铠甲赤脚露体奔赴敌阵，他们左手提挈人头，右手挟制生擒的俘虏。秦国用孟贲、乌获一般的力士出战，以攻击不顺服的弱国，这像垂挂千钧的重物在鸟卵上面一样，那一定是没有完卵了。大王你不奉事秦国，秦国出甲兵占据宜阳，阻塞成皋的要道，那么大王你的国家就分裂为二，鸿台的宫殿，桑林的苑囿，就再不是大王你所有了。为大王你谋算，不如奉事秦国去攻击楚国，这样迴避祸患而使秦国欢心，没有比这谋略更为可行的了！"韩王应允了张仪的意见。

张仪返回秦国报告了秦王，秦王把六邑地方封给张仪，尊称他为武信君。又派遣张仪去东面游说齐王，说："主张合纵的人游说大王你，一定是这样：'齐国以魏、韩、赵三晋作为屏蔽，地域广大人民众多，军兵强大战士勇猛，即使有一百个秦国，对齐国也不敢怎么样。'大王你以为他说得好而不考察这些话的实际情况。现在秦国与楚国之间互相嫁女娶妇，结为兄弟友好的邻国；韩国向秦国奉献宜阳的地方；魏国向秦国奉献河西的地方；赵王朝见秦王，割让河间的地方奉事秦国。大王你不奉事秦国，秦国驱使韩、魏攻击你齐国的南境，发动赵国的全部军兵，渡过清河，直指博关，这样临淄、即墨两地就不是齐王你所有的了！你的国家一旦受到攻击，那时即使想奉事秦国，已不可能了！"齐王答应了张仪的意见。

张仪离开齐国，向西进入赵国游说赵王，说："大王你联合并统率天下各国对抗秦国，秦国军兵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大王你的威名传扬于崤山以东各国，我的国家为此而恐惧，整治甲胄训练士兵，努力耕作积贮粮食，居处都担忧惶恐，不敢随便举动，只因大王你有意责究我秦国的行动啊。现在以大王你督责之力，我秦国占据巴、蜀，兼并汉中郡，包揽东西两周的地方，镇守白马津口。我秦国虽处于僻远的地方，然而心中忿恨含怒的日子已经很长久了。现在我秦国有残甲败兵驻扎在渑池，准备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与赵国军队相会于邯郸城下，希望在甲子日接战，像周武王伐

殷纣的事一样。秦王郑重地派我先行告知大王你的左右。现在楚国与秦国已结为兄弟友好的邻国,韩、魏对秦王称为东边的藩卫的臣属,齐国向秦国奉献了盛产鱼盐的地方,这是断了赵国的右肩啊。断了右肩还要与人搏斗,失去了党友而孤单居处,这样想求得没有危险可能达到吗?现在秦国要调发三路将军统帅军队,其一路阻塞齐、赵相交的午道,通知齐军使他们渡过清河,驻扎在邯郸的东面;另一路军驻扎在成皋,驱使韩、魏两国军队进入河外地方;还有一路军驻扎在渑池,约定秦、齐、韩、魏四国军队合力为一以攻赵军,赵国降服一定由四国瓜分它的土地。我私下为大王谋划,不如与秦王当面相约,亲口相结交,常作为兄弟友好的邻国啊。"赵王答应了张仪的意见。

张仪乃北之燕,说燕王曰:"今赵王已入朝,效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1],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2]!且今时齐、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长无齐、赵之患矣。"燕王请献常山之尾五城以和[3]。

张仪归报,未至咸阳,秦惠王薨,子武王立[4]。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毁短之。诸侯闻仪与秦王有隙,皆畔衡,复合从。

五　年

1 张仪说秦武王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齐必伐之。臣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5],齐必伐梁[6],齐、梁交兵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王许之。齐王果伐梁，梁王怒。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齐罢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谓齐王曰⑦：“甚矣王之讬仪于秦也⑧！”齐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张仪之去秦也固与秦王谋矣，欲齐、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内罷国而外伐与国⑨，而信仪于秦王也。”齐王乃解兵还。张仪相魏一岁，卒。

【注释】

①云中：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置云中郡，秦时治所在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九原，战国赵地，秦置九原郡，治所在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②易水：在今河北省西部。大清河上源支流，有北、中、南三支，均源出易县境，汇合后入南拒马河。

③常山：本名恒山，西汉及北宋时称常山，在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与山西省接壤处，为五岳之一的北岳。

④武王：秦武王，即嬴荡。

⑤不肖：这里是谦词，是说自己无才无德不成器。

⑥梁：即魏国，魏国的都城在大梁，故又称魏为梁。

⑦借使：这是说魏、齐两国相交战，魏国不能直接派使者去齐国，只得借楚国的使者前去齐国。

⑧讬：得到信任，受到依重。

⑨罷：同“疲”。

【译文】

张仪于是北行前往燕国，游说燕王，说：“现在赵王已经入朝秦王，献出河间地方奉事秦国。大王你不奉事秦国，秦国出甲兵至云中郡、九原郡，驱使赵国攻伐你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是大王你

所有了。而且现在齐国、赵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好像是归属的郡县一样，它们不敢轻举妄动地出兵相攻伐。现在燕王你奉事秦国，长期都不会有受齐国、赵国侵害的忧患啊。"燕王听了后便请献出常山山尾的五座城给秦国以求和。

张仪返回秦国报告，还没来到咸阳，秦惠王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武王继位。武王自从身为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到了即位之后，臣子们多来中伤张仪，指责他的短处。诸侯各国听说张仪和秦王之间有怨隙，都叛弃张仪游说建立的连横，又再次实行合纵。

五年(辛丑，公元前 310 年)

1 张仪向秦武王进言，说："为大王你谋划，东方的韩、魏等国若有变乱，秦王你才可以多获得土地。我听说齐王十分憎恨我张仪，我在哪个国家，齐国就一定攻伐它。我希望请让我这个不才不德的人前去魏国，这样齐国一定会讨伐魏国，齐、魏两国交战各不撤兵，秦王你可趁这个时机攻伐韩国，进入三川地方，挟制周天子，据有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建立帝王的大业啊！"秦武王同意张仪的请求。齐王果然出兵攻伐魏国，魏王惶恐。张仪说："魏王你不要忧虑啊！我可以使齐国撤兵。"于是派遣他的随从人员前往楚国，借出楚国使者去对齐王说："齐王你让张仪被秦国尊重信赖也做得太过了啊！"齐王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楚国使者说："张仪离开秦国本来是与秦王谋算好了的，他们想使齐、魏两国相攻伐而使秦国趁这时机夺取三川。现在齐王你果然攻伐魏国，这是齐王你对内使国家疲惫而对外却去攻伐相结交的国家，使张仪被秦王尊信啊。"齐王便撤兵回国。张仪任魏国国相一年，便去世了。

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

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1]，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

孟子论之曰[2]：或谓："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以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3]，是之谓大丈夫。"

扬子《法言》曰[4]：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5]，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6]！""然则子贡不为欤[7]？"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8]。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9]！。"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10]？"曰："昔在任人[11]，帝而难之[12]。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注释】

①周最：战国时末期的的说客，曾在齐国任职，并善待齐国，他的政治活动主要目的是抗秦。 楼缓，战国时的赵国人，秦昭王时曾任为秦国国相。

②以下引用孟子的话，见《孟子·滕文公下》。所引用的文句，是概述《孟子》原文的大意。

③诎（qū 屈）：通"屈"。

④这里引用的扬子《法言》，见《法言》的《渊骞篇》。《法言》是西汉扬雄摹仿《论语》写成的书，共十三卷，内容是宣扬传统的儒家思想，反对《老子》书中排斥仁义，绝弃礼学，提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等论点，具有无神论倾向。司马光为《法言》撰有集注。

⑤孔子读而仪、秦行：读孔子的书而行张仪、苏秦那样的游说之事。

⑥鸷(zhì至)翰:凶猛的鸟的羽毛。鸷,凶猛的鸟。翰,羽毛。

⑦然则子贡不为欤:这是诘问的话,意思是说,游说既然不好,那么子贡不该做游说的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齐国攻伐鲁国,子贡曾游说齐、吴、晋、越等国的国君,终于导致齐国乱,吴国败亡,晋国强大,越国称霸,而鲁国得以保全。

⑧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见国家危乱而不能解救,子贡对此感到耻辱。这是说子贡的游说,是以解救鲁国为崇高的目的。

⑨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这句话是说从事游说而得不到富贵,张仪、苏秦对此感到羞耻。这是强调张仪、苏秦的游说是以追求个人的富贵为目的,是卑下的。

⑩迹不蹈已:不循蹈前人已有的陈迹行事。

⑪任人:巧诈奸佞的人。"任"通"壬",古代亦称"壬人"。

⑫难:这里是拒绝、排斥的意思。《尚书·尧典》有"而难任人"句。按旧注的意思,"难"字作拒绝讲,"难任人"就是拒绝奸佞的人。

【译文】

张仪与苏秦都是以合纵连横的谋略游说诸侯各国,得到了富贵的地位,天下的人都争相羡慕效法他们。还有魏国人公孙衍,名号叫犀首,也以游说显扬名声。其余的有苏代、苏厉、周最、楼缓这些人,纷纷遍行在天下各国,都以辩诈游说争高下,这些游说的人和事,不可能详尽记述;而其中以张仪、苏秦、公孙衍最为著名。

孟子评论这事说:有人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就使诸侯恐惧,他们安心居处天下战事不就平熄了吗?"孟子说:"这何能够算得上大丈夫啊!君子居处在天下公正位置上,实行天下的正直道义,顺心得志时就与人民遵循正道走,不能顺心得志时就自己遵行那正直道义,富贵的诱惑不能淫荡我的心志,贫贱的处境不能转移我的道义,威势武力的胁逼不能屈服我的节操,这才称得上大丈夫。"

扬子的《法言》里说: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了鬼谷子的谋

略实行合纵连横的游说，他们各自使中国安定十多年，是这样吗？”回答说：“他们都是诈辩的人，圣人厌恶他们。”又问：“读孔子的书而从事张仪、苏秦那样的游说，又怎么样呢？”回答说：“太恶劣了，这是作凤鸟的和鸣而长着凶猛鸷鸟的羽毛！”“如此说来那么子贡不做游说的事了？”回答说：“看见国家纷乱却不能解救，子贡对此感到耻辱而游说。游说而不能得到富贵，张仪、苏秦为此感到耻辱。子贡和张仪、苏秦是不相同的。”又有人问：“张仪、苏秦他们的才能可称高超吧，他们不循蹈前人的陈迹行事。”回答说：“往昔对辩诈奸佞的人，舜帝拒绝他们。不是讲论才能吗？你称说的才能，却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说的才能啊！”

2 秦王使甘茂诛蜀相庄[1]

3 秦王、魏王会于临晋[2]。

4 赵武灵王纳吴广之女孟姚，有宠，是为惠后。生子何。

六 年

1 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为右丞相[3]。

七 年

1 秦、魏会于应[4]。

2 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5]。甘茂令向寿还，谓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王迎甘茂于息壤而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6]，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7]，行千里，攻之难。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其母织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机[8]，逾墙而走。臣之

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9]，三年而拔之。反而论功[10]，文侯示之谤书一箧[11]。乐羊再拜稽首曰[12]："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13]，樗里子、公孙奭挟韩而议之[14]，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15]。"王曰："寡人弗听也，请与子盟！"乃盟于息壤。秋，甘茂、庶长封帅师伐宜阳。

八　年

1 甘茂攻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公仲侈入谢于秦以请平。

2 秦武王好以力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八月，王与孟说举鼎，绝脉而薨；族孟说[16]。武王无子，异母弟稷为质于燕，国人逆而立之[17]，是为昭襄王。昭襄王母芈八子[18]，楚女也，实宣太后。

【注释】

①甘茂：秦国大臣，楚下蔡(今安徽凤台)人，曾从史举学百家之术。秦惠文王时，曾为秦将兵略汉中地。秦武王时，任右丞相。秦昭襄王时，为避谗言，出奔至齐国，任为上卿，乘出使楚国之便，谋归秦国而不得，后卒于魏国。蜀相庄，即蜀相陈庄。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他杀了蜀侯，因此秦王派甘茂去诛杀他。

②临晋：即临晋城，战国魏文侯十六年(公元前409年)筑，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南朝邑镇西南。秦置为县。

③樗(chū 初)里疾(？～公元前300年)：秦惠王异母弟，名疾。因居住在

樗里(或作楮里)的地方,故称为樗里子。初任为庶长,后因立有战功封为严君,至秦武王时,与甘茂分别任为左、右丞相,为人滑稽多智。

④应:古应国,原为西周武王子封国,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东。战国时为邑,属韩,后入秦,为秦相范雎封邑。

⑤向寿:秦国将领,秦惠文王妃芈八子的外族,即芈八子母亲的亲属,自少便与秦昭襄王相居处。辅行,也就是副使。

⑥宜阳:即宜阳县,战国韩置,治所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

⑦倍:通"背",背离。

⑧杼(shù 树):梭子。

⑨乐羊将而攻中山:这件事见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

⑩反:通"返"。

⑪谤书:攻击、诽谤的文书。 箧(qiè 怯):小箱子。

⑫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

⑬羁(jī 机)旅:或作"羁旅",指作客他乡。按杜预的《左传》注,羁,寄也;旅,客也。

⑭公孙奭(shì 式):《战国策》作公孙衍。

⑮公仲侈:又作公仲冯,公仲朋,韩国的相。

⑯族:诛灭其族。

⑰逆:迎;接。

⑱芈(mǐ 米)八子:姓芈的八子,是秦惠文王的妃。芈,楚国的一个姓。八子,秦国的后妃除皇后、夫人之外,还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名号,排列为等次。

【译文】

2 秦王派甘茂去诛杀蜀地相陈庄。

3 秦王与魏王依约在临晋相会。

4 赵武灵王娶了吴广的女儿孟姚,受到宠爱,立为惠后,生了儿子名叫何。

六年(壬子,公元前 309 年)

1 秦国开始设置丞相,任命樗里疾为右丞相。

七年(癸丑,公元前308年)

1 秦王与魏王依约在应邑相会。

2 秦王派甘茂去约请魏国合力攻伐韩国,命令向寿作为副使同行。甘茂使向寿返回秦国,对秦王说:"魏王已答应我了,然而我希望大王你不要攻伐韩国!"秦王在息壤迎接甘茂,并问请求不攻伐韩国的原因。甘茂回答说:"韩国的宜阳是大县,其实够得上称郡啊。现在秦王你要背离函谷关及三崤等险要,行军千里去攻伐韩地,是很困难的。过去鲁国人有一位与曾参同姓名的杀了人,有人去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的母亲听了后照常织布。后来到第三个人来告诉曾参杀人的事,曾参的母亲丢掉梭子走下织机,翻越围墙而逃走。我的贤才比不上曾参,大王你相信我又比不上曾参母亲相信她儿子那样,怀疑我的又不仅有三个人,我恐怕大王你要丢掉梭子啊。魏文侯命令乐羊为将去攻中山国,经过三年攻下了中山国,返回魏国评功时,魏文侯出示攻击、诽谤乐羊的书信一箱。乐羊一再跪拜叩头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国王你的威力啊!'现在我是客居异乡的臣子,假使樗里子、公孙奭挟制韩国来非议攻韩的事,大王你一定会依从他们,这样就是大王你欺骗了魏王,而我却受到韩国国相公仲侈的怨恨啊。"秦王听后说:"我不听从他们的议论,并希望同你一起盟誓!"于是秦王与甘茂在息壤地方盟誓。秋天,甘茂和名叫封的庶长率领军队攻伐韩国的宜阳。

八年(甲寅,公元前307年)

1 甘茂攻打宜阳,经过了五个月没有攻下。樗里疾、公孙奭果然出面争论伐韩的事,秦王召回甘茂,想要停止进攻收兵回国。甘茂说:"息壤还在那里吧。"秦王说:"息壤是还在。"于是大举出兵援助甘茂,斩杀韩军六万,便攻下了宜阳。韩国相公仲侈来到秦国求和。

2 秦武王喜好角力游戏,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都提拔为大官。八月,武王同孟说较量举鼎,武王因脉管断绝而死,于是孟说及其亲族被诛灭。武王没有儿子,他的同父异母弟嬴稷在燕国当人质,

秦国人迎接他回来立为王，他就是昭襄王。昭襄王的母亲芈八子，是楚国的女子，就是宣太后。

3 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1]，至房子[2]，遂至代，北至无穷[3]，西至河，登黄华之上[4]。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贤者察焉。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王使人请之曰："家听于亲，国听于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议已也[5]。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从政先信于贵，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6]，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7]！"使者以报。王自往请之，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8]，西有楼烦、秦、韩之边[9]。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10]，引水围鄗[11]；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九　年

1 秦昭王使向寿平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于王，以武遂复归之韩[12]。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由此怨谗甘茂。茂惧，辍伐魏蒲阪[13]，亡去。樗里子与魏讲而罢兵。甘茂奔齐。

2 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14]；西略胡地，至榆中[15]。林胡王献马[16]。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3 楚王与齐、韩合从。

【注释】

①略：略取，即侵夺。

②房子：古房子邑，又作鲂子邑，战国魏地，后入于赵，在今河北高邑县西南。

③无穷：无穷门，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

④黄华：黄河侧的山名。

⑤这句中的"己"字，另一种本子作"之"字。以"之"字为可取。

⑥舍(shè 捨)：舍弃。

⑦孰：通"熟"。

⑧东胡：古代东胡族所居地。东胡本来以居匈奴(古称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时，南邻燕国，后为燕国将领秦开所攻破，便迁徙于今西辽河上游老哈河、西喇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后世东胡居于乌桓山的称乌桓，居鲜卑山一带的称鲜卑。

⑨楼烦：古族名。春秋末，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地，精骑射，从事畜牧。后活动于今陕北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

⑩系累：拘掳。

⑪鄗(hào 皓)：春秋战国时邑名，在今河北省柏乡县东北。

⑫武遂：战国韩地，在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一说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

⑬蒲阪：蒲阪邑，又作蒲邑，战国魏地，即今河南长垣县。

⑭宁葭：宁葭邑，又作蔓葭邑，战国时中山国地，在今河北省获鹿县北，后属赵。

⑮榆中：榆中故地说法不一：有的以为在上郡，即今陕西省东北部；有的以为在金城，即今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一带；有的说在胜州北河北岸，即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

⑯林胡：古族名，也称澹林，战国时其活动地域在今山西省朔县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内。从事畜牧，精骑射。战国末为赵将李牧所击败，归附于赵。

【译文】

3 赵武灵王向北侵夺中山国的地方，到了房子县，于是进而到代郡，再向北达到无穷门的地方，向西行到了黄河，登上黄河边上的黄华山，便与肥义谋划教导百姓穿胡人的服装，练习骑马射箭。赵武灵王说："愚蠢的人笑话的，贤明的人却能明辨。虽使世上的人都来耻笑我，但是胡人占居的地方和中山国，我一定会占有它！"于是穿上了胡人的服装。

国内的人都不愿意穿胡服，公子成以身体有病推托而不朝见。赵武灵王派人去劝导他说："家事要听从父母亲，国事要听从国君。现在我颁布命令改穿胡服而叔父你不服从，我恐怕天下人议论这件事啊。统治国家有常规，那就是以民众利益为根本；管理政治有法则，那就是以施行命令为首要。明扬道德应在平贱的人中先得到讲求，而推行政治应在显贵的人中先得到尊信，所以我希望仰慕公叔你的名义以实现改穿胡人服装的功业啊！"公子成叩头再拜说："我听说中国是圣贤教化的地方，是礼乐制度施行的地方，是远方的人向往瞻仰的地方，是蛮夷的人们推崇效法的。现在君王你舍弃这些而去穿着远方的服装，更改古时以来的轨则，违背民心，我希望君王你慎重考虑这事啊！"派去的人把这些话报告赵武灵王。赵武灵王亲自去劝说公子成，说："我国东边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有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现在没有骑射的武

备，那用什么来守卫国家呢？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大的军队，侵犯蹂躏我国的土地，拘掳我国的人民，引来河水围灌鄗城；如果没有宗国土地神灵的保佑，那鄗城几乎不能保全了。我们先辈君王对这事感到耻辱，所以我改变服装倡导骑射，想用这办法防备国家四方边境的危难，报雪中山国侵犯的仇怨。而公叔你却因循中国的旧俗，厌恶改变服装的名称，忘却了鄗城的耻辱，这不是我希望的啊！"公子成听从了赵武灵王的命令，赵武灵王于是赐给他胡人的服装；第二天他穿上胡服上朝。这样便开始颁行改穿胡服的命令，招募练习骑射的战士。

九年(乙卯，公元前306年)

1 秦昭王派向寿去安定宜阳地方，又派樗里子、甘茂去攻伐魏国。甘茂在秦昭王面前进了言，把武遂归还给了韩国。向寿和公孙奭争议这件事，没有达到目的，由此而埋怨并诋毁甘茂。甘茂恐惧，便中止了攻伐魏国蒲阪的军事行动，逃亡出走。樗里子只好与魏国议和后收兵回国。甘茂投奔齐国。

2 赵王侵夺中山国的土地，到了宁葭，又西进侵夺胡人的土地，到达榆中。林胡王向赵王进献马匹。赵王返回赵国，派楼缓前往秦国，仇液前往韩国，王贲前往楚国，富丁前往魏国，赵爵前往齐国；代郡的相赵固主管胡人的事，他使胡人派习骑射的兵前来。

3 楚王与齐、韩两国合纵以抗秦。

十　年

1 彗星见[1]。

2 赵王伐中山，取丹丘、爽阳、鸿之塞[2]，又取鄗、石邑、封龙、东垣[3]。中山献四邑以和。

3 秦宣太后异父弟曰穰侯魏冉[4]，同父弟曰华阳君芈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5]。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6]，任职用事。武王薨，诸弟争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7]。昭王即位，以魏冉为将军，卫咸阳。是岁，庶长壮及大臣，诸公子谋作乱，魏冉诛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8]，悼武王后出居于魏[9]，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灭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为政，威震秦国。

十一年

1 秦王、楚王盟于黄棘[10]；秦复与楚上庸。

十二年

1 彗星见。

2 秦取魏蒲阪、晋阳、封陵[11]；又取韩武遂。

3 齐、韩、魏以楚负其从亲，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横为质于秦以请救。秦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十三年

1 秦王、魏王、韩太子 婴会于临晋，韩太子至咸阳而归；秦复与魏蒲阪。

2 秦大夫有私以楚太子斗者，太子杀之，亡归。

十四年

1 日有食之，既[12]。

2 秦人取韩穰。

3 蜀守烨叛秦[13]，秦司马错往诛之。

4 秦庶长奂会韩、魏、齐兵伐楚，败其师于重丘[14]，杀其将唐眛[15]；遂取重丘。

5 赵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齐。

【注释】

①彗(huì汇，旧读suì遂)星见(xiàn现)：彗星出现。彗星，我国古代叫"妖星"，"欃枪"，通常叫"扫帚星"，是绕太阳运行的一种天体。古代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认为彗星的出现是灾难的预兆。我国于公元前七世纪已有彗星观测的记录。见，这里同"现"。

②丹丘：丹丘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　爽阳，《史记》作华阳。按《括地志》说，北岳别名称华阳台，即常山也。按其地当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境。　鸿之塞，或作鸿上故关，旧注以为汝城，其地当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

③石邑：一名石城，在今河北省获鹿县东南。　封龙，即封龙邑，其地在今河北省获鹿县东南。　东垣，即东垣邑，其地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南。

④穰侯魏冉：魏冉得封穰邑，故称穰侯。穰邑地在今河南省邓县。

⑤高陵君：高陵君名显，其封地高陵邑，在今陕西省高陵县西南。　泾阳君：泾阳君名悝，其封地泾阳，在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

⑥惠王：即惠文王。

⑦昭王：即昭襄王。

⑧惠文后：惠文王后，是昭王的母亲。

⑨悼武王后：即秦武王后，是昭王的大嫂。

⑩黄棘(jí记)：黄棘邑，战国楚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县南。

⑪晋阳：晋阳邑，又作阳晋邑，战国魏地，在今山西芮城县西。　封陵，即封陵邑，又称封陆邑，封谷邑，战国魏地，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南。

⑫既：食尽，即日全食。

⑬烨：按《史记》的《索隐》注音晖。

⑭重丘：重丘邑，战国楚地，在今河南省泌阳县东北。

⑮唐昧：楚国将领，又作唐蔑。

【译文】

十年(丙辰，公元前305年)

1 彗星出现。

2 赵王攻伐中山国，攻占了丹丘、爽阳、鸿之塞等地，又攻占了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国向赵王献出四座城邑的地方以求和。

3 秦国宣太后的异父弟叫穰侯魏冉，同父弟叫华阳君芈戎；昭襄王的同母弟一位是高陵君，另一位是泾阳君。以上几个人中数魏冉最贤能，他从惠王和武王时起就任职管理政事。武王死后，武王的几个弟弟争立为王，只有魏冉的势力能拥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后，任魏冉为将军，戍卫咸阳。这一年，名叫壮的庶长与大臣、公子们图谋作乱，魏冉诛杀了他们；甚至昭王的母亲惠文王后都因作乱的事而不得幸免，昭王的嫂嫂悼武王后出居魏国，昭王的兄弟中凡怀有异心的，魏冉都把他们诛灭。昭王年少，宣太后便自己管理国家大事，任用魏冉掌握政务，声威震动整个秦国。

十一年（丁巳，公元前 304 年）

1 秦王与楚王在黄棘地方盟誓；秦国把上庸这地方归还给楚国。

十二年（戊午，公元前 303 年）

1 彗星出现。

2 秦国攻占了魏国的蒲阪、晋阳、封陵等地；又攻占了韩国的武遂。

3 齐国、韩国、魏国因为楚国背弃他们共同订立的合纵盟约，便联合出兵攻伐楚国。楚王派太子名叫横的到秦国去作人质，以求秦国出兵救援。秦国派了客卿名叫通的率领军队救援楚国，齐、韩、魏三国联军于是撤离楚国。

十三年（己未，公元前 302 年）

1 秦王、魏王、韩国太子要在临晋相会。韩国太子到了咸阳之后返回韩国；秦国把蒲阪这地方归还给魏国。

2 秦国有位大夫同楚国当人质的太子相争斗，楚国太子杀了他，于是逃回楚国。

十四年（庚申，公元前 301 年）

1 日食，食尽。

2 秦国军队攻占韩国的穰地。

3 蜀郡守辉背叛秦国，秦国的司马错前去诛杀他。

4 秦国庶长名叫奂的会合韩、魏、齐等三国的军队攻伐楚国，在重丘大败楚军，并杀死了楚国的将领唐昧，于是攻占了重丘。

5 赵王攻伐中山国，中山国的国君投奔齐国。

十五年

1 秦泾阳君为质于齐。

2 秦华阳君伐楚，大破楚师，斩首三万，杀其将景缺，取楚襄城[1]。楚王恐，使太子为质于齐以请平。

3 秦樗里疾卒，以赵人楼缓为丞相。

4 赵武灵王爱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

十六年

1 五月戊申，大朝东宫，传国于何。王庙见礼毕[2]，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3]，并傅王。武灵王自号"主父"。主父欲使子治国，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将自云中、九原南袭咸阳，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欲以观秦地形及秦王之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壮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

2 齐王、魏王会于韩。

3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

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入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人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婚姻相亲；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4]，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

楚王患之，欲往恐见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雎曰："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诸侯之心，不可信也！"怀王之子兰劝王行[5]，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楚王至则闭关劫之，与俱西，至咸阳，朝章台[6]，如藩臣礼，要以割巫、黔中郡[7]。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因不复许。秦人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返，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欲立王子之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今又倍王命[8]而立其庶子[9]，不宜！"乃诈赴于齐[10]。齐湣王召群臣谋之[11]，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12]。"齐相曰："不可！郢中立王[13]，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14]：'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楚人立之。

【注释】

①襄城　一作新城，战国时楚地，即今河南省襄城县。

②庙见(xiàn 现)：王新即位前拜祀祖庙。

③相国：春秋时期齐景公设置左、右相，为卿、大夫中权势很大的官；战国时各诸侯国多设有相职，而称为相国的始见于此。

④武关：战国时秦置，在今陕西首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

⑤有的本子在"怀王之子"下还有一"子"字，即作"怀王之子子兰"。

⑥章台：秦国的章台宫，在当时咸阳的渭水之南。

⑦巫：巫邑，战国楚地，在今四川省巫山县北。

⑧倍：通"背"。

⑨庶子：指妾所生之子，侧室之子。

⑩诈赴于齐：假称怀王已死，给齐国送去讣告。赴，这里指讣告、报丧。

⑪齐湣王：当时齐国国君，即田地。

⑫淮北：指楚国当时淮河以北的地方，也就是下文说的"下东国"。

⑬郢中：这里指楚国的都城。

⑭市：这里指提出相互交换的条件。

【译文】

十五年(辛酉，公元前300年)

1 秦国的泾阳君到齐国当人质。

2 秦国的华阳君率兵攻伐楚国，把楚军打得大败，斩杀三万人，杀死了楚国的将领景缺，夺取了楚国的襄城。楚王恐惧，派太子到齐国当人质以求两国和好。

3 秦国的丞相樗里疾病死，秦王任命赵国人楼缓为丞相。

4 赵武灵王喜爱小儿子赵何，想当自己还在世时立赵何为王。

十六年(壬戌，公元前299年)

1 五月二十六日，在东宫举行盛大朝会，把王位传给赵何。新王赵何拜祀祖庙的礼仪完毕之后，便身居王位主管朝政，大夫们全都成为他的臣属，肥义出任为相国，并且辅导新王。赵武灵王自称"主父"。主父想让儿子治理国家，便自己身穿胡服，带领士大夫到西北去侵夺胡人的地方。将从云中、九原等地南进袭击咸阳，于是自己

假装为使者，进入秦国，想观察秦国的地形以及秦王的为人。秦王不知道他是赵国的主父，相见之后觉得他的仪表十分奇伟，不像人臣的气度，便派人去追逐他；主父等人已走出秦关了，秦王查问他是什么人，才知道竟是主父，秦国人十分震惊。

2 齐王、魏王在韩国相会。

3 秦军攻伐楚国，占领了八座城邑。秦王给楚王的书信说："当初我和楚王你相约结为兄弟，在黄棘盟誓，楚太子来秦国为人质，那时十分融洽啊。楚太子强横地杀死了我亲近的臣子，不道歉而逃离秦国，我实在是非常忿怒，派了军队去侵夺君王你的边境。现在听说君王你竟使太子在齐国作人质以求和好。我与楚国边境相连，是互通婚姻的亲近国家；现在秦、楚两国不融洽，就没有可能号令诸侯各国。我希望与君王你在武关相会，当面相结盟约，然后离开，这是我希望的啊！"

楚王很忧虑秦王信中说的武关相会的事，想前往武关又恐怕受欺骗，想不前往武关又恐怕秦王更加忿怒。昭雎进言说："不可到武关去，要调发军队加强自己国家的防守就是了！秦国，是像虎狼一样的国家啊，怀着并吞诸侯各国的野心，不可相信它啊！"楚怀王的儿子子兰劝说怀王到武关去，怀王于是进入秦国。秦王命令一位将军假装为王，在武关埋伏兵卒，当楚王一到来后就关闭武关劫掳他，胁逼他一起往西行，到了咸阳，在章台宫朝见秦王，就像藩属国君朝见秦王一样的礼仪，并且要挟割让巫邑、黔中郡的地方。楚怀王想先结盟约，秦王却想先得到割让的土地。楚怀王发怒说："你秦王欺骗我，且又强迫要挟割让土地！"怀王终不许诺割让土地。秦王便扣留了楚怀王。

楚国的大臣们很忧虑这件事，便相会谋划，说："我们的国王在秦国不能回来，秦国要挟割让土地，而太子在齐国当人质，假使秦、齐两国共同谋算我们，那么我们楚国就要灭亡了。"大臣们相拥立在国内的王子为王。昭雎说："国王和太子都困留在诸侯国，现在又

违背怀王的命令而拥立他那侧室的儿子，这样做是不应当的！"于是假称怀王已死给齐国送去讣告。齐湣王召集臣子们谋划这件事，有人说："不如扣留住太子要求得到楚国的淮北地方。"齐国的国相说："不应该这样！假使楚国郢都拥立新王，这就是我齐国死扣住无价值的人质而又做天下不仁不义的事情啊。"那人又说："不是这样，郢都立新王，我们就可以与他那新王谈判条件说：'给我下东国的地方，我替你新王杀掉太子。假若不这样做，我们与韩、魏三国就共同拥立太子为王。'"齐湣王终于采用了齐国国相的计议送回了楚国的太子。楚国人便立太子为王。

4 秦王闻孟尝君之贤，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请。孟尝君来入秦，秦王以为丞相。

十七年

1 或谓秦王曰："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楼缓为相，囚孟尝君，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姬曰："愿得君狐白裘。"孟尝君有狐白裘[1]，已献之秦王，无以应姬求。客有善为狗盗者[2]，入秦藏中[3]，盗狐白裘以献姬。姬乃为之言于王而遗之。王后悔，使追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时尚蚤[4]，追者将至，客有善为鸡鸣者，野鸡闻之皆鸣。孟尝君乃得脱归。

2 楚人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秦王怒，发兵出武关击楚，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3 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5]。平原君好士，食客尝数千人[6]。有公孙龙者，善为坚白同异之辩[7]，平原君客之。孔穿

自鲁适赵[8]，与公孙龙论臧三耳[9]，龙甚辩析。子高弗应，俄而辞出，明日复见平原君。平原君曰："畴昔公孙之言信辩也[10]，先生以为何如？"对曰："然。几能令臧三耳矣。虽然，实难！仆愿得又问于君：今谓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其亦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无以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终必受诎。"

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子曰："不可。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11]，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纠争言而竞后息[12]，不能无害君子，衍不为也。"座皆称善。公孙龙由是遂诎。

【注释】

①狐白裘：缉狐的腋皮做成的裘。裘，即皮袍。

②狗盗：装作狗进入宫室去盗窃。

③藏(zàng 帐)中：库藏之内。

④蚤：通"早"。

⑤有的本子"弟"字下有"胜"字，即为"赵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

⑥有的本子"尝"作"常"。

⑦坚白同异之辩：指战国时期名辩中关于"坚白""同异"两个争论的问题。惠施学派提出了"合同异"的论题，并以"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等命题来进行论证。公孙龙学派提出了"离坚白"的论题，并与"白马非马"等命题来进行论证。惠施学派夸大了事物间的同一性而抹杀了事物间的差别性，公孙龙派

却夸大了事物间的差别性而抹杀了事物间的同一性,两者都是片面的。

⑧孔穿:孔子的后代,名穿,字子高。

⑨臧三耳:奴婢有三个耳朵。臧,指臧获,即奴婢。

⑩畴昔:日前,往昔,这里指昨日。畴,犹曩时,指过去的时日。昔,以往、从前。

⑪惇(dūn 敦):重视、劝勉,这里指炫耀。

⑫缴纠句:有的本子"纠"作"纷"。"缴(jiǎo 狡)",缴绕,纠缠。"缴纷",指意见相抵触,纷然争论不休止。

【译文】

4 秦王听说孟尝君贤明,便派泾阳君到齐国当人质,以约请孟尝君来。孟尝君来到秦国,秦王任他为丞相。

十七年(癸亥,公元前 298 年)

1 有人对秦王说:"孟尝君为秦国相,一定先为齐国打算而后才为秦国着想;秦国必然危险啊!"秦王于是又任楼缓为相,并囚禁了孟尝君,想杀掉他。孟尝君派人去秦王宠姬那里请求解脱,宠姬说:"希望得到你的狐腋白皮袍。"孟尝君确实有狐腋白皮袍,已献给秦王了,没有办法答应那宠姬的索求。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一位擅长装作狗进入宫室盗窃的人,他进入秦王府库中,盗出狐腋白皮袍献给了那宠姬。宠姬便为孟尝君的事向秦王进言,准许遣发他回国。秦王又后悔,派人去追孟尝君。孟尝君来到了秦国的关门,按照关法的规定,要到鸡鸣叫时才能放客出关。当时天还早,追赶的人即将到来,孟尝君门客中有擅长装鸡啼叫的,他装鸡叫之后,郊野的鸡听到了都啼叫起来。孟尝君于是能出关返回齐国。

2 楚国人告诉秦王说:"靠着天地和祖宗的神灵,我们的国家又有君王了!"秦王听了后发怒,调发军队出武关攻打楚国,斩杀楚军五万人,占领了十六座城邑。

3 赵王封他的弟弟赵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喜欢收养士人,他门下的食客常有几千人。有一位叫公孙龙的,擅长作"坚白同异"这类命

题的辩说，平原君收养他为食客。孔穿从鲁国来到了赵国，同公孙龙辩论奴婢有三个耳朵的问题。公孙龙辩白分析十分精微，孔子高没有办法应对，过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第二天孔穿又来见平原君。平原君说："昨日公孙龙的话真是雄辩啊，先生你认为怎么样？"孔穿回答说："是这样。几乎能够使奴婢长出三个耳朵了。即使是这样，实在不可能使奴婢长三个耳朵！我也想向你提问：现在辩析奴婢有三个耳朵很难而实际上也是不正确的，辩析奴婢有两个耳朵很容易而实际上却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你将会信服辩析容易而且正确的呢，或者还是信服辩说很难而又不正确的呢？"平原君没话回答。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你不要再与孔子高进行辩论了！他这个人道理多而辩辞少；你是辩辞多而道理少，最后一定会被挫败的。"

邹衍来访问赵国，平原君让他同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的问题。邹衍说："不可以。辩论，是辨别不同的事类，使得它们不相混淆，明列各种不同的主张，以求不至紊乱。抒发、畅晓论说的意旨，使人都能明白它的涵义，不在于把问题说得迷糊不清。所以辩论取胜的不会失去维护的道理，不能取胜的也能够从中得到他追求的道理。像这样，辩论是可以进行的。至于以烦琐的辞语为凭借，以修饰辞藻来炫耀，以巧弄譬喻来诡辩，使人不能捉摸它的意旨，这样就损害了公理。那些纠缠争辩不休的人都想最后自己说了算，这不能不伤害讲道理的君子，我邹衍是不做这样的辩论的。"在座的人听了都称赞邹衍说得好。公孙龙从此便没有声誉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

周纪四　起阏逢困敦，尽著雍困敦，凡二十五年。

赧王中

十八年

1 楚怀王亡归。秦人觉之，遮楚道[1]。怀王从间道走赵[2]。赵主父在代，赵人不敢受。怀王将走魏，秦人追及之，以归。

2 鲁平公薨，子缗公贾立。

十九年

1 楚怀王发病，薨于秦，秦人归其丧。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

2 齐、韩、魏、赵、宋同击秦，至盐氏而还[3]。秦与韩武遂[4]，与魏封陵以和。

3 赵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4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5 韩襄王薨，子釐王咎立[5]。

二十年

1 秦尉错伐魏襄城[6]。

2 赵主父与齐、燕共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7]。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8]。

3 赵主父封其长子章于代，号曰安阳君。

安阳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礼相之。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田不礼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阴谋。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不顾其害，难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而祸之所集也。子何不称疾毋出而传政于公子成，毋为祸梯[9]，不亦可乎！"肥义曰："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10]，毋易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11]。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言已在前矣，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

【注释】

①遮：拦住，拦截。

②间道：偏僻的小路。

③盐氏：盐氏邑，战国魏地，即今山西省运城县。

④武遂：武遂邑，战国韩地，在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一说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

封陵，即封陵邑，又称封陆邑、封谷邑，战国魏地，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南。

⑤簮(xī希)：通“僖”，如史书上周簮王也写作周僖王。

⑥襄城：一作新城，战国楚地，即今河南省襄城县。

⑦肤施：肤施邑，战国赵地，在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

⑧酺：聚饮，特指命令特许的大聚饮。

⑨祸梯：也就是祸阶，是说祸害的来由。

⑩而：通“尔”。汝，你。

⑪籍：本指书册、簿籍，这里指把重要的命令、嘱托记录于簿籍。

【译文】

周纪四　起甲子(公元前297年)，止戊子(公元前273年)，共二十五年。

赧王中

十八年(甲子，公元前297年)

1 楚怀王逃亡回归楚国，秦国人发觉他逃亡，便在他回归楚国的路上拦截。怀王从偏僻的小路去投奔赵国。这时赵国的主父在代郡，赵国人不敢接纳怀王。怀王打算投奔魏国，秦国人追上了他，又把他押送回秦国。

2 鲁平公死，他的儿子名叫贾的立为缗公。

十九年(乙丑，公元前296年)

1 楚怀王发病，在秦国死去，秦国人给楚国送回怀王的灵柩。楚国人都怜念他，就像哀念自己的亲人。诸侯各国因此不把秦国看作正直的国家。

2 齐国、韩国、魏国、赵国、宋国共同出兵攻击秦国，到了盐氏邑便各班师回国。秦国把武遂的地方归还韩国，把封陵的地方归还给魏国，以求和解。

3 赵国主父巡行新夺得的中山国的土地，于是走出代郡，在西部的西河郡遇见楼烦王，并使他遣送来了楼烦的军队。

4 魏襄王死，他的儿子继立为昭王。

5 韩襄王死，他的儿子名叫咎的继立为僖王。

二十年（丙寅，公元前 295 年）

1 秦国的国尉名叫错的领兵攻伐魏国的襄城。

2 赵国的主父与齐国、燕国共同攻灭中山国，把中山王迁徙到肤施县的地方。主父返回赵国后，论功行赏，大赦罪人，国内大摆酒宴，欢聚饮食五日。

3 赵国主父封他的大儿子章到代郡的地方，名号叫安阳君。

安阳君向来奢侈，对他的弟弟封为王心中不服，主父派田不礼辅助他。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强壮而意气骄傲，党羽多而贪欲大，田不礼为人残忍好杀人且骄横，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一定会策划阴谋。小人有了贪欲的时候，便会思想轻浮谋划浅薄，只看到能获得利益，不顾及会发生的危害，灾难一定很快就会到了。你肩负重任而且权势大，将是动乱的始发点也是灾祸的集结处。你何不称说身体有病不出朝而把政事传交给公子成，这样你可以不成为祸难的由头，不是很好的吗？"肥义说："过去主父把新王公子成托付给我，他说：'不要改变你的德操，不要改变你的信念，坚守一心，直至你的终生！'我肥义再三敬拜接受主父的命令并把它记载在簿籍上。现在因为畏惧田不礼将发动祸难而忘记我记载在簿籍上的话，变节忘恩哪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谚语说：'即使已死去的人又复生，活着的人也不会心有惭愧。'我想成全我的誓言，又怎么能够保全我的身躯呢！你实在是给了我善意而对我忠直的啊！虽是这样，我的誓言已说在前头了，终究不敢忘却！"李兑说："对的，你以此自勉吧！我能见着你也就到今年为止了。"说完，哭泣流泪离开肥义。

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1]。肥义谓信期曰[2]："公子章与田不礼声善而实恶，内得主而外为暴[3]，矫令以擅一旦之命[4]，不难为也。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出入不可以不备。自今以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以身先之，无故而后王可入也。"信期曰："善。"

主父使惠文王朝群臣而自从旁窥之，见其长子傒然也[5]，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公子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主父及王游沙丘[6]，异宫，公子章、田不礼以其徒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7]。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8]，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9]，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10]。是时惠文王少，成、兑专政。

公子章之败也，往走主父；主父开之[11]。成、兑因围主父[12]。公子章死，成、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13]！"乃遂围之，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彀而食之[14]。三月余，饿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发丧赴诸侯。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15]，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

4 秦楼缓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

1 秦败魏师于解[16]。

二十二年

1 韩公孙喜、魏人伐秦。穰侯荐左更白起于秦王以代向寿将兵[17]，败魏师、韩师于伊阙[18]，斩首二十四万级，虏公孙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为国尉[19]。

2 秦王遗楚王书曰："楚倍秦[20]，秦且率诸侯伐楚，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王患之，乃复与秦和亲。

二十三年

1 楚襄王迎妇于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21]；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乌呼，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2 秦魏冉谢病免，以客卿烛寿为丞相。

【注释】

①数见：屡次相会，这里指多次在一块谋划，以防备田不礼发动变乱。

②信期：人的姓名，也就是下文的高信。

③内得主：这里指在朝中得到主父的怜悯。

④矫令：指假托主父的命令。矫，假托，诈称。

⑤儽(lěi 垒)：颓丧的样子。

⑥沙丘：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大平台。

⑦高信即与王战：按旧注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高信以王与公子章之徒战也"。

⑧自国至：从国都到来。当时赵国国都在邯郸，也就是从邯郸赶到沙丘来。

⑨距难：抵抗暴乱。距，通“拒”。

⑩司寇：官名，自西周以来为六卿之一，主管刑事。

⑪主父开之：主父开宫门接纳他(公子章)。

⑫有的本子“主父”下有“宫”字。

⑬夷：诛，灭。

⑭彀(gòu 够)：还要母鸟哺养的雏鸟。

⑮吴娃：就是上一卷里所说的吴广之女孟姚。当时吴、楚之间称美女为娃。

⑯解(xiè 械)：解邑，战国时魏地，在今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东南城东、城西二村之间。

⑰穰侯：即魏冉。封于穰，称穰侯。 左更，秦军功二十等爵位中的第十二等为左更，其地位相当于卿。 白起(?～公元前257年)，又称公孙起，当时秦国的名将，郿(今陕西省眉县)人。在秦昭王时，屡获战功，后封为武安君。

⑱伊阙：一名阙口，又名龙门，在今陕西省咸阳市南。

⑲国尉：战国时，有的国家设有国尉、郡尉等武官；国尉是地位最高的武官。

⑳倍：通“背”。

㉑劫：这里指威胁、威逼。

【译文】

李兑多次与公子成相会商讨防备田不礼变乱的策略。肥义对信期说：“公子章与田不礼名声好而本质坏，在内得到主父的怜悯，在外面做横暴的事，他们假托主父的命令来把持国家一时的大权，是不难做到的。现在我很忧虑这件事，夜晚时忘记睡觉，饥饿时忘记饮食，窃国盗贼在主父身边进进出出不可以不防备啊。从今以后，凡有人来召见惠文王的一定让他先与我见面，我将以自身先探试一下，证实了没有异常情况之后惠文王才可来接见。”信期说：“这样很好。”

主父要惠文王朝见群臣而自己从旁边察看朝见的情况，看见他自己的长子穿丧的样子，反而北面行礼为臣子，臣服于他的弟

弟，心里怜悯他，因此便想把赵国划分，让公子章在代为王，但这计划没有决断下来就停止了。主父同惠文王在沙丘地方巡游，不住在一个宫里，公子章、田不礼便发动自己的党徒作乱，假托主父的命令召见惠文王。肥义按命令先来到，被他们杀死。高信便与惠文王同公子章的党徒们作战，公子成与李兑从国都邯郸赶到，于是便调动四邑的官兵入宫平定暴乱，杀死了公子章和田不礼，消灭了他们的党徒。公子成任为国相，号称安平君；李兑任为司寇。这时惠文王年少，公子成、李兑便掌握朝政。

公子章战败时，逃往主父的行宫；主父打开宫门接纳他。公子成、李兑因此包围了主父行宫。公子章杀死后，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因为公子章作乱的缘故，我们包围了主父行宫；如果现在就撤走围宫的官兵，那么我们就要被加罪诛灭了！"于是继续围住主父行宫，并下令："在宫中的人最后出来的就要诛灭！"宫中的人全都出来了。主父想出宫又不可能，在宫中又得不到食物，只得捕捉待哺的雏鸟和小雀吃，经过三个月，饿死在沙丘宫里。在断定主父已经死了之后，于是给诸侯各国送去为主父发丧的讣告。主父最初把长子作为太子，后来娶得吴娃，十分宠爱，为此几年都不出宫外。吴娃生了儿子赵何，主父于是废掉太子章而立赵何为太子。吴娃死了之后，主父对太子何也就不那么偏爱了；心里怜悯原来的太子章，便想把赵何、赵章两人都立为王，但又犹豫不决，因此暴乱便发生了。

4 秦国楼缓免去相位，魏冉代替楼缓为国相。

二十一年（丁卯，公元前 294 年）

1 秦国军队在解县击败了魏国军队。

二十二年（戊辰，公元前 293 年）

1 韩国的公孙喜和魏国人攻伐秦国。秦国的穰侯向秦王推荐左更白起取代向寿统帅军队，在伊阙打败了魏国的军队和韩国的军队，斩杀了二十四万人，俘虏了韩国的将领公孙喜，攻下了五座城

邑。秦王任白起为秦国的国尉。

2 秦王写给楚王的书信里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将要率领诸侯各国讨伐楚国，希望楚王你整治好军队，我们将能得到一次快意的交战！"楚王对这很忧虑，于是只好又与秦国和好相亲。

二十三年(己巳，公元前292年)

1 楚襄王从秦国迎妇成姻。

臣司马光评论说：秦国的横蛮无道真是厉害啊，困死楚国的怀王又威逼他的儿子襄王；楚国真是软弱无能啊，容忍自己的父王被拘困而死，又与这仇怨的秦国通婚！唉！楚国的国君假使真能掌握治国的方略，任用的臣属又的确都是贤能的人，那么秦国虽然强大，又何能欺凌楚国呢！荀卿的评论说得好："治国的方略，用得得当那么即使百里小国也可以独立，用得不得当那么像楚国有六千里的土地也被敌国仇人奴役。"所以人主若不讲求治国的方略而拥有他那极大的权势，这正是他危险的原因。

2 秦国的魏冉称病辞职免去丞相职务，任命客卿烛寿为丞相。

二十四年

1 秦伐韩，拔宛[1]。

秦烛寿免。魏冉复为丞相，封于穰与陶[2]，谓之穰侯。又封公子市于宛，公子悝于邓[3]。

二十五年

1 魏入河东地四百里、韩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4]。

2 魏芒卯始以诈见重[5]。

二十六年

1 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错伐魏[6]，至轵[7]，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

1 冬，十月，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欲约与共伐赵。苏代自燕来，齐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愿王受之而勿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伐赵孰与伐桀宋利[8]？今王不如释帝以收天下之望，发兵以伐桀宋，宋举则楚、赵、梁、卫皆惧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谓以卑为尊也。"齐王从之，称帝二日而复归之。十二月，吕礼自齐入秦。秦王亦去帝，复称王。

2 秦攻赵，拔杜阳[9]。

二十八年

1 秦攻赵，拔新垣、曲阳[10]。

二十九年

1 秦司马错击魏河内[11]。魏献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归之魏。

2 秦败韩师于夏山[12]。

3 宋有雀生鹞于城之陬[13]。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灭滕[14]，伐薛[15]，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与齐、魏为敌国，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

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齐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于温⑯。

【注释】

①宛(yuān 冤)：宛县，当时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

②穰：穰邑，在今河南省邓县。陶，陶邑，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

③邓：邓邑，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

④河东地：指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城)、大阳(今山西省平陆县境)、蒲阪(今河南省长垣县)、解邑(今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东南城东、城西二村之间)等濒临黄河一带的地方。

⑤芒卯：人的姓名。姓芒，名卯。

⑥大良造：又称大上造，秦二十等爵中的第十六级爵名。

⑦轵：轵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济源县南。

⑧桀宋：宋康王想称霸，侵伐邻近各国，在国内为所欲为，其昏暴有如夏桀，故当时人称他为“桀宋”。

⑨杜阳：杜阳邑，战国秦地，在今陕西省麟游县西北。

⑩新垣：地名，不能确知当今何地。　曲阳，曲阳邑，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

⑪河内：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⑫夏山：不能考知当今何处。

⑬鸇：刘向《说苑》作“鹯(zhān 毡)”，即“晨风”鸟，鹯属，凶猛，捕杀雀、燕等小鸟为食。

⑭滕：滕国，在今山东省滕县西南。

⑮薛：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南。

⑯温：温县，治所在今河南省温县西南。

【译文】

二十四年(庚午，公元前291年)

1 秦军攻伐韩国，攻占宛县。

秦国烛寿免去丞相职位。魏冉又出任丞相，秦封给他穰和陶，称为穰侯。秦王又封公子市在宛县，封公子悝在邓县。

二十五年（辛未，公元前 290 年）

1 魏国献给秦国河东地方四百里，韩国献给秦国武遂地方二百里。

2 魏国的芒卯开始以诡诈的手段被重用。

二十六年（壬申，公元前 289 年）

1 秦国的大良造白起、客卿名叫错的攻伐魏国，到达轵地，夺取大小城池六十一座。

二十七年（癸酉，公元前 288 年）

1 冬季，十月，秦王自称西帝，派遣使者奉立齐王为东帝，想约定与齐国共同攻伐赵国。苏代从燕国来到齐国，齐王问："秦王派遣魏冉奉立我为东帝，你认为怎么样？"苏代回答说："希望齐王你接受这奉立的帝号但不要现在就称帝。秦王称帝，如果天下安然无事，那时齐王你再称帝也不算迟啊。秦王称帝，如果天下的人都厌恶他，齐王你由于没有称帝，以此收揽天下的人心，这是很大的资本啊。况且攻伐赵国与攻伐像暴桀一样的宋康王相比哪个更有利可图呢？现在齐王你不如放弃帝号以收得天下人的仰慕，调发军队去伐桀暴的宋国，宋国取得之后那么楚国、赵国、魏国、卫国都会恐惧。这是我齐国以尊秦为名而实际上是使天下的人憎恨秦王，这也就是所说的以谦卑自处而取得尊荣啊。"齐王听从苏代的意见，称帝号两天后又改称为王。十二月，吕礼从齐国到秦国去，秦王也已经除去帝号，又称为王。

2 秦军攻伐赵国，占领了杜阳。

二十八年（甲戌，公元前 287 年）

3 秦军攻伐赵国，攻下了新垣和曲阳。

二十九年（乙亥，公元前 286 年）

1 秦国的司马错进攻魏国的河内地方。魏国献出安邑地方以求和，秦国将安邑的人民遣送回魏国。

2 秦军在夏山打败了韩军。

3 宋国有麻雀在城墙角落孵生出鹯鸟。掌管卜筮的太史为此占卜以后说："这是吉兆。小的生出了大的，宋国一定会称霸天下。"宋康王很高兴，便出兵去攻灭了滕国，征伐薛地；东进击败齐国，夺取五座城邑；向南进攻打败楚国，占领了三百里的地方；西进攻击魏军，成为与齐国、魏国相抗衡的国家。于是更加自信能成为霸主，一心想使霸业赶快成功，因此箭射苍天，笞击大地；斩击社稷神主，并把它焚毁，以显示威力能压服鬼神。又在宫室中通宵达旦地饮酒，宫室中的人高呼万岁，那大堂上的人应声欢呼，大堂下面的人又应声高呼，在门外的人又应声大呼，以至在整个国都内，没有人敢不欢呼万岁的。天下的人称他为昏暴的"桀宋"。齐湣王出兵讨伐宋康王，宋国人民逃散，都城失守，宋康王逃奔到魏国，在温县死去。

三十年

1 秦王会楚王于宛，会赵王于中阳[1]。

2 秦蒙武击齐，拔九城。

3 齐湣王既灭宋而骄，乃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2]，为天子。狐咺正议[3]，斫之檀衢[4]。陈举直言，杀之东闾[5]。

燕昭王日夜抚循其人，益以富实，乃与乐毅谋伐齐。乐毅曰："齐，霸国之余业也[6]，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约赵及楚、魏。"于是使乐毅约赵，别使使者连楚、魏，且令赵啮秦以伐齐之利[7]。诸侯害齐王之骄

暴，皆争合谋与燕伐齐。

三十一年

1 燕王悉起兵，以乐毅为上将军[8]。秦尉斯离帅师与三晋之师会之。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并将秦、魏、韩、赵之兵以伐齐。齐湣王悉国中之众以拒之，战于济西，齐师大败。乐毅还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9]。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曰[10]："齐大而燕小，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此长久之利也。今过而不攻，以深入为名，无损于齐，无益于燕而结深怨，后必悔之。"乐毅曰："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11]。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遂进军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湣王出走。乐毅入临淄，取宝物、祭器，输之于燕。燕王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为昌国君，遂使留徇齐城之未下者。

齐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12]，称臣而共具[13]。齐王不逊，卫人侵之。齐王去奔邹、鲁[14]，有骄色；邹、鲁弗内，遂走莒[15]。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为齐相。淖齿欲与燕分齐地，乃执湣王而数之[16]，曰："千乘、博昌之间[17]，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间[18]，地坼及泉[19]，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当阙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则闻其声，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齿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当阙而哭

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诫焉，何得无诛！”遂弑王于鼓里[20]。

【注释】

①中阳：中阳邑，战国赵地，在今山西省中阳县。

②二周：指东周国与西周国。东周国，战国时建都于巩(今河南省巩县西南)。西周国，战国时封置，都于河南城(今河南省洛阳市西王城公园一带)。东周国与西周国后来都被秦灭亡。

③狐咺(xuàn 喧)：人的姓名，姓狐，名咺。

④檀衢(qú 渠)：齐国有檀台。檀衢，是通向檀台的道路。衢，四通八达的道路。

⑤东闾：齐都的东门。

⑥霸国之余业：齐在春秋时，齐桓公霸天下，国家强大，到战国时的齐国，仍凭借齐国原来的基础，所以这里说齐是霸国之余业。

⑦啖：同“啖(dàn 淡)”。引诱，利诱。

⑧上将军：如同春秋时期的元帅。

⑨河间：河间邑，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献县东南。

⑩剧辛：原为赵国人，与庞煖友善，后奔燕，为燕国的将领。

⑪怼(duì 队)：怨恨。

⑫辟：通“避”，让开，让出，躲开。这里作让出。

⑬共具：供酒食，具资用。共，通“供”，供奉，供给。

⑭邹：邹国，又作郳国，西周时封置，都于郳(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南)，春秋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16年)迁都于绎(今山东省邹县东南)。

⑮莒：莒邑，即今山东省莒县。

⑯数(shù 鼠)：列举罪状。

⑰千乘：千乘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省高青县东南高苑城北。博昌，即博昌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

⑱嬴：嬴邑，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西北。

⑲地坼(chè 彻)：土地裂开。坼，分裂，裂开。

⑳鼓里：莒邑中的地名，靠近齐国宗庙。

【译文】

三十年(丙子,公元前285年)

1秦王在宛县和楚王相会,在中阳邑和赵王相会。

2秦国的将领蒙武率军进攻齐国,攻下九座城池。

3齐湣王在灭亡了宋国之后很骄横,于是南进侵略楚国,西进侵略赵、魏、韩三国,又想并吞东周和西周,最后当上天子。狐咺公正地提出意见,他被湣王斩杀在檀台的要道上。陈举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被斩杀在齐都的东门。

燕昭王日夜都在安抚教导他的人民,国家更加富强殷实,便与乐毅谋划攻伐齐国。乐毅说:"齐国,是春秋时霸国基业的泽,地方大,人口多,我燕国单独去攻伐是不容易的。大王你一定要攻伐它,就不如邀约赵国及楚国、魏国共同攻伐它。"于是派乐毅去邀约赵国,另外派使者联络楚国、魏国,又让赵国将伐齐能得到的利益去诱导秦国。诸侯各国都害怕齐王的骄横强暴,都争着与燕国结盟攻伐齐国。

三十一年(丁丑,公元前284年)

1燕王大举出兵攻伐齐国,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秦国尉叫斯离的统帅军队与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会合。赵国国王把相国的大印授给乐毅,乐毅统领秦、魏、韩、赵各国的军队去攻伐齐国。齐湣王出动全国的兵众抗拒各国联军,在济水的西边大战,打得齐军大败。乐毅遣还秦、韩两国的军队,分派魏国的军队去略取宋国的土地,部署赵国的军队收取河间地方,自己率领燕国军队长驱直入追逐败乱的齐军。燕国将领剧辛说:"齐国大,燕国小,依靠诸侯各国军队的协助才打败了齐军,当前应该攻占它的边境城邑来使我们燕国得利,这是长久的利益啊。现在只是行军通过齐国的城邑而不攻占它,以深入齐国腹地为名,实际上对齐国没有什么损害,对燕国没有益处而又结下深刻的仇怨,将来一定会为此后悔的。"乐毅说:"齐王贪功劳夸才能,他的军机谋划不与下面的人商议,废弃贤良

人士不用,信任阿谀奸诈的人,政令苛虐,招致百姓的仇怨,现在齐军失败溃散,如果趁势前进,齐国的人民一定会叛乱,祸乱在齐国内部兴起,那么齐国就可以占领了。如果不在这时乘势前进,等到齐王悔悟以前的过失,改正错误,关心和安抚他的人民,那么就很难预料将来的情况了。"于是继续进军深入齐国。齐国人民果然大乱,不遵守以前的法制约束,齐湣王只得逃走。乐毅进入临淄,掠取齐国的宝物、祭器,输送到燕国。燕王亲自到济水上慰劳军队,论功行赏犒飨士卒;封乐毅为昌国君,并让乐毅留在齐国以夺取那些还没有攻下的城邑。

齐湣王逃亡前往卫国,卫国国君让出宫室给他居住,并向他称臣,供奉酒食,提供物资用度。齐王很不谦逊,卫国人便攻击他。齐王离开卫国投奔邹国、鲁国,他态度骄傲,邹国、鲁国不接纳他,齐王于是到莒邑。楚国派遣淖齿率领军队救援齐国,便成为齐国国相。淖齿想与燕国瓜分齐国的土地,便拘执了齐湣王,当面列举他的罪状说:"千乘和博昌之间方圆几百里内,天降下血雨沾湿了人民的衣服,齐王你知道吗?"齐王说:"知道的。"又问:"在嬴和博之间,土地暴裂直至泉水涌出的深处,齐王你知道吗?"齐王回答说:"知道的。"又问:"有人对着阙门哭泣,当人们到阙门去寻找他时却找不着,人们离开阙门时又听到他哭泣的声音,齐王你知道吗?"齐王回答说:"知道的。"淖齿说:"天上下血雨沾湿人们的衣服,是天给你的警告;土地暴裂直到泉水涌出的深处,是地给你的警告;有人对着阙门哭泣,是人给你的警告。天、地、人都警告了,而齐王你却不知道自作约束、警戒,怎么能够不诛杀你呢!"于是在鼓里这地方杀死了齐湣王。

荀子论之曰[1]: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

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2]，索为匹夫[3]，不可得也。齐湣、宋献是也[4]。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挈国以呼礼义[5]，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拯然扶持心国[6]，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向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国济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7]，刑赏已诺信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觏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觏利败，不欺其与[8]；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9]，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10]。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11]。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湣、薛公是也[12]。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

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13]。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14]，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15]。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注释】

①以下引用荀子的话，见《荀子·王霸》。

②綦(qí 其)：极，甚。

③索：要求，请求。

④宋献：指宋康王。

⑤挈(qiè 切)：提。这里作带领、领导。

⑥拓(luò 落)：小石坚硬的样子。

⑦奏：这里作节奏讲，也可作奏效讲，是取得功效的意思。

⑧与：这里指与国，即相互间订立了合作条约的同盟国家。

⑨这里的"綦"字应作"其"字。

⑩五伯(bà 霸)：指春秋时期的五霸。一般以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伯，通"霸"。

⑪析：分，离。

⑫薛公：指孟尝君。

⑬引：通"靷"。引马车、牛车前行的皮带。靷的一端系在车轴上，一端系在骖马胸部的皮革上。

⑭槁(gǎo 搞)：枯干的树木。

⑮稽：考察。

【译文】

荀子评论这件事时说：国家，是天下的最高利益和权势。

得到正确的方略来掌管它，那么就会出现大安定，大荣盛，是积聚美满事物的源泉。得不到正确的方略来掌管它，那就会成为大危险，大负累，有掌管国家的大权不如没有这种大权，甚至到情况极坏时，想要求做个匹夫平民，都不可得到。齐湣王、宋康王就是这样的。

所以掌管国家大权的人，以义立国就可称王，以诚信立国就可称霸，以权术诈谋立国就会灭亡。

领导国家倡导礼义，没有什么能够妨害他动摇他。做一件不仁不义的事，杀害一个无罪的人，就能够取得天下，有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坚定自己的心志，掌管好国家，就像石头一样坚固。和他一道这样做的人，那都是仁义之士。他用来刊布条列上国家刑法的内容，那都是仁义的法度。君主竭诚礼义是如此，领导臣子们向往的，也全都是仁义的心志。像这样，那么下面的仰求上面的是义，这样根基就稳定了。根基稳定国家就稳定，国家稳定那么天下就安定。所以说，以国家来实现仁义，一天就能显现出来，商汤王、周武王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说的以义立国就可称王于天下。

仁德虽然还没有全部做到，礼义虽然还没有全部实现，然而天下的政理已大体上有成效了，刑罚赏赐已经被天下的人们承认、信服，臣下清楚地都知道诚信是可以做到的。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已能看到利弊得失，但是不论后果怎么样也不欺骗人民；结盟条约已确定，虽然看见了利弊得失，但是不论后果怎么样也不欺骗结盟的国家。像这样，那么兵力就会强劲，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畏惧；国家政令齐一，根基已经显现，结盟国家信赖；虽然是偏僻的国家，它的声威也能震动天下，春秋时期的五霸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说的以诚信立国可称霸天下。

领导国家倡导功利，不做申张正义的事，不用诚信来规范

全国，只追求得利；在国内毫无顾忌地欺诈它的人民索取小利，在国外毫无顾忌地欺诈它的结盟国家而夺取大利。在国内不治理好它已有的土地、人民，但却常常贪心别人已有的土地、人民，像这样，那么臣下和百姓没有人不用欺诈的心对待君主的。君主欺诈下面的臣子和百姓，下面的臣子和百姓欺诈君主，这样上下就分崩离析。像这样，那么敌对的国家就轻视它，同盟的友邦怀疑它，权术诈谋日复一日地在实行，国家也就不可避免会危险、削弱，到了严重时就灭亡，齐湣王和薛公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要使齐国强大，不去修行仁义，不以政教为根本，不用诚信规范天下，只是不停地以驾驭战马在外驰骋征战为要务。所以当它强大时，向南方能够打败楚国，向西方能够使秦国受挫，向北方能够打败燕国，向中土能够灭亡宋国。到了燕国、赵国起兵攻击它时，就像摇落枯树上的枝叶那样，自己惨死，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共同诛伐的人，后世说到罪恶的君主时一定会考察他。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不由礼义治国而用权术诈谋治国啊。

以上三种情况，是贤明的君主应该谨慎选择的啊，是仁德的人应该辨明的啊。善于选择的人便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就会被别人制服。

2 乐毅闻昼邑人王蠋贤[1]，令军中环昼邑三十里无入。使人请蠋，蠋谢不往。燕人曰："不来，吾且屠昼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2]。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与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经其颈于树枝[3]，自奋绝脰而死[4]。燕师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乐

毅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5]，齐民喜悦。乃遣左军渡胶东、东莱[6]；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7]；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8]；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9]；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10]，有爵位于薊者百有余人[11]。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

3 秦王、魏王、韩王会于京师。

三十二年

1 秦、赵会于穰。秦拔魏安城[12]，兵至大梁而还[13]。

2 齐淖齿之乱，湣王子法章变姓名为莒太史敫家佣。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因与私通。王孙贾从湣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14]。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焉！"王孙贾乃入市中呼曰："淖齿乱齐国，杀湣王。欲与我诛之者袒右[15]！"市人从者四百人，与攻淖齿，杀之。于是齐亡臣相与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已，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为齐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3 赵王得楚和氏璧[16]，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以问蔺相如，对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许，曲在我矣。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则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臣愿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请完璧而归之！"赵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无意

偿赵城。相如乃以诈给秦王[17]，复取璧，遣从者怀之，间行归赵，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以为贤而弗诛，礼而归之。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

4 卫嗣君薨，子怀君立。嗣君好察微隐，县令有发褥而席弊者，嗣君闻之，乃赐之席。令大惊，以君为神。又使人过关市[18]，赂之以金，既而召关市，问有客过与汝金，汝回遣之；关市大恐。又爱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19]，曰："以是相参也[20]。"

荀子论之曰：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注释】

①昼邑：有的本子作画邑。具体地点不详。　王蠋，《汉书·古今人表》作王歜(chù 触)。

②有的本子在"夫"字下有"齐王不用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十二字。

③经：这里指上吊。

④自奋绝脰(dòu 豆)：自己奋起往上冲，然后还掷下落断颈项致死。脰，颈项。

⑤有的本子"政"字改为"制"字。

⑥胶东：在今山东省平度县。　东莱，在今山东省掖县。

⑦琅邪：秦置为郡，治所在琅邪县(今山东省胶南县西南夏河城)。

⑧阿：即阿邑，又称东阿邑、柯邑，在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　鄄，即鄄邑，又称甄邑，在今山东省鄄城县北旧城集。

⑨旁(bàng 傍)：同"傍"。依傍，沿着。　北海，西汉时有北海郡，治所在营

陵县(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 千乘,即千乘邑,战国时属齐,在今山东省高青县东南高苑城北。

⑩食邑:即采邑,又叫采地或封地。古代诸侯封赐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

⑪蓟:蓟邑,自西周至战国为燕国都城,在今北京市西南。

⑫安城:战国时魏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

⑬大梁:大梁城,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

⑭闾:里巷的大门。

⑮袒右:袒露右肩。

⑯和氏璧:楚人卞和得玉璞,献楚厉王,后来又献给楚武王。从厉王到武王都听信玉匠的话,以为是石不是玉,先后刖去卞和的左、右足。到了楚文王时,玉匠整理其璞,得玉宝,名为和氏璧,璧的形状,平圆形,正中有孔,既可作礼器,也可作装饰品。

⑰绐(dài 怠):欺骗,谎言。

⑱关市:这里也指掌管关市的官。

⑲偶:相匹,相对。

⑳参:相参列,相杂而处。目的是使之互相制约。

【译文】

2 乐毅听说昼邑地方的人王蠋很贤明,下令军中不得进入昼邑周围三十里以内。派人去请王蠋前来,王蠋道谢而不到来,燕国人便威胁说:"你不来,我们将要屠灭昼邑全城人民!"王蠋说:"忠臣不事奉二国的君主,节烈女子不改嫁二位丈夫。现在国家破灭君主死亡,我不能保全,而又想用兵力来威逼我;我与其不仁不义而偷生,还不如死!"便把颈项吊在树枝上,自己奋力上冲,回落时颈项断绝而死。燕国军队乘胜长驱直入,齐国各城邑的人民都闻风奔走逃散。乐毅整治燕国的军队,禁止侵害掠夺人民,又寻访齐国的隐逸贤士,显扬他们,以礼节敬重他们。又宽缓赋税征敛,废除齐国的横暴政令,实行齐国从前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齐国的人民都很喜悦。乐毅于是调遣左军渡过胶莱河到达胶东、东莱;前军循着泰山

东行到海滨，取得琅邪地方；后军循着黄河、济水方向前进，屯驻在阿、鄄两地以连接魏国的军队；后军依傍北海以安抚千乘地方；中军占据临淄而镇守齐国的都城。又在郊外祭祀齐桓公、管仲，表彰贤者居住的闾门，在王蠋的坟墓上赠封土。齐国人被燕国封为君赐了采邑的有二十余人，在蓟都有爵位的有一百多人。在六个月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都设置为郡县。

3 秦王、魏王、韩王在原周朝的京师相会。

三十二年(戊寅，公元前283年)

1 秦王和赵王在穰地相会。秦军攻下了魏国的安城，进兵到大梁城便班师回国。

2 齐国在淖齿杀死齐湣王的变乱之后，湣王的儿子法章改名换姓当了莒太史敫家的佣人。太史敫的女儿以为法章的体态容貌奇特，认为不是一般平民，怜爱他并经常私下给他衣食，因此和他私通。王孙贾是随从湣王的，后来不知道齐湣王的去向，他的母亲说："你早出晚归，我就靠着门张望你回来；你黄昏时出去不回来，我就靠着里巷的门张望你回来。你现在奉事齐王，齐王走了，你不知道他的去向，你还归来做什么！"王孙贾于是来到街市中高呼说："淖齿搅乱我齐国，杀死湣王。凡想与我共同诛杀淖齿的请袒露右肩！"街市中跟从王孙贾的有四百人，共同攻击淖齿，并把他杀死。于是齐国逃亡的臣子们在一起寻找湣王的儿子，想拥立他为王。法章惧怕这些人诛杀自己，过了一段时间才敢说出自己的身份，他便被立为齐王，保卫莒城抗拒燕国，又布告全国说："齐王已在莒城即位了！"

3 赵王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想要这和氏璧，并提出用十五座城池作交换。赵王想不给，又畏惧秦国的强大；想把和氏璧给秦王，又怕被秦王欺骗。只得将这件事去询问蔺相如。蔺相如回答说："秦国用城池来交换和氏璧，而赵王你不允许，那么理屈就在我这方。我把和氏璧给了秦国，秦国不给我城池，那么理屈是在秦王

方面。把这两种对策相权衡比较，我们宁可允许以璧换城，使秦国负理屈的责任。我蔺相如愿意持奉和氏璧前往秦国；假使秦国的城池不给我赵国，我保证使和氏璧完好无损地还归赵国！"赵王便派遣蔺相如到秦国去。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把城池偿给赵国的打算，蔺相如于是以谎言巧骗秦王，取回了和氏璧，派遣随从的人将和氏璧揣在怀里，从小路返回赵国，蔺相如却自己留在秦国等待处置。秦王认为蔺相如贤能而不加诛杀，以礼节待他，送回赵国。赵王任命蔺相如为上大夫。

4 卫国的嗣君死，他的儿子立为怀君。嗣君这个人喜欢伺察别人的隐私。有位县令在家掀开褥子而露出破蓆子，嗣君打听到这件事，便赐给县令一条好蓆子。县令十分惊恐，把嗣君当作神。嗣君又私下派人经过关市，以金钱贿赂关市主管官。过了一会便下令召来关市主管官，责问说有一位过客给了你金钱，你应该把钱归还他，关市的主管官十分恐慌。嗣君很喜爱泄姬，重视大臣如耳，但又怕他们因受到宠爱和重视以致蒙蔽自己，于是又敬重大臣薄疑使他和如耳对等，尊爱魏妃使她和泄姬相当，嗣君说："用这些办法使他们相参入相并列。"

荀子评论这些事说："成侯、卫嗣君，是搜括敛取人民财物计较私利的君主，没有做到收取民心。子产，是收取民心的人，但还没有做到善于掌管政务。管仲，是善于掌管政务的人，但还谈不上修行礼制。所以修行礼制的人称王，善于掌管政务的人使国家富强，善于取得民心的人使国家安定，搜括聚敛财物的人灭亡。

三十三年

1 秦伐赵，拔两城。

三十四年

1 秦伐赵，拔石城。

2 秦穰侯复为丞相。

3 楚欲与齐、韩共伐秦，因欲图周。王使东周武公谓楚令尹昭子曰[1]："周不可图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何不可图？"武公曰："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然，攻之者名为弑君[2]。然而犹有欲攻之者，见祭器在焉故也[3]。夫虎肉臊而兵利身[4]，人犹攻人；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5]，人之攻之也必万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王[6]。今子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

三十五年

1 秦白起败赵军，斩首二万，取代光狼城[7]。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兵[8]，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献汉北及上庸地[9]。

三十六年

1 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10]。

2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愿为好会于河外渑池。[11]赵王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以绝秦望。"王许之。

会于渑池，王与赵王饮，酒酣，秦王请赵王鼓瑟，赵王鼓之。蔺相如复请秦王击缶[12]，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

内，臣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13]。王不怿[14]，为一击缶。罢酒，秦终不能有加于赵；赵人亦盛为之备，秦不敢动。赵王归国，以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素贱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15]：“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之，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争列。出而望见，辄引车避匿。其舍人皆以为耻。相如曰：“子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16]，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17]，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至门谢罪[18]，遂为刎颈之交。

【注释】

①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设置，是楚国的最高官职，掌管军政大权。

②弑(shì 试)君：指臣下杀其君上。

③祭器：这里所说的祭器，是指夏、商、周三代以来所传的祭器，像九鼎之类的国宝重器。

④臊(sāo 搔)：指肉的臊味。

⑤麋：指麋鹿。麋鹿俗称“四不象”，性温驯，易捕猎。

⑥有的本子“王”作“主”。

⑦光狼城：战国时赵邑，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

⑧陇西：战国时秦置陇西郡，治所在狄道县(今甘肃省临洮县)。

⑨汉北：泛指今汉水以北地区。上庸，本为古庸国，春秋楚置上庸县，治所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⑩鄢：鄢邑，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南。邓，邓邑，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西陵，西陵邑，战国楚地，在今湖北省宜昌县西北。

⑪渑池：渑池邑，又作黾池邑，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

⑫缶(fǒu否)：瓦质的打击乐器。

⑬靡(mǐ米)：委靡不振的样子。

⑭怿(yì译)：喜悦。

⑮宣言：这里是把自己的话公开宣扬出去的意思。

⑯驽(nú奴)：本指能力低下的马，这里比喻人的才能低劣。

⑰有的本子"所"字前有一个"之"字。

⑱肉袒负荆：袒露身体背负荆条，是谢罪时表示惶恐。肉袒，去衣服露出身体。荆，即荆条，是用来鞭笞的。

【译文】

三十三年(己卯，公元前282年)

1 秦军攻伐赵国，攻下两座城池。

三十四年(庚辰，公元前281年)

1 秦军攻伐赵国，攻下了石城。

2 秦国的穰侯再次任为丞相。

3 楚国打算与齐、韩两国共同攻伐秦国，进而又想去攻占西周。周王派了东周的武公对楚国的令尹昭子说："西周国是不可去图谋占领的。"昭子回答说："至于想去攻占西周，现在没有这事。虽然是这样，西周又有什么不可去攻占的呢？"武公说："西周的地方，取长补短，也不超过方圆一百里。名誉上是天下共同的君主，割据了它的土地不能使国家富足，得到它的民众不能使国家兵力强盛。虽然是这样，但进攻它的人罪名是臣下弑杀君上。可是还是有想进攻它的人，主要是看见传世的祭器国宝还在西周的缘故。虎身上的肉腥臊它的爪牙就像兵士的利刃在身，但是人们还是攻杀它；倘若使野

泽中的麋鹿又蒙上诱人的虎皮，那么人们攻击它的也就会比攻击老虎的多出一万倍。割据楚国的土地，却能够使国家富有，抑止楚国冒称为王的名号，能够尊崇周王的声名。现在你想诛灭全天下共同的君主，据有夏、商、周三代传世的祭器国宝，这些祭器南运到楚国，那么讨伐楚国的军队也就压境了！"于是，楚国攻占西周国的计划便中止了。

三十五年（辛巳，公元前 280 年）

1 秦国的白起打败了赵国的军队，斩杀二万人，夺取了代郡的光狼城。又派司马错调发陇西地方的军兵，通过蜀地攻击楚国的黔中地方，并把它攻下占领。楚国献出汉水以北及上庸的地方。

三十六年（壬午、公元前 279 年）

1 秦国的白起攻伐楚国，夺取了鄢邑、邓邑、西陵等地方。

2 秦王派遣使者告知赵王，希望在河外的渑池作友好相会。赵王想不去相会，廉颇、蔺相如商议说："赵王你不去相会，那就显示我赵国国势弱而且怯懦。"赵王于是便前往渑池，蔺相如随从。廉颇送到赵国的国境上，便与赵王告别说："赵王你去渑池，计算路途的里程以及与秦王相会的礼仪完毕，到回来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天；假若三十天你不回来，那么就请求准许立太子为王以绝除秦国挟持大王的企图。"赵王答应了这个请求。

秦王、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与赵王饮酒，饮到欢畅时，秦王请赵王弹奏瑟，赵王弹了瑟。蔺相如也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蔺相如说："在这五步之内，我将用颈血溅洒大王了！"秦王身边的随从想刺杀相如，相如瞪目大声呵斥，这些随从都委靡退却。秦王心中很是不快，只得击了一下缶，秦国终于不能够凌辱赵国；赵国人也加倍地作了防备，秦国不敢轻举妄动。赵王回国后，任命蔺相如为上卿，他的位置在廉颇之上。

廉颇说："我任赵国的将领，有攻城野战的功劳。蔺相如本来是鄙贱出身的人，仅仅以口舌伶俐而地位却在我上面，我感到羞辱，

不能容忍在他下面!"并又公开宣称:"我要是见到了相如,一定要污辱他!"相如听到这些话,不肯与他相会;每次朝见,常常推托有病不参加,不想与廉颇争位置次序。出门望见廉颇,便掉转车子的方向回避躲开。蔺相如的左右亲近都以为是耻辱,相如说:"你们看廉颇的威势比起秦王来怎么样?"左右亲近人员说:"廉颇比不上秦王。"相如说:"以秦王那样的威势,我相如也敢在宫廷上呵斥他,污辱他的臣子们;我虽然才能低劣,难道惟独畏惧廉将军吗!我是想到,强横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军侵犯赵国,只是因为我和廉颇两人在啊。现在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并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把国家的危急摆在前头,然后才考虑私人的怨恨啊!"廉颇听到这些话,便露出身体背负荆条到蔺相如门前请罪。廉颇和蔺相如便成为同生共死即使杀头也不后悔的朋友。

3 初,燕人攻安平[1],临淄市掾田单在安平[2],使其宗人皆以铁笼傅车辖[3]。及城溃,人争门而出,皆以辖折车败[4],为燕所擒;独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免,遂奔即墨。是时齐地皆属燕,独莒、即墨未下,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是多智习兵。"因共立以为将以拒燕。乐毅围二邑,期年不刻[5],乃令解围,各去城九里而为垒[6],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困者赈之,使即旧业,以镇新民。"三年而犹未下。或谗之于燕昭王曰:"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吸之间刻七十余城,今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

而王耳。今齐人已服，所以未发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齐多美女，又将忘其妻子。愿王图之！”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而让之曰[7]：“先王举国以礼贤者，非贪土地以遗子孙也。遭所传德薄[8]，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仇；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9]，报塞先仇，齐国固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斩之。赐乐毅妻以后服，赐其子以公子服；轺车乘马[10]，后属百两[11]，遣国相奉而致之乐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

顷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12]，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赵。燕将士由是愤惋不和。

田单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当有神师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起引还，坐东乡[13]，师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

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见降者尽劓[14],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锸[15],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16],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镒[17],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益懈。田单乃收城中,得牛千余,为绛缯衣[18],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其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大惊,视牛皆龙文,所触尽死伤。而城中鼓噪从之[19],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殴骑劫,追亡逐北[20],所过城邑皆叛燕,复为齐。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走至河上,而齐七十余城皆复焉。乃迎襄王于莒;入临淄,封田单为安平君。

【注释】

①安平:安平邑,春秋、战国齐地,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

②市掾(yuàn 院):市里的官属。掾,是古代下属官员的通称。

③傅:通"附",附着。

④轙(wèi 卫):古代车上的零件名,指车轴的端头。本作"害"。

⑤期(jī 基)年:一周年。

⑥垒:军营四周所筑的堡寨。堡垒,营垒。

⑦让:责备。

⑧这句说的是王哙把国君之位让给子之，以至亡国杀身。事见上一卷慎靓王五年。

⑨夷：诛锄，夷灭，削平。

⑩辂(lù 路)车乘马：四匹马拉的大车。辂车又叫大辂，是殷代流传下来的木制车。乘马，指四匹马。辂车乘马，当是那时诸侯国君享用的仪制。

⑪两(liàng 谅)：同“辆”。

⑫反间(jiàn 建)：利用敌人的间谍，把虚假不实的情况故意散布之后让他知道，并让他回去传播，使敌之间谍反为我所用。

⑬乡：通“向”。

⑭劓(yì 艺)：古代有劓刑，是割鼻子的刑罚。这里指割掉鼻子。

⑮版：又作板，筑墙用的夹板。　锸，即锹，插地起土的工具。

⑯乘城：登城。

⑰镒(yì 逸)：古代的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古代又以一镒为一金，一镒是二十四两。

⑱绛缯衣：大红色的丝织衣服。这里指裹在牛身上的红色绢罩。

⑲噪(zào 灶)：众人一起呼喊。

⑳逐北：追逐败走的军队。北，败走为北。

【译文】

3 当初，燕国人进攻安平邑，临淄市的属官田单正好在安平，他让自己同宗族的人都用卷铁做成的笼罩安附在车轴头上。到了城失守人们溃散时，人们拥挤出城门，都因为车轴头折断车子损坏被燕军捉拿，只有田单宗族的人因有铁笼安全逃出安平，于是奔逃到了即墨。当时齐国的地方大多归属燕国占领，唯独有莒和即墨没有被攻下，乐毅便同时调遣右军及前军去包围莒城，左军与后军包围即墨。守卫即墨的大夫出战身死。即墨的人们说：“在安平的战役，田单宗族的人因有铁笼得到保全，可见田单智谋多，熟悉兵战大事。”便共同拥立田单为将领以抗拒燕军。乐毅包围莒、即墨二邑，整整一个年头都没能攻下，便命令军队解除包围，两地都在离城九十里的地方建立营房，并下命令说：“城里的人走出城外的不要去

捕捉他们,贫困的要赈恤他们,使他们能重就旧业,用这办法镇抚齐国新降附的人民。"过了三年,乐毅还是没有攻下两座城池,有人向燕昭王诋毁乐毅,说:"乐毅的智谋出众,攻伐齐国,一口气便攻下七十余座城池,现在没有攻下的只两座城而已,不是他的兵力不能攻下,他三年不攻下的原因,是想长久依靠兵力威势去镇服齐国人,然后好南面称王啊。现在齐国人已经降服,乐毅还没有称王,是他的妻室、儿子还在燕国的缘故。而且齐国美女很多,也许可能忘却他的妻子了。希望大王防备这事!"燕昭王于是摆设酒宴大会臣子们,带来进言的人当面责备说:"我们的先王以整个燕国的名义礼敬贤士,不是为贪得土地留给子孙啊,只是遇着承传继位的人德行欠缺,不能胜任主管国家的大命,国内的人民不安定。齐国不讲道义,乘着我们国家的内乱而害我先王,自从我继位以来,痛心怨恨直入骨髓,所以广泛延请臣子们,在外面又招揽宾客贤士,想谋求报仇;有能够取得成功的,我还打算和他共同享有燕国。现在乐毅将军亲自为我攻灭齐国,铲平它的宗庙,报塞了我燕国先王的仇恨,齐国本应该是乐毅将军所占有的,不是我燕国得来的。乐毅将军如果能够占有齐国,与燕国同为平等的国家,结为友好同盟,以抵抗诸侯各国侵扰的祸难,这是燕国的大福,也是我的愿望啊。你为什么敢说出这样的话!"于是斩杀了这位进言的人。燕王把皇后的服装赏赐给乐毅的妻子,把公子的服装赏赐给乐毅的儿子,把乘坐诸侯的四马大车及后面随从的车子一百辆送给乐毅;派遣国相将礼物敬奉送达给乐毅,并正式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安,不肯接受,敬拜燕王,写出辞书,并自行发誓死不变心。因此齐国人敬服乐毅的德义,诸侯各国敬畏他的诚信,没有谁敢再对他谋算的。

过了不久,燕昭王死去,惠王继立。惠王从当太子的时候,就对乐毅不满。田单听到这个情况后,便对燕国施用反间计。扬言说:"齐王已经死去,齐国的城池没有被燕国攻下的只两座而已。乐毅与燕国的新王有怨隙,害怕被诛杀而不敢回燕国去,以伐齐为名,

实际上是继续保持兵力以称王。因为齐国人还没有归附，所以暂且缓攻即墨以等待时机在齐国称王。齐国人惧怕的，只是恐怕燕国别的将领到来，即墨就将被残灭了。"燕王本来就怀疑乐毅，得到齐国的反间，便派骑劫去替代伐齐的将领并召乐毅回燕国。乐毅心知惠王心怀不善才派人来替代他，于是投奔赵国，燕国的将士们由此气愤惋惜而心中不平。

田单命令城里的人饮食时，一定要在庭院中奉祭他们的祖先，这样飞鸟看见有食物都飞翔下落到城中。燕国人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很奇怪，田单因此又宣称："一定会有神师从天上下来教我。"有一个士卒说："我可以做神师吗？"说完之后就反身而走。田单起身带他回来，让他东向而坐，自己把他当作神师事奉。士卒说："我欺骗了你。"田单说："你不要说这些了！"便把他当老师。每次整饬军队，一定称说是神师的意图。于是又扬言说："我只惧怕燕军将俘获的齐军士卒割掉鼻子，并把他们放在行列前头，要是这样，即墨就要败亡了！"燕国人听到这些话，就照这些话去做。即墨城中的士卒看见投降的士卒全被割去鼻子，都十分愤怒，便坚守即墨城，唯恐被燕军俘获。田单又施反间，说："我惧怕燕军挖掘我即墨城外的先人冢墓，那样会使我们寒心！"燕军于是挖掘城外所有冢墓，把冢墓里的死尸放火焚烧。齐人从城上望见这些情景，都哭泣流涕，大家都想出城作战，陡然增加十倍百倍的愤怒。田单知道士气高昂可以出战，于是自己亲自操持板、锸工具，与士卒分担劳苦；又把自己的妻妾编入到作战队伍中；散发所有饮食犒飨士卒。又命令披甲的士卒都埋伏起来，让老、弱、女子登城守卫。又派遣使者到燕军那里约定准予齐军投降；燕军听到这消息都高呼万岁。田单又收集民间藏金得到一千镒，让即墨城里的富豪送给燕国的将领，说："我们很快就要投降，希望不要虏掠我们的家族！"燕国的将领十分高兴，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这样，燕军更加松懈。田单于是征集城中的牛，共有千余头，给牛披上大红色的绸绢制作的裹衣，画上五彩龙纹，把

兵刃绑束在牛角上，又在牛尾上绑束苇条灌上油脂，苇束末端点火燃烧，在城墙上凿开几十个洞穴，夜里从洞穴中放出牛，有五千壮士跟随在牛后面。当牛尾烧着时，牛发怒一直冲向燕军。燕军看到牛身上都有龙纹，十分震惊，被牛角撞触的燕军士卒不是死就是伤。在即墨城中的人，也都高呼着跟随齐军前进，守在城上的老弱及妇女都敲响铜器，发出的声音震动天地。燕军十分惊恐，大败逃走。齐国人杀了燕军将领骑劫，追杀逃亡的燕军，驱逐败北溃散的燕军，齐军经过的城邑都反叛燕国，又成了齐国的土地。田单的军队乘胜前进，人数天天都在增加；燕国的军队天天都在失败逃亡，一直逃奔到了黄河边，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全都收复了。于是到莒城迎接齐襄王；襄王进入齐国都城临淄，封田单为安平君。

齐王以太史敫之女为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终身不见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见故失人子之礼。

赵王封乐毅于观津[1]，尊宠之，以惊动于燕、齐。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2]。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书曰[3]："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远迹至郢[4]；夫差弗是也[5]，赐之鸱夷而浮之江[6]。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7]，故沉之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8]。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9]，堕先王之名[10]，臣之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11]，数奉教于君子矣。唯君王之留意焉！"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闻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卒于赵，号曰望诸君。

田单相齐，过淄水[12]，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单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施于人，将以取我国乎[13]！不早图，恐后之变也。"左右顾无人，岩下有贯珠者[14]，襄王呼而问之曰："汝闻吾言乎？"对曰："闻之。"王曰："汝以为何如？"对曰："王不如因以为己善。王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15]，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单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赐单牛酒。后数日，贯珠者复见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单面揖之于庭[16]，口劳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谷之[17]。"乃使人听于闾里，闻大夫之相与语者曰："田单之爱人，嗟，乃王之教也！"

田单任貂勃于王[18]。王有所幸臣九人，欲伤安平君，相与语于王曰："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佐齐。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谢于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属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觞之[19]，数月不反。九人之属相与语曰："夫一人之身而牵留万乘者，岂不以据势也哉！且安平君之与王也，君臣无异而上下无别。且其志欲为不善，内抚百姓，外怀戎翟，礼天下之贤士，其志欲有为，愿王察之！"异日，王曰："召相单而来！"田单免冠、徒跣、肉袒而进，退而请死罪，五日而

王曰:"子无罪于寡人。子为子之臣礼,吾为吾之王礼而已矣。"貂勃从楚来,王赐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单而来!"貂勃避席稽首曰:"王上者孰与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与齐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则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19],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20],今王得安平君而独曰'单'。安得此亡国之言乎!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为人臣之功者,谁有厚于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兴师而袭齐,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21],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22],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当是之时,舍城阳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计之于道,归之于义,以为不可,故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23],王乃得反,子临百姓。今国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单',婴儿之计不为此也。王亟杀此九子者以谢安平君;不然,国其危矣!"乃杀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24]。

【注释】

①观津:战国时赵地,在今河北省武邑县东南。

②捐:抛弃。

③报书:答复的书信。

④伍子胥(?—公元前484年):春秋时期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国大夫伍奢之子。伍奢被杀后,他潜逃到吴国,帮助阖闾杀了吴王僚,夺取王位。吴国整顿武备,不久攻破楚国,伍子胥以功被封于申,因此又称申胥。到吴王夫差时,渐被疏远,后来夫差赐剑命他自杀。

⑤夫差(?—公元前473年):春秋末期吴国国君,阖闾之子,公元前495

年—公元前473年在位。曾打败越兵，乘胜进击越都，迫使越国屈服。他企图向北方扩展，公元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西南）与诸侯会盟，与晋国争霸，越乘虚攻入吴国后，他自杀而死。

⑥鸱（chī痴）夷：或作"鸱鹅"，皮制的口袋。

⑦寤：通"悟"。

⑧入江而不化：是说伍子胥死后，尸体虽被夫差盛入鸱夷，投入江中，但伍子胥的灵魂不散。

⑨离：通"罹"，遭受，遭遇。

⑩堕（huī灰）：通"隳"，毁坏。

⑪佞（nìng宁）：才，有才能。

⑫淄水：即今山东省淄河。

⑬有的本子"将"字下有"欲"字。

⑭岩下：这里指殿庭的岩下。

⑮有的本子"忧"字下有"之"字。

⑯揖（yī医）：拱手为礼。

⑰收谷：收恤供养。

⑱任：这里指保荐。

⑲觞（shāng伤）：向人敬酒或自饮。

⑳吕尚：姜姓，吕氏，名望。西周初年任太师（武官名），也称师尚父，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

㉑管夷吾（？—公元前645年）：又叫管敬仲，春秋初期政治家，由鲍叔牙推荐，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齐进行改革，使齐国国力大振，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㉒城阳：城阳邑，在今山东省菏泽县东。

㉓惴惴：指恐惧不安。

㉔栈道木阁：即栈道，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道路。

㉕夜邑：又称掖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掖县。

【译文】

齐襄王把太史敫的女儿立为王后，生了太子田建。太史敫说：

"女子不用媒聘嫁娶,就私自出嫁,这不是我家的子女,玷污了我的家世。"便终身不愿见齐王后,王后也不因父亲不相见的缘故而失去做女儿的礼节。

赵王把观津分封给乐毅,很尊敬宠信他,这样来使燕、齐两国警悟。燕惠王于是派遣人去责备乐毅,而且自责说:"将军你过于听信传言,因为你与我有怨隙,便抛弃了燕国而归向赵国。将军你自己这样谋划行事是可以的,但你又用什么来报答我燕国先王厚待将军你的深意呢?"乐毅回信说:"以前伍子胥的谋划被阖闾采纳致使吴国军队远征到了楚国的郢都;夫差却不是这样,他给伍子胥赐死并把尸体装在皮袋里飘浮在江上。吴王夫差不省悟到伍子胥先前的谋略可以立功勋,所以把伍子胥沉没在江里而不悔恨;伍子胥没能够早预见到阖闾和夫差两个主君气度不同,以至尸体沉到江里后而神灵不化。这样看来,使自己保全并立功以彰显先王的业迹,是我最好的计略。遭受诽谤的损害和羞辱,毁坏先王的的名声,这是我最为惧怕的事。陷入深罪大恶,以追求个人的荣幸为利益,这是我德义上不敢做出的事。我听说古代的君子,虽然与人断绝了交往,但是不说人家的坏话,忠臣离弃了自己的国家,不去粉饰自己的名声。我虽然没有才能,但是已深受古今君子的教益了。希望君王你注意到这些!"于是燕王又以乐毅的儿子乐间为昌国君,乐毅也往返于燕国相通好,后来死在赵国,称为望诸君。

田单任齐国的相,一次渡过淄水时,有一位老人因走过淄水受了冷冻,到了岸边不能行走。田单便脱下自己的皮袍给他穿,齐襄王听说这件事之后很厌恶,说:"田单这样给人施恩惠,是不是想取代我的国家呢!不早点防备,恐怕以后发生变乱啊。"襄王看到左右没有人,只是殿堂岩下有位贯串珍珠的人,便呼喊问他说:"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回答说:"听见了。"襄王又问:"你认为怎么样?"回答说:"大王你不如把田单的善行作为自己的善行。大王你嘉奖田单的善行,下令说:'我忧虑人民受饥饿,田单收留他们给他们饮

食。我忧虑人民受寒冻，田单脱下自己的皮袍给他们穿。我忧虑百姓受劳苦，而田单也很忧虑这事，田单的行为很合我的心意。'田单有这些善行而大王你嘉奖他，那么田单的善行也就是大王的善行啊！"襄王说："很好。"于是赏赐田单牛、酒。过了几天，贯串珍珠的人又来进见襄王说："大王你应该在朝见群臣的日子召田单到殿庭上拱手行礼，亲口慰劳他。而且公布命令了解百姓中受饥寒的人，收养他们。"之后又派人到民居里巷中去打听情况，听到里巷的大夫们有的相聚议论说："田单爱护百姓，唉呀，是齐王教诲他这样做的啊！"

田单向齐襄王保荐貂勃。齐襄王有九位宠爱的臣子，想中伤安平君田单，便一起对齐襄王说："燕国攻伐齐国的时候，楚王派遣将军率领一万人来帮助齐国。现在国家已经安定，为什么不派出使者向楚王致谢呢？"齐襄王说："左右大臣中谁人可以去出使？"九位宠臣中的人便说："貂勃可以。"貂勃出使到楚国，楚王接受齐王的感谢而礼敬貂勃，过了几个月都没有返回齐国。九位宠臣又一起对齐王说："一个人出使而让大国的君主出面挽留，难道不是仗着安平君权大势重吗！况且安平君与大王你之间，实际上是君臣没有什么差异，上下之间没有差别。而且安平君心怀不良的动机，他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怀柔戎狄，礼待天下的贤士，他的心怀是有图谋的，希望大王你明察这事！"这之后的一天，齐王说："召唤丞相田单来！"田单头不戴冠，赤脚走路，袒肩露体进来，退出时还请赐死罪。过了五天齐王说："你对我没有什么罪过，只不过是你行你的臣子礼，我行我的君王礼罢了。"貂勃从楚国回来，齐王赏赐酒宴。饮到欢畅时，齐王说："召唤丞相单来！"貂勃离开座席，叩头下拜说："你上与时间久远的周文王相比怎么样？"齐王说："我比不上周文王。"貂勃说："是这样，我本来知道你比不上周文王啊。那你下与时间短近的齐桓公相比怎么样？"齐王说："我比不上齐桓公啊。"貂勃说："是这样，我本来就知道大王你比不上齐桓公啊。但是周文王得到吕尚却

尊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夷吾却尊他为仲父，现在齐王你得到安平君而只称他为'单'，哪里能够用这亡国的话语呢！况且从天地开阖，从有人类开始，做人臣而立功的，有谁能够比安平君更深厚的呢？齐王不能守住齐王的国家，燕国人出兵攻袭齐国，齐王你逃往城阳山中，安平君只有危急万分周长三里的即墨内城，方圆五里的外城，疲惫的士卒七千人，最后杀死了燕军的司马骑劫而收复齐国千里的土地，这是安平君的功劳啊。在这个时候，安平君如果舍弃城阳而自己称王，天下没有谁能制止。但是，从道义上着想，以德义为依归，认为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架设栈道木阁到城阳山中迎接大王和王后，大王你才能够返回齐国都城，统治百姓。现在国家已平定，人民已经安居，大王你竟说出'单'，就是婴儿们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请齐王你赶快杀掉这九位宠臣以敬谢安平君；不这样做，国家就将危险了！"齐王于是杀了九位宠臣并驱逐了他们的家属，把夜邑的万户加封给安平君。

田单将攻狄[1]，往见鲁仲连[2]。鲁仲连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即墨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之墟[3]，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齐小儿谣曰："大冠若箕[4]，脩剑拄颐[5]，攻狄不能下，垒枯骨成立。"田单乃惧，问鲁仲连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蒉[6]，立则仗锸，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今日尚矣[7]！归于何党矣[8]！'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

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9]，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田单曰：“单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10]；狄人乃下。

初，齐湣王既灭宋，欲去孟尝君。孟尝君奔魏，魏昭王以为相，与诸侯共伐破齐。湣王死，襄王复国，而孟尝君中立为诸侯，无所属。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之连和。孟尝君卒，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君绝嗣。

三十七年

1 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11]。秦以郢为南郡[12]，封白起为武安君。

三十八年

1 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2 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13]。

三十九年

1 秦武安君伐魏，拔两城。

2 楚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江南十五邑

3 魏安釐王封其弟无忌为信陵君。

四十年

1 秦相国穰侯伐魏。韩暴鸢救魏[14]，穰侯大破之，斩首四万。暴鸢走开封。魏纳八城以和。穰侯复伐魏，走芒卯，入北宅[15]。魏人割温以和[16]。

四十一年

1 魏复与齐合纵。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

2 鲁湣公薨，子顷公雠立。

【注释】

①狄：狄邑，一作翟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省高青县东南。

②鲁仲连：姓鲁，名仲连，齐国人。善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排难解纷。

③墟：这里指疆土、土地。

④大冠：指武冠。　箕，这里指簸箕。

⑤拄颐(yí 夷)：支撑着下巴。拄，支撑；颐，下巴。

⑥箕：盛土的竹筐。

⑦尚：即庶几，表示希望、追求。

⑧党：党类、族类。

⑨淄：淄水，源出自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临淄镇东，北流入时水(今小清河)。

⑩枹(fú 浮)：击鼓的槌。

⑪陈：陈郡，秦置郡，治所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市)。

⑫南郡：治所在郢(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纪南城)，后迁治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

⑬鬻：通“儃”，安鬻王亦作安儃王。

⑭暴鸢(yuān 冤)：人的姓名，姓暴，名鸢。

⑮北宅：北宅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北。

⑯有的本子“魏”字上有“遂围大梁”四字。　温，即温邑，春秋时晋国设置，治所在今河南省温县西南。

【译文】

田单将要去攻狄邑，前往问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你去攻打狄邑，是不可能攻下的。”田单说：“我只用在即墨城的齐国败兵余卒便击败了拥有万乘战车的燕军，收复了齐国故有的土地，现在攻狄邑还会攻不下，这是为什么？”于是也不告辞便出门上车离开了鲁仲连，接着就率兵去攻打狄邑。进攻三个月没能攻下。齐国地方

的小儿唱歌谣说："戴的武冠像簸箕那么大，长长的剑支撑着下巴，攻打狄邑不能下，堆垒的枯骨成丘山。"田单听到很是恐惧，就前去询问鲁仲连说："先生你说我田单不能攻下狄邑，请你说说其中的道理。"鲁仲连回答说："将军你在即墨时，坐下来就同士卒一起编竹筐，站立着就同士卒一样依仗着锹锸，你给士卒们鼓动说：'没有退路啊，国家宗庙已经灭亡了！今天我们还有追求！我们将归属何族类！'在这个时候，将军你有视死如归的决心，士卒们有不求苟活的勇气，听到你的话没有哪位不是挥泪奋臂求战的，这是能够打败燕国的原因。现在将军你在东面有夜邑封地租赋的供奉，在西面有淄水上的欢娱游乐，身上穿挂着黄金饰的衣带，骑马驰骋在淄水与淄水之间的地方，有生活的快乐，没有战死的决心，这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原因。"田单说："我田单已有决心，先生是你激励的。"第二天，便振奋意气，循行城下，站在容易受到弓矢弹石攻击的地方，拿起鼓槌击鼓，指挥士卒前进，狄邑的守军才投降。

当初，齐湣王灭亡宋国之后，想驱逐孟尝君。孟尝君便投奔到了魏国，魏昭王任孟尝君为宰相，同诸侯一起击败了齐国。齐湣王被杀死后，齐襄王恢复了对齐国的统治，而孟尝君中立成为诸侯，没有归属哪个国家。襄王新立为齐王，畏惧孟尝君，便与孟尝君重结和好。孟尝君死后，他的儿子们相争继承薛公，而齐国、魏国联合灭掉了薛地，孟尝君的继承人绝灭。

三十七年（癸未，公元前 278 年）

1 秦国的大良造白起攻伐楚国，攻下了郢都，放火烧了夷陵。楚襄王的军兵溃散，终于不能再战，便把楚国的都城向东北迁徙到了陈县。秦国把郢地置为南郡，以功封白起为武安君。

三十八年（甲申，公元前 277 年）

1 秦国的武安群白起完全控制了巫和黔中的地方，秦国开始设置了黔中郡。

2 魏昭王死去，他的儿子继立为安僖王。

三十九年(乙酉,公元前276年)

1 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攻伐魏国,攻下两座城池。

2 楚王招集东境各地方的兵卒,得到十多万人,便又转向西境进攻,夺取了长江南岸十五邑的地方。

3 魏国的安僖王封他的弟弟无忌为信陵君。

四十年(丙戌,公元前275年)

1 秦国的相国穰侯攻伐魏国。韩国的暴鸢率军去援救魏国,穰侯把暴鸢打得大败,斩杀四万人。暴鸢奔逃到开封。魏国给秦国割让八座城池以求和。穰侯再一次攻伐魏国,使魏国相芒卯逃走,便进攻到了北宅,于是围攻大梁,魏国割让温县求和。

四十一年(丁亥,公元前274年)

1 魏国又与齐国合纵抗击秦国,秦国穰侯攻伐魏国,攻下四座城池,斩杀四万人。

2 鲁湣公死去,他的儿子名叫雠的继立为顷公。

四十二年

1 赵人、魏人伐韩华阳[1]。韩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矣,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如秦[2],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他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请发兵矣。"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而至,败魏军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斩首十三万。武安君又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魏段干子请割南阳予秦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

玺者[3]，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欲玺者制地，魏地尽矣！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夫博之所以贵枭者[4]，便则食，不便则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魏王不听，卒以南阳为和[5]，实脩武。

2 韩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3 韩、魏既服于秦，秦王将使武安君与韩、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黄歇至，闻之，畏秦乘胜一举而灭楚也，乃上书曰：“臣闻物至则反[6]，冬、夏是也；致至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三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7]，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8]，入邢[9]，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后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10]，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11]。王又割濮磨之北[12]，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捄，王之威亦单矣[13]！王若能保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14]！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15]：‘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16]：‘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昔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17]，还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18]。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

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瑶于鑿台之下[19]。今王妬楚之不毁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夫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信韩、魏之善王，此正吴之信越也，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将十世矣[20]，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且攻楚将恶出兵[21]？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22]，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而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23]，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铚、湖陵、砀、萧、相，[24]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25]，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如此，则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魏矣。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而朝[26]。王施以东山之险[27]，带以曲河之利[28]，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29]，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30]，如此，魏亦关内侯矣。大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31]，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直摇亦、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王从之，止武安君而谢韩、魏，使黄歇归，约亲于楚。

【注释】

①华阳：华阳邑，又称华邑，在今河南省新郑县北。

②如：往。

③欲玺(Xǐ 徙)者：想得到官印的人。这里指想要得到秦国相印的人。

④枭(Xiāo 嚣)：古时博戏的胜采。

⑤南阳：这南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南阳，地在今河南省济源县、淇县之间太行山以南地区。

⑥全：极，极点。

⑦信(Shēn 身)：同“伸”。

⑧燕：燕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 酸枣，即酸枣邑，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 虚，即虚邑，又作郏邑，在今河南省封丘县北。 桃，即桃城，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

⑨刑：指刑丘邑，在今河南省温县东北。

⑩蒲：蒲邑，又称蒲阪邑，即今河南省长垣县。 首垣，首垣邑，亦即长垣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长垣县东北。 衍，即衍邑，一作衍氏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北。 仁，其地不明在今何处。 平丘，即平丘邑，在今河南省封丘县东。

⑪黄：即黄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 济阳，即济阳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

⑫濮磨：按旧注，濮磨地近濮水。濮水，又称濮渠水，其上游分为二支：一支于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分古济水东北流；一支于今河南省原阳县北分古黄河东流。二支合流于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后又分为二支：一支入古瓠子河；一支入古巨野泽。

⑬单：通“殚”，竭，尽。

⑭伯：通“霸”。

⑮这里引的《诗》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见《诗·大雅·荡》。意思是做事往往都有好的开始，但很少能够做到好的结局。靡，无。鲜，少。克，能。

⑯这里引的《易》句“狐涉水，濡其尾。”原出自《易·未济》的“小狐汔(qì 迄)济，濡其尾。”意思是小狐渡河将近渡过时，尾巴被打湿了。汔，同“迄”。

⑰艾陵：艾陵邑，在今山东省莱芜县东北。

⑱禽：通“擒”。 三江，按《吴地记》：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

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

⑲蓟台:战国赵地,在今山西省榆次县南郭村。

⑳有的本子"秦"字下有"者"字"

㉑恶(wū 乌):何,怎么。

㉒随水右壤:指随水西面的土地。

㉓构:这里指构兵,交战。

㉔留:留邑,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 方与(fāng yǔ 房预),方与邑,在今山东省鱼台县西。 铚,铚邑,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 湖陵,秦置为县,治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 砀,砀邑,春秋时属宋,后入于楚,在今河南省夏邑县东南。 萧,古时的萧国,后被楚国所灭,在今安徽省萧县西北。 相,相邑,春秋时属宋,后入于楚,在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

㉕泗上:由于楚国蚕食鲁国,因此楚国据有泗上的土地。

㉖敛手:这里指拱手。

㉗东山:指咸阳以东的华山到崤塞等山。

㉘曲河:按旧注,指黄河自云中沙南县曲而向南流,到华阴潼关曲而向东流,故称为曲河。

㉙郑:郑邑,战国时韩国都城,在今河南省新郑县。

㉚许:秦置为县,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县东。 鄢陵,即鄢陵邑,又作安陵邑,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 上蔡,春秋末以蔡县改名上蔡,治所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 召陵,即召陵邑,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

㉛一经两海:是说从西海到东海都为秦所据有。经,东西为经。两海,指东海与西海。

【译文】

四十二年(戊子,公元前273年)

1赵国,魏国攻伐韩国的华阳。韩国向秦国告急求援,秦王不派兵去救援。韩国的相国对陈筮说:"战事危急了,你虽然有病,希望你连夜赶往秦国求援!"陈筮便前往秦国,去见穰侯。穰侯说:"战事危急了吧!所以派你来秦国。"陈筮说:"不危急啊。"穰侯发怒说:"是怎么一回事呢?"陈筮说:"那韩国战事要是真危急了就会转变

去随从别的国家；因为战事还不危急，所以又来请求援助。”穰侯说：“我决定发救兵了。”于是与武安君白起以及客卿胡阳援救韩国，行军八日到了华阳，在华阳城下打败了魏国的军队，使得芒卯逃走，俘虏了魏国的三位将军，斩杀十三万人。武安君白起又与赵国的将领贾偃交战，施计谋使赵军的士卒二万人淹死在黄河里。魏国的段干子请求割让南阳给秦国以求和。苏代对魏王说：“想得到秦国相印的，是段干子啊，想得到魏国土地的，是秦国啊。现在魏王你让想得到土地的人支配相印，让想得到相印的人支配你的土地，那你魏王的土地就将完了！而且以土地去奉事秦国，就像抱起薪柴去救火，薪柴不烧尽，火就不会熄灭。”魏王说：“我话说的道理是对的。虽是如此，但这事已开始实行，不可改变了。”苏代回答说：“博戏之所以以枭棋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便当时掷得枭棋就食子，不便当时就不食子。现在为什么魏王你用智谋还比不上用枭棋呢？”魏王不听从苏代的意见，终于让出南阳的地方以求和，实际是割让修武这地方。

2 韩国釐王死去，他的儿子继立为桓惠王。

3 韩国、魏国既向秦国屈服，秦王打算派武安君白起与韩、魏两国兵共同攻伐楚国。军队还没有出发，楚国的使者黄歇就到了秦国，听到秦国等要攻伐楚国的事，畏惧秦国乘胜一举便把楚国灭亡，于是给秦王上书说：“我听说事物到了极点时就要走向反面，冬天、夏天就是这样；事物到了顶点就会危险，坐棋子到了最高点时就是这样。现在你秦国的土地，周遍天下已占有两端。这是从有人类以来，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都不曾有过的情况。秦国的先王已有三代念念不忘要把境地和齐国相接，以断绝合纵的中腰。现在秦王你派盛桥到韩国把守，盛桥把韩国的土地归入秦国，这是秦王你不用兵甲，不申张威势而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你称得上才能高超啊！秦王你又出动甲兵去攻伐魏国，堵塞大梁的门户，占取河内地方，攻下燕邑、酸枣、虚、桃这些城邑，进入邢丘邑，魏国的军兵徘徊

不敢援救,你的功绩真是多啊!秦王你让兵众休整,二年以后再出动,又并吞了蒲、衍、首垣使军队进逼到仁和平丘,黄、济等县邑被围困魏国便屈服了。大王你又割据了濮磨以北的地方,连接齐、秦两国的中腰,继绝楚国、赵国的脊梁,天下各国纷纷相约聚合却不敢相救,大王你的威势也到了极点!大王你如果能保持这功绩守住这威势,抑止继续攻伐进取的心志,在疆土内广施仁义,使得没有后患,那么功比三王,威同五霸啊!假使大王你依恃人多势众,依靠甲兵的强大,乘着毁灭魏国的威势,想用武力使天下各诸侯君主臣服,我恐怕这会有后患啊。《诗》里面说:'做事往往都有好的开端,但很少能够做到好的结局。'《易》里面说:'小狐狸过河,沾湿了它的尾巴。'这是说开头是容易的,但圆满终结就很难。过去吴国听信了越国,跟随去攻伐齐国,在艾陵地方已取得了胜利,回师后吴王在三江水滨却被越王捉拿。智氏听信韩、魏,跟随去伐越氏,进攻晋阳城,到了指日可胜的时候,韩、魏背叛,在凿台之下杀了智伯瑶。现在秦王你对楚国没有毁灭感到厌恶,却忘记了毁灭楚国会使韩、魏强大,我为秦王你设想不赞成这样做。楚国,是友好相援的国家;韩、魏邻国,是敌对的国家。现在秦王你轻信韩、魏亲善你,这正像吴王相信越王一样,我恐怕韩、魏以谦卑的言辞图得祛除祸患而实际上是要欺骗秦国啊。为什么是这样呢?秦王你对韩、魏没有再世的恩德,却有世世代代的积怨。韩、魏两国君王的父子兄弟相继死于秦国的已将近有十代了,所以韩、魏不灭亡,实在是秦国的忧患啊。如今秦王你帮助他们并联合攻伐楚国,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况且你攻伐楚国又将怎么样出兵呢?秦王你将要向敌国韩、魏借路经过吗?到出了兵的日子秦王你就会忧虑秦军再也回不来了。秦王你如果不向敌国韩、魏借路,就一定要攻击随水以西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广袤的山川、大河、山林、溪谷,不能垦耕的土地。这样大王你有毁灭楚国的名声而没有占得土地的实际利益。而且当大王你攻伐楚国的时候,韩、魏、齐、燕四国都一定会起兵响应大王,秦、

楚两国军队交战不休，魏国就将出兵进攻留、方与、铚、湖陵、砀、萧、相，过去宋国原有的土地必然被全部攻占，齐国趁机向南攻伐楚国，泗水上的土地必将被占领，这一带都是四通八达的平原肥沃的土地，这样，天下诸侯各国没有谁能比齐、魏更强大的了。我为秦王你设想，不如与楚国亲善为好。秦国、楚国联合为一以胁逼韩国，韩国一定拱手向秦国称臣，秦王你利用咸阳以东华山及崤山的险要地势，加上蜿蜒曲折奔流的黄河的便利，韩国一定成为约束在关内的侯国，像这样秦王你调发十万兵卒戍守韩国的都城新郑，那么大梁的魏国就寒心丧胆，魏国的许、鄢陵二座城邑被团团围住，楚国的上蔡、召陵便与魏国不相往来了。像这样，魏国也成为约束在关内的侯国。大王你一亲善楚国而关内这两个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的土地与齐国相连，那么齐国的西边土地就可以很容易取得。秦王你的土地便直从东海到西海，约束着天下，这就使燕国、赵国没有了齐国、楚国的联合，齐国、楚国没有了燕国、赵国的联合。如此之后危逼燕、赵，摇撼齐、楚，这四个国家不等到遭受攻伐便屈服秦国了。"秦王听从了黄歇上书的意见，停止派武安君去伐楚国，并向韩、魏两国道谢，让黄歇返回楚国，与楚国相约结为亲善的邻国。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

周纪五　起屠维赤奋若，尽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

赧王下

四十三年

1 楚以左徒黄歇侍太子完为质于秦[1]。

2 秦置南阳郡[2]。

3 秦、魏、楚共伐燕。

4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

1 赵蔺相如伐齐，到平邑[3]。

2 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4]，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之。赵奢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

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太平，民富而府库实。

四十五年

1秦伐赵，围阏与[5]。赵王召廉颇，乐乘而问之曰："可救否？"皆曰："道远险隘，难救。"问赵奢，赵奢对曰："道远险隘，譬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兵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止，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

秦师军武安西[6]，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赵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7]，赵奢立斩之。坚壁二十八日不行[8]，复益增垒。秦间入赵军，赵奢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间，卷甲而趋，一日一夜而至，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师闻之，悉甲而往。赵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进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陈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教！"许历请刑，赵奢曰："胥[9]，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师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秦师，秦师大败，解阏与而还。赵王封奢为马服君[10]，与廉、蔺同位；以许历为国尉。

【注释】

①左徒：战国时楚国官名，其职事是参与议论国家大政，发布号令，接待宾客等。

②南阳郡：治所在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

③平邑:在今河南省南乐县东北。

④田部吏:主管收取田地租税部门的官吏。

⑤阏与:阏与邑,在今山西省和顺县。

⑥武安:武安邑,在今河北省武安县西南。

⑦中候:古代军中负责侦探敌情的军官。

⑧一种本子"壁"作"壁",“壁”字下有“留”字,是说坚守壁垒二十八日不出兵。

⑨胥:通"须",等待。

⑩马服君:赵奢的封号为马服君。关于"马服"的说法,细加考论有二:一说是马服即服马的意思,当因乘马打仗而得此封号,死后葬于邯郸的紫山,所以紫山又称马服山;一说是赵奢的封号取自马服山山名。

【译文】

周纪五　起己丑(公元前272年),止乙巳(公元前256年),共十七年。

赧王下

四十三年(己丑,公元前272年)

1 楚国任命左徒黄歇随从太子完到秦国为人质。

2 秦国设置南阳郡。

3 秦国、魏国、楚国共同攻伐燕国。

4 燕惠王死,他的儿子武成王继立。

四十四年(庚寅,公元前271年)

1 赵国蔺相如攻伐齐国,进兵到达平邑。

2 赵国主管收取田地租税部门的官员赵奢收取租税,平原君家里不肯交纳租税;赵奢依据法令惩治他家,杀死平原君家管事的九个人,平原君发怒,将要杀死赵奢。赵奢说:“平原君你在赵国是贵公子,现在放纵你的家人不奉公交租税,那么国家法令就要削弱;法令削弱,国家就要衰弱;国家衰弱,那么诸侯就会来进兵侵略,这是毁灭赵国啊,你何能得有这些财富呢?以你这样的富贵,奉公守

法就上下公平；上下公平那么国家就强大；国家强大那么赵国就稳固，而你为贵戚，难道会比天下人轻贱吗！"平原君认为赵奢贤能，便向赵王举荐他。赵王任命赵奢管理国家赋税，国家赋税十分公平，人民富足而国家府库充实。

四十五年（辛卯，公元前270年）

1秦国攻伐赵国，围攻阏与城。赵王召集廉颇、乐乘等询问秦军围攻阏与的事说："可以去救援吗？"廉颇等都说："路途遥远而且险隘难行，很难救援。"又询问赵奢，赵奢回答说："路途遥远且险隘难行，比如两只老鼠在洞穴中相斗，结果是勇敢无畏的一方取胜。"赵王于是命令赵奢率军去救援阏与。赵奢离开邯郸三十里便扎营驻守，并向全军下令说："有敢以军事进言的处死！"

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武安城西的地方，秦军部署列阵高声呼喊，武安城的屋瓦都被震动。赵军中主管侦察的一位军吏进言要急速援救武安城，赵奢立即把他斩杀，坚守营垒二十八日不出兵，又增修营垒工事。秦国的间谍进入赵军驻地，赵奢供给他好的饮食并遣送他回去。这间谍把侦探到的情况报告秦国将领，秦国将领很高兴地说："赵军离国都邯郸城三十里便驻扎不行军，又增修营垒工事，那么阏与不属于赵国的土地了！"赵奢遣返秦国间谍之后，便带领全军收卷起铠甲急速奔向阏与，行军一日一夜便赶到阏与，距离阏与城五十里便驻扎下来。营垒工事筑成之后，秦军听到这消息，便出动所有甲士前往交战。赵军的军士许历请求以军事进言，赵奢接待了他。许历说："秦军没有料到赵军会来到这里，秦军攻来声势旺盛，将军你一定要加倍部署军阵来对付秦军；不这样做，就一定会失败。"赵奢说："很愿意接受你的意见！"许历请求给予他触犯不得为军事进言之令的处分，赵奢说："宽待吧，这是在邯郸命令之后的事。"许历又请进言，说："先占据北山的得胜，后到北山的会失败。"赵奢同意这意见，就调发万人赶到北山。秦军随后才赶到北山，为争夺北山而不能上；赵奢发兵攻击秦军，秦军大败，解除对阏与的

包围而班师回秦国。赵王封赵奢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地位相同；任命许历为国尉。

2 穰侯言客卿灶于秦王，使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1]。

初，魏人范雎从中大夫须贾使于齐[2]，齐襄王闻其辩口，私赐之金及牛、酒。须贾以为雎以国阴事告齐也[3]，归而告其相魏齐。魏齐怒，笞击范雎，折胁，摺齿[4]，雎佯死，卷以簀[5]，置厕中，使客醉者更溺之[6]，以惩后，令无妄言者。范雎谓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谢。"守者乃请弃簀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姓名曰张禄。

秦谒者王稽使于魏[7]，范雎夜见王稽。稽潜载与俱归，荐之于王，王见之于离宫[8]。范雎佯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9]，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谬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王微闻其言，乃屏左右[10]，跽而请曰[11]："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对曰："唯唯[12]。"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补于秦而死，此臣之所大愿也。独恐臣死之后，天下杜口裹足[13]，莫肯乡秦耳[14]。"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见先生，是

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16]。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如走韩卢而博蹇兔也[17]，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王之俯仰[18]。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敝[19]，起兵而伐齐，大破之，齐几于亡，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用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王曰："善。"乃以范雎为客卿，与谋兵事。

【注释】

①刚：刚邑，又作纲邑，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　寿，寿邑，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南。　陶邑，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是秦国穰侯魏冉的封邑。

②范雎（suī 虽）：即后来的秦国相，封为应侯。　中大夫，战国时仍采用周朝的制度，设上、中、下大夫，中大夫掌管议论。

③阴事：这里指秘密的事。

④摺（lā 拉）齿：拉折牙齿。摺，通"捎"。

⑤箦（zé 责）：这里指竹席。

⑥溺（niào）：同"尿"，小便。

⑦谒者：官名，其职责是为国君掌管传达。

⑧离宫:指别宫,即除正宫以外供皇帝临时居住的宫室。

⑨永巷:指宫中的长巷,又是幽禁妃嫔或宫女的处所。

⑩谬:这里指故意说出相反的话。

⑪屏左右:使身边的随从人员退避。

⑫跽(jì 忌):长跪,即双膝着地,上身挺直,直身而跪。

⑬唯唯(wěi wěi 委委):应诺声。

⑭杜口裹足:闭口不言,止步不前。

⑮乡(xiàng):同"向"。

⑯溷:这里同"混",是烦扰、打扰的意思。

⑰韩卢:战国时韩国的名犬。色黑,故名卢。 蹇(jiǎn 简)兔,跛足的兔。

⑱俯仰:俯与仰的仪容,也就是赞许与反感的表情。

⑲罢(pí 疲)敝:疲劳乏力。罢,通"疲"。

【译文】

2 穰侯向秦王荐举客卿灶,派灶去攻伐齐国,攻取刚邑、寿邑以扩大穰侯的食邑陶邑。

当初,魏国人范雎跟随中大夫须贾出使到齐国,齐襄王听说他能言善辩,便私下赏赐给他黄金以及牛、酒。须贾以为范雎把国家机密的事情告诉了齐王,返回魏国后他将这事报告国相魏齐,魏齐发怒,鞭打范雎,折断他的肋骨,拉掉他的牙齿。范雎装死,身体被竹席卷着,放置在厕所中,让客人喝醉了酒的轮流去向他洒尿。用这样的办法惩戒以后的人,以使人们没有随便谈论国家机密的。范雎对看守的人说:"能够把我放出,我一定有丰厚的酬谢。"看守的人于是向魏齐请求丢弃竹席中的死人。魏齐酒醉,说:"可以丢弃了。"范雎逃出。魏齐后悔,又下令搜捕范雎。魏国人郑安平于是带着范雎逃亡藏匿,更改姓名为张禄。

秦国的谒者王稽出使到魏国,范雎在夜晚去见王稽。王稽暗地里载着范雎一同返回秦国,把范雎推荐给秦王,秦王在离宫接见范雎。范雎装作不知是永巷而进入巷中,秦王来到时守永巷的宦人发

怒驱逐范雎，说："大王来了！"范雎故意说反话："秦国哪里会有国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而已！"秦王警觉地听到范雎说的话，于是要左右随从退避，向范雎长跪请教说："先生你将用什么来指教我？"范雎回答说："是是"。像这样与秦王对答了三次。秦王说："先生你终究不情愿指教我吗？"范雎说："我不敢这样做啊！我是客居秦国的人，和秦王你没有交往。我想要陈说的都是匡助国君的事，处在国王与亲属宗族骨肉关系之间，我希望奉献赤诚的忠心，但不了解秦王你本意怎样，这就是秦王三次问我而不敢回答的原因。我知道今天向大王陈说在前，明天伏罪被诛杀便是随后的事，然而我也不敢回避不说啊。况且死亡是人们一定不可避免的事，假使能够对秦国稍有补益而死，这是我的最大愿望啊。我只怕自己诛死之后，天下的人闭口不敢陈说，止步不敢前来，没有谁肯来归向秦国罢了。"秦王长跪着说："先生，你这是什么话呢！现在我能够见到先生，是苍天为我烦扰先生以保存我秦国先王的宗庙啊。你要陈述的事情不论大小，上至于我的太后，下至于秦国的大臣，希望先生无保留地指教我，不要怀疑我！"范雎拜谢秦王，秦王也回拜范雎。范雎说："依仗秦国的强大，士卒的勇猛，去略取诸侯各国，就好比是放出韩卢名犬去猎取跛足的兔子啊。然而秦国闭关十五年，不敢出兵华山以东的原因，这是穰侯为秦国谋划不忠诚，而且你的谋略也有失误的地方啊。"秦王又长跪着说："我希望听到我谋略失误的地方！"但是随从中有许多偷听谈话的人，范雎还不敢说朝廷内的事，只得先说到秦国外的事，以观察秦王的态度。便进言说："穰侯要越过韩、魏两国去攻伐齐国的刚、寿两邑，不是好的计策。过去齐湣王南进攻伐楚国，打败楚军，杀了楚国的将领，又扩展千里土地，结果齐国连一尺一寸土地都没有得到，难道齐国不想得到土地吗？这是形势使它不能占有啊。诸侯各国看到齐国军民疲困力乏，便起兵攻伐齐国，大败齐军，齐国几乎接近灭亡，因为它攻伐楚国而肥了韩、魏。现在秦王你不如与远方的国家交好而攻伐邻近的国家，这样，

攻得一寸土地就是大王你的一寸土地，攻得一尺土地就是大王你的一尺土地。现在韩、魏是居中原地方的国家，是天下的中枢。秦王想要称霸，一定要亲近中原地方的国家成为天下的中枢，这样可以威服楚、赵，楚国强就亲附赵国，赵国强就亲附楚国，楚、赵两国都亲附，齐国一定会恐惧，齐国亲附了那么韩、魏便可夺取了。"秦王说："很好。"于是任命范雎为客卿，参与谋划军事。

四十六年

1 秦中更胡伤攻赵阏与[1]，不拔。

四十七年

1 秦王用范雎之谋，使五大夫绾伐魏[2]，拔怀[3]。

四十八年

1 秦悼太子质于魏而卒。

四十九年

1 秦拔魏邢丘[4]。范雎日益亲，用事，因承间说王曰[5]："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孟尝君，不闻有王；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击断无讳[6]，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7]，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社稷。臣又闻之，木实繁者披其枝[8]，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9]，尊其臣

者卑其主。淖齿管齐[10]，射王股，擢王筋[11]，悬之于庙梁，宿昔而死[12]。李兑管赵[13]，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今臣观四贵之用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于臣，纵酒弋猎[14]；其所授者妬贤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15]，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王以为然，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以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

【注释】

①中更：秦二十等爵中的第十一等爵为中更。中更相当于卿。

②五大夫：秦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等爵为五大夫。五大夫相当于大夫。

③怀：怀邑，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

④邢丘：邢丘邑，在今河南省温县东北。

⑤承间：趁着方便的机会。这里指可私下交谈的时间。

⑥专断：即决断。这里指专断决定大事。

⑦剖符：古代帝王分封诸侯或功臣，剖分符节为二，帝王及受封者各执其一，作为征信的凭证，这就叫剖符。

⑧披：劈去。这里指果实繁盛使树枝压折断裂。

⑨大其都者危其国：使都市扩展过大的就要危害国家。按照《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古代的制度，最大的都市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都市，不得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的都市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

⑩淖齿管齐：淖齿掌管齐国的大权。事见上卷赧王三十一年。

⑪擢：拔。

⑫宿昔：这里指一夕之间。

⑬李兑管赵：李兑掌管赵国的大权。事见上卷赧王二十一年。

⑭弋(yì亦)猎：指射猎、游猎。

⑮有秩:这里指有俸禄的最低级官吏。

【译文】

四十六年(壬辰,公元前269年)

1 秦国的中更叫胡伤的领兵进攻赵国的阏与邑,没有攻取。

四十七年(癸巳,公元前268年)

1 秦王用范雎的计谋,派五大夫绾去攻伐魏国,攻取了怀邑。

四十八年(甲午,公元前267年)

1 秦国的悼太子在魏国当人质死去。

四十九年(乙未,公元前266年)

1 秦国攻取了魏国的邢丘邑。范雎一天天更加亲近秦王,掌管政事,便趁着恰当的机会进言秦王说:"我在崤山以东的地方时,听到齐国有孟尝君,没听说有齐王;听到秦国有太后、穰侯,没听说有秦王。专擅国家大权的称为王,能够给国家带来利害的称为王,控制杀生大权的称为王。现在太后专擅行事不顾念君王,穰侯出使也不报告君王,华阳君、泾阳君专断行事,没有忌讳,高陵君进出朝廷不讲礼节,有这四位权贵在朝而国家不危险是没有过的。在这四位权贵的专擅下,也就是所说的没有秦王啊。穰侯的使者操持着国王的大权,对诸侯进行控制,在天下进行剖符封赏,征讨敌国,没有谁敢不听从的。战争胜利进攻有所得,那么利益就归给穰侯的封邑陶邑;战事失败了,在百姓中积结了怨恨,那么这祸害便归属国家。我又听说过这样的话,树木果实太繁盛的会压断树枝,压断树枝的就伤害树木的本干;把都市扩展得很大的就危害国家;让臣子尊宠的就会使君主卑下。淖齿掌管齐国大权时,箭射齐湣王的大腿,拔齐湣王的筋,把齐湣王悬吊在庙堂的梁上,一夕便死了。李兑掌管赵国大权时,把主父囚禁在沙丘宫里,经过一百天饥饿而死。我现在观察四位权贵的专权行事,这也是淖齿、李兑一类的人啊。夏、商、周三代亡国的原因,是国君专门把政权交授给臣下,自己就大肆饮

酒、射猎；他所授权的人嫉妒贤能的人才，控制臣下蒙蔽君上，以图实现他的私欲，完全不为君主打算，而君主又不觉悟，因此便丧失了国家。现在从领有俸禄的最低级官吏以上至各大官吏，甚至秦王你身边的待从，没有不是相国的人啊。看到秦王你一人在朝廷孤立，我私下为秦王你忧虑，当你不在世以后，拥有秦国的不是秦王你的子孙啊！"秦王认为范雎说的对，于是废掉太后，驱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到关外去，任用范雎为丞相，封他为应侯。

魏王使须贾聘于秦[1]，应侯敝衣间步而往见之[2]。须贾惊曰："范叔固无恙乎[3]！"留坐饮食，取一绨袍赠之[4]。遂为须贾御而至相府，曰："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怪其久不出，问于门下，门下曰："无范叔；乡者吾相张君也[5]。"须贾知见欺，巧膝行入谢罪。应侯坐，责让之，且曰："尔所以得不死者，以绨袍恋恋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6]，请诸侯宾客；坐须贾于堂下，置莝、豆于前而马食之[7]，使归告魏王曰："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8]"须贾还，以告魏齐。魏齐奔赵，匿于平原君家。

2 赵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为相。

五十年

1 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9]，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南取鄢、郢，东属地于齐[10]，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虽其专恣骄贪足以贾

祸[11]，亦未至尽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扼其吭而夺之耳[12]。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倾危之士哉！

2 秦王以子安国君为太子。

3 秦伐赵，取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13]。"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太后[14]，太后盛气而胥之入[15]。左师公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不得见久矣，窃自恕[16]；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17]。"曰："食得毋衰乎[18]？"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19]，最少，不肖[20]，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21]，昧死以闻[22]！"太后曰："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23]。"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24]。"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25]，而挟重器多也[26]。今媪尊长安君之位，

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27]，长安君何以自证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28]！”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

4 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以伐燕，取中阳[29]；又伐韩，取注人[30]。

5 齐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国事皆决于君王后。

【注释】

①聘：古代国与国之间派遣使者访问叫聘。

②间步：从方便小路徒步行进。

③无恙：没有疾病、灾殃可忧虑的事，也就是平安的意思。恙，忧。

④绨袍：粗绨做的袍。绨，古代的一种丝织物。

⑤乡：这里通“向”。刚才，前一个时候。

⑥供具：供给酒食的器具。

⑦莝（cuò 错）：铡碎的草。

⑧屠大梁：攻下大梁城并杀尽其人民。古代以攻下城池而杀尽城中的人为屠城，也叫洗城。

⑨援：引进。

⑩东属地于齐：是说开拓国土，东边连接到齐国国界。

⑪贾（gǔ 古）祸：招致祸害。

⑫扼（è 厄）：掐住。　吭（háng 杭），喉咙。

⑬长安君：赵惠文王少子的封号。

⑭左师：官名。春秋时的宋国设有左师、右师，都是执政官，属上卿。这赵国的左师，当是优处老臣的散官。

⑮胥（xū 须）：等待。

⑯窃自恕：私下里原谅、宽恕自己。

⑰辇（niǎn 捻）：用人推挽的车。

⑱衰:减少。

⑲贱息:卑贱的儿子。息,儿子。

⑳不肖:大贤,不才。

㉑黑衣:古代军士穿黑衣,因此,黑衣便成军士的代称。

㉒昧死:即冒死。古代臣下上书或进言,多用"昧死",是表示敬畏的意思。

㉓填沟壑(hè 贺):意思是死后尸体无人安葬,弃置于沟壑里。这是对着太后谦称自己的死。壑,沟谷。

㉔媪(ǎo 袄):对年老妇女的尊称。　燕后,赵太后的女儿出嫁到燕国为后,所以触龙这里称她为燕后。

㉕奉:这里同"俸",即俸禄。

㉖重器:国家的重宝。

㉗山陵崩:讳言赵太后的死。

㉘恣:听任,任凭。

㉙中阳:中阳邑,战国赵地,在今山西省中阳县。

㉚注人:注人邑,即注邑,战国时韩地,在今河南省临汝县西。

【译文】

魏王派须贾到秦国访问,应侯穿上破旧的衣服从便道步行前往去见须贾。须贾惊愕地说:"范叔你平安吧!"又挽留他坐下供给饮食,拿出一件粗绨袍送给范雎。范雎便给须贾驾车到了秦国相府,说:"我为先生先进去给相君通报。"须贾怪范雎进去很久不出来,便向相府的小吏询问,小吏说:"这里没有范叔;刚才那位是我们的丞相张先生。"须贾知道被欺骗,于是用双膝行走进去向范雎谢罪。应侯坐着,责备须贾,并且说:"你之所以还能够活着,是因你送绨袍顾念着我,还有旧人相怜的情意啊!"于是大摆酒食器具,宴请各诸侯宾客;让须贾坐在堂下,把铡碎的草料、豆子放在他面前,以这畏马的饲料给他吃,让他回去报告魏王说:"快快斩魏齐的头送来!不这样,我将要到大梁屠城!"须贾返回魏国,把这事告诉魏齐。魏齐投奔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家中。

2 赵惠文王死去，他的儿子叫丹的继立为孝成王；任用平原君为丞相。

五十年（丙申，公元前 265 年）

1 秦国的宣太后死去。九月，穰侯出秦国前往他的封邑陶邑。

臣司马光评论说："穰侯拥立昭王，排除危及他的灾害；推荐白起任他的大将，向南进军夺取了鄢城、郢都，拓展领土东边与齐国的边界相连接，使天下诸侯都俯首奉事秦国。秦国能够愈加强大的这种形势，是穰侯的功劳啊。虽然穰侯专断骄横贪心会招致祸害，但也没有到都像范雎所说的那样。像范雎这样的人，也不是能够为秦国尽忠出谋的，只是想得到穰侯的地位，所以便要掐住他的喉咙而夺取他的地位罢了。这样便使得秦王断绝了与太后的母子间的情义，失去与穰侯的舅甥之间的恩爱。归总说起来，范雎才真是危险诡诈的人啊！

2 秦王立儿子安国君为太子。

3 秦国攻伐赵国，夺取了三座城池。赵王新立为王，太后掌管国家大政，向齐国请求救援。齐国人说："一定要把长安君送来做人质。"太后不答应。齐国不派出救兵，大臣们极力规劝太后。太后公开对左右大臣们说："再来劝说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老妇我一定在他脸上吐口水！"左师触龙希望进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等待他来进见。左师公慢慢走进坐下，自己道歉说："我腿脚有疾，很久没能来见太后，我私下原谅自己；因怕太后身体有什么不适，所以希望能见太后。"太后说："我靠人力推车行走。"触龙说："饮食没有减少吧？"太后说："只是靠一些粥食而已。"太后的怒气渐渐消解。左师公说："我卑贱的儿子舒祺，是最小的儿子，没有才能，而我又已衰老，我私下疼爱他，希望能够补黑衣卫士的缺额让他卫护王宫，我冒死向你请求！"太后说："可以。他年龄多少呢？"左师回答说："已经十五岁了。虽然年少，但我希望在自己死去之前把他托付补缺。"太后说："男人也怜爱小儿子吗？"左师公回答说："比妇人还爱

得厉害。"太后发笑说："妇人爱得特别厉害。"左师公又回答说："我私下认为太后你疼爱女儿燕后更超过爱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比不上爱长安君厉害。"左师公说："父母疼爱他的儿子就要为他谋划得深远。你送燕后走时，拉着她的脚而哭泣，是思量她离开得太远啊，也是在怜爱她啊。燕后既已走了，你也不是不思念她，每次祭祀就祝愿她说：'一定不要让她回来！'这难道不是为她谋划长久，要让她的子孙相继都成为君王吗？"太后说："是这样。"左师公说："现今三代之前，到赵王那时的子孙封为侯的，他们的继承人还有存在的吗？"太后说："没有了。"左师公说："这是他们之中，享有封侯时间短的是因祸殃累及自身，享有封侯时间长的则是祸殃落到了他的子孙辈。难道人主的儿子做了封侯就不好了吗？是他们地位尊贵又没有功绩，俸禄丰厚又没有劳绩，挟持的国家贵重宝器太多啊。现在太后你让长安君享有尊高的地位，封给他肥沃的土地，多多给了他贵重的宝器，而又不就现在使他为国家建功，一旦你有意外，长安君又靠什么来使自己依托赵国呢？"太后说："好，任凭你去把他支使委派！"于是左师公为长安君准备车一百乘到齐国做人质，齐国便派出援军，秦军于是撤退。

4 齐国安平君田单率领赵国军队去攻伐燕国，攻取了中阳邑；又攻伐韩国，攻取了注人邑。

5 齐襄王死去，他的儿子叫建的继立为王。建年少，国家的政事都由君王后决定。

五十一年

1 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2 田单为赵相[1]。

五十二年

1 秦武安君伐韩，取南阳[2]；攻太行道[3]，绝之。

2 楚顷襄王疾病。黄歇言于应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不归，则咸阳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应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问疾，反而后图之。"黄歇与太子谋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4]，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太子因变服为使者御而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太子谢病。度太子已远，乃自言于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愿赐死！"王怒，欲听之。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王从之。黄歇至楚三月，秋，顷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黄歇为相，封以淮北地，号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

1 楚人纳州于秦以平[5]。

2 武安君伐韩，拔野王[6]。上党路绝[7]，上党守冯亭与其民谋曰："郑道已绝[8]，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受我，秦必攻之；赵被秦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矣。"乃遣使者告于赵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秦，其吏民皆安于赵，不乐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赵王以告平阳君豹，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

利。"王曰："人乐吾德，何谓无故？"对曰："秦蚕食韩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固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得谓之非无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请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万户都三封其太守为华阳君，以千户都三封其县令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忍卖主地而食之也！"

【注释】

①以上五十一年的记载，是据章钰校补。

②南阳：在今河南省西南部地区。

③太行道：此太行道，地当今河南省济源县东。

④卒大命：即死去。

⑤州：本春秋时国名，后被楚所灭，地在今湖北省洪湖县东北

⑥野王：野王邑，在今河南省沁阳县。

⑦上党：上党郡，战国时韩置郡，秦时治所在长子县(今山西省长子县西南)。

⑧郑：即郑邑，战国时韩国国都所在地，在今河南省新郑县。

【译文】

五十一年(丁酉，公元前 264 年)

1 秦国武安君率军攻伐韩国，攻下九座城，斩杀了五万人。

2 田单任为赵国的丞相。

五十二年(戊戌，公元前 263 年)

1 秦国武安君率兵攻伐韩国，夺取了南阳；又进攻太行道，断绝了韩国的道路。

2 楚国的顷襄王病重。黄歇向应侯说："现在楚王病重恐怕会去世，秦国不如把楚国太子送回去。太子要是能继立为楚王，那么他事奉秦国一定很尊重而且会永远感激相国你，这是亲善友好的国家而能够储备拥有万乘兵车的友邦。如果不让楚太子返回楚国，那么他只不过是咸阳的一个平民而已。楚国另外立的君主一定不事奉秦国，这是失去友好的国家而断绝了与万乘大国的和睦，不是好的计谋啊。"应侯把这些话报告秦王。秦王说："让太子的师傅回去探望楚王的疾病，回来之后再计议这些事。"黄歇同太子谋划说："秦国留太子，是想从中谋求利益，现在太子你的势力还不能用什么来使秦国得利，而阳文君的两个儿子在楚国国内，假使楚王死去，太子你不在国内，阳文君的儿子一定立为继位之王，这样，太子你就不能够奉祀宗庙了。现在不如从秦国逃走，与使者一同逃出。我请求留下来，用死命来对付秦王！"太子便改换服装为楚国使者驾车出了关；黄歇却留守在楚太子的馆舍里，常常称说太子有病以婉谢来访客人。估计太子已经离开秦国很远了，才自己去对秦王说："楚太子已经回楚国，离开秦国很远了。我黄歇愿意接受秦王你处死！"秦王发怒，想把黄歇处死。应侯说："黄歇为楚国的臣子，把身体生命都奉献给他的君主，太子在楚国立为王后，必定重用黄歇。不如不给黄歇加罪而让他回楚国去，这样就可亲善楚国。"秦王听从了应侯的话。黄歇回到楚国之后三个月，这年秋天，顷襄王死去，考烈王即位，任命黄歇为丞相，封给他淮北的地方，称号为春申君。

五十三年（己亥，公元前 262 年）

1 楚国人把州陵邑献给秦国以求和。

2 武安君攻伐韩国，攻下野王邑。通上党的道路断绝，上党郡的郡守冯亭同当地的人民商议说："通往郑邑的道路已断绝，秦军一天天逼进，韩国不能来救援，不如将这上党郡归附赵国，赵国接受了我们上党郡，秦国一定会进攻赵国；赵受秦军的进攻，一定会亲

善韩国;韩国、赵国合力为一,就可以抵抗秦国了。"于是派遣使者向赵国通报说:"韩国没有能力守卫上党郡,让上党郡归入秦国,但上党郡的官吏及人民都安心归附赵国,不情愿归入秦国。这里拥有城市的大邑十七座,希望敬献给大王!"赵王把这事告知平阳君豹,平阳君豹回答说:"圣人以无缘无故得到的利益看作最大的祸害。"赵王说:"上党人心向我们的德义,怎么说是无缘无故?"平阳君豹回答说:"秦国一天天在吞并韩国的土地,使中间的太行道断绝,不让它国内相通,本来自认为可因而收受上党郡啊。韩国之所以不把上党交给秦国,是想把上党的祸患转嫁给赵国。秦国为取得上党而承担了战争的劳苦,而赵国却收受到上党郡的利益,即使是强大者也不能从弱小者那里得到利益,难道弱小者却能从强大者那里得到利益吗!岂能说这不是无故而得利吗?不如不收受上党郡。"赵王把这事告诉平原君,平原君请求收受上党郡。赵王便让平原君前往去接受上党郡地,把拥有万户居民的三个都邑封给上党郡太守华阳君,把拥有千户居民的三个都邑封给上党郡的县令,并封为侯,官吏、人民都加三等爵。冯亭流泪不愿见赵国的使者,说:"我不忍心卖掉君主的土地而把它作为自己的封邑来享用它啊!"

五十五年

1 秦左庶长王齕攻上党,拔之。上党民走赵。赵廉颇军于长平[1],以按据上党民[2]。王齕因伐赵。赵军数战不胜,上一裨将、四尉[3]"赵王与楼昌、虞卿谋,楼昌请发重使为媾[4]。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军矣,虽往请媾,秦将不听。不如发使以重宝附楚、魏,楚、魏受之,则秦疑天下之合从[5],媾乃可成也。"王不听,使郑朱媾于秦,秦受

之。王谓虞卿曰："秦内郑朱矣。"对曰："王必不得媾而军破矣。何则？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未郑朱，贵人也，秦王、应侯必显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见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显郑朱而不与赵媾。

秦数败赵兵，廉颇坚壁不出。赵王以颇失亡多而更怯不战，怒，数让之[6]。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畏，独畏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耳！廉颇易与[7]，且降矣！"赵王遂以赵括代颇将。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鼓瑟耳[8]。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9]。"王不听。初，赵括自少时学兵法，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侍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乡而朝[10]，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称，妾请无随坐[11]！"赵王许之。

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武安君为上将军而王齕为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军，悉更约束[12]，易置军吏，出兵击秦师。武安君佯败而走，张二奇

兵以劫之[13]。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武安君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自如河内发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14]。齐人、楚人救赵。赵人乏食,请粟于齐,王弗许。周子曰:"夫赵之于齐、楚,扞蔽也[15],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矣。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然[16]。且救赵,高义也;却秦师,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不务为此而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九月,赵军食绝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急来攻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赵括自出锐卒搏战,秦人射杀之。赵师大败,卒四十万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17],赵人大震。

【注释】

①长平:长平邑,战国赵地,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

②按据:安置,安定。

③按照别的本子,"止"字应是"亡"字。 裨将:副将。

④媾:讲和,求和。

⑤合从:即合纵。

⑥让:责备。

⑦易与:意为不足道,容易对付。

⑧胶柱鼓瑟:胶粘住弦柱而鼓瑟,比喻拘泥不知通变。因瑟上有柱,用以张弦,鼓瑟时松紧弦柱,即可调节声音;若把弦柱胶死,就不可能灵活变换音

调。

⑨合变：中国古代兵法的常用术语。《孙子·势》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包含的是奇正相生，变化无穷的用兵思想，也就是"合变"的军事谋略。其关键是以正兵接战，奇兵（即预设的侧翼或伏兵）出其不意突击以制胜。

⑩东乡而朝：这里指自居主帅之位东向而坐会见军吏。乡，通"向"。

⑪随坐：指株连而入罪。

⑫约束：这里指军事部署、军中命令。

⑬劫：威胁，威逼。

⑭遮：拦住，阻拦。

⑮扞蔽：即屏障。

⑯奉漏瓮沃焦釜：捧着漏瓮向焦灼的釜上浇水。奉，捧；瓮，一种陶制的盛器。

⑰首虏：这里指斩杀俘虏的首级。

【译文】

五十五年（辛丑，公元前260年）

1 秦国的左庶长王齕率军进攻上党郡，攻下了上党。上党的人民投奔赵国，赵国的廉颇驻扎在长平，便在长平收容安置上党的人民。王齕因此攻伐赵国。赵国军队屡次作战都失败，战死了一位副将及尉官四人。赵王与楼昌、虞卿计议对策，楼昌请求派出重要的使者到秦国讲和。虞卿说："现在制约讲和的主动权在秦国；秦国决心要打败我赵王的军队，虽然派使者去求和，秦国一定不答应。不如派使者以重宝去使楚国、魏国心向我们，楚国，魏国接受了重宝后，那么秦国就会疑心天下诸侯又在合纵抗秦，这样讲和才能成功。"赵王不接受虞卿的计议，派了郑朱到秦国讲和，秦国接纳了郑朱。赵王对虞卿说："秦国已接纳了郑朱。"虞卿回答说："赵王你一定不可能实现求和且赵军一定会大败了。为什么呢？天下去祝贺战争胜利的人现在都在秦国。郑朱，是赵国尊贵的人啊，秦王、应侯一定显耀尊重他，用他来明示天下。天下的人看到赵王你已向秦求

和，一定不来援救赵王；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援救赵王，那么讲和也就不可能实现了。"接着秦国果然显耀郑朱而不与赵国讲和。

秦国多次打败赵军，廉颇坚守营垒不出战。赵王以为廉颇因军兵伤亡多而更加胆怯不敢出战，于是发怒，多次派人去责备他。秦国的应侯又派人带了千镒黄金来到赵国施行反间，散布言论说："秦国所畏惧的，只是怕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当将领，廉颇这个人不足道，容易对付，他就要投降了！"赵王听了流言便任命赵括代替廉颇为将领。蔺相如说："赵王以赵括名声大而任用他，就像把弦柱胶粘牢固而鼓弹瑟一样。赵括只不过是能够读他父亲的兵书和论说，不知道灵活用兵的谋略。"赵王不理会蔺相如的话。当初，赵括从年少的时候就学习兵法，自以为天下没有谁能和他相匹敌。他曾经同他的父亲赵奢讨论兵事，赵奢没能难住他，然而也不称说他很行。赵括的母亲问赵奢这是什么缘故，赵奢说："用兵，是入死亡的险境啊，而赵括轻意地论说它。假使赵国不任命赵括为将则罢了，如果一定要任命他为将领，使赵军覆灭的一定是赵括啊。"到了赵括就要起程的时候，赵括的母亲向赵王上书，说赵括不适合派去领兵打仗。赵王说："为什么？"赵括母亲回答说："我最初事奉他的父亲赵奢时，赵奢当时为将领，亲自捧着饭去关照进食的士兵就有十多人，他所交往的朋友以百计，赵王及赵氏宗室赏赐给他的财物，他全部送给了军吏和士大夫；他接受任命的日子，不过问家里的事。现在赵括一日受命为将，便自居主帅的位子，向东而会见军吏，军吏们没有谁敢仰望他的；赵王赐给他的黄金及礼物，他全部拿回藏在家中，而常常察看哪里有好的田产房宅，可以买到的就买来。赵王你认为赵括像他父亲，其实他们父子心愿不同，希望赵王你不要派遣赵括！"赵王说："赵母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母因此便说："假使赵括不称职，我请求赵王准许我不因儿子的事而株连判罪！"赵王允许了赵母的请求。

秦王听说赵括已经担任了赵军将领，于是暗中派遣武安君白

起任秦军的上将军，而任王齕为副将，并下令军中说："有敢泄露说武安君任将军的处斩！"赵括到了军中，改变所有的军事部署和军令，撤换军吏，发动士兵冲出营垒攻击秦军。武安君假装失败退走，又部署两支伏军，胁逼赵军。赵括乘胜追赶到秦军营垒，营垒里的军士坚决抵抗，使赵军不能攻进去；秦军部署在侧翼的二万五千人断绝了赵军的后路，另外五千骑兵又拦截在赵军营垒之间，赵军被分割为两个部分，输送粮食的道路断绝。武安君派出小股军队攻击赵军，赵军战斗失利，便修建营垒坚守以等待救兵到来。秦王听说赵军输送粮食的道路断绝，便亲自前往河内调发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民众全部到达长平，拦绝赵军的救兵及粮食。齐国军队、楚国军队救援赵军。赵国军队缺乏粮食，向齐国请求借调粮食，齐王不允许。周子说："赵国对于齐国、楚国来说，是屏障啊，就好像牙齿和嘴唇一样，嘴唇没有了牙齿便受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祸患便会降临到齐国、楚国了。现在援救赵国的急务，应该像捧着漏瓮向焦灼的锅上浇水一样。况且援救赵国，是高尚的义勇行动；打退秦军，可显扬名声啊；用义勇行动援救危亡的国家，用威势胁逼强大的秦军退却，不急着做这些事而吝惜粮食，为国家而设想，这是错误的啊！"齐王不接受这意见。九月，赵国军队断绝粮食已有四十六天了，赵军内部暗中互相攻杀食人的肉。赵军加紧进攻秦军的营垒，想以四队分批出兵，轮番攻击秦军营垒，到第四队进攻完毕，又再从第五次开始进攻，但是军队不能派出。赵括自己带领精锐士卒与秦军搏战，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士卒四十万人全部投降。武安君白起说："秦军已攻下了上党，上党的人民不乐意做秦国的民众，而归附了赵国。赵国的士卒反复无常，不把他们全部杀了，恐怕将来要作乱。"于是用欺诈的手段全部杀死并掩埋了赵军，只留下弱小的二百四十人送回赵国，前后斩杀了俘虏的首级四十五万，赵国的人民十分震惊。

五十六年

1 十月，武安君分军为三：王齕攻赵武安、皮牢[1]，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上党地。韩、魏使苏代厚币说应侯曰[2]："武安君即围邯郸乎？"曰："然。"苏代曰："赵亡则秦王王矣[3]；武安君为三公[4]，君能为之下乎？虽欲无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5]，正月，皆罢兵。武安君由是与应侯有隙。

赵王将使赵郝约事于秦[6]，割六县。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攻王，王无救矣。"赵王计未定，楼缓至赵，赵王与之计之。楼缓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赵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敝，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虞卿闻之，复见曰："危哉楼子之计，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与者，非固勿与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其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

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秦易道也。"赵王曰："善。"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王封虞卿以一城。

【注释】

①武安：武安邑，在今河北省武安县西南。　皮牢，皮牢邑，战国赵邑，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北。

②有的本子"使"上有"恐"字。

③秦王王(wàng 旺)矣：秦王将称王于天下了。第二个"王"字，指为王、称王。

④三公：这里是说秦王若为天下共主，白起就将成为最高军事长官，也就是秦国的三公之一。

⑤垣雍：垣雍邑，战国时属韩，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

⑥赵郝：或作"赵敖"。

【译文】

五十六年(壬寅，公元前259年)

1十月，武安君把军队分为三部分：王齕率军一部进攻赵国的武安、皮牢，攻取了这两地。司马梗率军一部，向北平定太原，占有了上党全部土地。韩国、魏国恐惧便派遣苏代带着厚重的礼物去劝说应侯，说："武安君就要去围攻邯郸了吗？"应侯回答说："是这样。"苏代说："赵国灭亡，秦王就要称王于天下了，武安君将成为秦国的三公之一，应侯你能屈居于他的地位之下吗？你虽想不居于他的地位之下，那肯定是不能够做到的。秦国曾经攻打韩国，包围邢丘，围困上党，上党的人民都反而成为赵国的人民，天下各国的人民不乐意做秦国的人民的日子已经很久了。现在秦国灭亡赵国，赵国北部

土地的人民加入燕国，东部土地的人民加入齐国，南部土地的人民加入韩国，那么你所能得到的人民也就没有多少了。你不如趁着这有利的形势让赵国割让土地，不要都成为武安君的战功啊。"应侯便对秦王说："秦国的兵卒疲劳，请允许韩国、赵国割让土地以求和，而且可以使士卒得到休养。"秦王听从了应侯的话，使韩国割让垣雍，赵国割让六座城池来讲和。到正月，秦国、赵国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武安君从此与应侯有了怨隙。

赵王将要派遣赵郝到秦国订和约，割让六县土地。虞卿对赵王说："秦军来进攻赵王你的土地，是因为军队疲倦而撤回秦国呢？或者赵王你认为秦军的军力还能前进，只是怜爱赵王你才不进攻呢？"赵王说："秦军不留余力进攻我们，一定是因为军队疲倦而撤兵啊。"虞卿说："秦国用兵力进攻它所不能取得的土地，士卒疲倦了撤兵回国，赵王你又将它军力所不能攻取的土地奉送给它，这是帮助秦国来攻击自己。到明年秦国来进攻赵王你，赵王你也就没有拯救了。"赵王还没有决定计策，楼缓来到赵国，赵王便与他商议这件事。楼缓说："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赵两国交战，天下诸侯都高兴，这是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将可以凭借强者而对付弱的了。'现在赵国不如赶快割让地方给秦国以求和，以此使天下疑心赵国已得到秦国的默契，又可以安慰秦国贪婪的心。不这样的话，天下诸侯就将依仗秦国的怨怒，乘着赵国的疲敝，瓜分赵国，赵国将要灭亡了，哪里还谈得上算计秦国呢？"虞卿听到了楼缓这样的言论，又来进见赵王说："楼缓所说的计策危险啊，这是使天下诸侯更加怀疑赵国，而哪里能安慰秦国的野心啊！惟独不讲这样做是在天下诸侯中示弱呢？况且我说的不给土地的话，并不是就坚持不给土地而已。秦国向赵王你索要六座城池，而赵王你不如把这六座城池去买好齐国。齐国，是秦国的深仇大敌。不等到赵国割让六座城池的话说完，齐王就会听从赵王的。这就是赵王你在齐国失去六座城池而将在秦国那里得到抵偿，而且又在天下诸侯面前显示出

自己有能力啊。赵王你将这计谋放出风声，那么军兵还没有到边境，我相信秦国的使者便带着厚重的礼物来到赵国，反而向赵王你求和了。这样与秦国讲和，韩国、魏国听到此事，一定都看重赵王你，这是赵王你一举便使三个国家结为亲睦近邻，而与秦国变换了地位啊。"赵王说："这很好。"便派遣虞卿东行去见齐王，与齐王谋划对付秦国的事。虞卿还没有回到赵国，秦国的使者已来到赵国了。楼缓听到这消息，便离开赵国出走。赵王把一座城池赏封给虞卿。

秦之始伐赵也，魏王问于大夫①，皆以为秦伐赵，于魏便。孔斌曰②："何谓也？"曰："胜赵，则吾因而服焉；不胜赵，则可乘敝而击之。"子顺曰："不然。秦自孝公以来，战未尝屈，今又属其良将，何敝之承！"大夫曰："纵其胜赵，于我何损？邻之羞，国之福也。"子顺曰："秦，贪暴之国也，胜赵，必复他求，吾恐于时魏受其师也③。先人有言：燕雀处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乐也④，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⑤，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今子不悟赵破患将及己，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子顺者，孔子六世孙也。初，魏王闻子顺贤，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以为相。子顺曰⑥："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为治世也，虽蔬食饮水，吾犹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禄，吾犹一夫耳，魏王奚少于一夫！"使者固请，子顺乃之魏；魏王郊迎以为相。子顺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⑦，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⑧。诸丧职者咸不悦，乃造谤言。文咨以告子顺。子顺曰：

"民之不可与虑始久矣！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8]；吾先君之相鲁[9]，三月而后谤止。今吾为政日新，虽不能及贤，庸知谤乎[10]！"文咨曰："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相鲁，人诵之曰：'霹裘而芾[12]，投之无戾。芾而霹裘，投之无邮。'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诵曰：'裘衣章甫[13]，实获我所。章甫裘衣，惠我无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异乎圣贤矣。"子顺相魏凡九月，陈大计辄不用，乃喟然曰[14]："言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素餐[15]，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16]。人谓子顺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将何之？山东之国，将并于秦；秦为不义，义所不入。"遂寝于家。新垣固请子顺曰："贤者所在，必兴化致治。今子相魏，未闻异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顺曰："以无异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无良医。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义事之，固不获安；救亡不暇，何化之兴！昔伊挚在夏[17]，吕望在商，而二国不治，岂伊、吕之不欲哉？势不可也。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

2 秦王欲为应侯必报其仇，闻魏齐在平原君所，乃为好言诱平原君至秦而执之。遣使谓赵王曰："不得齐首，吾不出王弟于关！"魏齐穷，抵虞卿，虞卿弃相印，与魏齐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难见之，魏齐怒，自杀，赵王卒取其首以与秦，秦乃归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

陵复将兵伐赵。武安君病，不任行[18]。

【注释】

①有的本子“于”字下有“诸”字。

②孔斌：即下文的“子顺”，孔子的六世孙。

③于时：就是“于此时”的意思。

④昫昫(gòu gòu 勾勾)：鸟鸣声。昫，通“雊”。

⑤灶突：炉灶的烟囱。

⑥有的本子“顺”字下有“谓使者”三字。

⑦嬖宠之官：这里指受亲近宠爱而无贤才的官。

⑧无任之禄：这里指不任事官员享用的俸禄。

⑨以上两句说的子产相郑事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即公孙侨，或称公孙成子。《左传》原文的大意是，子产为郑国相一年，众人就讽诵说：子产拿走我们的衣冠贮藏起来，计算我们的田亩而收税，谁人要去杀子产，我将要帮助他。到子产为相三年以后，众人改诵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我有田亩，子产栽培它，子产死了，谁来继他的位呢？

⑩吾先君：这里子顺说的是孔子。

⑪庸：岂。

⑫麋(mí 迷)：小鹿。　芾(fú 佛)：古代礼服上的蔽膝。

⑬章甫：古代的一种帽子，本是殷代玄冠的名称。

⑭喟然：叹声。

⑮尸利：也就是尸禄，指亲近君王而不劝谏，像古代祭祀时任尸或祝受利禄的人，这里是说做君王的官，食君王的禄，而不能为君王效力。素餐，无功而受禄。

⑯致仕：退出官职，辞掉官职。

⑰伊挚：即伊尹，尹是官名。伊挚原事奉夏桀，后被商汤任以国政。

⑱不任：不堪，不能够。

【译文】

秦国开始攻伐赵国时，魏王向各位当政大夫询问这事对魏国

有没有好处，各位大夫都认为秦国攻伐赵国对魏国有好处。孔斌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夫们回答说："秦国打胜了赵国，那么我们就从此归服秦国；如果秦国不能打胜赵国，那么我们就可利用它战败疲惫而攻击它。"子顺说："不是这样。秦国从孝公以来，它作战从来不曾失败过，现在又交兵权给良将，哪里有什么战败疲惫可以利用！"大夫们又说："纵使秦国打胜了赵国，对我魏国又有什么损害呢？邻国失败的羞耻，正是我们国家的幸福啊。"子顺说："秦国，是贪暴的国家，它打胜了赵国，一定又向别的国家提出要求，我恐怕到那时魏国要受到它的军队侵略。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话：燕雀巢居在房屋上，母鸟与雏鸟相哺食，呴呴地鸣叫相乐，它们自以为很安乐了。但是屋里的炉灶烟囱火焰上冲，整座房宇即将焚毁，燕雀安详的样子不变，不知道祸患即将来到自己身上。现在各位大夫不醒悟，看不到赵国破灭的祸患即将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难道人可以同燕雀一样无知吗！"子顺这个人，是孔子的第六代孙。当初，魏王听说子顺贤明，便派遣使者带上黄金和礼物，聘请子顺为魏相。子顺对使者说："假使魏王能信用我的治国方略，我的治国方略一定可以实现国家的治理，即使吃蔬菜喝白水，我都会尽力实行这治国方略。假使只是想利用我这个人，给予我很高的俸禄，那我也只是同一个普通人一样罢了。魏王哪里会缺少一个普通人！"使者坚决请求，子顺于是前往魏国；魏王到郊外来迎接他，任子顺为魏相。子顺撤换过去受魏王亲近宠爱的官，而任用有贤才的官员，剥夺不任事官员的俸禄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官员。那些丧失了职务和俸禄的人都不高兴，于是制造毁谤的言论。文咨把这些谤言报告给子顺。子顺说："民众，不可与他们谋划事业的开始已经很久了！古代善于料理政事的人，他们任事开始时都不可能没有毁谤他的。子产任郑国的相，三年之后毁谤才停止；我的先君孔子任鲁国相，三个月以后毁谤才停止。现在我治理国政一天天见成效，虽说还赶不上贤明的人，但是岂能去顾察毁谤吗！"文咨说："我不知道你先君孔

子受的毁谤是什么?"子顺说:"先君孔子开始为鲁相,有人讽刺说:'穿小鹿皮裘和蔽膝的大夫,抛弃他也无妨。那个穿蔽膝及鹿皮裘的大夫,抛弃他也无罪。'任鲁相到了三个月,政治教化已见成效,人们又传诵说:'穿皮裘衣戴帽子的大夫,使我家里得到好处。戴帽子穿皮裘的大夫,无私地施惠给我。'"文咨听后高兴地说:"现在才知道先生你同圣贤没有什么不同啊。"子顺任魏国相共九个月,向魏王陈述的治国大计都不被采用,于是叹气说:"陈说的话不被采用,这是我陈说的不恰当啊。陈说的话对主上不相合,做主上的官,食主上的俸禄,这是白白得利白吃白饭,我的罪过实在太深了!"便回到家里以有病为理由退出相位。有人对子顺说:"魏王不信用你,你岂不出走吗?"子顺回答说:"出走又将往哪里去呢?崤山以东各国都将被秦国吞并,秦国的行事不仁不义,行仁义的人是不愿进去的。"子顺只得闲居在家中。新垣固对子顺说:"贤人居位任职的地方,一定兴起教化,政治清明。现在你为魏国相,没有听到有特别的政绩便自行引退,想来是不得志吧,为什么离开相位这么快呢?"子顺说:"因为没有特别好的政绩,所以自己退位啊。况且死症是没有良医能治的。现在秦国有吞食天下的野心,以仁义去事奉它,一定不能得到安全;拯救危亡都来不及,哪里还谈得到兴起教化!古时伊挚在夏朝,吕望在商朝,而夏、商两国也没有得到治理,难道是伊挚、吕望不想治理好吗?是大势不可能啊。现时崤山以东的国家,衰败不振作,韩、赵、魏这三晋之国割让土地给秦国以求苟且偷安,东周西周屈服并入秦国,燕国、赵国、楚国也已经屈服了。由此看来,不超过二十年,天下一定全部归秦国了!"

2 秦王想为应侯实现他的报仇雪恨,听说魏齐在平原君家里,于是用好话引诱平原君到秦国并把他拘留。又派遣使者对赵王说:"不得到魏齐的人头,我决不让赵王你的弟弟平原君出关!"魏齐没有办法,来到虞卿那里,虞卿辞弃相位,同魏齐一起逃亡。到了魏国,想通过信陵君去投奔楚国。信陵君心里想不能接见他,魏齐很

忿怒，便自杀而死。赵王收取魏齐的人头给了秦国，秦国便把平原君放归赵国。九月，秦国的五大夫王陵又率领军队攻伐赵国。这时武安君白起病重，不能随军出征。

五十七年

1 正月，王陵攻邯郸，少利，益发卒佐陵；陵亡五校[1]。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之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虽胜于长平，士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2]；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

赵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约其门下食客文武备具者二十人与之俱，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3]，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乃与之俱，十九人相与目笑之[4]。平原君至楚，与楚王言合从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5]！吾乃与而君言[6]，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

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7]。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8]，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之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以定从[9]；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10]，所谓'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从而归，至于赵，曰："胜不敢相天下士矣[11]！"遂以毛遂为上客。

【注释】

①校（xiào 效）：古代军队单位名称。古代以二曲为部，部四百人，立司马；二部为校，校八百人，立尉；二校为裨将，一千六百人，立将军；二裨将军三千二百人，有将军、副将军。

②绝：度越、穿过。

③颖：尖端。

④目笑：互相用眼睛示意以耻笑。

⑤胡：何。

⑥而：汝，你。

⑦悬：系着，紧扣着。

⑧辱王之先人:指焚烧楚王先人的陵墓。

⑨歃(shà 霎)血:一说"歠(chuò 辍)血",即用口饮血;一说以手指蘸血,涂于口旁。是古代订盟约时的一种仪式。

⑩录录:同"碌碌",本指平庸无才干。这里指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只是辛苦跟随。

⑪有的本子"敢"字下有"复"字。

【译文】

五十七年(癸卯,公元前258年)

1正月,王陵领兵进攻邯郸,战事失利,秦国增派部卒去援助王陵;王陵丧失了五校的部众。这时武安君的疾病已痊愈,秦王想派武安君去替代王陵。武安君说:"邯郸实在是不容易攻下的;况且诸侯救赵国的援军一天天开到。那些诸侯怨恨秦国的时日已经很久了。秦国虽然在长平打了胜仗,但是士卒死亡的超过了一半,国内空虚,我们从远地度越河山去争占别人的国都,这样赵国在它的国内响应诸侯援军,诸侯援军攻击邯郸外面的秦军,打败秦军是必然的。"秦王亲自下命令武安君却不肯前去替代王陵,于是派应侯去劝请武安君。武安君终于以疾病推辞,不肯去邯郸前线;秦王便任命王齕代替王陵。

赵王派遣平原君到楚国请求救援,平原君要在他门下的食客中选取文武兼备的二十人一同前往;只选得十九人,其余的食客没有可挑选的。毛遂向平原君推荐自己。平原君说:"贤能的士人处于世上,就好比锥子放在囊袋中,它的尖端立即会显现出来。现在先生你处在我赵胜的门下到今已有三年了,我身边的人没有称扬过你,我赵胜也没有听说过你有突出的行事,这是先生你没有什么可称说的啊。先生你没有才能,先生你留下来!"毛遂说:"我便在今天请放置在囊袋中了!假使让我毛遂早放置在囊袋中,便已是锥的锋芒冒出来了,不仅仅是锥的末端显现而已。"平原君于是同意毛

遂跟着一起去楚国，那已选定的十九人便互相以目示意耻笑毛遂。平原君到了楚国，同楚王论说合纵的利害得失，从早晨太阳出来时谈论合纵的事，到了太阳正中时还没有决定合纵。毛遂手按着剑登上殿阶走到殿上，对平原君说："合纵的利害得失，两句话便能决断了却！而今太阳出来时在论说，到了太阳正中还不能决断，这是为什么？"楚王发怒叱斥说："为什么不下去！我只是与你的主君说话，你是做什么的呢？"毛遂手按剑把走到楚王面前说："大王你之所以叱斥我毛遂的原因，是依仗楚国兵民众多啊。现在在这十步之内，楚王你便不能依恃楚国的兵民众多了！楚王你的生命紧扣在我毛遂手中。我的主君就在面前，你叱斥做什么？况且我毛遂听说商汤用七十里的国土而称王天下，周文王用百里的国土而使诸侯各国臣服，难道是他们的士卒众多吗？是他们确实能够依据国家的良好形势而振奋它的声威。现在楚国地方方圆有五千里，手持戈戟的武士有一百万人，这是实现霸王大业的资本啊。依仗楚国这样的强大，天下各国都不能抵挡。白起，只是一个平庸小子而已，他率领几万部众，起兵同楚国作战，第一次大战便攻下了鄢城、郢都，第二次大战便烧毁夷陵，第三次大战便焚毁楚国先王的陵庙，这是千秋百世的怨恨也是我赵国感到羞辱的大事，而楚王你却不厌恶秦国白起的凶横。合纵这事是为了楚国，不是为赵国啊。我的主君就在面前，楚王你叱斥做什么？"楚王说："是，是，真是像先生你说的，我敬奉国家的土地人民跟从赵国。"毛遂说："合纵的事决定了吗？"楚王说："决定了。"毛遂对楚王身边的臣子们说："快取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捧起铜盘跪着进送给楚王说："楚王你应当先啜血以订立合纵盟约；其次啜血的是我的主君，再其次啜血的是毛遂我。"于是便在殿上订立合纵盟约。毛遂用左手拿着铜盘的血用右手招呼其他十九人说："你们一同在堂下啜这些血！你们辛辛苦苦随从而来，就是所说的'靠着别人成功大事'的啊。"平原君已订立合纵条约回归赵国。到了赵国，平原君说："我赵胜不敢再以貌评定天下的士人

了!"于是待毛遂为上客。

于是楚王使春申君将兵救赵[1],魏王亦使将军晋鄙将兵十万救赵。秦王使谓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遣人止晋鄙,留兵壁邺[2],名为救赵,实挟两端。又使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说赵王,欲共尊秦为帝,以却其兵。齐人鲁仲连在邯郸,闻之,往见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3]。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4],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5]!"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先生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呢?"鲁仲连曰:"固也,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6],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7];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8],欲令之死。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无已而帝,则将行其天子之礼以号令于天下,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矣!"

2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3 初，魏公子无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9]。公子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10]。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11]。"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睥睨[12]，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谢客就车，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13]，宾客皆惊。及秦围赵，赵平原君之夫人，公子无忌之姊也[14]，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15]，让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于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纵公子轻胜弃之，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敕晋鄙令救赵，及宾客辩士游说万端，王终不听。公子乃属宾客约车骑百余乘[16]，欲赴斗以死于赵；过夷门，见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去，行数里，心不快，复还见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今公子无他端而欲赴秦军[17]，譬如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问计。侯嬴屏人曰："吾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尝闻公子为如姬报其父仇，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公子诚一开口，则得虎符[18]，夺晋鄙之兵，北救赵，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19]。有如晋鄙合符而不授兵，复请之，则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与俱。晋鄙若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

于是公子请朱亥与俱。至鄗,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20],公子遂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子无兄弟者,归养!"得选兵八万人,将之而进。

王齕久围邯郸不拔,诸侯来救,战数不利。武安君闻之曰:"王不听吾计,今何如矣?"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称病笃,不肯起。

【注释】

①春申君:即战国时楚国贵族黄歇。

②壁:营垒,这里指在营垒中留守。 鄗,战国魏置县,治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鄴镇。

③上首功:秦以作战中斩首多为上功,所以这里说秦是上首功的国家。

④梁:魏国都城在大梁,故魏国又称梁。

⑤烹:古代以鼎镬煮杀人的酷刑。

⑥九侯:一作鬼侯。古代有一个国家名叫九,九侯臣属于纣,是纣王的三公之一。 鄂,古代有鄂国,或作"邘"。鄂侯臣属于纣,是纣王的三公之一。

⑦脯(fǔ 府):本指干肉,这里指古代酷刑,杀死后使之成为干肉。

⑧牖(yǒu 有)里:一作羑里,地在今河南汤阴县北。

⑨夷门:战国魏都大梁城的东门,在今河南省开封城东北隅,后来开封也别称夷门。

⑩虚左:空出左边的席位。古代以左为尊,虚左即让出上位以待贤者。

⑪枉:这里指绕道。 过:访,探望。

⑫睥睨(pìnì 僻腻):又作俾倪或辟倪。这里是斜视窥察的意思。

⑬赞:赞誉,介绍。

⑭公子无忌:即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

⑮冠盖:本指仕宦的冠服和车盖,这里指派出的使者及其所乘车骑。

⑯属(zhǔ 主)宾客:集合带领宾客。属,集合。

⑰无他端:指没有其他计策可以施行。

⑱虎符:即兵符,是古代帝王调发军队的信物。用铜铸成虎形,背有铭文,分成两半,右半留存中央,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将帅。

⑲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是孙武子的话。《孙子·九变篇》就有"君命有所不受"的话。它的意思是将军在外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即使君王的命令,有的也可不接受。

⑳椎(zhuī 追,又读 chuí 垂)杀:用铁椎击杀。

【译文】

于是楚王派遣春申君率领军队援救赵国,魏王也派了将军晋鄙率领十万军兵去援救赵国。秦王的使者对魏王说:"我攻伐赵国,很快就将攻下,诸侯胆敢去援救赵国的,当我攻下赵国后,一定调转军兵先去攻击它!"魏王听后很恐惧,派人去阻止晋鄙援救赵国,让军队在邺县营垒中停留下来,表面上说是援救赵国,实际上是保持住与秦国、赵国两头的关系。魏王又派将军新垣衍由小路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去劝说赵王,想共同尊秦王为帝,以使秦国退兵。齐国人鲁仲连当时在邯郸,听到这消息,便前去面见新垣衍,说:"那秦国,是抛弃礼义,以战争中斩首多为上功的国家,它假使肆意在天下称帝,那么我鲁仲连只有投赴东海一死而已,不愿做它的属民啊!况且这是魏王还没有看到秦王称帝的危害的缘故罢了,我将要使秦王把魏王烹杀剁成肉酱!"新垣衍怏怏不快地说:"先生你为何能使秦王把魏王烹杀剁成肉酱呢?"鲁仲连说:"当然可以做到,我将要对秦王说这事。从前九侯、鄂侯、周文王,都是纣王的三公啊。九侯有女儿长得美好,把她献给纣王,纣王以为不美,便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为九侯的事极力抗争,辩论很激烈,所以纣王把鄂侯杀死使他成为肉干;周文王听到这事后,很有感慨地长叹,所以纣王又把他拘禁在牖里的囚牢内达一百天之久,想使文王死掉。现在的秦国,是拥有兵车万乘的国家啊;魏国,也是拥有兵车万乘的国

家啊;都是拥有兵车万乘的国家,各自都有称王的名声,为什么看到他秦国一战取得了胜利,便想从而使它称帝,而自己却终于要身处被杀死成肉干成肉酱的地位呢!况且秦国称帝而并不罢休,又将撤换诸侯各国的大臣,将要剥夺它所不称心的人而给它所赞赏的人为臣子,剥夺它所憎恨的人而给它所喜爱的人为臣子,又将使它的子女和挑是生非的妇人做诸侯的妃姬,这些人居处在魏国的宫廷中,魏王又怎能够安适度日呢!而新垣衍将军你又怎么能够得到过去的宠信呢!"新垣衍听了后便起身,一再拜谢说:"我现在知道先生你是天下的名士啊!我请求离开邯郸,不敢再说尊秦为帝了!"

2 燕国武成王去世,他的儿子孝王继立。

3 当初,魏国公子无忌仁爱尊重士人,招致的食客有三千人。魏国有位隐居的士人叫做侯嬴,年龄七十岁,家境贫穷,当了魏都大梁城夷门的监守官吏。公子无忌摆下酒席大会宾客,宾客们就坐安定下来之后,公子随从车骑空出左边的位置自己去迎接侯嬴,侯嬴手拉着身上穿的破旧长衣,戴着破旧帽子,直往公子车上左边的位置不推让;公子手拉着御马的缰绳,态度更加恭敬。侯嬴对公子说:"我有一位友人在市里屠户中,希望车骑绕道让我去访问他。"公子便驾车进入市中,侯嬴下车去见他的友人朱亥,斜眼察看公子的态度;又故意久久地站立着,同他的友人谈话,暗中观察着公子。公子的态度更加和蔼,侯嬴于是辞谢友人上了车,到了公子的家宅。公子引领着侯嬴坐在上坐席位,向所有宾客介绍侯嬴,宾客们都很惊奇。到了秦国围攻赵国邯郸时,赵国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的姐姐,平原君派出去的使者车马连接不断地先后到了魏国,平原君要使者责备公子无忌说:"我赵胜所以自己攀附结成婚姻之亲,是因为公子你道义高,能够为别人的窘困着急相助啊。现在邯郸很快就要投降秦国了,而魏国的救兵却不来,即使公子你对我赵胜嫌弃不管,难道不怜悯公子你姐姐吗!"公子很忧虑这事,屡次请求魏王下令晋鄙率兵援救赵国,以至宾客辩士百般劝说,魏王总是不答

应。公子无忌于是集合宾客配备车骑一百多乘，想开赴到赵国前线搏斗而死；车骑经过夷门时，公子面见侯嬴。侯嬴说："公子你尽力去吧，我这老友不能跟从了！"公子离开侯嬴，行走了几里路，心里不高兴，又返回来见侯嬴。侯嬴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公子你会返回来的！现在公子你没有别的计策可行而想奔赴秦军阵地，就好像把肉投给饥饿了的老虎，有什么功绩！"公子一再拜谢并询问计策。侯嬴要别人退开之后，说："我听说调发晋鄙的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而如姬最得魏王爱幸，她有办法窃取兵符。曾经听说公子你为如姬报了杀父之仇，如姬为了公子即使去死也愿意而不会辞避。公子你若真的向如姬一开口，那么就可得到虎符，夺得晋鄙的兵众，开往北面救援赵国，西面退却秦国，这是五霸的功业啊。"公子照侯嬴说的那样做，果然得到了兵符。公子就要上路了，侯嬴说："将军在外地，君王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假使晋鄙合了兵符而不给你兵众，他再请示魏王，那么事态就危险了。我的友人朱亥是位力士，可以与你一同去。晋鄙如果答应给兵众，那最好；如果不答应给兵众，可以使朱亥击杀晋鄙！"于是公子请让朱亥一同前去，到了邺县，晋鄙合了符，怀疑这事，举起手对着公子说："我拥有十万的兵众驻屯在魏国边境上，现在你只单骑独车来代替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朱亥袖藏四十斤的铁椎，击杀晋鄙，公子便集合兵众下令给全军说："父子两人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去！兄弟两人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家去！独生子没有兄弟的，回去供养父母！"得到选拔的兵众八万人，公子带领这些军队向邯郸前进。

王齕围攻邯郸好久却不能攻下，诸侯派兵来援救赵国，王齕在攻战中屡次失利。武安君听到这消息，说："秦王不听我的计议，现在怎么了呢？"秦王听到武安君说的话，发怒，强令武安君前去统领军队。武安君假称病重，不肯前去担任统兵将帅。

五十八年

1 十月，免武安君为士伍[1]，迁之阴密[2]。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3]。武安君病，未行，诸侯攻王齕，齕数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4]。王与应侯群臣谋曰："白起之迁，意尚怏怏有馀言。"王乃使使者赐之剑，武安君遂自杀。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师于邯郸下，王齕解邯郸围走。郑安平为赵所困[5]，将二万人降赵，应侯由是得罪。

公子无忌既存赵，遂不敢归魏，与宾客留居赵，使将将其军还魏。赵王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6]。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与公子饮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7]。魏亦复以信陵君奉公子。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隐于博徒，薛公隐于卖浆家，欲见之；两人不肯见，公子乃间步从之游。平原君闻而非之。公子曰："吾闻平原君之贤，故背魏而救赵。今平原君所与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以无忌从此两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为羞乎！"为装欲去。平原君免冠谢，乃止。

平原君欲封鲁连，使者三返，终不肯受。又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8]，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生不复见。

2 秦太子之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妃生子异人。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人不礼之。异人以庶孽孙质于诸侯[9]，车乘进用不饶[10]，居处困不得意。

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异人，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异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门！"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异人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不韦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夫人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傒有秦国之业[11]，士仓又辅之。子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曰："然则奈何？"不韦曰："能立圃嗣者[12]，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异人，令结宾客。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见华阳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献于夫人，因誉子异人之贤，宾客遍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异人也以夫人为天！"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弛。今夫人爱而无子，不以繁华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以为圃，即色衰爱弛，虽欲开一言，尚可得乎！今子异人贤而自知中子不得为圃，夫人诚以此时拔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夫人以为然，承间言于太子曰："子异人绝贤，往来者皆称誉之。"因泣曰："妾不幸无子，愿得子异人立以为子以託妾身！"太子许之，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嗣，因厚馈遗异人，而请吕不韦傅之。异人名誉

盛于诸侯。

吕不韦娶邯郸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孕期年而生子政，异人遂以为夫人。邯郸之围，赵人欲杀之，异人与不韦行金六百斤予守者，脱亡赴秦军，遂得归。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

1 秦将军摎伐韩，取阳城、负黍[13]，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余县，斩首虏九万。赧王恐，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14]，令无得通阳城。秦王使将军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赧王于周。是岁，赧王崩。

【注释】

①士伍：有罪贬失官爵，称为士伍，是罚入士卒之伍的意思。

②阴密：阴密邑，战国秦地，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南。

③汾城：战国魏邑，在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

④杜邮：杜邮邑，战国秦地，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⑤郑安平：郑安平曾藏匿范雎，范雎为秦相，称应侯，保举郑安平任职，安平降赵，按秦律，保举的人债事的，保举者与同罪，所以应侯因此获罪。

⑥公子就西阶：按照《礼记》里所说的礼仪，主人就东阶而上，客人就西阶而上。宾客若要谦降自己的等级，便就主人的东阶而上。下文说公子从东阶上，就是说公子自己谦虚降等。

⑦鄗：鄗邑，在今河北省柏乡县东北。　汤沐邑：以其邑的赋税供汤沐之用，所以叫汤沐邑。

⑧一种本子"下"字下有"之"字；一种本子"士"字下有"者"字。

⑨庶孽：指不是嫡正的子孙，如妾所生子多称庶孽。

⑩进：这里指钱财，即“赆”义。

⑪一种本子“秦”作“承”。

⑫谪：通“嫡”。

⑬阳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告城镇。 负黍，负黍邑，在今河南省登封县西南。

⑭伊阙：一名阙口，又名龙门，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

【译文】

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

1十月，免去武安君的爵位贬为士伍，把他迁到阴密。十二月，增调军卒到汾城旁。武安君因有疾病，没有前去，诸侯军攻王齕，王齕军一再退却，王齕派出回秦国求援的使者一天天到来，秦王于是派人发遣武安君，要他不可留居咸阳城中。武安君走出咸阳西门十里，到了杜邮邑。秦王与应侯及臣子们商议说：“白起迁出咸阳，心里还怏怏不满并有怨恨的话。”秦王便派了使者赐剑给白起以自杀，武安君于是自杀。秦国人哀怜他，乡邑各地都祭祀他。

魏公子无忌的军队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王齕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而退走。郑安平被赵军围困，率领二万人投降赵国，应侯因此有罪。

公子无忌援救并使赵国得以保存之后，便不敢回魏国，与宾客们留在赵国居住，派遣将领率领魏国的军队回魏国。赵王同平原君商议，把五座城邑封给公子无忌。赵王亲自扫除迎接公子，执行主人的礼节，领着公子走西阶而上。公子在侧旁行走谦虚辞让，随从主人东阶而上，自己说有罪过，既亏负了魏国，对赵国也无功。赵王同公子共饮到了日暮，口里不忍心说出献五城给公子的事，因为公子谦退辞让的缘故。赵王把鄗城定为公子的汤沐邑。魏国仍把原来的信陵封邑供奉公子。公子听说赵国有位不任官职的士人毛公隐居在赌博徒中，薛公隐居在卖酒浆的人家里，很想见到他们；这

两人不肯相见，公子于是步行去随从他们交游。平原君听到后非难公子。公子无忌说："我听说平原君贤明，所以背着魏国来救赵国。现在平原君所相互交游的人，只是一些豪侠相称举以夸耀的人而已，不去求交贤达士的人啊。就以我无忌的身份随从这两人交游，还恐怕他们不情愿同我交游啊。平原君难道以为羞耻吗！"于是收拾行装想离开赵国。平原君脱帽道歉，无忌才留下来。

平原君想赏封鲁仲连，派去的使者往返三次，鲁仲连终于不肯接受。又用千金给鲁仲连送礼，鲁仲连笑着说："天下贤士所尊贵的，是替人排除患难消除危难解决纠纷而不取报赏啊。假使索取报赏，那是商贾买卖的事啊！"他辞谢了平原君离开出走，终身不再相见。

2 秦国太子的妃子叫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夏姬生的儿子叫异人。异人在赵国作人质，秦国屡次攻伐赵国，赵国人不以礼待异人。异人以非嫡亲孙子的身份在诸侯中作人质，平日使用的车乘财物都不充裕，居住穷困很不得意。

阳翟地方的大商人吕不韦来到邯郸，看见异人的情况，说："这是奇货囤积起来可以牟利啊！"于是前往去见异人，开导他说："我能够使你的门第盛大！"异人笑着说："还是使你自己的门第盛大吧！"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的门第要等待你的门第盛大了才能盛大。"异人心中明白他所说的意思，于是请不韦一同进坐，深谈。不韦说："秦王已年老了。太子宠爱华阳夫人，夫人没有儿子。你的兄弟二十余人，其中子傒有继承秦国政权的地位，士仓又在辅佐他。你是居于太子诸子中排行中间的地位，不怎么样受宠爱，长时期在诸侯中当人质。到太子即位时，你是不能够争做继嗣的。"异人说："那怎么办？"不韦说："能够立嫡亲继嗣的，只有华阳夫人而已。我不韦虽然贫穷，极愿意用千金为你西行去秦国奔走，立你为继嗣人。"异人说："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愿意把秦国与你共同分享。"不韦于是将五百金给了异人，要他交结宾客。又以五百金买珍

奇宝物美好玩饰，自己携带西行到秦国，面见华阳夫人的姐姐，把珍奇宝物献给夫人。乘着见面的会机赞誉异人贤能，结交的宾客遍布天下，他经常日夜伤心思念着太子和夫人说："我异人同样把夫人看作亲母！"夫人十分高兴。不韦于是让夫人的姐姐劝说夫人："以美色事奉别人的，到了年老色衰时宠爱淡漠，即使想讲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儿子异人贤能，而他自己明白是排行中间的儿子，不能够做嫡亲继嗣，夫人假使在这时举拔他，是儿子异人没有国家变为有国家，夫人你没有儿子变为有儿子啊，那么便在秦国终身有宠爱了。"夫人以为说的对，便利用机会对太子说："儿子异人最为贤能，来往的人都称誉他。"于是哭泣着说："我很不幸没有儿子，希望能把子异人立为自己的儿子，以托付我的终身！"太子答应了她的要求，便与夫人刻了玉符，约定立异人为嫡嗣，于是以丰厚的财物送给异人，并请吕不韦辅导他。异人便在诸侯中盛传声誉。

吕不韦娶了邯郸城中最美貌的妇人同居，心里知道她已怀孕。异人与吕不韦一同饮酒，看见这美人便要娶得。不韦假装发怒，然后把美人献给异人。这美人怀孕十二个月便生下子政，异人便把这美人立为夫人。邯郸被围困时，赵国人想杀掉异人，异人与不韦共同行贿，以金六百斤给看守的人，脱身逃亡奔赴到秦军中，于是得以返回秦国。异人穿着楚人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夫人说："我是楚国人，要把你当成为自己的儿子。"因此更改他的名字叫子楚。

五十九年（乙巳，公元前256年）

1 秦国将军名叫摎的率军攻伐韩国，夺取了阳城、负黍，斩杀四万人。又攻伐赵国，夺取了二十多个县，斩杀俘虏九万人。周赧王恐惧，同诸侯相约合纵抗秦，率领天下诸侯精锐的军队出伊阙去攻伐秦国，使秦国不能通达阳城。秦王派将军摎进攻西周，赧王进入秦国，叩头认罪，把他的三十六邑地方和人口三万全部进献秦国。秦国接受了他的进献，把赧王送回西周国。这一年，赧王去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六

秦纪一　起柔兆敦牂，尽昭阳作噩，凡二十八年。

昭襄王

五十二年

1 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1]，弃市。应侯日以不怿。王临朝而叹，应侯请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郑安平、王稽等皆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应侯惧，不知所出。

燕客蔡泽闻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应侯曰："蔡泽，天下雄辩之士；彼见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怒，使人召之。蔡泽见应侯，礼又倨[2]。应侯不快，因让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3]。君独不见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4]，何足愿与？"应侯谬曰："何为不可！此

三子者，义之至也，忠之尽也。君子有杀身以成名，死无所恨。”蔡泽曰：“夫人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5]，下也。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周公[6]，岂不亦忠且圣乎！三子之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善。”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惇厚旧故，不倍功臣，孰与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泽曰：“君之功能孰与三子？”曰：“不若。”蔡泽曰：“然则君身不退，患恐甚于三子矣。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赢缩[7]，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报[8]，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危之！”应侯遂延以为上客，因荐于王。王召与语，大悦，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免。王新悦蔡泽计画[9]，遂以为相国。泽为相数月，免。

【注释】

①河东：河东郡，秦设置，治所在安邑县（今山西省夏县北禹王城）。

②倨（jù 巨）：傲慢。

③成功者去：是说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转更替，成就了其各自功能的便被代谢而去。如春生而后夏长，再而后秋就实，冬闭藏，周而复始，代谢而去。

④商君：商君的事迹见二卷周显王三十一年。吴起，吴起事迹见一卷安王二十一年。大夫种，即文种，字少禽，春秋末年越国大夫。吴王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王打败，困守会稽，他出计贿赂吴太宰嚭，得免亡国，文种被授予国政，越君臣刻苦图强，终于灭亡吴国。勾践听信谗言，后来赐剑文种令其自杀。

⑤名僇（lù 陆）辱：名声受侮辱。僇，侮辱。

⑥闳（hóng 宏）夭：西周初年的大臣，闳氏，名夭，与散宜生、太颠等同辅周文王。

⑦赢缩:又作"盈缩",指伸长、缩短,或增、减。赢,满,有余,或写作"赢"。

⑧雠(chóu 愁):这里指回报,报复。

⑨计画:即出计谋划。

【译文】

秦纪一　起丙午(公元前255年),止癸酉(公元前228年,共二十八年。

昭襄王

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

1 河东郡守王稽与诸侯暗中勾结获罪,在市中处斩。应侯一天到晚都不高兴。秦昭襄王上朝时发出长叹,应侯问为什么长叹。秦昭襄王说:"现在武安君已经死了,郑安平、王稽等人又都背叛秦国,我国内没有良将而国外多是敌对的国家,我因此而忧虑!"应侯听后恐惧,不知出什么计谋为好。

燕国人蔡泽听到这消息,便西行进入秦国。他先派人到应侯那里扬言说:"蔡泽,是天下能言善辩的人;他见了秦王,一定会使你窘困并夺取你的相位。"应侯听到后发怒,派人去叫蔡泽来。蔡泽来见应侯,行礼又很傲慢。应侯心里不高兴,便责备他说:"你扬言想取代我任国相,我想听听你的道理。"蔡泽说:"唉呀!我的见识为什么这样迟缓啊!那自然界春夏秋冬四个时令的更替,成就了功能就被代谢而去,你难道没有看到那秦国的商君、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哪里值得效法呢?"应侯驳斥说:"为什么不可效法这三位人物,道义高尚,竭尽忠心。君子能杀身成名,身死也没有遗恨。"蔡泽说:"一个人立功,难道不是希望成全名誉和性命吗?性命和名誉都保全的,是最上等的;名声值得效法而性命不保的,是次一等的了;名声受侮辱而性命保全的,是下等的啊。那商君、吴起、大夫文种,他们做人臣尽了忠心而事业达到成功,这是可以效法的。但是闳夭、周公,难道不也是尽忠而且圣明吗!商君、吴起、大夫文种

这三人的值得效法，比起闳夭、周公来怎么样呢？”应侯说：“说得好。”蔡泽说：“那么你的君主对旧臣和老朋友的惇诚宽厚，不背弃功臣，比起秦孝公、楚悼王及越王勾践来怎么样？”应侯说：“不知道怎么样。”蔡泽说：“你的功劳才能同商君、吴起、大夫文种相比怎么样？”应侯回答说：“不如他们。”蔡泽说：“那么你身不退去相位，那将遭到的祸患恐怕比商君等三人更厉害。俗话说：‘太阳到了正中时就要西沉，月亮圆满之后就要亏缺。’一进一退一伸一缩，跟时代相应而变化，这是圣人的处世法则。现在你的仇怨已经报复，恩德已经报答，愿望达到了又没有应付变化的计谋，我私下为你的这种情况感到危险！”应侯便延请蔡泽为上客，并推荐他给秦王。秦王召见他并相交谈，听后十分高兴，任命蔡泽为客卿。应侯从此以病为由辞职免去相国官职。秦王开始看重蔡泽的计划，便任蔡泽为相国。蔡泽任相国几个月后，被免去官职。

2 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1]。荀卿者，赵人，名况，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2]；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3]；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4]，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

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5],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6]。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沸[7],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8],散则成列,迮则若莫邪之长刃[9],婴之者断[10];兑则若莫邪之利锋[11],当之者溃;阘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芳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12],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13]',此之谓也。"

【注释】

①兰陵:兰陵县,战国楚置,治所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南兰陵镇。

②羿(yì 艺):古代传说中善射的人名。

③造父:古代善于御马的人,传说周穆王曾要他驾御千里马。

④感忽:恍忽,或倏忽,指短暂的时间。 悠闇,即悠暗,指远看不清楚的

情状，这里是指短暂时间内的变幻。

⑤露袒：指人的肢体上下没有衣裳遮蔽，裸露肉袒的情况，这里是说散漫无约束的情况。

⑥滑(gǔ 骨)：通“汩”，乱。

⑦橈(náo 蛲)：通“挠”，这里是“搅”的意思。

⑧卒：古代军队以一百人为一卒。

⑨莫邪(yé 耶)：古代宝剑名。

⑩婴：通“撄”，触犯，碰触。

⑪兑(ruì 瑞)：通“锐”。

⑫灼黥：即古代的受刑人或士兵的面部受炙灼、刺字涂墨。

⑬这以上所引的《诗》句，是《诗经》里《商颂·长发》的诗句。 武王，即汤，殷人称他为武王。 载，始。 发，《诗》里作“旆”，大旗。 虣，威猛如虎的样子。 秉，持。 钺，大斧。 遏，遏止，抵御。 《诗》句的意思是：殷武王出兵战胜汤，如猛虎威武手持大斧，有如炽烈的火在燃烧，有谁敢来阻挡抵御我。

【译文】

上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和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叫况，名况与孟轲齐名。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谈御兵法，赵孝成王说：“谈御兵法的要领，”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到好的天时，下得到有利的地势，观察敌兵变化动向，后发兵，先到达，这是用兵的重要法则。”荀卿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古代的用兵法则，凡是用兵进行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人民。弓弦箭矢不调整得当，那么就是善射的羿也不能用它射中目标；御战车的六匹马不齐力奔驰，善于御马的造父也不可能驾它达到远方；人民不相亲相附，那么就是商汤、周武王也不可能一定取胜。所以善于使人民亲附的，这才是善于用兵的啊。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人亲附罢了。”临武君说：“不是这样。用兵看重的是占有威势及地利，要施行的是变诈谋略。善于用兵的人是在瞬息间变幻行事，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出击，孙武、吴起用这样的方法，

在天下所向无敌,难道说一定要等到人民归附吗!"荀卿说:"不是这样。我说的这些,是仁人的军队,是成就王业的人的追求啊。而你重视的那些,是权谋势利啊。仁人的军队,是不可以欺诈的。那些可以欺诈的,是荒怠轻慢的军队,是散慢无约束的军队,是君臣上下之间混乱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以暴桀的欺诈手段去对付另一暴桀,还会有因手段高下取胜的。如果以暴桀的手段去欺诈像唐尧那样的仁人,就好比用卵去击石,用手指去搅动沸水,对像投入水火之中,到火里被烧焦,到水里被淹没罢了。所以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上、中、下三军都同心协力;臣下对于君上,下属对于上司,有如儿子事奉父亲,弟弟事奉兄长,像手臂去捍卫头颅及眼睛,去掩盖救护心胸及腹脐。用欺诈的办法去袭击他们,同事先去惊扰然后才去攻击他们,是一样的。况且仁人据有十里的国家就将有一百里的耳目,据有一百里的国家就将有一千里的耳目,据有一千里的国家就将有四海之内的耳目。一定是耳聪目明,洞察辽远,警戒充备,和顺亲附而齐整统一,所以仁人的军队,相聚合时便成部伍,散开时便成为行列,伸展出去像莫邪宝剑的长刃,抵触它的必折断;它的锐气像莫邪宝剑犀利的锋芒,阻挡它的一定溃败;它停留下来在营垒里驻守,就像鼎有一样坚固,冲触它的只有头角摧折而退缩罢了。况且暴虐的君主会有谁来与他相附从呢?那他相随从的,一定是他辖下的人民。他的人民亲附我喜欢我如同父母一样,他们对我友好像椒兰那样的芬芳;他们反转去看他的国君,就像经受灼黥的刑辱,像仇敌;人的常情,就是凶残的桀、跖,哪里会有为了他所憎恶的人,去残害他喜好的人呢!这好像是让人家的子孙亲自去残害他父母啊。他们的人民一定来相告,那又何以能够欺诈他们呀!所以仁人主宰国家,国家一天天开明,诸侯先顺服的得安定,后顺服的遭危难,对抗它的削国土,反对它的会灭亡。《诗》里面说:'武王汤出兵战旗扬,如猛虎威武手持大斧,有如炽烈的火在燃烧,有谁敢来阻挡抵御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1]，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则下可用也[2]；上不足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3]，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4]，无本赏矣[5]。是事小敌毳[6]，则偷可用也[7]；事大敌堅，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8]。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9]，操十二石之弩[10]，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11]，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12]，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13]，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阨[14]，忸之以庆赏[15]，鳅之以刑罚[16]，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17]，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有胜[18]，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19]。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20]，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21]。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22]，则作而兼殆之耳[23]。故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譬之犹以锥刀墮泰山也[24]。故汤、武之诛桀、

纣也,拱挹指麾[25],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26]:'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27],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夫是谓之盗兵,君子不由也。"

【注释】

①隆礼:尊重礼,重视礼。

②卬(yǎng 氧):通"仰"。

③技击:用手足技巧熟练操作器械攻击取胜。

④赐赎锱金:官府赐锱金赎买。锱,八两金为锱。

⑤无本赏:按旧注说,斩得首级即得赏,不论战事胜败都得赏。假若没有斩首之功,即使战事胜利也不给赏,这便是无本赏。

⑥脆(chì 脆):通"脆",脆弱。

⑦偷:苟且。

⑧赁市佣:出钱赁市中佣作的人。

⑨三属之甲:指上身有一甲、大腿有甲裤、小腿上亦缠有甲,所以叫三属之甲。

⑩石(shí 式,又读 dàn 旦):重量单位,按习惯的说法,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

⑪赢:装足,装够。

⑫中试:经考试达到了合格程度。

⑬改造:指更改选择。

⑭阨(ài 艾):阨塞,险要的地方。

⑮忸(niǔ 纽):熟习,习以为常。

⑯鰍(quū 秋):通"逼",迫惑。引申为箝制。

⑰五甲首而隶五家:作战中获取了五甲首的便可隶属役使乡里的五家。

⑱四世有胜:指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四世都得到胜利发展。

⑲以焦熬投石:把焦熬的物体投掷在硬石上。焦熬的物体脆而易碎,故投

于石上必粉碎。

⑳干赏：求取赏赐。干，求。

㉑安制綦(qí其)节：安守制度极遵节义。 綦：极，甚。

㉒微妙：精尽，精心尽意。

㉓作：起。 殆：危。

㉔堕(huī灰)：通“隳”，毁坏。

㉕拱挹指麾(huī挥)：拱手作揖地指挥。挹，通“揖”。麾，通“挥”。

㉖泰誓：《尚书》的篇名，即《大誓》，相传是周武王伐纣的誓师词。《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无此篇，现在的《泰誓》是伪《古文尚书》里的一篇。

㉗翕(xī吸去)：收敛，收缩。

【译文】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贤王的军队，设置怎样的规章制度，怎样施行才可以？”荀卿说：“凡是君主贤明的，那个国家就会得到治理，君主没有才能的，那个国家就混乱；重视礼节尊重道义的，那个国家就会得到治理，轻慢礼节卑视道义的，那个国家就混乱。国家治理的强，国家混乱的弱，这是强弱的根本啊。君上值得景仰的那么下属便可信用；君上不值得敬仰的那么下属便不可使用。下属可信用的就强，下属不可信用的就弱，这是强弱的常规。齐国人重视技击，它的技击，斩得一首级的就由官府赐给赎金八两，打了胜仗没有斩得首级也不给赏赐。这在战事小敌人脆弱时，那么姑且侥幸可以使用这方法；到了战事大敌人坚强时，那么军队就涣散离心了，就像飞翔的鸟一样，不到一天便反覆倾侧。这是亡国的军队啊，军队没有比这更脆弱的了。这与用赁金雇佣市上人夫作战相差无几。魏国的武卒，是以一定的标准选取他们的：要穿起上身、大腿、小腿上的三套甲，操持十二石重的弩，背负五十个矢，把戈荷在身上，头戴盔，带利剑，装足三日的粮食，一个白天要走上一百里路程；经考试达到标准，就免去他家的赋税，给予便利优等的田宅。这样他们的气力几年之后便会衰退，但他免除赋税的优待

不可剥夺，若要更改选择武卒，就不容易达到这样周全的标准。因为这样的缘故，国家土地虽然广大，但它能收取的赋税一定不多，这是使国家危弱的军队。秦国，它让人民生存的境遇很狭隘，它驱使人民的手段很酷烈，用威势来胁逼他们，让他们隐蔽居住在险阨的地方，使他们习惯于庆赏奖惩；以刑罚来箝制他们，使他们向上求索利益的途径除了参加战斗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使他们以战功奖赏来竞为官长，斩得五甲首的就可以隶属役使五家，这是最为能够保持军众强大的长久可行的办法。所以秦国在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四世都能取得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合乎规律的啊。所以齐国的技击不可能对抗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可以对抗秦国的精锐兵士，秦国的精锐兵士不可以抵当齐恒公、晋文公以礼制节义训练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以礼制节义训练的军队不可以抵当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如有抵当它的，就像把焦熬极脆的物体投掷到硬石上去一样。这几个国家相同的，都是求取奖赏趋赴财利的军队，是雇佣的人徒出卖劳力的原则啊；他们没有拥爱君上安于节制极为遵守节义的心理。诸侯中有能够精心尽意用节义的，那就会兴起以兼并那些危殆的国家了。所以招请募集选取，崇尚威势诈谋，以功利为上，是使人民积渐成俗啊。礼义教化，是整齐团结人民啊。所以以欺诈的军队去抵当欺诈的军队，还有巧拙的不同；以欺诈的军队去抵当被礼义教化整齐团结的军队，这好比是用锥刀去毁坏泰山啊。所以商汤、周武王诛伐夏桀和商纣王，只拱手作揖从容指挥，就是强暴的国家也没有不为他们奔走使唤的，诛杀暴桀、商纣就像诛杀一个民贼独夫。所以《泰誓》里说：'独夫纣'，就是说的这事。所以军队受礼义教化整齐团结就能控制天下，受礼义教化初步整齐团结了就能整治邻国敌人。至于招雇募集选取的军队，崇尚势利欺诈，以功利为上的军队，那么胜或不胜没有定准，他们有时收敛有时伸张，有时存有时亡，只是相替为高下罢了。这就是所说的强盗军队，有识的君子是不去这样治军的啊。"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荀卿曰："知莫大于弃疑[1]，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2]。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3]，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4]；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旷[5]，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旷，夫是之谓五无旷。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五无旷。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荀卿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上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6]，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

捍其贼,则是亦贼也。以其顺刃者生,傫刃者死[7],奔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8],曹触龙断于军[9],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10],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11]。'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敌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临武君曰:"善。"

陈嘉问荀卿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3 燕孝王薨,子喜立。

4 周民东亡。秦人取其宝器,迁西周公于憝狐之聚[12]。

5 楚王迁鲁于莒而取其地。

【注释】

①知:通"智"。

②必:一定,必然。这里指一定胜利,一定成功。

③处舍:这里指营垒。 收藏:指库藏财物。

④伍与参:即参伍,指交互错杂,错综比较。

⑤旷:荒废,懈怠,松弛。

⑥格:击打,搏斗。

⑦傫(shù 素):向着,对着。

⑧微子开：即微子启，周代宋国的始祖。他本是商纣的庶兄，封于微（今山东省梁山西北）。曾多次劝谏商纣，纣王不听，于是出走，后来向周投降，周封他于宋。

⑨曹触龙：人的姓名，一说是桀的左师，这里说是纣的臣属，为人谄谀不正。

⑩竭蹶：颠仆，竭力，尽力而行。

⑪以上所引《诗》句，见《诗·大雅·文王有声》。意思是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四方之民都想服从周王朝。

⑫悲（dàn 但）狐之聚：即悲狐聚，古地名，在今河南省临汝县西北。

【译文】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的好。请问怎样做将军。"荀卿说："智略没有比抛弃怀疑更重要的了，行为没有比不犯错误更重要的了，做事没有比不后悔更重要的了。做事到了不后悔的程度便可满足了，不可以要求必定成功。所以，军队的制度、号令、政策，要求严格有权威；执行奖赏惩罚，要求坚决能信服人；驻防的营垒及财物的库藏，要求周密严固；军队转移或前进后退，要求安定且慎重，要求快捷迅速；窥探敌军的动静变化，要求潜伏深入，要求交互比较验证，与敌军对抗进行决战，一定要照我军已判明的情况行动，不要与我军疑惑不明的情况去盲目行动。这些称为六术。不要因是喜好的人便任为将而厌恶的人便废弃不用，不要因胜利懈怠而忘记了失败的教训，不要对内部威严而对外轻慢，不要只看见利益而不顾及它的害处，凡是考虑事情要求成熟而使用财物要求充裕，这些就叫做五权。将军对君主的命令不接受的有三种情况：可以被杀但不可以使他处在不得安全的地方，可以被杀但不可以使他去攻击不可取胜的敌军，可以被杀但不可以使他去欺侮百姓，这些叫做三至。凡是得到君主的命令而指挥三军，三军既安定，军中官员都班列了职位，兵众都已稳定，那么君主的信任不能使他心欢，敌军不能使他激怒，这样的人就是最忠诚的臣子。一定在事前谋划周全而严肃

去施行，行事到终结时还像开始时那样慎重，始终都保持一致的态度，这就叫做大吉。一切事情的成功一定是在于对事情的认真严肃，它的失败一定是由于对事情轻慢。所以严谨胜过怠慢就是吉利，怠慢胜过了严谨就要灭亡；计划胜过了侈欲就顺利，侈俗胜过了计划就凶险。攻战时像坚守时一样慎重，行军时像作战时一样果敢，有战功时像侥幸得到的那样。对计谋严谨不懈怠，对事情谨慎不懈怠，对官吏尊重不懈怠，对兵众敬重不懈怠，对待敌人不轻慢不懈怠，这就叫做五不懈怠。谨慎地实行这六术、五权、三至，而以恭敬不懈怠来对待，这就叫天下的名将，那么就与神明相通了。"

临武君说："说的好。请问贤王的军事制度该是怎样的。"荀卿说："将军建旗伐鼓，发号施令，至死不移；御手为驾战马手执缰绳，至死尽职；官吏们坚守本职而死；上大夫死于行列中。兵士听到鼓声即前进，听到锣声就撤退。听从命令的是最上等，有功的在其次。命令不前进却前进的，好比命令不撤退而撤退的一样，他们的罪过相等。战争中不屠杀老弱，不践踏禾稼，敌人屈服了的不拘捕，顽抗搏斗的不赦免，逃命的不俘虏。凡是诛杀，不是诛杀他们的百姓，是诛杀那些扰乱百姓的人。百姓有捍卫他们的凶贼的，那么他们就是凶贼了。因为捍卫他们的凶贼而不抵抗了的给生路，对抗搏斗的杀死，逃命的宽待。微子开投奔周武王被封在宋国，曹触龙顽抗在军前被斩杀，商朝人民顺服周朝的，给予他们的生活条件与周朝的人民没有差别；所以邻近国家的人民快乐地歌颂周朝，远处的人民竭力地奔赴周朝，不论是遥远安闲或偏僻落后的国家，没有不乐意去听从驱使的，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凡人迹能到达的国家没有不服从的，这就叫做人师。《诗经》里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人想不服从的。'说的就是这事。贤明的君主只有诛伐而没有征战，敌人坚守着的城不去进攻，敌兵来搏斗的不予攻击，敌军上下相欢的那么就为他们庆贺，不屠灭敌国的城池，不偷袭敌军，不留兵众在敌国，军队不超过时间留驻在敌国，所以敌国的人民安心贤明君主的政

治，而不安心他们的君上，希望贤明君主的军队到来。”临武君说：“说的好。”

陈嚣问荀卿说：“先生你议论兵事，经常以仁义为根本，但是仁是爱护人民，义是遵循公理，那么又何以要用兵？凡是要有军队的，都是为争夺啊。”荀卿说：“这不是你所能明白的。那仁是爱护人民，正因为爱护人民，所以厌恶有人去残害人民啊；义是遵循公理，正因为遵循公理，所以厌恶有人去搅乱公理啊。那用兵，是用来禁残暴除祸害的，不是为争夺啊。”

3 燕孝王死，他的儿子名叫喜的继位。

4 西周的人民向东逃亡，秦国人夺取了西周国的传国宝器，把西周公迁徙到悬狐聚的地方。

5 楚王下令把鲁国君迁徙到莒地而夺取了鲁国的土地。

五十三年

1 摎伐魏，取吴城[1]。韩王入朝。魏举国听令。

五十四年

1 王郊见上帝于雍[2]。

2 楚迁于钜阳[3]。

五十五年

1 卫怀君朝于魏，魏人执而杀之；更立其弟，是为元君。元君，魏婿也。

五十六年

1 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4]，以子楚为太子。赵人奉子楚妻子归之。韩王衰绖入弔祠[5]。

2 燕王喜使栗腹约欢于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反而言于燕王曰："赵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闲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为可，乃发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6]，卿秦攻代。将渠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攻之，不祥，师必无功。"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王之绶，王以足蹴之[7]。将渠泣曰："臣非自为，为王也！"燕师至宋子[8]，赵廉颇为将，逆击之，败栗腹于鄗，败卿秦、乐乘于代，追北五百余里，遂围燕。燕人请和，赵人曰："必令将渠处和。"燕王使将渠为相而处和，赵师乃解去。

3 赵平原君卒。

孝文王

元　年

1 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为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

2 燕将攻齐聊城[9]，拔之。或谮之燕王，燕将保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之，岁余不下。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为陈利害曰："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今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将何为乎？"燕将见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遂自杀。聊城乱，田单克聊城。归，言鲁仲连于齐，欲

爵之。仲连逃之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10]，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11]，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12]，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

【注释】

①吴城：战国魏地，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北。

②郊见：在郊外行祭祀典礼，是因继承了王位行天子之礼。雍，即雍都，是春秋时秦都之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豆腐村与河南屯之间。

③钜阳：即巨阳邑，古邑名，战国楚地，楚自陈迁都于此，故址在今安徽省阜阳北。

④八子：秦宫中的女官官名。

⑤衰绖（cuīdié 催迭）：丧服。丧服上身为衰，下身为裳，麻在头首及腰，都称为绖。

⑥鄗：鄗邑、春秋、战国时邑，在今河北省柏乡县东北。

⑦蹴（cù 促）：踢。

⑧宋子：宋子邑，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赵县东北。

⑨聊城：即春秋战国时的聊邑，齐地，在今山东省聊城县西北。

⑩与：与其。

⑪安釐王：即安僖王。釐，通"僖"。

⑫作：这里指故意做作。

【译文】

五十三年（丁未，公元前 254 年）

1 秦国将领摎攻伐魏国，夺取了吴城。韩王进入秦国朝见秦王。魏国全国听从秦王的命令。

五十四年(戊申,公元前253年)

1 秦王在雍都郊外祭祀上帝。

2 楚国迁都到巨阳邑。

五十五年(己酉,公元前252年)

1 卫怀君到魏国朝见魏王,魏国人把他拘捕来杀了,改立他的弟弟为卫君,这就是卫元君。元君,是魏国的女婿。

五十六年(庚戌,公元前251年)

1 秋季,秦昭襄王死,孝文王继立。尊称唐八子为唐太后,立子楚为太子。赵国人把子楚的妻及子奉送回秦国。韩王穿着丧服到秦国哀吊昭襄王的灵祠。

2 燕王喜派了栗腹到赵国去相结和好,用五百金给赵王饮酒欢宴。栗腹回去后对燕王说:"赵国的壮年男子都在长平战役中死去了,它国内的孤儿们还没有成长,可以去攻伐它。"燕王召来昌国君乐闲询问可不可以攻伐赵国,乐闲回答说:"赵国是四面邻敌经常抵抗作战的国家,它的人民熟习战争,不可去攻伐它。"燕王说:"我用五倍的兵力去攻击它。"乐闲回答说:"不可以。"燕王发怒,臣子们都认为可以去攻伐,于是调发二千乘战车,由栗腹率领去攻鄗邑,由卿秦率兵去攻赵国的代地。燕国的将渠说:"跟赵国人通好约为友善,用五百金去宴请赵国人的君王,使者回来报告后便去攻赵国,这是不善,军队出征一定没有战绩。"燕王不听从将渠的意见,还自己率领一支侧翼部队跟随主力军去作战。将渠拉住燕王印玺的绶带,燕王用足去踢将渠。将渠哭泣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燕王你啊!"燕国军队到了赵国的宋子邑,赵国的廉颇为将帅,迎击燕军,在鄗邑把栗腹打败,在代地把卿秦、乐乘打败,向北追逐溃退的燕军达五百里,便包围了燕都。燕国人求和,赵国人说:"一定要让将渠来主持讲和。"燕王任命将渠为燕国的相主持议和,赵国的军队于是解围离开燕国。

3 赵国平原君去世。

孝文王

元年(辛亥,公元前250年)

1冬季,十月初四,秦孝文王即位;即位三日便死去;儿子子楚继立为王,这就是庄襄王;尊称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子楚生母夏姬为夏太后。

2燕国将领进攻齐国的聊城,攻下了聊城。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燕国将领,燕国将领只得保守着聊城,不敢返回燕国。齐国的田单攻伐燕将,一年多都没有攻下。鲁仲连便写了书信,把这书信束缚在矢上,把它射入聊城中,送给燕将。信中为燕将陈述利害得失,说:"为你考虑起来,不返归燕国,那就降归齐国。现在你单独地守住这孤立的城池,齐国进攻的军队一天天增加但燕国援救你的军队却不到来,你将怎么办呢?"燕将看见这书信,哭泣了三日,自己犹豫不能作出决定。想返归燕国,已经有了嫌隙;想降附齐国,但在齐国曾经杀死和虏获的人又很多,害怕在投降之后被侮辱,便长叹说:"与其别人来杀我,宁愿我自杀!"便自杀而死。聊城混乱,田单攻下了聊城。回来之后,在齐王面前举荐鲁仲连,想给鲁仲连爵位。仲连逃往海上,说:"我与其得到富贵而被别人屈辱,宁可身处贫贱而轻薄尘世舒畅自己的意愿!"

魏国安僖王向子顺询问谁是天下高士,子顺说:"世上没有这等人啊;如果可以举出次一等的,当是鲁仲连吧!"安僖王说:"鲁仲连是勉强做作的人,不是本性自然的人。"子顺说:"人们都是做作的。做作不止,便成为君子;做作始终不变,成为了习惯与本性相结合,那便成自然的了。"

庄襄王

元　年

1 吕不韦为相国。

2 东周君与诸侯谋伐秦；王使相国帅师讨灭之，迁东周君于阳人聚[1]。周既不祀[2]。周比亡[3]，凡有七邑：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4]。

3 以河南洛阳十万户封相国不韦为文信侯。

4 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5]，初置三川郡[6]。

5 楚灭鲁，迁鲁顷公于下[7]，为家人[8]。

二　年

1 日有食之。

2 蒙骜伐赵，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3 楚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请以为郡而封于江东。"楚王许之。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10]。宫室极盛。

三　年

1 王齕攻上党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11]。

2 蒙骜帅师伐魏，取高都、汲[12]。魏师数败，魏王患之，乃使人请信陵君于赵。信陵君畏得罪，不肯还，诫门下曰："有敢为魏使通者死！"宾客莫敢谏。毛公、薛公见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13]，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卒，信陵君色变，趣驾还魏[14]。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为上将军。信陵君使人求救于诸侯。诸侯闻信陵君

复为魏将，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国之师败蒙骜于河外[15]，蒙骜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关，抑之而还。

安陵人缩高之子仕于秦[16]，秦使之守管[17]。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谓安陵君曰："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执节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国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请之。"使吏导使者至缩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高也，将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见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辞！"使者以报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犹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则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愿君生束缩高而致之！吾君弗致，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宪[18]。宪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今缩高辞大位以全父子之义，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负襄王之诏而废太府之宪也，虽死，终不敢行！"缩高闻之曰："信陵君为人，悍猛而自用，此辞必反为国祸。吾已全己，无违人臣之义矣，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颈而死。信陵君闻之，缟素辟舍[19]，使使者谢安陵君曰："无忌，小人也，困于思虑，失言于君，请再拜辞罪！"

王使人行万金于魏以间信陵君，求得晋鄙客，令说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复为将，诸侯皆属，天下徒闻信陵君而不闻魏王矣。"王又数使人贺信陵君："得为魏

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将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娱,凡四岁而卒。韩王往吊,其子荣之,以告子顺。子顺曰:“必辞之以礼!‘邻国君吊,君为之主。’今君不命子,则子无所受韩君也。”其子辞之。

3 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号称仲父。

4 晋阳反。

【注释】

①阳人聚:即阳人邑,在今河南省临汝县西北。

②周既不祀:是说周朝尽灭,不再有宗庙祭祀了。既,尽。

③比:及,到。

④河南:即河南邑,当指今河南省洛阳市以西一带地区。　谷城,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北。　平阴,即平阴邑,战国秦置,治所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　巩,即巩邑,在今河南省巩县西南,战国时西周定为国都。　缑(gou 勾)氏:即缑氏邑,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

⑤成皋:即成皋邑,战国韩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后入于秦。

⑥三川郡:治所在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

⑦下:下邑,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南。

⑧家人:即平民。

⑨榆次:即榆次邑,战国魏地,在今山西省榆次县。　狼孟,即狼孟邑,战国赵地,在今山西省阳曲县。

⑩吴故墟:指吴国的都城姑苏,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⑪太原郡:治所在晋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

⑫高都:战国魏地,即今山西省晋城县。　汲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汲县西南。

⑬恤:忧虑,惊恐。

⑭趣(cù 促)：急促。

⑮河外：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

⑯安陵邑：又作鄢邑、鄢陵邑，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战国魏地。

⑰管：管国，又作关国。本商邑，西周初为管叔封国，即今河南省郑州市；战国时属韩，为邑。

⑱太府：当时魏国保藏图籍之府。　宪：法，法令。

⑲缟(gǎo 搞)素：白色的衣服，这里指丧服。　辟舍，离开官舍，表示不敢安居，是敬谨的行动。　辟：通"避"。

【译文】

庄襄王

元年(壬子，公元前 249 年)

1 吕不韦任秦相国。

2 东周君与诸侯商议攻伐秦国；秦王派相国率领军队讨伐并灭亡了东周国，把东周君迁徙到了阳人聚。周朝尽灭不再祭祀宗庙了。周朝到灭亡时，共有七邑的地方：河南邑、洛阳邑、谷城邑、平阴邑、偃师邑、巩邑、缑氏邑。

3 把河南、洛阳两邑十万户封给相国吕不韦，尊称他为文信侯。

4 蒙骜率兵攻伐韩国，夺取了成皋、荥阳，开始设三川郡。

5 楚国灭亡了鲁国，把鲁顷公迁徙到了下邑，使他成为平民。

二年(癸丑，公元前 248 年)

1 日食。

2 蒙骜率军攻伐赵国，夺取了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座城邑。

3 春申君对楚王说："封给的淮北地与齐国接境，那里边境交争的事急，请求把这封地改为郡，另给封地于江东。"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春申君便以过去吴国的都城姑苏为都邑。他所营建的宫室都很华丽。

三年(甲寅，公元前 247 年)

1 王齕攻伐上党各城邑，全部都攻下，开始设置太原郡。

2 蒙骜率领部队攻伐魏国，夺取了高都、汲邑。魏国军队屡次失败，魏王忧虑这战事，于是派人到赵国请信陵君回国。信陵君害怕受到惩罚，不肯返回魏国，告诫门下的人说："有敢为魏国派来的使者通报的就处死！"门下宾客没有谁敢去劝说信陵君的。毛公、薛公去进见信陵君说："公子你能够在诸侯中被看重，只因为有魏国啊。现在魏国战事危急而公子你却不忧虑，一旦秦国人攻下魏都大梁城，铲平魏国先王的宗庙，公子你将有什么面目在天下立身啊！"他们的话还没有讲完，信陵君突然改变了脸色，催促门下赶快驾车返回魏国。魏王拥抱着信陵君哭泣，并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信陵君派人到诸侯各国求救。诸侯听到信陵君又任为魏国上将军，都派遣军队援救魏国。信陵君率领五国的军队在河外打败了蒙骜的军队，蒙骜率兵退走。信陵君追赶秦兵到了函谷关，抑制秦军到关内，然后回师魏国。

安陵人缩高的儿子在秦国任官职，秦国派他去守管邑。信陵君攻管邑不能攻下，派人对安陵君说："你应该派缩高前来，我将任命他为五大夫，并派他为执节尉去劝说他的儿子。"安陵君说："安陵是小国，不可能完全有把握使唤当地的人民。使者你可以自己前往去请缩高。"安陵君派了官吏引导使者到缩高的住所。使者传达了信陵君的命令，缩高说："信陵君爱重我缩高，是要使我去攻管邑啊。那么父亲攻城儿子守城，人们将会笑话啊；儿子看见我而投降，那是背叛了他的君主。父亲教儿子背叛，也不是信陵君你乐意的。我再次请求辞却你的任命！"使者将这些报告给信陵君。信陵君非常忿怒，派了使者前往安陵君的住所说："安陵这地方，也就如同魏国的地方。现在我攻管邑不下，那么秦兵会逼近我军，国家也就一定会危险了。希望你捆绑缩高将他送来！如果你不把缩高送来，我魏无忌将要调发十万大军来到安陵的城下。"安陵君说："我的先君成侯受襄王的诏令守护这安陵城，襄王亲手授给了太府的法令。法令的上篇说到：'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根据常法不予赦

免。国家虽然下大赦令，以城降敌及逃亡罪人不能够同受赦免。'现在缩高辞去你给的高级官位以保全父子间的恩义，而你却说'一定要活捉他送到'，这是要使我违背襄王的诏令而废弃太府的法令啊，即使把我处死，我终将不敢执行！"缩高听到这情况后说："信陵君为人，强悍凶猛而自信，这些话一定会反而成为安陵的家国大祸。我已保全了自己的名声，没有违背人臣之间的恩义，难道可以使我安陵君有受魏国侵扰的忧患吗！"于是前往使者居住的客舍，刎颈自杀而死。信陵君听到这消息，穿上丧服，离开官舍，派了使者向安陵君谢罪说："我魏无忌，真是小人啊，思虑短浅，对你说了错话，请求让我再拜谢罪！"

秦王派人携带一万金到魏国以离间信陵君与魏王的关系，招引到了晋鄙原来的门客，要他去挑拨魏王说："公子无忌流亡在外已有十年了，现在重新任为将帅，诸侯都依从他，天下只听到有信陵君而听不到有魏王你了。"秦王又多次派人去祝贺信陵君说："能够当上魏王了吗？"魏王天天听到毁谤信陵君的话，也就不能不相信，于是派人去取代信陵君统帅军队。信陵君知道又一次因毁谤被免去将军的职位，便以疾病为由辞谢不参加朝会，日夜都以饮酒寻欢自取快乐，过了四年便死了。韩王前来吊丧，无忌的儿子以此为荣，把这事告知子顺。子顺说："一定要以礼辞却他！'邻国的君主来吊丧，本国国君当为王。'现在国君没有命令给你，那么你不能受理韩国君主的吊丧啊。"信陵君的儿子便辞却韩王的吊丧。

3 五月，二十三日，秦庄襄王死，太子嬴政立为秦王，他已经十三岁了，国家政事都由文信侯决定，文信侯被尊称为仲父。

4 晋阳地方反叛秦国。

始皇帝上

元　年

1 蒙骜击定之。

2 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1]，并北山[2]，东注洛[3]。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4]。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5]，收皆亩一钟[6]，关中由是益富饶。

二　年

1 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2 赵以廉颇为假相国[7]，伐魏，取繁阳[8]。赵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颇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赵师数困于秦，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廉颇见使者，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使者还报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9]。"赵王以为老，遂不召。楚人阴使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卒死于寿春[10]。

三　年

1 大饥[11]。

2 蒙骜伐韩，取十二城。

3 赵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方城[12]。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尝居代、雁门备匈奴[13]，以便宜置吏，市租皆

输入莫府[14]，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15]。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匈奴皆以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岁余，屡出战，不利，多失亡，边不得田畜。王复请李牧，李牧杜门称病不出[16]。王强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边，如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17]，悉勒习战[18]；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19]，以数十人委之[20]。单于闻之[21]，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22]，张左、右翼击之，大破之，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襤[23]，破东胡[24]，降林胡。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注释】

①仲山：在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

②并(bàng 傍)：通"傍"，挨着，依沿着。

③洛：即洛水，又名北洛水，即陕西省的洛河。

⑤填阏(è 鄂)：填塞。阏，阻塞。　舄(xì 戏)卤，又作"斥卤"，含盐碱成分过多，不适宜耕种的土地。

⑥钟：古量单位。春秋时齐国的"公量"，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瓯)，四区为釜，十釜为钟。据杜预《左传注》说，一钟即后来的六斛四斗。

⑦假相国：暂时的、或名义上的相国。假相国是权宜而立。

⑧繁阳：即繁阳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内黄县西北，西汉时置为县。

⑨三遗矢：按旧注，是说"数起便也"，即多次起身去解大便。"矢"，一作

"屎"。

⑩寿春:即寿春邑,也称为郢,即今安徽省寿县,战国时曾作为楚都。

⑪大饥:即大灾荒。

⑫武遂:战国燕地,即今河北省徐水县西北遂城。　方城,战国时的方城,即今河北省固安县西南的方城。

⑬雁门:即战国赵武灵王所置的雁门郡。秦至西汉时治所在善无县,即今山西省右玉县东南。

⑭莫府:即幕府。古代将军的府署称为幕府。因军队出征,施用帐幕,故称。莫,通"幕"。

⑮收保:收畜产以自保。

⑯杜门:闭门不出。

⑰彀(gòu 够)者:能张弓射箭的士兵。彀,张弓。

⑱勒:约束,训练。

⑲佯北:假装败走。

⑳委:弃,丢弃。

㉑单(chán 蝉)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全称是"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语"撑犁"是"天","孤涂"是"子","单于"是"广大"的意思。

㉒陈:"阵"的古字。

㉓澹襜:古族名,又作澹林,儋林,林胡。战国时分布在今山西省朔县北至内蒙古自治区,从事畜牧,精骑射。

㉔东胡:古族名,因居匈奴以西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来被燕将秦开打败,迁于今西辽河的上游　老哈河、西喇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袭,秦末时强盛。后为匈奴所败,退居于鲜卑山者称鲜卑,居于乌桓山者为乌桓。

【译文】

元年(乙卯,公元前 246 年)

1 蒙骜出击,平定晋阳的叛乱。

2 韩国想使秦国军民疲惫,使他们不能向东攻战,便派了水利工匠名叫郑国的到秦国作间谍,从仲山开通泾水成为灌渠,这渠依傍

着北山延伸，再向东流进洛水。在建造这工程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秦国人发觉了韩国的意图，秦国人想杀死郑国。郑国说："我为韩国延长几年被灭亡的时间，然而这灌渠建成后，也是秦国千秋万世的利益啊。"秦国人于是让他最终完成了灌渠，使填塞着的泾水流入，以灌溉盐碱的土地四万多顷，收成都达到每亩一钟，关中地方从此更加富饶。

二年（丙辰，公元前245年）

1 秦国将领麃公率领军队进攻卷地，斩杀了三万人。

2 赵国任命廉颇为暂时性的相国，领兵去攻伐魏国，夺取了繁阳邑。赵孝成王去世，他的儿子悼襄王继立，派了武襄君乐乘去替代廉颇。廉颇发怒，进攻武襄君；武襄君逃走。廉颇投奔到魏国；过了许久，魏国不信任廉颇。赵国军队多次遭秦军困逼，赵王想再召回廉颇，廉颇也想再一次为赵国任职。赵王派了使者去察看廉颇还能不能带兵上阵。廉颇的仇人郭开给了使者很多金钱，要他毁谤廉颇。廉颇见了使者，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又披上甲胄上马，以表示自己仍能带兵打仗。使者返回赵国，向赵王回报说："廉颇虽然年老，但还很能吃饭；然而与我同坐，时间不长就上了三次厕所。"赵王以为廉颇年老，便不召请他回国。楚国暗中派人去迎接他。廉颇竟成为楚国的将领，没有什么战功，说："我想为赵国效力！"后在寿春去世。

三年（丁巳，公元前244年）

1 这年秦国大饥荒。

2 蒙骜攻伐韩国，夺取十二座城。

3 赵王任命李牧为将领，攻伐燕国，夺取了武遂和方城。李牧这人，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曾经驻在代郡、雁门郡防备匈奴。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官吏，市场收的租税都收入将军府中，作为士卒的费用，每天都要杀几头牛用来犒飨士卒；他精练骑射，严格执行焚举烽火的制度，派出很多间谍去伺察敌人的动静，给士卒们

订立守约说："匈奴进入境内侵扰时，赶快入堡垒，收畜产自行保卫。有人敢去捕捉匈奴的就处斩！"匈奴每次入边境，烽火准确报警，军队就进入营垒收畜产自行保卫，不与匈奴交战。像这样过了几年，人畜都没有伤亡损失。匈奴都以为李牧胆怯，就是赵国驻边境的兵士也以为我们的将领胆怯。赵王责备李牧，李牧照旧实行，不改变。赵王发怒，派了别人去代替李牧守边。一年多的时间，多次出战，不能战胜匈奴，人畜多有逃亡损失，边境上不能耕作放牧。赵王又来请李牧出任守边将领，李牧以疾病为由闭门不出来接待。赵王强令起用他，李牧说："赵王你一定要任用我为将领，我只能像以前一样，才敢接受你的任命。"赵王答应了李牧的要求。李牧到了边境，照过去立的守约实行。匈奴连年入境没能得到好处，但总以为李牧胆怯。守边士卒每天都得到赏赐却不用他们去作战，他们都希望出战。于是便备置挑选过的战车有一千三百乘，挑选的马骑一万三千匹，能够禽杀敌将得奖百金的战士有五万人，能够张弓射击的兵士十万人，全部进行操练，演习作战；纵放牲畜，人民遍布旷野中。匈奴前来试探进攻，军民便假装失败逃跑，又将几十人放弃给匈奴。匈奴单于听到取得胜利，就大张旗鼓率领部众进攻。李牧布设了许多奇阵，放出左、右翼军队攻击匈奴，把匈奴打得大败，杀死匈奴骑兵十余万人。灭亡了襜襤部族，打败了东胡族，使林胡部族投降。单于失败，逃奔退走，十多年不敢临近赵国的边境。

先是，天下冠带之国七[1]，而三国边于戎狄：秦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2]，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3]；而赵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4]；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

余戎，然莫能相一。其后义渠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时，宣太后诱义渠王，杀诸甘泉[6]，遂发兵伐义渠，灭义，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8]。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7]，至高阙为塞[8]。而置云中、雁门、代郡[9]。其后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10]，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以拒胡[11]。及战国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　年

1 春，蒙骜伐魏，取畅、有诡[12]。三月，军罢。

2 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

3 七月，蝗，疫。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4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　年

1 蒙骜伐魏，取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城[13]；初置东郡[14]。

2 初剧辛在赵与庞煖善，已而仕燕。燕王见赵数困于秦，廉颇去而庞煖为将，欲因其敝而攻之，问于剧辛，对曰："庞煖易与耳！"燕王使剧辛将而伐赵。赵庞煖御之，杀剧辛，取燕师二方。

3 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

六　年

1 楚、赵、魏、韩、卫合从以伐秦，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15]。至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皆败走。楚王以咎

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观津人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君用之而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阨之塞而攻楚[16]，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17]。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18]，徙寿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于吴，行相事。

2 秦拔魏朝歌[19]。及卫濮阳[20]。卫元君率其支属徙居野王[21]，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　年

1 伐魏，取汲。

2 夏太后薨。

3 蒙骜卒。

八　年

1 魏与赵鄴[22]。

2 韩桓惠王薨，子安立。

【注释】

①冠带之国：指有戴冠束带习尚的国家，这里实际指中原各国及秦、赵、燕等与胡、戎、狄各族相接壤的国家。

②绵诸：地在今甘肃省清水县一带。绲戎，即昆夷，古代的犬戎族，殷周时游牧于泾、渭流域，当在今陕西省彬县、岐山一带。　翟，即狄。狄族居于今甘肃省临洮县一带。獂，春秋时的西戎国，在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

③岐：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　梁：梁山，在今陕西省乾县西北，西南迤逦至今扶风县北境。　泾：即泾河，是渭河的支流，在今陕西省中部。漆：漆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今陕西省彬县泾河支流水帘河。　义渠：古西戎

族之一，分布于崤山、梁山、泾河、漆水之北以及今甘肃省庆阳、泾川一带。大荔：古西戎族之一，分布于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带。 乌氏(zhī 支)：即乌氏戎，分布于今甘肃省平凉县一带。 朐衍：西戎的衍国，地在今宁夏盐池县一带。

④山戎：即北戎，分布在今河北省北部。

⑤甘泉：甘泉宫，在今陕西省淳北县西北甘泉山上。

⑥陇西：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省临洮县。 北地，北地郡，当时治所在义渠县，即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 上郡：当时治所在肤施县，即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

⑦并：通"傍"，挨着，沿着。

⑧高阙：即高阙塞，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

⑨云中：云中郡，秦代治所在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 雁门：雁门郡，治所在善无县，即今山西省右玉县东南。

⑩造阳：在今河北省独山口附近。 襄平：襄平邑，战国燕地，在今辽宁省辽阳市。

⑪上谷：上谷郡，秦时治所在沮阳县，即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 渔阳：渔阳郡，治所在渔阳县，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 右北平：即右北平郡，秦代治所在无终县，即今天津市蓟县。 辽东郡：治所在襄平县，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

⑫畅：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音畅，战国魏的邑名。 有诡：魏邑名。

⑬酸枣：酸枣邑，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 燕：即燕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 虚：即虚邑，在今河南封丘县北。 长平：即长平邑，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省西华县东北。 雍丘：即雍丘邑，在今河南杞县。 山阳：战国魏地，在今河南焦作市东南。

⑭东郡：治所在濮阳县，即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

⑮寿陵：按《史记正义》说，此寿陵当在当时河东郡界内。

⑯黾阨之塞：又作黾隘、冥阨，即今河南省信阳市南平靖关。

⑰许：即许昌，秦置为县，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 鄢陵：即鄢陵邑，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

⑱陈：即陈县，治所即今河南省淮阳县。

⑲朝歌：朝歌邑，即今河南省淇县。

⑳濮阳:濮阳邑,一作帝丘邑,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

㉑野王:野王邑,即今河南省沁阳县。

㉒鄴:鄴县,治所即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鄴镇。

【译文】

在这之前,天下共遵礼制及习尚的国家有七个,其中三国和戎狄接壤:秦国从陇地以西的地方就有绵诸、绲戎、翟、豲等戎部族,在岐山、梁山、泾河、漆水之北又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部族;赵国北边有林胡、楼烦等戎部族;燕国北面有东胡、山戎等部族;各部族分散居住在溪谷地带,各有自己的君长,常常相聚居住的有一百多种戎人,但都不能够统一。后来义渠戎族修筑城郭进行自卫,秦国逐渐去吞并它,到秦惠王时便攻下义渠的二十五座城。到秦昭王时,宣太后引诱义渠王,把他杀死在甘泉宫,于是发兵征伐义渠,灭亡了义渠便开始在陇西、北地、上郡等地修筑长城用来抗拒胡戎部族。赵武灵王在北边打败了林胡、楼烦部族,也修筑长城,从代郡依傍着阴山而下,直达高阙,建成了阨塞,从而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这三郡。在这之后,燕国的将领秦开在胡人部族当人质,胡人很信任他;他返回燕国后袭击并打败了东胡,东胡退却了一千多里。燕国也修筑长城,从造阳直达襄平,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等郡县以抗拒胡族。到了战国的末期,匈奴才开始强大。

四年(戊午,公元前243年)

1 春季,蒙骜攻伐魏国,夺取了畅、有诡两邑地方。到三月,军队停止进攻。

2 秦国派去做质子的人从赵国返回;赵国太子离开秦国返回赵国。

3 七月,发生蝗灾,瘟役。下令给老百姓,交纳粟米一千石的,授给爵位一级。

4 魏国安僖王死，他的儿子景湣王继立。

五年（己未，公元前 242 年）

1 蒙骜攻伐魏国，夺取了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郡县三十座城池，开始设置东郡。

2 当初，剧辛在赵国与庞煖相交很好，不久剧辛到燕国当官。燕王看到赵国屡次被秦国困扰，廉颇已离去而由庞煖任将领，想趁着赵国疲惫去攻伐它，便向剧辛询问，剧辛回答说："庞煖是很容易对付的！"燕王便派剧辛率领军队攻伐赵国。赵国的庞煖抵御燕军，杀死了剧辛，俘获了燕军二万人。

3 诸侯各国都为秦国攻伐没有止境而忧虑。

六年（庚申，公元前 241 年）

1 楚、赵、魏、韩、卫联合攻伐秦国，楚国国王是合纵盟约的盟主，春申君当权，军队夺取了寿陵。到了函谷关，秦国军队出动，五国的军队都失败逃走。楚王归咎春申君，春申君因此渐渐被疏远。观津地方的人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们都认为楚国强大，你当权便使楚国转弱。这在我朱英看来却不是这样。在先代君王时，秦国对楚国友好，二十年不进攻楚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秦国越过黾阨险塞来进攻楚国，很不方便；向西周、东周两国借道前来，背靠韩国、魏国进攻楚国，这样又不行。现在却不是这样。魏国早晚就要灭亡了，它不能爱惜许、鄢陵等县邑，魏国把这些地方割让给秦国，秦军距离陈县只有一百六十里。我所看到的是，秦国、楚国将不停地战斗。"楚国于是迁出陈县，徙都城到寿春，称为郢。春申君接受吴墟的封地，执行国相的政事。

2 秦国攻下魏国的朝歌邑，以及卫国的濮阳邑。卫元君率他的亲族迁居到野王邑，靠着那里的山险守护魏国的河内地方。

七年（辛酉，公元前 240 年）

1 秦攻伐魏国，夺取了汲郡。

2 夏太后去世。

3 蒙骜去世。

八年(壬戌,公元前239年)

1 魏国把鄴县给了赵国。

2 韩桓惠王去世,他的儿子叫安的继位。

九　年

1 伐魏,取垣、蒲[1]。

2 夏,四月,寒,民有冻死者。

3 王宿雍。

4 己酉,王冠,带剑。

5 杨端和伐魏,取衍氏[2]。

6 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时与文信侯私通。王益壮,文信侯恐事觉,祸及己,乃诈以舍人嫪毐为宦者[3],进于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为长信侯,以太原为毐国,政事皆决于毐;客求为毐舍人者甚从。王左右有与毐争言者,告毐实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惧,矫王御玺发兵,欲攻蕲年宫。王使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毐败走,获之。秋,九月,夷毐三族;党与皆车裂灭宗;舍人罪轻者徙蜀,凡四千余家。迁太后于雍萯阳宫[4],杀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断其四支,积于阙下!"死者二十七人。齐客茅焦上谒请谏。王使谓之曰:"若不见夫积阙下者邪?"对曰:"臣闻天有二十八宿[5],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者也!"

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来犯吾，趣召镬烹之[6]，是安得积阙下哉！"王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王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王曰："何谓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7]，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8]，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质[9]。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愿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驾，虚左方，往迎太后，归于咸阳，复为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甚众，进之，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妹欲进诸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无宠，乃求为春申君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而还。春申君问之，李园曰："齐王使人求臣之妹，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纳之。既而有娠[10]，李园使其妹说春申君曰："楚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11]，彼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常保此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之兄弟，兄弟立，祸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进妾于王，王必幸之。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祸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

妹,谨舍而言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为太子。

李园妹为王后,李园亦贵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语,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国人颇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无望之福[02],亦有无望之祸。今君处无望之世,事无望之主,安可以无无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无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其实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当国,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此所谓无望之福也。""何谓无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无望之祸也。""何谓无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园先入,臣为君杀之,此所谓无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惧而亡去。后十七日,楚王薨,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03]。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于棘门之外;于是使吏尽捕诛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为幽王。

扬子《法言》曰:"或问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奸臣窃国命,何其益乎!"

8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诛。

【注释】

①垣:垣邑,又称王垣邑,在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 蒲:蒲邑,在今山西省隰县北。

②衍氏:衍氏邑,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北。

③嫪毐(lào ǎi 烙蔼):战国末年秦国的宦官,受太后宠爱,权势极大。后

因叛乱被杀。

④贲(bèi 贝)阳宫：又作倍阳宫，战国秦文王时修筑，在今陕西省户县西南。

⑤二十八宿(xiù 秀)：指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嘴、参、井、鬼、柳、星、张、殿、轸，共二十八星。宿是指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次。

⑥镬(huò 获)：古时指无足的鼎，现今南方称为锅子。

⑦狂悖(bèi 背)：行为狂暴违背常理。悖：违背，违反。

⑧囊扑：用囊袋装人，加以扑杀。

⑨质：通"锧"，古代杀人所用的椹垫。

⑩娠(shēn 身)：指怀胎。

⑪百岁后：这里指死后。

⑫无望：这里指不曾想望而忽然到来的事，也就是意料不到的事。

⑬棘门：楚国都城寿春的城门名称。

⑭这里引用的杨子《法言》，见杨雄《法言·渊骞篇》。

【译文】

九年(癸亥，公元前238年)

1 秦国攻伐魏国，夺取了垣邑、蒲邑。

2 夏季，四月，天寒，人民有冻死的。

3 秦王留宿在雍城。

4 二十日，秦王嬴政二十岁举行加冠礼，佩带上宝剑。

5 秦将杨端和攻伐魏国，夺取了衍氏邑。

6 当初，秦王嬴政即位时，年少，太后时常与文信侯吕不韦通奸。秦王一年年长大，文信侯恐怕奸事被发觉，祸患连及自己，于是把自己亲近的嫪毐假称是阉宦，引进给太后。太后很宠爱嫪毐，而且生下两个儿子，封嫪毐为长信侯，将太原作为毐国，政事都由嫪毐决定，游客们请求做嫪毐官府舍人的很多。秦王身边官员有与嫪毐争执过的人，控告嫪毐本来就不是阉宦，秦王下令司法官吏侦治嫪

毒的事。嫪毐恐惧，假托秦王的御玺调发军队，想进攻蕲年宫作乱。秦王派相国昌平君及昌文君发动兵卒攻击嫪毐，在咸阳作战，斩杀了几百人；嫪毐失败逃走，秦王兵卒捕获了嫪毐。秋季，九月，杀尽嫪毐父母、兄弟、妻子三族属，嫪毐的党徒都被处于车裂酷刑及灭绝宗族；嫪毐的舍人罪过轻的迁徙到蜀地，共有四千多家。把太后迁徙到雍城萯阳宫，杀死她所生的二个儿子，并下命令说："有敢以太后的事向我进言劝说的，我就要用刑诛杀他，砍断他的四肢，把尸体堆放在阙门下示众！"因为触犯这命令处死的有二十七人。从齐国来的游说客士茅焦通名要求进言规劝，秦王使者对茅焦说："你没有看见堆积在阙门下的尸体吗？"茅焦回答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个星宿，现在死去的已有二十七人，我来到这里就是为凑足二十八的数字罢了。我不是畏死的人啊！"使者进宫向秦王述说了茅焦的话。茅焦同乡邑的人以及在一块谋生的人，全都背上自己的衣物用品逃避出走。秦王十分忿怒地说："这个人，故意来触犯我，赶快传令他来，用大锅烹煮他，这怎么能够让他的尸体堆积在阙门下呢！"秦王手按宝剑坐着，口里正谩骂，涎沫溅出。使者召令茅焦进宫，茅焦缓步来到秦王面前，一再行拜见礼才起身，对秦王声称："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回避死亡的事，有了国家政权的人不回避亡国的事；回避谈死亡的人不可能生存，回避谈亡国的人不可能保住国家。死生存亡的大事，是圣明的君主想要赶快听到的啊，秦王陛下想听一听这大事吗？"秦王说："你谈什么呢？"茅焦说："陛下你有强暴背理的行为，你自己不知道吗？用车裂酷刑处死假父嫪毐，两个弟弟都是被囊袋装着扑杀而死，把母亲迁徙到雍城软禁，残杀规劝你的人，就是夏桀、商纣的暴行也不会做到这个样子！现在天下的人听到这些事，全都心散瓦解，没有人心向秦国的了，我私下为陛下你的这种情况感到危险！我的话说完了！"茅焦说完便解开衣服伏在杀人的椹垫上。秦王走下殿来，亲手拉着茅焦说："先生你起来穿好衣服，我现在很愿意听你的意见！"便封给茅焦上卿

爵位。秦王亲自驾车，空出车左边的尊位，前往雍城迎接太后，返回到咸阳的宫里，母子又像当初那样密切。

7 楚国的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忧虑这件事，他探寻到很多会生育儿子的妇女，引进给考烈王，结果还是没生儿子。赵国人李园带着自己的妹妹想进送给楚王，听说楚王不能生育儿子，恐怕自己的妹妹日久之后因没有儿子而不受宠爱，于是自己只得请求做春申君府中的舍人。不久又向春申君告辞请求回赵国一趟，故意超过约定的日期才返回春申君府第。春申君问他为什么超期回来，李园说："齐王派人来要娶我的妹妹，我与齐王的使者饮酒，交谈，所以耽误了时间。"春申君说："聘礼交来了吗？"李园回答说："没有交来。"春申君就娶了李园的妹妹。后来便怀了胎，李园要他的妹妹对春申君说："楚王尊贵宠爱你，就是兄弟关系也没有像这样好。现在你为楚国国相二十多年而楚王却没有儿子，到楚王死后便将另立他的兄弟为王，那兄弟也会尊贵他过去所亲近的人，你又怎能长期保住今日这种宠爱呢！不但是这样，你是显贵，掌握政事的时间长，对楚王兄弟失礼的事也多，这些兄弟立为王，那么祸患就要降临给你了。现在我有身孕而别人不知道，我和你相爱的时间不长，如果能够以你贵重的身份，把我进送给楚王，楚王一定会宠爱我。我靠天的保佑如果生了男孩，那将是你的儿子当楚王了。楚国可全部得到，这与身临不测祸患的情况相比，哪个好呢？"春申君十分赞同这个意见。于是把李园的妹妹送出府第，另外建筑馆舍给她居住，并向楚王引荐她。楚王召她进宫，宠爱她，后来便生了男孩，立为太子。

李园的妹妹立为王后，李园也尊贵掌管政事。他恐怕春申君泄露他说的话，暗中畜养敢死之士，想杀死春申君灭口，国内有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楚王发病，朱英对春申君说："世上有意想不到的福，也有意想不到的祸。现在你身处捉摸不定的世上，事奉情况难料的君主，怎么可以没有意想不到的人呢？"春申君说："什么叫意

想不到的福?"朱英说:"你任楚国的相二十多年了,虽然只称为相国,其实是国王一样啊。楚王现在发病,早晚就将死去。楚王死,而你为年幼君主的国相,因而主管国家大政,到国王年长时交还政权,不就是自己称王,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啊。"春申君问:"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祸?"朱英说:"李园不治理国政却是你的仇人,他不主管国家兵权而私下养畜敢死之士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楚王一死,李园一定先入宫殿,把持大权并杀死你以便灭口,这就是所谓意想不到的祸啊。"春申君问:"什么叫意想不到的人?"朱英说:"你任命我为郎中,楚王死后,李园想进入宫殿,我替你杀死他,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人啊!"春申君说:"先生你不要说这些事了。李园是怯弱的人,我又对他很好,哪里会到这种地步呢?"朱英知道自己说的话不被采用,内心恐惧,逃亡离去。过了十七天,楚王去世,李园果然先入宫殿,埋伏敢死之士在寿春城的棘门里。春申君进入棘门,敢死之士上前夹住他并把他杀死,将他的头颅抛在棘门外,于是派出官吏把春申君的家人全部捉拿诛杀。太子立为楚王,他就是楚幽王。

扬子的《法言》里说:"有人问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他们对国家有益吗?"回答说:"君主不料理好政事,好臣窃取了国家的大权,他们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

8 秦王以为文信侯事奉先代君王功劳大,不忍心诛杀他。

十　年

1 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国。

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1]。"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

行，且上书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夫色、乐、珠、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者众；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2]，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3]，赍盗粮者也。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骊邑而还。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十一年

1 赵人伐燕，取狸阳[4]。兵未罢，将军王翦、桓齮、杨端和伐赵，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阏与、辽阳[5]，桓取鄴、安阳。

2 赵悼襄王薨，子幽缪王迁立。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之。迁素以无行闻于国。

3 文信侯就国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之。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诛。

十二年

1 文信侯饮鸩死[6]，窃葬。其舍人临者，皆逐迁之。且曰："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7]，视此！"

扬子《法言》曰[8]：或问："吕不韦其智矣乎？以人易贷。"曰："谁谓不韦智者欤！以国易宗。吕不韦之盗，穿窬之雄乎[9]！穿窬也者，吾见担石矣[10]，未见雒阳也。"

2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3 发四郡兵助魏伐楚。

【注释】

①一切：全部，完全。

②黔首：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谓。

③藉：借。　赍盗粮：把粮食送给盗贼。

④狸阳：当为狸邑，战国齐地，后入于燕，复入于赵，地在今河北省任丘县北。

⑤阏与(yù yú 预余)：阏与邑，战国韩地，后属赵，在今山西省和顺县。辽阳：或称辽阿，治所在今山西省左权县。

⑥鸩(zhèn 震)：毒酒。

⑦籍：这里指籍没，即登记并没收所有的财产。

⑧这里引用的扬雄《法言》语句，见《法言·渊骞篇》。

⑨穿窬：指盗窃行为。按朱熹注《论语》说：穿，指穿壁；窬，指逾墙。

⑩担石(dàn shí 旦式)：或作儋石。古代容量单位以十斗为石，二石为儋。"担石"常用来形容粟米为数有限。

【译文】

十年(甲子，公元前237年)

1 冬季，十月，文信侯免除了相国职务，离开咸阳来到封国洛阳。

秦王的宗族大臣们议论说："诸侯各国人来秦国任官职的，都是为他的主君游说并离间秦国的君臣罢了，请求把他们全部驱逐。"于是秦国大搜索，驱逐诸侯各国来的宾客。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驱逐的范围中。走的时候，他还是上书给秦王说："以前秦穆公聘求士人，在西方戎族中得到了由余，在东方宛邑得到百里奚，在晋国聘得了丕豹公孙支，于是兼并了二十个国家，便在西戎称霸。秦孝公用商鞅的变法，诸侯各国都亲近服从秦国，直至今日国家治理强盛。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使它们事奉秦国。昭王得到范雎，使王室强大，堵塞了权贵私门的不法行为。这四位君王，都是任用客卿而成功。从这些事实看来，来自诸侯的宾客对秦国哪里有辜负的地方呢！那女色、音乐、珠宝、美玉不产自秦国而秦王取来享用的就很多；而任用人才就不是这样，不分辨人的才能高低，不论好坏，凡是不属秦国的人，属于宾客的人就驱逐。这样秦王看重的是在于女色、音乐、珠宝、美玉，而看轻的是在于人民了。我听说太山不推让土壤，所以才能构成它的高大；河海不嫌弃细小的水流，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做君王的人不推辞人民众庶的归向，所以能够显现他的德惠；这是五帝、三王所能成为天下无敌的原因。现在却抛弃百姓去帮助敌国，斥退宾客使诸侯各国成就功业，这就是所说的给敌寇借兵，给盗贼送粮食的情况啊。"秦王看到李斯的上书，便召回李斯，恢复他的官职，废除逐客的命令。李斯已经走到骊邑，奉命返回秦国。秦王后来用李斯的谋略，暗中派遣雄辩的人携带金玉去游说诸侯各国，诸侯各国有名的士人，凡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就给予丰厚的财物和他交结，不肯接受收买的就用利剑刺杀他，离间诸侯各国君臣的关系，然后派出精兵良将跟随辩士之后去进攻诸侯各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终于兼并了天下。

十一年（乙丑，公元前236年）

1 赵国进伐燕国，夺取了狸阳邑。赵国军队还没有收兵回国，秦

国将军王翦、桓齮、杨端和率领军队攻伐赵国，进攻鄴地，夺取了九座城池。王翦进攻阏与、橑阳，桓齮夺取了鄴、安阳。

2 赵国悼襄王去世，他的儿子名叫迁的继立为幽缪王。幽缪王的母亲，本是娼妓，被悼襄王宠爱，悼襄王废弃嫡生子名叫嘉的而改立迁为太子。迁向来以行为不轨而在赵国闻名。

3 文信侯到封国洛阳一年多，诸侯各国前来的宾客和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他们都来问候文信侯。秦王恐怕会发生变乱，便给文信侯吕不韦写信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封给你河南地，食邑十万户？你与秦国有什么亲密的关系，竟尊称你为仲父？你必须与家属迁居到蜀地去！"文信侯自己知道一天天受到制裁，害怕被诛杀。

十二年(丙寅，公元前235年)

1 文信侯吕不韦饮毒酒死去，被暗中埋葬。他府第中哭丧的舍人，都被驱逐迁徙。秦王并且下令说："从今以后，掌管国家政事像嫪毐、吕不韦那样悖乱无道的，登记并没收他家门的一切财产，比照这样办理！"

扬子《法言》里说：有人问："吕不韦明智吗？他用人交换财货？"回答说："谁说吕不韦是明智的人呢！他用国家的封爵交换宗族。吕不韦这样的盗贼，是穿壁逾墙窃贼中的强者吗！说是穿壁逾墙的盗贼，我看见他只图得担石小利，没有看见他得到雒阳封邑啊。"

2 从六月以来就没下雨，天旱直到八月。

3 调发关东四郡的军兵帮助魏国去攻伐楚国。

十三年

1 桓齮伐赵，败赵将扈辄于平阳[1]，斩首十万，杀扈辄。赵

王以李牧为大将军，复战于宜安、肥下[2]，秦师败绩，桓齮奔还。赵封李牧为武安君。

十四年

1 桓齮伐赵，取宜安、平阳、武城[3]。

2 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4]。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5]，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6]，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7]，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扬子《法言》曰[8]：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

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⑨！

【注释】

①平阳：平阳县，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金殿。

②宜安：宜安邑，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藁城县西南。　肥下：即肥邑，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藁城县西南。

③武城：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磁县西南。

④聘：古代国与国之间派遣使者访问。

⑤干：求请任用。

⑥蠹(dù 妒)：本指蛀虫，这里指耗费国家财物的人。

⑦介胄之士：指披甲戴盔的将士。

⑧这里引用扬子《法言》语句，见扬雄所著《法言·问明篇》。

⑨愍(mǐn 悯)：哀怜，怜悯。

【译文】

十三年(丁卯，公元前234年)

1 秦国将领桓齮攻伐赵国，在平阳地方打败了赵将扈辄，斩杀十万人，杀死了扈辄。赵王任命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肥下两邑又与秦军交战，秦军大败，桓齮奔回秦国。赵王封李牧为武安君。

十四年(戊辰，公元前233年)

1 秦国将领桓齮攻伐赵国，夺取了宜安、平阳、武城。

2 韩国国王向秦王割让土地献上印玺，请求成为秦国的藩属，派

遣了韩非到秦国访问。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擅长刑名法术的学说。他看到韩国削弱，多次上书请求韩王重用他，韩王不能聘用他，于是韩非嫉恨治理国家不致力聘用人才任用贤能的人，反而举用浮薄淫逸的害人虫，安置在有功劳实绩的官员之上，形势宽缓时就宠用有虚名的人，形势危急时就动用穿甲戴盔的将士；国家所教养的人不是所要任用的人才，所要任用的人才又不是国家所教养的人。痛心廉洁正直的人在奸邪不正直的大臣中不能容身。看到以往治乱得失的演变，撰作了《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六篇，共有十多万字。

秦王听说他贤能，想见到他。韩非为韩国出使到秦国，便上书向秦王建言说："现在秦国地方有几千里，军队号称百万，号令统一，赏罚分明，天下各国都比不上。我冒死罪希望能见到大王你，我要进言用以破除天下合纵联盟的计策。大王你若真能听取我的主张，一经实行假使天下合纵联盟没有被破除，赵国没有被攻下，韩国没有灭亡，楚国、魏国不来臣服，齐国、燕国不来亲附，秦国称霸王的名声不能成功，四邻诸侯各国不来朝拜，那么大王你可以把我斩杀，并在秦国示众，以警戒为秦王你谋划不忠诚的人啊。"秦王对韩非的上书很高兴，但还没有任用他。李斯嫉妒韩非，说："韩非是韩国公子之辈。现在我们要兼并诸侯各国，韩非终将为韩国打算而不为秦国打算，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你不任用韩非，日复一日留他，然后又放他返回韩国去，这是自遗后患啊；不如用刑法诛杀他。"秦王以为这样很好，便将韩非交给刑狱官吏治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赶快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陈述冤屈，又不能够见到秦王。秦王后悔，派人去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死了。

扬子《法言》里说：有人问："韩非撰作了《说难》的书籍而自己最终死于游说之难，请问言论同行为结果为什么这样相反？"回答说："《说难》是不是他所以死去的原因呢？"又问："那他致死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君子依礼动，依义止，舍于礼

义的就进行，不合礼义的退避，坚信自己而不担心自己的主张别人不合意。去游说别人又担心自己的主张不合他的意向，那也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有人说“韩非担心的是游说不合别人的意向，不是吗？”回答说：“游说不遵循正道，是该担心的。游说遵循正道，而不合别人的意向，是不该担心的啊。”

臣司马光评论说：我听说君子亲爱自己的亲人以至亲爱别人的亲人，爱自己的国家以至爱别人的国家，因此才功绩大名声好而享有广大的幸福啊。现在韩非为秦国谋划，而首先想覆灭自己的祖国，以推行他的主张，他的罪恶本来就死有余辜，哪里值得怜悯呢！

十五年

1 王大兴师伐赵，一军抵邺，一军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还。

2 初，燕太子丹尝质于赵与王善。王即位，丹为质于秦，王不礼焉。丹怒，亡归。

十六年

1 韩献南阳地。九月，发卒受地于韩。

2 魏人献地。

3 代地震，自乐徐以西①，北至平阴②，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③。

十七年

1 内史胜灭韩④，虏韩王安，以其地置颍川郡⑤。

2 华阳太后薨。

3 赵大饥。

4 卫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

1 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赵人捕而杀之；废司马尚。

十九年

1 王翦击赵军，大破之，杀赵葱，颜聚亡，遂克邯郸，虏赵王迁。王如邯郸，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还，从太原、上郡归。

2 太后薨。

3 王翦屯中山以临燕。赵公子嘉帅其宗数百人奔代，自立为代王。赵之亡，大夫稍稍归之，与燕合兵，军上谷。

4 楚幽王薨，国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负刍杀之，自立。

5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6 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鞠武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6]。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须也。"顷之，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太子曰："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更虑

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太子不听。

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谓轲曰:"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轲许之。于是舍荆卿于上舍,太子日造门下,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及王翦灭赵,太子闻之惧,欲遣荆轲行。荆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7],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也!"荆轲乃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计将安出?"荆卿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8],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遂自刎。太子闻之,奔往伏哭,然已无奈何,遂以函盛其首[9]。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淬之[10],以试人,血濡缕[11],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副,使入秦。

【注释】

①乐徐：乐徐邑，战国燕地，在今河北省易县西南。

②平阴：平阴邑，战国赵地，在今山西省阳高县东南。

③坼(chè 彻)：分裂，裂开。 步：长度单位，历代标准不一致，周代以八尺为一步，秦代以六尺为一步，旧制以营造尺五尺为一步。

④内史：官名。秦置内史，掌管京畿地方。

⑤颍川郡：治所在阳翟县，即今河南省禹县。

⑥媾：交好，交合。

⑦督亢：在今河北省涿县东南，跨有涿县、固安、新城等县界。中有督亢陂，周边五十余里，支渠四通，富灌溉之利，战国时燕富饶地带。

⑧揕(zhèn 振)：刺。

⑨匣：匣子。

⑩淬(cuì 翠)：浸染。

⑪濡(yú 如)：沾染。

【译文】

十五年(己巳，公元前 232 年)

1 秦王发动大军攻伐赵国，一支军队到达邺地，一支军队到达太原，夺取了狼孟、番吾两地；因与李牧的军队遭遇而退回。

2 当初，燕国太子丹曾在赵国当质子，与秦王相好。秦王即王位后，太子丹又到秦国当质子，秦王对太子丹不以礼相待。太子丹忿怒，逃亡返回燕国。

十六年(庚午，公元前 231 年)

1 韩国向秦国献出南阳郡的地方。九月，秦国调发军队到韩国接受献地。

2 魏国向秦国献出土地。

3 代郡地方发生地震，从乐徐邑以西，再北至平阴邑，楼台房屋的墙垣多被震坏，地面裂开，东西两边之间相距一百三十步。

十七年(辛未，公元前 230 年)

1 掌管京师地方行政的内史官名叫胜的率军攻灭韩国。虏获了韩王安，将这占领的韩国土地设置为颍川郡。

2 华阳太后去世。

3 赵国发生大饥荒。

4 卫元君去世，他的儿子名叫角的继立为君。

十八年(壬申，公元前229年)

1 王翦率领上地地方的军队来到井陉，与杨端和率领河内地方的军队共同攻伐赵国。赵国将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秦军。秦国派人给赵王的宠臣郭开送了很多金钱，要郭开向赵王毁谤李牧和司马尚，说他们想反叛。赵王便派赵葱和齐国将领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统率军队。李牧不接受这命令，赵国人拘捕并杀了李牧；又废除司马尚的军职。

十九年(癸酉，公元前228年)

1 王翦进击赵军，把赵军打得大败，杀死赵国将领赵葱，颜聚逃亡，秦军于是攻克赵国都城邯郸，虏获赵王迁。秦王来到邯郸，把过去与自己母亲家里有仇怨的人都杀死。然后返归秦国，取道从太原、上郡回到秦国。

2 秦国的太后去世。

3 王翦率军驻屯在中山郡以逼近燕国。赵国公子嘉率领他的宗族几百人逃奔到代郡，自己称为代王。赵国灭亡了，赵国的大夫们渐渐归向代王，与燕联合，驻扎在上谷郡。

4 楚幽王去世，楚国人拥立他的弟弟郝为王。三月，郝的非嫡亲兄负刍杀死了郝，自己立为楚王。

5 魏国景湣王去世，他的儿子叫假的继立为王。

6 燕太子丹怨恨秦王，想报仇，便询问自己的太傅鞠武。鞠武提出要在西边与韩、魏、赵三国约盟，南边与齐、楚连和，北边与匈奴交好以共同谋攻秦国。太子丹说："太傅你的这计策，旷延的时日很久，使人心里闷得难受，恐怕不能等待啊。"不久，秦国的将军樊於

期有罪，从秦国逃亡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他，让他住到客舍里。鞠武规劝太子丹说："将有着秦王的凶暴又对燕国的积怨很深，已足以使人寒心了，更何况听到樊将军在燕国呢！这就是所说的把肉抛向饿虎出没的路上啊。希望太子你赶快遣送樊将军进入匈奴地方！"太子丹说："樊将军在天下没有安身的地方，只身来归向我太子丹，这正是我太子丹舍命保护他的时候，希望太傅另想计策！"鞠武说："行动危险而求安全，造作祸患却以为幸福，计虑短浅而结怨极深，连结一个人的新交朋友，不顾给国家带来的大害，这就是增加怨仇助长祸患。"太子丹不接受太傅鞠武的意见。

太子丹听说卫国人荆轲贤能，便带着丰厚的礼物以谦卑的言辞去向荆轲求见。太子丹对荆轲说："现在秦国已经虏走了韩王，又发兵南进攻伐楚国，北向进逼赵国，赵国不能顶住秦国的进攻，那么战祸一定转移到燕国。燕国弱小，多次被战争所困，怎么能够抵当秦国！诸侯各国屈服秦国，没有谁敢结成合纵联盟。我的私计愚蠢，以为如果真能得到天下有名的勇士出使到秦国，劫持秦王，使他交还诸侯所有被侵占的土地，就像曹沫与齐桓公之间发生的事那样，那就太美了；如果秦王不答应，那么就乘机把他刺杀。秦国的大将都在国外把持着军队，而秦国国内有乱，于是君臣之间会互相猜疑。利用这样的良机，诸侯可结成合纵联盟，那样就一定能败秦国。敬请荆卿你留意这件事！"荆轲答应了太子丹的要求。于是让荆卿居住在上等客舍里，太子丹每天都到荆卿居舍去，所用来奉养荆轲的财物，没有什么不齐备的。到了王翦灭亡了赵国时，太子丹听到这消息后很恐惧，想遣送荆轲动身到秦国去。荆轲说："现在前往秦国又没有凭信，那秦王是不可能亲见的。要能得到樊将军的头颅和燕国督亢地方的地图，把它奉献给秦王，秦王一定高兴接见我，我便可得到成功以回报太子你。"太子丹说："樊将军在无地容身的危困中来归附我，我不忍心杀他啊！"荆轲于是私下去见樊於期，说："秦国对待将军你，可以说是狠毒至极了，父母宗族都被杀

戮已尽!现在听说悬赏购买将军你的头,赏金千斤,封邑万家,这将怎么办?"樊於期长叹流着泪说:"该要怎样计划?"荆轲说:"希望得到将军你的头颅以献给秦王,秦王一定欢喜接见我,我左手拉住他的衣袖,右手以利剑刺进他的胸膛,那么将军你的仇恨得到报雪而燕王被凌辱的羞愧也消除了!"樊於期说:"这是我日夜切齿碎心的仇恨啊!说完便自杀。太子丹听到这事,很快就来伏在樊於期尸旁哭泣,然而已经无可奈何,便用匣子装着樊於期的头颅。太子丹又预先寻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要工匠将匕首用毒药浸染,用这匕首试验刺人,鲜血沾湿了丝缕,人没有不立即死去的。于是准备装束以遣送荆轲,派燕国勇士秦舞阳为荆轲的副手,派他们进入秦国。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

秦纪二　起阏逢阉茂，尽玄黓执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

1 荆轲至咸阳，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王大喜，朝服，设九宾而见之[1]。荆轲奉图而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2]，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匕首擿王[3]，中铜柱。自知事不就，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遂体解荆轲以徇[4]。王于是大怒，益发兵诣赵，就王翦以伐燕，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

1 冬，十月，王翦拔蓟，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东保辽东，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遗燕王书，令杀太子丹以献。丹匿衍水中[5]，燕王使使斩丹，欲以献王，王复进兵攻之。

2 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6]。

二十二年

1 王贲伐魏，引河沟以灌大梁。三月，城坏。魏王假降，杀之，遂灭魏。

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

2 李信攻平舆[7]，蒙恬攻寝[8]，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9]。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

王闻之，大怒，自至频阳谢王翦曰："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王送至霸上[10]，王翦请美田宅甚众。王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

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信人⑪，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王坐而疑我矣。”

【注释】

①九宾：设置文物齐备，以宾客之礼相迎。

②卒(cù 猝)：同“猝”，突然。

③擿(zhì 至)：同掷。

④体解：肢解。

⑤衍水：衍水在辽东。

⑥频阳：秦置频阳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的美原镇西南。

⑦平舆：平舆邑，在今河南省平舆县北。

⑧寝：寝邑，在今安徽省临泉县。

⑨城父：城父邑，在今河南省宝丰县东。

⑩霸上：又名霸头，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白鹿原北首。

⑪怛(cù 粗)：粗暴。

【译文】

秦纪二　起甲戌(公元前 227 年)，止壬辰(公元前 209 年)，共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甲戌，公元前 227 年)

1 荆轲到了咸阳，通过秦王宠爱的臣子蒙嘉以谦卑的言辞去求见秦王；秦王十分欢喜，穿上朝服，设置文物齐备并以迎接宾客的礼仪接见荆轲。荆轲捧着地图进献给秦王，地图展示到末端，匕首显现出来，荆轲乘势拉住秦王的衣袖，用右手握住匕首刺杀秦王；

还没有刺杀进秦王的身上，秦王震惊起身，衣袖断绝。荆轲追逐秦王，秦王围绕着殿柱奔跑。群臣都惊愕，突然发生意外的情况，全都失去了常态。按照秦朝的法律，群臣在殿上奉侍秦王的不能持有一尺一寸的兵器，秦王身边的侍从只得一同徒手去搏击荆轲，并且提醒秦王说："大王你把剑背上！"于是秦王把剑背上，就顺手拔出去击荆轲，斩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残废，于是举起匕首掷向秦王，匕首击中了铜柱。荆轲自己知道刺杀秦王没能成功，大骂说："大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想活捉你这秦王，一定要得到你签署的契约去回报太子啊。"荆轲被杀死，并且被肢解尸体示众。秦王于是大怒，增派军队到赵国，向王翦的军队会合以攻伐燕国，与燕国、代国的军队在易水以西交战，把燕、代军队打得大败。

二十一年(乙亥，公元前226年)

1 冬季，十月，王翦率军攻下蓟邑，燕王及太子丹率领燕国的精兵向东开拔以保住辽东，秦将李信率军急速追击燕军。代王赵嘉给燕王送去书信，要他杀死太子丹献给秦王。太子丹藏匿在衍水境界内，燕王派遣密使去斩杀他，想把他的尸首奉献给秦王，秦王又进兵攻击燕军。

2 秦将王贲攻伐楚国，夺取十余座城邑。秦王向将军李信询问说："我想夺取楚国，在将军你来计算需要多少人才足够呢？"李信说："不过用二十万人就够了。"秦王又去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有六十万人的军队不可。"秦王说："王将军你老了，为什么这样胆怯啊！"秦王于是派李信、蒙恬率领二十万人攻伐楚国；王翦因此以疾病为由，辞别秦王返回家乡频阳。

二十二年(丙子，公元前225年)

1 王贲率军攻伐魏国，引黄河水通过河沟淹灌大梁城。三月，大梁城毁坏。魏王假向秦国投降，秦国杀了魏王假，于是灭亡了魏国。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想用五百里的地方交换安陵。"安陵君说："大王多给了我恩惠，以大地方交换小地方，我十分荣幸。虽

如此，但我在魏国的先王时就接受了这安陵的土地，我希望终身守住它，不敢跟大王你交换！”秦王认为他守道义，便同意不交换土地。

2 李信进攻平舆邑，蒙恬率军进攻寝邑，把楚军打得大败。李信又进攻鄢郢，把它攻下了。于是率军向西进发，与蒙恬的军队在城父会师。楚军紧紧跟随秦国的军队，三日三夜不停顿宿营，把李信军打得大败，楚军攻入秦军两座营垒，杀死了七个都尉；李信奔逃返回秦国。

秦王听到李信失败的消息，十分震怒，亲自到频阳向王翦道歉说：“我不用将军你的计谋，李信果然使秦军受到侮辱。将军你虽然有病，难道忍心丢开我不管吗！”王翦推辞说：“我有病不能带兵。”秦王说：“说到此为止，不要再推辞！”王翦说：“大王你不得已一定要我带兵，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就按照将军你的计谋行事罢了。”于是王翦统率六十万人去攻伐楚国。秦王亲自送王翦到霸上，王翦请求给予好的田宅，要求的数量很多。秦王说：“将军你上路吧，何必担心贫穷呢！”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立了功，终究得不到封侯，所以趁上大王看重我的机会，提出请求给予田宅，为我的子孙留下产业啊。”秦王听后大笑。王翦已领兵出发，到了武关，派出军使返回秦国请求给予美好的田宅，先后有五次。有人说：“王将军你索要田宅做得太过份了！”王翦说：“不是这样。秦王内心粗暴而不相信人，现在调尽国内所有甲士只托付给我一个人，我不多索要田宅为子孙留下产业，使自己地位稳固，反而会使秦王因而怀疑我啊。”

二十三年

1 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楚人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

中兵以御之；王翦坚壁不与战。楚人数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1]；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2]。"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战，乃引而东。王翦追之，令壮士击，大破楚师，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师遂败走。王翦因乘胜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

1 王翦、蒙武虏楚王负刍，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

1 大兴兵，使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3]，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4]，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夫其膝行、蒲伏[5]，非恭也；复言、重诺[6]，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7]！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

靡[8]，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

2 王贲攻代，虏代王嘉。

3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

4 五月，天下大酺。

5 初，齐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以故齐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忘矣。"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宾客入秦，秦又多与金。客皆为反间，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

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9]："所为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耶？"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

即墨大夫闻之，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人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10]。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岂特保其国家而已哉！"齐王不听。

二十六年

1 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11]，处之松柏

之间，饿而死。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12]。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勠力以保家国也[13]。乡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14]，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注释】

①抚循：抚慰，安抚。

②投石：一种飞石重十二斤，用机械发射，是古代军中的一种技巧练习。据《汉书》记载，甘延寿有力，能以手投石。　超距，即跳跃。

③不祀忽诸：忽然不祭祀，即宗庙忽然绝止祭祀，也就是亡国。

④焱(yàn 焰)：火花。

⑤膝行：跪着前进，表示畏服。　蒲伏：同"匍匐"，伏地用手行走。

⑥复言：出言必信，而可复言。

⑦白公胜：春秋时楚国大夫，名胜，楚平王之孙。其父太子建因被陷害而出走。他随伍子胥至吴，后被召回，任巢大夫，号白公。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起兵杀死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控制楚都，后被叶公打败，自缢而死。

⑧要(yāo 腰)离：春秋末年吴国人。相传他由伍子胥推荐给吴王，谋刺在卫国的公子庆忌。他要吴王断其右手，杀其妻子，假装得罪出走。到了卫国，又假意向庆忌献破吴之策，谋求亲近庆忌。当同舟渡江时，他把庆忌刺死，自己

也自杀而死。 蝥(máo 矛):或作"蟊",吃禾根的害虫。 磨:披靡而死。

⑨雍门:齐国城门名。

⑩临晋之关:临晋关即蒲津关,在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东黄河上。

⑪共:共县,在今河南省辉县。

⑫不详:不详审。

⑬勤力:努力,尽力。

⑭乡使:假使,当初。 乡:向。

【译文】

二十三年(丁丑,公元前 224 年)

1 王翦夺取陈县以南直至平舆邑。楚国人听到王翦增加兵员来进攻,于是动用全国军队抵抗王翦军;王翦坚守营垒不与楚军作战。楚军多次挑战,王翦军始终不出战。王翦每天休养士卒,使其洗沐,并给予好的饮食,以此安抚士卒;还亲自与士卒共同进食。过了一些日子,王翦派人询问"军中游戏吗?"回答说:"正在用机械投掷飞石、跳跃。"王翦说:"可用来作战了!"楚军既然不能与秦军交战,楚将领便带着军队向东开拔。王翦追击楚军,下令壮士进行攻击,把楚军打得大败,到了蕲县南,杀死楚国将军项燕,楚军于是失败退走。王翦乘势夺取并平定一些城邑。

二十四年(戊寅,公元前 223 年)

1 王翦、蒙武虏获楚王负刍,将楚国的土地设置为楚郡。

二十五年(己卯,公元前 222 年)

1 秦国大举用兵,派王贲攻伐辽东,虏获了燕王喜。

臣司马光评论说:燕国太子丹禁不住一时的仇恨而去冒犯虎狼成性的秦国,思虑轻浮谋划浅短,挑起仇怨使祸患加速到来,使召公宗庙的祭祀忽然终止,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评论的人中还有人说太子丹贤明,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

掌管国家政权的人,要根据人的才能任命官职,按照礼制确立政策法规,用仁爱之心怀恤人民,以诚信交结邻国;这样

便可做到官吏由有才能的人担任，政治以礼来节制，百姓心向他的仁德，四方邻邦亲附他的信义。像这样，那么国家就像磐石一样安定，像火花一样炽烈，触撞它的会粉碎，侵犯它的会焦毁，虽有强暴的国家，又有什么值得畏惧呢！太子丹丢开这些不做，反而以万乘兵车的大国，去发泄一人的仇怨，施展盗贼的谋略，以致功业毁灭身遭杀戮，使国家成为废墟，难道不是可悲的吗！

那种膝跪而行，匍匐爬行，并不是恭敬啊；出言必信、尊重承诺，不是诚信啊；耗费金钱、散发玉宝，不是恩惠啊；刎颈、破腹，不是勇敢啊。总括说来，谋略不深远行动不合仁义，就是白公胜一类的人了！

荆轲感激太子丹豢养的私人情谊，不顾自己的七族受株连，想用一尺八寸的匕首杀死秦王，以使燕国强大秦国衰弱，难道不是很愚蠢的吗！所以扬雄评论这件事，认为要离是蜘蛛、蠹虫的披靡而死，聂政是壮士的披靡而死，荆轲是刺客的披靡而死，都不能称为义。又说："荆轲这个人，如果以君子之道来类比他，那他就是盗贼而已。"这些话说得多好啊！

2 秦将王贲率领军队攻伐代国，虏获了代王嘉。

3 王翦平定了楚国江南的全部土地，降服了百越的君长，设置会稽郡。

4 五月，秦王命令全国大聚会饮酒。

5 当初，齐国的君王后贤惠，奉事秦国很恭敬周到，与诸侯各国相交很真诚；齐国也因东边接临海上。秦国日夜不停地攻伐韩、魏、赵及燕、楚，这五国各都自救不暇，因为这个缘故齐王建即位四十多年没有受到战争的困扰。到君王后将死时，她告戒齐王建说："群臣中可信用的是某人。"齐王建说："让我记录下他的名字。"君王后说："很好！"齐王建拿来笔和纸听取她说的话，君王后说："我这老妇已经忘记了。"君王后死了以后，后胜为齐国国相，他接受秦国间

谍的金钱，为数很多。齐国宾客到秦国，秦国又多给他们金钱。宾客们都成为执行秦国意图的间谍，劝齐王去朝见秦王，不作攻战的防备设施，不帮助五国进攻秦国，秦国因此得以灭亡五国。

齐王将要去秦国朝见秦王，雍门司马上前对齐王说："之所以要立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为了君王呢？"齐王回答说："是为了国家社稷。"司马说："为国家社稷立王，那么大王你为什么离开国家社稷而进入秦国呢？"齐王于是掉转车返回齐国。

即墨大夫听到这消息，进见齐王说："齐国有地方千里，带甲武士几百万人。韩、魏、赵这三晋国家的大夫都以为受秦国统治不好，他们留居在阿、甄两地之间的就有几百人；齐王你招收他们给他们一百万的兵众，让他们收复韩、魏、赵三晋国家原有的土地，这样通向秦国的临晋关便可进入了。鄢郢的楚国大夫不愿为秦国效劳，留居在城南下的有一百多人，齐王你招收他们给他们一百万人的军队，要他们收复楚国原有的土地，这样通向秦国的武关就可以进入了。像这样，那么齐国的声威能够建立，秦国可以灭亡，这难道只是保持自己的国家而已吗！"齐王不听从即墨大夫的意见。

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

1 秦将王贲从燕国向南进攻齐国，突然攻入临淄，民众没有谁敢与秦军格斗的。秦王派人引诱齐王，约定封给他五百里的土地。齐王于是投降，秦王把他迁徙到共县，让他居处在松柏之间，饥饿死去。齐国人埋怨齐王建不及早与诸侯各国建立合纵联盟，听信奸人和宾客的话以致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于是唱歌谣说："松树啊，柏树啊！使齐王居住在共县的是宾客啊！"怨恨齐王建用宾客不详审，没分清善与伪。

臣司马光评论说：合纵连横的说法虽然是反反复复头绪很多，然而大体说来，合纵是六国的利益所在。往昔先代圣王建立许多国家，亲近各诸侯国，使诸侯以朝见访问相交好，以举行飨宴相欢乐，以会见盟誓相结合，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想让它们同心努力保卫家国啊。假使当初六国能够以信义相亲,那么秦国虽然强暴,又怎么能够灭亡六国呢!韩、魏、赵三晋国家,是齐国、楚国的藩卫屏蔽;齐国、楚国,又是三晋国家的根柢;形势相互帮助,表里互相依托。所以以三晋去攻齐、楚,是自己继绝自己的根柢啊;以齐、楚去进攻三晋,是自己撤除自己的藩卫屏蔽啊。哪里有撤去自己的藩卫屏蔽去向盗贼献媚,还说"盗贼将爱护我而不进攻我",这难道不荒谬吗!

2 王初并下天,自以为德兼三皇①,功过五帝②,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③。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3 初,齐威、宣之时,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④;及始皇并天下,齐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⑤;数以六为纪。

4 丞相绾言:"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斯曰⑥:"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

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7]，郡置守、尉、监。

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镻[8]、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9]。徙天下豪桀于咸阳十二万户。

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10]，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注释】

①三皇：传说中的古代帝王。说法不一，如《史记》中以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纬含文嘉》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等等。

②五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

③朕(zhèn 震)：古人自称朕，从秦始皇帝后专用为皇帝自称。

④终始五德之运：这是以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循环不已附会历史的说法。如帝舜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周以木德王；等等。邹衍以为周为火德，按其说，秦当为土德，但始皇要以水胜火，自以为秦为水德。

⑤旌旄(jīng máo 精毛)：古代的一种旗。缀旄牛尾于杆头，下有五彩析羽，用以指挥或开道。

⑥廷尉：秦官名，掌管刑狱。

⑦三十六郡：据裴骃说，三十六郡为：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巨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内史。

⑧镻(jù 据)：本作“虡”，古代悬架钟鼓的架子。

⑨石(shí时)：古代重量单位，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

⑩复道：高楼间或山岩险要处架空的通道。按裴骃说，上下有道，故谓之复道。

【译文】

2 秦王刚兼并了天下，自以为德行盖三皇，功业超过五帝，于是更改称号为"皇帝"，口出命令为"制书"，下令为"诏书"，皇帝自称为"朕"。追尊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下制书说："人死了之后以平日行为表现定谥号，这是儿子评议父亲、臣下评议君上，毫无意义。从今以后，废除谥法。我就是始皇帝，后世皇帝以数次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皇帝，这样传下去无穷无尽。"

3 当初，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邹衍著论了终始五德运行的学说，到秦始皇兼并了天下的时候，齐国人奏上了这种学说。秦始皇采用了这种学说，认为周朝所得的是火德，秦朝代替了周朝，要依从火德是不能取胜的，秦应是水德。开始改换年代，朝会及庆贺礼都从十月初一日开始；衣服、旌旄、节旗都崇尚黑色；计数以六为单位。

4 丞相王绾进言说："燕地、齐地、楚地距离秦国都城遥远，不为那些地方设置侯王，无法镇守它。请封立儿子们为王。"始皇把这言论交给臣下评议。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所封立的子弟及同姓宗室很多，然而后世族属慢慢疏远，像仇敌一样互相攻击，周朝天子无法制止。现在四海之内，靠着皇帝陛下的神灵实现了统一，全国都设置成为郡、县，皇子及功臣用公家赋税重重地赏赐他们，很容易控制，天下没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安宁的方略啊。设置诸侯不可行。"始皇说："天下一同经受了战斗不休的痛苦，这是因为有侯王的缘故。靠着先祖宗庙的保佑，天下刚平定，又再立侯国，就是兴起兵争啊；而要求能安宁、休养生息，难道不是很困难的吗！廷尉的议论很对。"

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

收集天下的兵器，销熔后铸成悬钟的镈、铜人十二个，各重千石，放置在宫庭中。统一法度、衡、石、丈、尺，把天下豪杰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

所有宗庙建筑及章台宫、上林苑都建造在渭水之南。每攻灭一个诸侯国，便摹仿它的宫室建筑，筑造在咸阳北阪上，南面濒临渭水，从雍门以东到泾水、渭水，宫殿房屋、复道、环绕楼阁的通道相连接，将所虏得的诸侯美人、钟鼓乐器都充实到宫室里面。

二十七年

1 始皇巡陇西、北地，至鸡头山[1]，过回中焉[2]。

2 作信宫渭南，已，更命曰极庙[3]。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4]，治驰道于天下。

二十八年

1 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5]，立石颂功业。于是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议封禅[6]。诸儒或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稭[7]。"议各乖异。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太山阳至颠，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8]，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9]。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颂德，明得意。

初，燕人宋毋忌[10]、羡门子高之徒称有仙道、形解销化

之术，燕、齐迂怪之士皆争传习之。自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风引船去。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诸方士齐人徐市等争上书言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11]。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12]，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13]。遂自南郡由武关归。

2 初，韩人张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韩。及韩亡，良散千金之产，欲为韩报仇。

【注释】

①鸡头山：一名笄头山、崆峒山、牵屯山、薄洛山，在今宁夏隆德县东。

②回中：即回中宫，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

③极庙：宫庙像天极，故名极庙。按《史记·天官书》说，中宫曰天极，即北极星。

④甬道：两旁有墙的驰道或通道。其中驰道就是天子所行道，是君主驰车走马的路，如后世的御路。

⑤邹峄山：又名邾峄山、峄山、邹山，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

⑥封禅：战国时齐鲁地方有些儒生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土坛祭天叫做"封"，在泰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叫做"禅"。

⑦菹(zū 租)：一种水草。　秸(jiē 阶)：农作物的茎秆。

⑧太祝：秦代的奉常官有属官雍太祝令、丞，主管雍地祭祀上帝礼仪。

⑨八神：按《封禅书》记载，八神一为天主，祠天齐渊水；二为地主，祠太山、梁父；三为兵主，祠蚩尤；四为阴主，祠三山；五为阳主，祠之罘山；六为月主，祠之莱山；七为日主，祠成山；八为四时主，祠琅邪。

⑩宋毋忌：古代一种传说认为他是火仙。 羡门子高：古代一种传说认为他是仙人。 形解：即尸解，指人老而解去身上原有的骨骼，如销解化去。

⑪齐戒：即斋戒。

⑫周鼎：周朝的宝鼎。当时人相传宋国太丘社亡时周鼎沉没于泗水中。

⑬赭(zhě 者)：红色。赭其山，即使山呈红色。

【译文】

二十七年(辛巳，公元前 220 年)

1 始皇巡行陇西，北地两郡，到了鸡头山，经过了回中宫。

2 在渭南建造信宫，工程完成后，又改称为极庙。从极庙通道到骊山，建造甘泉宫的前殿，修筑甬道从咸阳和它连接，又在天下修治驰道。

二十八年(壬午，公元前 219 年)

1 始皇向东巡行各郡、县，登上邹峄山，竖立刻石颂扬功业。于是召集鲁地的儒生七十人，到了泰山下，议论封禅礼仪。儒生中有的说："古代的封禅，要用蒲草裹着轮子的车，恐怕压伤山上的土石、草木；扫除地面才祭祀，席垫用水草等茎秆。"议论各有分歧。始皇认为他们议论的不好施用，从此便黜退儒生。于是便修建车道，从太山南到山顶，竖立刻石颂扬功德；从山北的车道下行，在梁父山举行祭地的禅礼。禅礼多采自奉常官属雍太祝祭祀上帝所用的礼仪，而封藏的东西都秘而不宣，世人不可能得知而加以记述。

于是秦始皇便来到东边海上巡游，举行礼仪祠祭名山、大川及八个神主。始皇从南面登上琅邪山，十分欢喜琅邪的风景，停留三个月，筑造了琅邪台，竖立刻石颂扬功德，表明自己功成意满。

当初，燕国人宋毋忌、羡门子高这些人声称自己有能使老人形

体化解的仙术，燕、齐两地那些浮薄怪诞的人都争着传习这仙术。从齐威王、宣王、燕昭王以来都相信他们的说法，派人到海上探寻蓬莱、方丈、瀛洲，说是这三座神山在渤海中，距离人们居住的地方不远。患难将要到来时，那么就有风吹动，导引船到神山去。曾经有人到了那个地方，那些仙人和长生不死的药都在神山里。当始皇来到海上时，那些方士如齐地人徐市等便争着向始皇上书，陈说神仙的事，请求斋戒，并给童男童女去寻求三座神山，于是派遣徐市征发童男童女几千人乘船到大海中寻求神山。船驶进大海中，都以风大，不能到达神山为理由辩解，还说："没能到神山，但望见了那神山。"

始皇返回，经过彭城，进行斋戒祈祷祭祀，想在泗水水底捞出周朝宝鼎，派了一千人潜入水中去寻求，没有得到宝鼎，于是向西南行渡过淮水，前往衡山、南郡。乘船行驶在长江上，到了湘山神祠，遇大风，几乎不能渡过江面。始皇问博士说："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说："听说，湘君是帝尧的女儿，也就是帝舜的妻子，埋葬在这个地方。"始皇听后大怒，派了刑徒三千人都去砍伐湘山树木，把树木全砍光，使湘山成为一片红土。始皇于是从南郡经由武关返回咸阳。

2 当初，韩国人张良，他的父亲、祖父以上五代都任韩国国相。到了韩国灭亡时，张良散尽千金的财产，想为韩国报仇。

二十九年

1 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①，张良令力士操铁椎狙击始皇②，误中副车③。始皇惊，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党入。

三十一年

1 使黔首自实田[4]。

三十二年

1 始皇之碣石，燕人卢生求羡门，刻碣石门[5]。坏城郭，决通堤坊。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卢生使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

1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6]，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7]；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8]，与越杂处。

2 蒙恬斥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9]。于是渡河，据阳山[10]，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蒙恬常居上郡统治之；威振匈奴。

三十四年

1 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11]，筑长城及处南越地。

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

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⑫。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生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注释】

①阳武：即阳武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　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浪，一作狼。

②狙(jū居)击：暗中埋伏，乘机袭击。

③副车：跟在天子所乘车后面的车称为副车。

④黔首自实田：即百姓占有的土地数向政府报告，也就是政府承认私自拥有的土地。

⑤碣石：碣石山，即今辽宁省绥中县东南的姜女坟。

⑥赘婿：秦代壮男到女家就婚的称为赘婿。

⑦桂林：秦置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　南海：秦置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县，即今广东省广州市。　象郡，秦置象郡，治所在今广西临尘县，即广西崇左县。

⑧谪：古代官吏有罪而被降职或流放为谪，判往边险地方充防守的则称谪戍。　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在今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

⑨袤：本指南北纵长，而这里指的是东西横长。

⑩阳山：即今内蒙古狼山。

⑪覆狱故、失者：指狱吏覆审已判决的罪故意改换正确判决、或覆审有失误的。覆狱，指上奏的判决已经确定又覆按察审核。故，指故意改换合理的判决。失，指改换判决有失误。

⑫黥：古代的一种肉刑，即墨刑的异称。就是用刀刺刻额颡等处，再涂上墨。 城旦：按《律》为四年刑期。

【译文】

二十九年（癸未，公元前218年）

1 秦始皇东行巡游，到了阳武县的博浪沙界内，张良派力士持铁椎埋伏在路边袭击秦始皇，力士误认目标，击中的是随从副车。始皇十分震惊，下令搜捕，没能捕获力士；于是命令天下各地大搜捕了十天。

始皇于是登上之罘山，刻石颂扬功德；然后返回，前往琅邪郡，取道上党进入咸阳。

三十一年（乙酉，公元前216年）

1 下令百姓自己向政府报告实际所占田亩数。

三十二年（丙戌，公元前215年）

1 始皇帝前往碣石，派燕地人卢生访寻羡门氏，刻碣石门。拆毁城郭，决开堤防。始皇巡视北部边境，从上党进入咸阳。卢生被派往海上回来，便奏上《录图书》说："使秦国灭亡的将是胡人。"始皇于是派遣将军蒙恬出兵三十万人，向北方攻伐匈奴。

三十三年（丁亥，公元前214年）

1 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人，入赘女家的男人、商人为兵，攻取南越的陆梁地，设置桂林、南海、象郡这三郡；将五十万罪人派去戍守五岭，与越地人杂居。

2 蒙恬击退并驱逐匈奴，取得了黄河以南河套一带的土地，置为四十四县。修筑长城，依地形以控制险隘要塞。从临洮起直至辽东，东西延伸一万余里。于是渡越黄河，凭据阳山县地，曲折地向北延伸。军队在外征战宿营十多年，蒙恬常在上郡统治指挥，声威振动匈奴。

三十四年（戊子，公元前213年）

1 对主管刑狱不正直以及在覆审案件中舞弊的官吏加以谪贬，罚他们去筑长城以及迁处南越地方。

丞相李斯上书说："以前诸侯国相争，各国都以丰厚的待遇招收游学士人。现在天下已安定，法令统一，百姓管理家庭就要努力农工生产，士人就应学习法令。如今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法令而学习古旧的学问，用来攻击当今社会，迷惑扰乱了百姓，相聚在一起攻击法令教化；人们听说法令已公布，就各人以自己的学说去评议它，进入人群中就心怀不满，私出在外就街谈巷议，以夸主上为名声，以标新立异为高尚，率领群众制造诽谤言论。这样的情况不加禁止，那么君主的权势就要下降，党派就会在群众中生成。禁止这种情况对国家有利！我请求下令给史官凡是不属秦国的史书都烧毁，不是博士官所掌管，天下藏有《诗》、《书》、诸子百家学说的，都送到郡守、郡尉那里集中烧毁。有敢互相谈论《诗》、《书》的处死；引用古代的人和事来攻击现今政治的诛灭九族；官吏得见，知道这类犯罪事实不举报的与犯法的人同罪。焚书令公布三十天后，不烧毁藏书的，处以黥刑，服刑期四年，罚筑长城。不予焚毁的书有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如果有人想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始皇下制令说："可以。"

魏国人陈馀对孔子的后人孔鲋说："秦将毁灭先王的书籍，而你是书籍的主人，真是危险啊！"子鱼回答说："我学习这没有用的学问，了解我的只有朋友。秦国不是我的朋友，我有什么危险呢！我将要藏起书籍等待要书籍的人来寻求；寻求的人来到，就没有祸患了。"

三十五年

1 使蒙恬除直道[1]，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

里[2]；数年不就。

2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3]，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闕。为复道，自阿房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4]。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5]，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6]。发北山石椁[7]，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8]，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3 卢生说始皇曰："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9]，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决事者，悉于咸阳宫。

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10]，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11]，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

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三十六年

1 有陨石于东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燔其石。

2 迁河北榆中三万家[12]；赐爵一级。

三十七年

1 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余子，少子胡亥最爱，请从；上许之。

十一月，行至云梦[13]，望祀虞舜于九疑山[14]。浮江下，观藉柯，渡海渚，过丹阳[15]，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陿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颂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见巨鱼，射杀之。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注释】

①除：修治。

②堑(qiàn 欠)：挖掘。　堙(yīn 因)：填塞。

③阿房(páng 旁)：阿房宫，一名叫阿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阿房村、古城村、胸家庄一带。

④天极：北极星。　阁道：星名，属奎宿，共有六星　汉：天汉，即银河，或称天河。　营室：星名，最早包含营、壁两宿，后专指"营宿"。古代人认为营室二星，是天子之宫。

⑤隐宫：判处宫刑的人。因隐于蔚室一百天故称隐宫。　徒刑：有罪既加刑又罚劳役称为徒刑。

⑥骊山：这里指作骊山始皇的陵墓。

⑦北山：指今陕西省关中平原北部诸山。 椁(guǒ 果)：棺外的套棺。

⑧朐：指朐山，即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

⑨观(guàn 贯)：楼台。

⑩廉问：察问。

⑪传相告引：互相揭发，依次牵连。如甲牵连乙、乙牵连丙、丙牵连丁……

⑫河北：这里指战国时齐国境内黄河以北，即今河北省东光、盐山及山东宁津、东陵等县一带地方。

⑬云梦：即云梦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以东的江、汉之间监利、潜江等县一带。

⑭望祀：古代，天子巡狩所至，对山川之神依次序望祭。 九嶷山：一作九巍山，又名苍梧山，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南。

⑮丹阳：丹阳县，治所在今安徽省当涂县东北小丹阳。

【译文】

三十五年(己丑，公元前 212 年)

1 派蒙恬修治直路，经过九原，到达云阳，挖掘山坡填塞山谷有一千八百里长；经过几年没能修成。

2 始皇认为咸阳人多，先王修筑的宫庭小，于是营建朝宫在渭水南上林苑中，先作朝宫的前殿称为阿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上面可以坐一万人，下面可以立五丈高的旗，周围有阁道畅通。从阿房前殿下直达南山，在南山顶上建立阙门。修筑复道，从阿房渡过渭水，连接咸阳，使它像天上的北斗星、阁道星渡过银河直达营室两星。将处了宫刑的及判了徒刑的七十万人，分别派去修建阿房宫或骊山陵墓。挖掘北山的石料作套棺，运输蜀地、楚地的木材，全都运到；关中总计有宫殿三百座，关外有四百余座。于是建立石门在东海上的朐县境内，作为秦的东门阙。又迁徙三万家到骊邑，五万家到云阳，都免除他们十年的赋税徭役。

3 卢生向秦王进言，说："仙道方术中认为：君主时常秘密巡行，以躲避恶鬼。避开了恶鬼，真人便可来到。希望皇上居住的宫殿不

要让别人得知，然后长生不死的药也许可以得到！"始皇说："我羡慕真人！"于是自称为"真人"，不称"朕"。又命令咸阳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楼观二百七十座都要有复道、甬道相连接，把帷帐、钟鼓、美人都充实到宫观内，各安置固定不可移徙。始皇巡行所到的地方，有人敢说出他居住地方的，处以死罪。始皇来到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随从车骑很多，心中不高兴。宦官中有人告诉了丞相，丞相后来减少了车骑。始皇知道后发怒说："这是宦官泄露了我说的话！"便审问随从宦官，没有人认罪，便捕捉当时在场的人，全部都杀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始皇巡行到了什么地方。群臣凡是要接受始皇决定办理的事情，全都在咸阳宫中听候。

侯生、卢生在一起讥讽始皇，便逃亡离开咸阳。始皇听到他们逃亡离去，便大怒说："卢生等人，我尊重赏赐他们已很丰厚，现在竟诽谤我！如今在咸阳的诸生，我派人察问，人人都制造怪诞的言论去扰乱百姓。"于是派御史审问诸生。诸生相互告发牵连，共牵连了触犯禁令的有四百六十余人。这些人都在咸阳活埋，并使天下人都知道，用以惩戒后人；又加紧调发罪徒，迁徙到边境地方去。始皇的长子扶苏规劝说："诸生都诵习孔子的书，效法孔子。现在皇上都用重刑惩治他们，我怕天下会不安定。"始皇发怒，便派扶苏到北边去，在上郡监督蒙恬指挥的军队。

三十六年(庚寅，公元前211年)

1 有陨石坠落在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始皇派御史逐一询问，没有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都加以拘捕并诛杀，又把陨石烧毁。

2 迁徙三万人到河北榆中，赏赐迁徙的人一级爵位。

三十七年(辛卯，公元前210年)

1 冬季，十月，癸丑日，始皇外出巡游；左丞相李斯随从，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少子胡亥最爱宠爱，他要求随从出游；始皇答应了他的要求。

十一月，巡行到了云梦泽，在九嶷山望祭虞舜陵墓。乘船浮江而下，游观藉柯，渡过海渚，通过丹阳，到达钱唐，船进入浙江。因波涛险恶，于是向西行一百二十里，从富阳、分水之间狭窄的水面上渡过。上会稽山，祭祀大禹，观望南海；竖立刻石颂扬功德。返程，经过吴县，从江乘县渡过。沿着海北上，到琅邪、之罘。看见大鱼，射死了它。于是又沿着海西行，到了平原津便病倒了。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为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赵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1]。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2]，故幸宦者骖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车中可其奏事。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

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3]！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数上书，直言诽谤，日夜怨望不得罢归为太子；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扶苏发书，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4]。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属吏，系诸阳周[5]；更置李斯舍人为护军，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会蒙毅为始皇出祷山川，还至。赵高言于胡亥曰："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以为不可；不若诛之！"乃系诸代。

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之。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

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6]，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

2 二世欲诛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婴谏曰："赵王迁杀李

牧而用颜聚，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卒皆亡国。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陛下欲一日弃去之。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二世弗听，遂杀蒙毅及内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药自杀。

扬子《法言》曰⑦："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堑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注释】

①沙丘：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大平台。

②辒凉（wēn liàng 温凉）车：古代的卧车。车有窗户，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所以称为辒凉车。

③通侯：汉代称为彻侯，是秦代二十等爵位中的最高一级爵，后又称为列侯。通侯一般住在京师，不住在封地。

④趣（cù 促）：催促。

⑤阳周：阳周县，即后来的罗川县，治所在今甘肃省正宁县（山河镇）西南旧正宁。

⑥铜：以金属熔液填塞空隙。这里是指以铜熔液填塞空隙。 三泉：相对九泉而言，是说三重之泉，也就是到了地下有水的深处。

⑦这里引用《法言》语句，见扬雄《法言·渊骞篇》。

【译文】

始皇厌恶说死字，群臣没有谁敢说到始皇死亡的事。始皇的疾病更加严重，于是命令中车府令、掌管符玺机要事务的赵高写信赐给长子扶苏："来参加丧事，会合到咸阳后举行安葬。"信已封缄，在赵高手里，没有交付给使者。秋季，七月，二十日，始皇在沙丘宫平台去世。丞相李斯认为始皇死在外地，怕诸公子及天下发生变乱，便把始皇死去的事保密，不发布已丧的消息，把始皇的尸体用棺材装载在辒凉车中，以过去始皇宠幸的宦官为骖乘。所到之处，进上饮食、官员们向始皇上奏要事像往常一样进行，宦官就从车中批准官员们所奏的事。只有胡亥、赵高以及始皇宠幸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这些事。

当初，始皇尊敬宠爱蒙氏，信任他们。蒙恬在外担任领兵将军，蒙毅常在朝廷中参与谋划商议，倍称忠信，所以即使是将相们也没有谁敢与他们相争的。赵高，他生下来之后便被阉割；始皇听说他体强力大，精通刑狱法律，就提拔他任为中车府令，要他教导胡亥学习刑狱断案的事，胡亥很宠信赵高。赵高犯了罪，始皇派蒙毅审治他；蒙毅判定赵高依法应处死刑。始皇认为赵高对事务勤敏，赦了他的罪，并且恢复了他的官职。赵高平素已深受胡亥的宠信，又怨恨蒙氏，于是劝说胡亥，请他假称始皇的命令要诛杀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同意了他的计谋。赵高说："不与丞相商议，恐怕这事不能成功。"于是去见丞相李斯说："始皇赐给长子的信及符玺，都在胡亥那里。确立太子，在君侯你与我赵高的口中说出罢了。这件事该怎么办？"李斯说："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言论！这不是人臣所应该议论的！"赵高说："君侯你在才能高低、谋略深浅、功劳高、无仇怨、得长子扶苏信任等这五个方面与蒙恬相比谁更强？"李斯说："我赶不上蒙恬。"赵高说："那么长子扶苏即位，一定任用蒙恬为丞相，君侯你终究没有身怀通侯的印玺返回乡里已是明显的事了！胡亥仁慈厚道，可以立为继嗣。希望你慎审考虑而决定！"丞相

李斯以为赵高说的对，便与他商议，假称是受始皇的诏令，立胡亥为太子。改写了书信赐给扶苏，责备他不能开拓疆土建立功勋，使士卒伤亡多；责备他给皇帝上书，直言诽谤，日夜都在怨恨不能免去监军职务而返回咸阳当太子。将军蒙恬知道扶苏的阴谋不能纠正。因此两人一并赐死，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

扶苏打开书信，看后哭泣，进入内室，想自杀。蒙恬说："皇帝陛下现在在外地，没有确立太子；他派我率领三十万人的军队镇守边疆，公子你为监军，这是国家的重任啊！现在一个使者到来，就要自杀，怎么能知道它不是假的呢！再请求然后自杀，也不晚啊。"使者多次催促他们自杀。扶苏对蒙恬说："父亲下令赐儿子死，还何需再请求！"说完就自杀而死。蒙恬不肯自杀死，使者把他交给主管刑事的官吏，拘禁在阳周；改派了李斯的舍人为护军，使者回报。胡亥已得知扶苏自杀死，便想释放蒙恬。适逢蒙毅为始皇外出巡游而祈祷山川回来。赵高对胡亥说："先帝想举贤能立你为太子已经很久了，而蒙毅劝谏认为不可行；现在不如把他诛杀！"于是把蒙毅拘禁在代地。

于是从井陉到达九原。正遇上暑天，辒车臭，便诏令随从官吏要他们用车载一石鲍鱼以淆乱尸体的臭味。从直道到达咸阳，便发出治丧的告示。太子胡亥继承帝位。

九月，殡葬始皇于骊山陵墓，浇下铜的熔液堵塞地下冒出的水；各种奇器珍怪，从府库中迁运来满藏在陵墓中。令工匠制作以机关发动的弓弩，有敢接近的就射杀他。用水银做成百川、江河、大海，用机械使水银灌注运转。陵墓内顶上备置天文星象，地下备置山川地理。后宫中没有生子女的，下令一律殉葬。棺葬放进陵墓后，有人说工匠制作机械秘藏，他们都知道，与外人接近，那么机藏的内情就将泄露。送终的大事完毕，将他们关闭在陵墓中。

2 二世皇帝胡亥想诛杀蒙恬兄弟。二世哥哥的儿子子婴进谏说："赵王迁杀死李牧而任用颜聚，齐王建杀死他前代的忠臣而任用后

胜，结果都使国家灭亡。蒙氏，是秦国的大臣、谋士啊，而陛下你想一时就把他们杀掉。诛杀忠臣而举用没有德行的人，是使朝廷内群臣不互相信任，而使在外的将士们意志丧失啊！"二世没有采纳子婴的劝谏，便诛杀蒙毅及内史蒙恬。蒙恬说："从我的先人到他后代子孙，为秦国积累功勋、卓有信誉已经三代人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虽身遭囚禁，但自己的势力也足可背叛。然而自己知道一定会处死却仍遵守道义的原因，是不敢侮辱我先人的教诲以及不忘记秦国先帝的恩德啊！"于是吞毒药自杀。

扬子《法言》说：有人问："蒙恬忠诚而被诛杀，忠诚有什么值得去实行呢？"回答说："为修直道挖掘山坡，填平山谷；修筑长城，起自临洮，到达辽水，人力不足而死者众多，忠诚不足以补救他的失误啊。"

司马光评论说：始皇正肆意毒害天下的时候而蒙恬为他奔走，蒙恬不仁爱是可得而知了。然而蒙恬深明做人臣的道义，他虽然没有犯罪而被诛杀，却能够守死节不怀二心，这也是值得称赞的啊。

二世皇帝上

元　年

1 冬，十月，戊寅，大赦。

2 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还。

夏，四月，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1]。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赵高曰：“陛下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之。乃更为法律，务益刻深，大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鞫治之[2]。于是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3]，财物入于县官[4]，相连逮者不可胜数。

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5]；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门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骊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二世大说，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

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不暇,何变之得谋!"二世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

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3秋,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6]。是时,发闾左戍渔阳[7],九百人屯大泽乡[8],陈胜、吴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9];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因天下之愁怨,乃杀将尉,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许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拔之;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10];攻铚、酇、苦、柘、谯[11],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12],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尉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13],不胜;守丞死,陈胜乃入据陈。

初,大梁人张耳、陈馀相与为刎颈交。秦灭魏,闻二人魏之名士,重赏购求之。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里吏尝以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14],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谢之。陈涉既入陈,张耳、陈馀诣门上谒。陈涉素闻其贤,大喜。陈中豪杰父老请立涉为楚王,涉以问张耳、陈馀。耳、馀对曰:"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

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与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陈涉不听，遂自立为王，号"张楚"。

当是时，诸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涉。谒者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使者至，上问之，对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上悦。

陈王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

张耳、陈馀复说陈王，请奇兵北略赵地。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赵。

陈王又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陈王诛杀葛婴。

陈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65]。

陈王闻周文，陈之贤人也，司兵，乃与之将军印，使西击秦。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豪杰皆应之；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余城，馀皆城守；乃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蒯彻说武信君曰[66]："足下

必将战胜而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67];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彻曰:"范阳令徐公,畏死而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则边地之城皆为金城、汤池[68],不可攻也。君若赍臣侯印以授范阳令,使乘朱轮华毂[69],驱驰燕、赵之郊,即燕、赵城可无战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赵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陈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陈王曰:"寡人之军,先生无累焉。"

周文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二世乃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大败之。周文走。

张耳、陈馀至邯郸,闻周章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还者多以谗毁得罪诛,乃说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信君等家而发兵击赵。柱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信君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使使者贺

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馀说赵王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黶略上党。

【注释】

①骥(jì 济)：千里马，快马。　决隙：裂开的小缝隙。

②鞫：审讯罪人。

③砀：即磔(zhé 哲)，古代一种分尸的酷刑。

④县官：这里指朝廷、官府。

⑤阙廷：指朝廷。

⑥阳城：阳城县，秦时治所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的告城镇。阳夏：阳夏县，秦时治所在今河南省太康县。　蕲：县，秦置，治所在今安徽省宿县南蕲县集。

⑦闾(lú 驴)左：闾左是居住在里门左边的平民。秦是以居闾右为贵，闾左为贱。闾，里门。　渔阳：渔阳县，旧时治所在今河北省密云县西南

⑧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县境内。

⑨度(duó 夺)：估计。

⑩符离：符离县，秦时治所在今安徽省宿县东北。

⑪铚(zhì 至)：铚县，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　酇(cuó 嵯)：酇县，在今河南省永城县西南。　苦(hù 护)：苦县，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东。　柘(zhè 这)：柘县，在今河南省柘县西北。　谯(qiáo 瞧)：谯县，在今安徽省亳县。

⑫陈：陈县，秦时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

⑬谯门：门上有高楼以候望的为谯门。

⑭蹑(niè 聂)：踩，踏。

⑮上柱国：或称柱国，战国时楚国官名。原为保卫国都之官，后为楚国最高级武官，其地位仅次于令尹。

⑯范阳:范阳县,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兴县西南固城镇。

⑰檄(xí 席):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晓喻或声讨的文书。

⑱金城汤池:坚固的城墙。金比喻坚,汤比喻沸热不可近。

⑲朱轮华毂:古代王侯贵族所乘的红色车子。毂,本指轮中心的圆木,这里是车轮的代称。

【译文】

二世皇帝上

元年(壬辰,公元前 209 年)

1 冬季,十月,初十,大赦天下。

2 春季,二世皇帝向东巡行各郡县,李斯随从;到了碣石,沿海而行,向南到达会稽;把始皇竖立的刻石全都刻上了颂扬功德的文字,刻石旁边署上随从大臣的名字,以表彰先帝成功的盛德,然后返回。

夏季,四月,二世到达咸阳,对赵高说:"人生居于世上,好比是驰骋六匹快马拖的车跨过裂开的小缝隙一样瞬间即逝。我已经统治天下,想享尽耳目所好的声色,享尽心意所快乐的事,这样过完我的年寿,可以吗?"赵高说:"这是贤明君主能够实行而昏乱君主不能去做的事。虽是如此,还是不可去做,请让我说出其中道理:沙丘宫改换始皇书信的计谋,诸公子和大臣都怀疑到了;而诸公子全都是二世皇帝你的兄长,大臣又都是先帝所任命的啊,现在皇帝陛下你刚登位,这使诸公子大臣心中怏怏不快都不服气,恐怕他们发动变乱;我心中战战栗栗,惟恐不能终天年,陛下你怎么能够享受这些快乐呢!"二世说:"那该怎么办?"赵高说:"陛下你要用严法酷刑,使有罪的人相互连坐,杀尽大臣及宗室亲族;然后招收举用诸侯各国遗民,贫穷的使他富,卑贱的使他贵。除尽先帝的旧臣,改为任命陛下你所亲信的人,这样陛下你积聚阴德,祸害去除而奸谋堵塞,群臣没有不得到你的润泽的,没有不蒙受你的大恩厚德的,陛

下就可高枕无忧肆意纵乐了。计谋没有比这更好的！”二世以为很对。于是更改法律，使法律更加苛刻酷烈，大臣、诸公子有罪，就交给赵高审讯惩治他们。于是公子十二人在咸阳被杀戮而死，十位公主在杜县被分尸处死，他们的财物没收充入朝廷，受牵连而逮捕的不可胜数。

公子将闾兄弟三人拘囚在内宫，最后才判定他的罪。二世派使者责令将闾说：“公子你没有尽臣子的职责，应判死罪！由刑狱官执行死刑。”将闾说：“对宫廷的礼仪，我总是遵从宾赞仪制；在朝廷班列的位次上，我从来没有失去礼节；接受皇上的命令对答询问，我从来不敢失言；为什么说是不尽臣子的职责？我希望明告我罪过才死！”使者说：“我不能参加谋议，只是奉命行事！”将闾于是仰天大呼“天呀”，连呼三声，又说：“我没有罪！”兄弟三人都流泪，就拔剑自杀。宗室亲族听到后都震惊。公子高想逃走，又怕连累亲族被收捕，于是上书说：“先帝健在时，我入宫先帝就赏赐饮食，出宫就给乘车，皇上府库内的衣服，我能得到赏赐，宫中马厩的宝马，我能得到赏赐。我应该殉死而没能做到，做人子不孝，做人臣不忠。我这不孝不忠的人，没有理由活在世上，我请求殉死，希望葬在骊山脚下。希望皇上能赐哀怜准许我的请求！”奏书上给二世，二世十分高兴，召见赵高并把公子高的上书给他看，说：“这可以说是急促吗？”赵高说：“作为人臣应当是担忧死亡都来不及，还怎么能谋划叛变！”二世批准公子高的上书，赐十万钱给予安葬。

再修建阿房宫。征集所有的力士共五万人驻守保卫咸阳，下令教他们射箭。因为狗马禽兽应当喂食的很多，估计粮食不够，便下郡县调拨粮食，转运豆类粟米、干草及稻麦秸秆等，脚夫都要自带途中食用的粮食；在咸阳三百里内不准食用这些运来的谷物。

3 秋季，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在蕲县起兵反秦。当时征发平民们去戍守渔阳，九百人屯驻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是屯长。适逢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超过了该到达的期限，按法令

都应该杀死。陈胜、吴广趁着天下人的愁怨,便杀死了率领戍卒的将尉,召集戍徒部属们说:"你们都超过了到渔阳的期限,应当斩首;即使不斩首,而戍守死去的也将有十分之六七。况且壮士不死便罢了,死就要树立大名声啊!王、侯、将、相难道是有传种的吗!"众人都服从陈胜、吴广。于是便假称是秦公子扶苏、楚将军项燕的队伍,又建立祭坛进行盟誓,称号为大楚。陈胜自称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进攻大泽乡,攻取了它;收兵攻打蕲县,蕲县也被攻下。于是命令符离县人葛婴率领军队略取蕲县以东的地方;攻铚县、酇县、苦县、柘县、谯县,都攻下了。军队前进招募兵员;接近陈县时,有战车六七百乘,马骑一千多匹,士卒几万人。攻打陈县,陈县的守、尉都不在,只有守丞与陈胜的军队在城楼门中交战,守丞不能取胜而战死,陈胜于是进占陈县。

当初,大梁人张耳、陈馀相结为生死之交。秦国灭亡魏国,听说他们二人是魏国名士,便以重金悬赏搜寻他们。张耳、陈馀于是改名易姓,一起来到陈县,作闾里监门这样的卑职以自食。闾官吏曾经因陈馀有过失,便去鞭笞他,陈馀想起身反抗,张耳用脚去踩陈馀,使他忍受鞭笞。官吏离开之后,张耳便拉着陈馀到桑树下,责备他说:"当初我是怎么对你说的呢?现在受到一点小的侮辱就想为一个小官吏去送命吗!"陈馀听后向张耳认错。陈涉已进入陈县,张耳、陈馀到陈涉门上进见。陈涉早听说他们贤明,十分高兴。陈县里的豪杰父老要求立陈涉为楚王,陈涉将这事去询问张耳、陈馀。张耳、陈馀回答说:"秦国统治专横无道,灭亡别人的国家,对百姓很暴虐;将军你出万死不辞的计谋,为天下人除去残暴啊。现在刚到陈县就称王,这是向天下人暴露你的私心。希望将军不要称王,赶快带兵向西进发;派遣人去立六国的后代,这样为自己树立亲党,给秦国增加敌人;敌人多兵力就分散,同盟多兵就强。像这样,就会野外没有交战的敌兵,郡县没有为秦国守城的人,这就能诛灭暴虐的秦国,占据咸阳,以号令诸侯。诸侯已灭亡又得到复立,你以

德惠使他们服从，那么帝王大业便能成功了。现在只在陈县称王，恐怕天下会松懈啊。"陈胜不听张耳、陈馀说的话，就自立为王，号为"张楚"。

在这个时候，各郡县百姓都被秦法所苦，争着杀郡县官吏以呼应陈涉。秦王朝的谒者从东方回来，将反叛的事报告，二世听后发怒，把谒者交刑狱官吏处治。后来派去的使者回到咸阳，二世问他反叛的事，回答说："成郡的盗贼鼠窃狗偷，郡守尉正追逐捕捉他们，现在已全部抓获，不值得忧虑。"二世很高兴。

陈王任命吴广为临时楚王，监督各将领向西进击荥阳。

张耳、陈馀又劝说陈王，请出奇兵北上略取原来赵国的土地。于是陈王任命他过去相要好的陈县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任命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给予兵卒三千人去略取原赵国的土地。

陈王又命令汝阴人邓宗去略取九江郡。就在这个时候，楚地兵几千人相聚在一起反秦的不可胜数。

葛婴到了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听说陈王已立为王，便杀了襄彊还报陈王。陈王诛杀了葛婴。

陈王命令周市向北略取原来魏国的土地。任命上蔡县人封为房邑君的蔡赐为上柱国。

陈王听说周文是陈县的贤人，熟知军事，便给了他将军印，派他向西去击秦军。

武臣等人从白马津渡过黄河，到了各县邑，劝说当地豪杰，豪杰们都响应他；同时并征集兵卒，得到几万人，称武臣为武信君。攻下赵地十多座城池，其余的都守住城池，没有攻下；于是领兵转向东北攻击范阳。范阳人蒯彻劝武信君说："你一定要战胜之后才略取土地，攻进去以后才占领城池，我私下认为这样是错误的。假使你真能接受我的计谋，可以不攻而使守城池的人投降，不经交战便能略取土地，传出晓喻百姓的文告可使千里平定，可以吗？"武信君说："怎么讲呢？"蒯彻说："范阳县令徐公，怕死而且贪心，想比天下

先降。你假使以为是秦所设置的官吏,就像先前十城一样加以诛杀,那么边地上的城池都会成为坚固不毁的城池,不可能攻下啊。你如果是携带臣侯的印玺授给范阳县令,使他乘坐王侯贵戚享用的车乘,奔驰在燕、赵的郊野,那么燕、赵各城可不战而降了。"武信君说:"很好!"便用车一百乘、马骑二百匹、侯者的印玺去迎接徐公。燕、赵各城听到这消息,不交战就献城投降的有三十余座城池。

陈王已经派遣了周章,认为秦朝政治混乱,便产生了轻视秦军的思想,不再施设防备。博士孔鲋规劝说:"我听到兵法里这样说:'不指靠敌人不攻击我,应该依仗我的强大不可被攻破。'现在陈王你指靠敌人而不靠自己,就像跌倒了不能站起来,后悔都来不及啊。"陈王说:"我的军队,先生你用不着去操心啊。"

周文行军并招收兵卒到了函谷关,已有兵卒数十万人,到了戏水边,便设营驻军。二世于是大为震惊,与群臣相议说:"怎么办?"少府章邯说:"盗贼已经来到,他们军队威势强,现在调发附近郡县的军队抵抗已经来不及了。骊山的刑徒很多,请赦免他们,发给他们武器以攻击盗贼。"二世于是大赦天下,派章邯去赦免骊山刑徒、家奴所生的儿子,把他们全数调发去攻击楚军,把楚军打得大败。周文失败退走。

张耳、陈馀到了邯郸,听说周章军已经退却,又听说将领们为陈王去略取地方回来后许多都因受到恶言中伤而获罪被杀,便劝说武信君,要他自立为王。八月,武信君自立为赵王,任用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派使者去报告陈王。陈王很忿怒,想把武信君等人的家属全都杀死并出兵攻击赵国。柱国房君规劝说:"秦国还没灭亡就诛杀武信君等人的家属,这等于是又生出了一个秦国啊;不如顺着这形势去祝贺他们,并要他们尽快带兵西进去攻击秦军。"陈王以为这主张很对,便依从房君的计策,把武信君等的家属迁徙拘禁在宫中,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派了使者去祝贺赵王武信君,命令他们急速出兵向西进入函谷关。张耳、

陈馀规劝赵王说："赵王你在赵地称王，不是楚国的本意，陈王他只是用计来祝贺赵王。楚灭了秦国之后，一定对赵国用兵。希望赵王你不要向西进兵，而是要向北略取燕、代的地方，向南收取河内的地方以扩展自己的土地。只要直甸在南边据守黄河，北面有燕、代的地方，楚国虽战胜了秦国，一定不敢制裁赵国；假使楚国不战胜秦国，就一定重视赵国。直甸乘着秦、楚两国的疲惫，就可以在天下实现自己的愿望了。"赵王认为这计策很对，因此便不向西进兵，而派遣韩广率军略取燕地，派李良去略取常山地，派张黶去略取上党地。

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1]，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2]，狄人田儋起兵于齐[3]。

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4]，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5]；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初为泗上亭长[6]，单父人吕公[7]，好相人，见季状貌，奇之，以女妻之。

既而季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8]，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

刘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蛇。有老妪哭曰[9]："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杀之！"因忽不见。刘季亡匿于芒、砀山泽之间[10]，数有奇怪；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

及陈涉起，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11]：

"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遗沛父老,为陈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门迎刘季,立以为沛公。萧、曹等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应诸侯。

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尝杀人,与兄子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器过人。会稽守殷通闻陈涉起,欲发兵以应涉,使项梁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诫籍持剑居外,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02]:"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03],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籍是时年二十四。

田儋,故齐王族也。儋从弟荣,荣弟横,皆豪健,宗强,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详为缚其奴[04],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

"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率兵东略定齐地。

韩广将兵北徇燕，燕地豪杰欲共立广为燕王。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家乎！"韩广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家属归之。

赵王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因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请，燕辄杀之。有厮养卒走燕壁[19]，见燕将曰："君知张耳、陈馀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棰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将相终已耶！"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4 周市自狄还，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宁陵君咎为王。咎在陈，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诸侯皆欲立周市为魏王。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诸侯固请立市，市终辞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之，立咎为魏王，市为魏相。

5是岁，二世废卫君角为庶人，卫绝祀。

【注释】

①沛：沛县，即今江苏省沛县。

②下相：下相县，治所在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南、废黄河西岸古城。

③狄：狄县，在今山东省高青县东南。

④准：鼻子。

⑤豁：开阔。

⑥泗上亭：《史记》作泗水亭。泗水亭在今江苏省沛县东。 亭长：按秦朝法律，十里为一亭，亭长是主管一亭的官吏。

⑦单(shàn 扇)父：秦置单父县，治所在今山东省单县南。

⑧丰：是沛县的聚邑名。

⑨妪(yù 玉)：妇人，老妇。

⑩芒砀：即芒山、砀山的合称，芒、砀都在今河南省永城县东北。

⑪掾(yuàn 院)：古代属官的通称。

⑫眴(shùn 顺)：以目示意。

⑬慑伏：因畏惧而屈服。

⑭详：通“佯”；诈：假作。

⑮厮养：旧时称为人服役、地位低微的人。

⑯棰：鞭子。

【译文】

九月，沛县人刘邦在沛县起兵，下相县人项梁在吴县起兵，狄县人田儋在齐地起兵。

刘邦，字季，他的样子是鼻子高、容貌似龙，左大腿有七十二个黑痣。为人和善，关心人，喜欢施舍，胸怀开阔；常有通达的态度，不喜欢从事家人生产劳作。最初做了泗水亭长。单父县人吕公，喜欢给人看相，看见刘季的容貌，以为他很奇异，便把女儿给他做妻子。

不久刘季作为亭长替县里送刑徒到骊山去，刑徒许多在路上

逃亡了。刘季估计到了骊山刑徒都将逃尽，于是到丰地以西泽中亭，就停止前进而饮酒，夜分时，便释放所送的刑徒，让他们逃走，说："各位都走吧，我也从此离去了！"刑徒中的壮士愿意跟从刘季的有十多人。

刘季多饮了酒，夜晚走过泽中，有大蛇挡在路中，刘季拔出剑斩死大蛇。有一位老妇人哭着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啊，变作蛇，挡在路上；现在赤帝的儿子杀死了它！"妇人说完便不见。刘季逃亡隐匿在芒、砀山泽之间，那里便常有奇怪现象出现；沛县里的子弟听到刘季藏匿在芒、砀山中，许多人都想依附他。

到了陈涉起兵时，沛县县令想在沛县起事响应陈涉。县令的属官及主吏萧何、曹参说："你是秦国的官吏，现在想背叛秦国，要率领沛县子弟，怕他们不服从。希望你召回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可以招收到几百人，顺势挟使众人，众人不敢不服从。"于是派樊哙去召唤刘季。刘季的部众已有几十上百人了；沛令后悔怕刘季会发动变乱，便关闭城门据守县城，并想诛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恐惧，便翻越城墙到刘季那里保命。刘季于是便在帛上写信射到城上去，给沛县城中的父老，向他们陈述利害。父老们于是率领子弟共同杀死了沛县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季，并拥立刘季为沛公。萧何、曹参等伙同刘季招收沛县子弟，共招集到三千人，以沛县响应诸侯。

项梁，是楚将项燕的儿子，曾经杀过人，与兄长的儿子项籍在吴中躲避仇家。吴中的贤士大夫们其才能都在项梁之下。项籍年少时学习写字识字，没学好，便离开不学；学习击剑，又没有学好。项梁对他发怒。项籍说："写字识字，只够用来记名姓罢了！击剑，只能对抗一人，不值得学；要学对抗万人的本领！"于是项梁便教项籍学兵法，项籍非常高兴；但是项籍略知兵法的大意，又不肯学完。项籍身长八尺余，体力能扛起大鼎，有出众的才能器量。会稽郡守殷通听说陈涉起事，想起兵响应陈涉，派项梁和桓楚率领军队。这时，桓楚逃亡在泽中。项梁说："桓楚逃亡在外，没有人知道他躲藏

的地方，只有项籍知道。”项梁于是告诫项籍握着剑留在门外，项梁再进入郡府中，与郡守同坐，说：“请允许召项籍来，让他接受命令去召回桓楚。”郡守说：“可以。”项梁召唤项籍进入府中。一会儿，项梁以目示意项籍说：“可行动了！”于是项籍就拔出剑斩了郡守的头。项梁提着郡守的头颅，佩带着郡守的印绶。郡府内的人大为震惊，进行扰乱；项籍所击杀的有几十上百人，一府中的人都丧气而屈服，没有人敢起来的。项梁于是召集过去所熟识的豪杰及官吏，晓谕他们所以起大事的原因，于是出动吴中的军兵，又派人到郡属各县征集兵员，征得精兵八千人。项梁任会稽郡守，项籍为副将，略取会稽郡属各县。项籍这时有二十四岁。

田儋，是过去齐国的王族。田儋的堂弟田荣，田荣的弟弟田横，都英豪健壮，宗族强盛，能得人心。周市略取土地来到狄县坚守城池。田儋假装捆绑自己的家奴，使青年跟随着到县廷，想谒请县令准予杀死家奴。见到狄县县令时，趁机击杀了县令，召集豪杰及官吏的子弟说：“诸侯都反叛秦国自己建立国家。齐，是古代建立的国家；田儋，是田氏，应当为王！”便自立为齐王，出兵攻击周市。周市军回师而去，田儋率领军队向东平定了齐地。

韩广率领军队向北略取燕地，燕地的豪杰想共同拥立韩广为燕王。韩广说：“我的母亲还在赵国，不可立为王。”燕地人说：“赵国现在正是西面担心秦国进攻，南面担心楚国进攻，它的势力不能制止我们立王。况且，像楚国那样强大竟不敢杀害赵王将相的家属，赵王又怎么敢杀害将军你的家属呢！”韩广于是自立为燕王。过了几个月，赵国护送燕王母亲及家属回到燕国。

赵王与张耳、陈馀向北略取土地到达燕国境界，赵王利用空闲时间微服外出，被燕军虏获。燕国囚禁赵王，想迫使他割让土地；使者到燕国请求释放赵王，燕国就杀了使者。有在赵国军队里服杂役的士卒投奔来到燕军营垒，他进见燕国将军说：“你知道张耳、陈馀想什么吗？”回答说：“想得到他们的王罢了。”赵军杂役卒笑着说：

“你没能知道这两个人所想的事啊。武臣、张耳、陈馀，提着马鞭攻下赵国几十座城池，这也是各人都想南面称王，岂想做将相为止吗！只是看到形势刚安定，不敢三分赵地各自称王，暂且按年岁大小先立武臣为王，以稳定赵国民心。现在赵地已经顺服，这两人也就想瓜分赵地立为王，只是时机还不可能而已。如今你已囚禁赵王，这两人名义上请求释放赵王，实际上希望燕国杀掉他，这样他们便可分赵地自立为王。就一个赵国尚能轻易对付燕国，更何况以两个赵国贤王左提右挈来责备燕国杀死赵王的罪过？他们灭亡燕国不是更容易了！”燕将于是送回了赵王，杂役卒为赵王驾车返回赵国。

4 周市从狄县返回，到了魏地，想立原魏国公子封号为宁陵君的魏咎为魏王。咎在陈县不能来魏国。魏地已平定，诸侯都想立周市为魏王。周市说：“天下昏乱，忠臣就会出现。现在天下共同反叛秦王，按道义一定要立原魏王的后人才可以。”诸侯坚决请求立周市，周市终于推辞不接受；到陈县去迎接魏咎，往返五次，陈王才遣送魏咎，立魏咎为魏王，周市为魏相。

5 这一年，二世废卫君名叫角的为平民，卫国绝止了宗庙祭祀，卫国灭亡。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八

秦纪三　起昭阳大荒落，尽阏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　年

1 冬，十月，泗川监平将兵围沛公于丰[1]，沛公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2]。泗川守壮兵败于薛，走至戚[3]；沛公左司马得杀之。

2 周章出关，止屯曹阳[4]，二月余，章邯追败之；复走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刎，军遂不战。

吴叔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叔弗能下。楚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足与计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

印，以为上将。

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5]，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6]，章邯别将击破之。惠人伍逢将兵居许[7]，章邯击破之。两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3 二世数诮让李斯[8]："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9]，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若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言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途，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10]。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11]，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4 赵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12]，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为二世书以招良。良得书未信，还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出饮，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李良。李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

之!"李良已得秦书,固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因将其兵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赵王、邵骚。赵人多为张耳、陈馀耳目者,以故二人独得脱。

5 陈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等起兵,围东海守于郯。陈王闻之,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6 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章邯已破伍逢,击陈柱国房君,杀之;又进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13],还,至下城父[14],其御庄贾杀陈王以降。初,陈涉既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陈王以众宾待之。长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乱僭号[15],而傲长者,不能久矣!"不辞而去。陈王跪谢,遂不为顾。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防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辄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王故涓人[16],将军吕臣为苍头军[17],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谥曰隐王。

初,陈王令谯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以军降,二世车裂留以徇。

【注释】

①泗川：即泗水郡。

②薛：薛郡，治所在鲁山，即今山东省曲阜县。

③戚：戚县，治所在今山东省微山县。

④曹阳：曹阳亭，在今河南省陕县城西。

⑤敖仓：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敖山，地当黄河与古济水分流处。

⑥郯（tán 谈）：有一种说法认为郯县在山东，章邯部当时未至郯，故当为"郯"。郯县，治所在今河南省郯县。

⑦许：许县，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县东。

⑧诮（qiào 俏）让：责问。

⑨恣睢：放纵。

⑩荦（luò 络）：分明。

⑪半：伴。

⑫石邑：一名石城，在今河北省获鹿县东南。

⑬汝阴：汝阴县，治所即今安徽省阜阳县。

⑭下城父：在今安徽省涡阳县东南。

⑮怙（hù 户）乱：乘祸乱而活动。

⑯涓人：指在左右担任洒扫的人。

⑰苍头军：士卒头著青巾故称为苍头军。这里所说的苍头军即当时的农民军。

【译文】

秦纪三　起癸巳（公元前 208 年），止甲午（公元前 207 年），共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癸巳，公元前 208 年）

1 冬季，十月，泗水郡监名叫平的率领军队在丰县包围沛公，沛公出兵与他交战，打败了郡监的军队，命令雍齿守卫丰县。十一月，沛公带领军队进攻薛郡。泗水郡守名叫壮的在薛郡被打败，退走到戚县，沛公左司马名叫得的杀死了他。

2 周章带兵出了函谷关，在曹阳亭驻屯，驻了两个多月，章邯追来击败了周章。周章又退到渑池，停留十多天，章邯又来攻击，把周章军打得大败。周文刎颈自杀，军队随即溃散。

吴广包围荥阳；李由任秦三川郡郡守，守住荥阳，吴叔未能攻下荥阳。楚国将军田臧等人相谋议论说："周章军已被打败，秦国大兵很快就要到来。我军围攻荥阳又不能攻下，等秦国大兵到来，一定会被打得大败，不如留一小部分军队包围荥阳，把所有的精兵去迎击秦国大兵。现在假王吴步骄傲，不懂军事谋略，很难与他商议战事，我们恐怕会失败。"便相谋假托陈王的命令诛杀了吴叔，又把吴叔的头颅献给陈王。陈王派了使者赐给田臧楚令尹印，任他为上将。

田臧于是命令李归等将领坚持对荥阳的包围，自己带领精兵向西前进，在敖仓迎击秦国大军，与秦军交战。田臧战死，军队溃败，章邯便进兵在荥阳城下攻击李归等，打败了李归，李归等都战死。阳城人邓说率领军队驻守在郏县，章邯属下的另一将军打败了他。楚县人伍逢率领军队驻扎在许县，章邯又打败了他。邓说、伍逢两军都已溃散，投奔陈县，陈王诛杀了邓说。

3 二世多次谴责李斯："高居于秦国三公职位上，为什么让盗贼发展到这样厉害！"李斯恐惧，又看重爵禄，不知该怎样应付二世，于是迎合二世的心意，上书回答说："贤明的君主，一定能施行督察臣下、严格刑罚的权术。所以申子说：占有了天下而不放纵自己，称之为'把天下做桎梏'的人。这没有别的，是他不能督责臣下，而只会以自身之力为天下的人民操劳，就像唐尧、夏禹那样，故所以称为桎梏啊。这些人又不能实行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权术，施行督责的政道，一心将拥有的天下使自己舒适，而白白劳神伤体为百姓效命，做百姓的仆役，不是管束天下百姓的人，这哪里值得重视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能够施行督责的权术，使自己在上独断专行，那么权力就不会落在臣下手里，就能阻止仁义的途径，禁绝劝谏的辩说，

公然放纵自己的私心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群臣、百姓自己挽救过错的事都做不完，又怎么敢图谋叛变！”二世看到这上书之后很高兴，于是对臣下施行督责更加严厉，向人民征税多的看作是高明的官吏，杀人多的看作是忠臣，刑徒在道路上结伴而行，死人的尸体在市上每天积成堆；秦国的人民更加恐惧都想叛乱。

4 赵国的李良已平定了常山，回来报告赵王。赵王又派李良去略取太原，到了石邑县，秦军在井陉堵截，李良不能前进。秦军将领假造二世的书信招请李良。李良收到书信之后不相信，于是返回邯郸，想请赵王增兵。但还没有到达邯郸，就在路上遇着赵王的姐姐外出饮酒。李良望见随从的人很多，以为是赵王，便伏身在路旁谒见。赵王的姐姐已经饮醉，不知道他是将领，便派随从的骑兵去向李良道谢。李良向来很尊贵，拜谒起来之后，看到了自己的随从官员，内心便感到羞愧。随从官有一人说：“天下百姓反叛秦国，有能力的就先立为王。况且赵王一向来地位都在你下面，如今一个女人却不为将军你下车，我请求追上去把她杀了！”李良已经得到秦王的招请书，本来就想反叛赵国，只是还没有决定；因此十分忿怒，就派遣人去追杀赵王的姐姐，自己率领军队袭击邯郸。邯郸没有防备，李良的军队进入城中杀死了赵王、邵骚。赵国人很多是张耳、陈馀的耳目，因此只有他们两人能够逃脱。

5 陈县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等人起兵后，在郯县包围了东海郡的郡守。陈王听到这消息，便派了武平君畔为将军，去监督郯县城下的军队。秦嘉不接受武平君的命令，自己立为大司马；他不愿意附属于武平君，就向军吏们宣告说：“武平君年轻，不懂得军事，不要听从他的指挥！”于是假托陈王的命令杀死了武平君畔。

6 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辅助章邯军攻击盗贼。章邯已打败了伍逢，便进攻陈王的柱国房君，把他杀死；接着又进击陈县西面的张贺军。陈王亲自出来监督战事，张贺战死。

腊月，陈王前往汝阴，返回时到了下城父，他的驾车人庄贾杀

死陈王投降秦军。当初,陈涉已称王,他以前的熟人都前去依附他。妻子的父亲也前去看望陈王,陈王把他当作一般的宾客接待,只作揖不下拜。妻子的父亲发怒说:"乘祸乱而冒称王号,又对长辈傲慢,是不能长久的了!"因此不辞而别就走出了王府。陈王跪着认错,妻子的父亲却不回头看一眼。陈王的熟人出入王府一天天随便起来,谈论陈王过去的事情。有人对陈王说:"你的这些客人愚蠢无知,专门轻妄胡说,降低了你的威信。"陈王便把议论他的客人杀了。于是过去的熟人便都自行离开王府,从此之后没有亲近陈王的人。陈王任用朱防为中正官,胡武为司过官,主管监察群臣的事。将领们带兵略取土地回来,凡有与命令不相符合的,就把他们拘捕治罪。陈王把能苛刻督察的人看作是忠臣;他所不喜欢的人,也不交给刑狱官吏审理,就自己惩治他们。将领们因此不亲附陈王,这是陈王所以失败的原因。

陈王原来的消人后来任将军的吕臣组成苍头军,在新阳县起兵,攻陈县;打下陈县之后,杀死了庄贾,又以陈县为楚都,把陈王安葬在砀,谥号叫隐王。

当初,陈王命令谯县人宋留率领军队平定南阳,进入武关。宋留已略取南阳,听说陈王已死,南阳又被秦军占领;宋留率军投降秦军,二世把宋留车裂处死示众。

7 魏周市将兵略丰、沛,使人招雍齿。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即以丰降魏,沛公攻之,不克。

8 赵张耳、陈馀收其散兵,得数万人,击李良;良败,走归章邯。

客有说耳、馀曰:"两君昧旅[1],而欲附赵,难可独立;

立赵后，辅以谊，可就功。”乃求得赵歇。春，正月，耳、馀立歇为赵王，居信都。

9 东阳宁君、秦嘉闻陈王军败，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欲与之并力俱进。齐王曰：“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2]，下之。吕将军走，微兵复聚[3]，与番盗黥布相遇[4]，攻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

黥布者，六人也[5]。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论输骊山。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以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为群盗[6]。番阳令吴芮，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布往见之，其众已数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将其兵击秦。

10 楚王景驹在留[7]，沛公往从之。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欲往从景驹，道遇沛公，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8]。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

沛公与良俱见景驹，欲请兵以攻丰。时章邯司马夷将兵北定楚地，屠相[9]，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10]，不利，还，收兵聚留。二月，攻砀，三日，拔之；收砀兵得六千人，与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11]，拔之；还击丰，不下。

11 广陵人召平为陈王徇广陵[12]，未下。闻陈王败走，章邯

且至，乃渡江，矫陈王令，拜项梁为楚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遣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13]，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世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众从之，乃以兵属梁。

英布既破秦军，引兵而东，闻项梁西渡淮，布与蒲将军皆以其兵属焉。项梁众凡六七万人，军下邳[14]。

景驹、秦嘉军彭城东，欲以距梁。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大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15]，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

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16]，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诛朱鸡石。

沛公从骑百余往见梁；梁与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项梁使项羽别攻襄城[17]，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

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沛公亦往焉。居巢人范增[18]，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

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19]：'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怀王孙心于民间，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眙[20]。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张良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最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注释】

①羁(jī奇)旅：亦作"羁旅"，作客他乡。羁：寄；旅：客。

②左右校：即左、右校尉。

③缴(yāo腰)：通"邀"，拦截。

④番(bō波)：即番阳县，治所在今江西省波阳县北。

⑤六：六县，治所在今安徽省六安县东北。

⑥耦：辈。

⑦留：留县，治所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

⑧厩将：厩将职掌马匹。

⑨相：相县，治所在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

⑩萧：萧县，在今安徽省萧县西北。

⑪下邑：下邑县，治所在今安徽省砀山县东。

⑫广陵：广陵县，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蜀冈上。

⑬东阳：东阳县，治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南东阳城。

⑭下邳：下邳县，治所在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地近沂、泗两水

交会处，自古以来为淮北战场。

⑮胡陵：胡陵县，治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

⑯栗：栗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夏邑县。

⑰襄拓：襄城县，治所在今河南省襄城县。

⑱居巢：居巢县，治所在今安徽巢县东北。

⑲南公：《汉书·艺文志》录载有《南公十三篇》，在阴阳家流。南公为六国时人。

⑳盱眙(xū yí 虚意)：即秦之盱台县，治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盱眙山侧。

【译文】

7 魏国周市率领军队略取丰、沛两地，派人招请雍齿。雍齿本来就不想依属沛公，就以丰地投降魏国。沛公攻夺丰县，没有攻下。

8 赵国张耳、陈馀收集他们的散兵，共收得几万人，便去攻击李良军：李良兵败，率部投奔章邯。

宾客中有人劝张耳、陈馀说："你们二位都是客居来到这里的，而要使赵国人归附你们，很难做到独立成事；如果你们拥立赵国的后代为王，以仁义来辅助他们，就可以成功。"于是找到了赵歇。春季，正月，张耳、陈馀立赵歇为赵王，居住在信都县。

9 东阳县人宁君、秦嘉听说陈王军队失败，乃立景驹为楚王，带领军队前往方与县，想在定陶县攻击秦军；派了公孙庆出使齐国，想与齐国合力向秦军进攻。齐王说："陈王已战败，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楚国怎能不请示就立新王呢！"公孙庆说："齐国不请示楚国而自己立王，楚国为什么要请示齐国而立王呢！况且楚国是首先起事反秦的，应当在天下发号施令。"田儋杀死了公孙庆。

秦军左、右校尉又攻陈县，陈县被攻下。吕将军败走，他拦截散兵再次聚集，与番阳盗黥布相遇，攻击秦军左、右校尉的部队，在青波把他们打败，又将陈县归属楚国。

黥布，是六县人，姓英氏，因犯法处以黥刑，以刑徒的罪论断送

往骊山。在骊山的刑徒有几十万人，黥布都与刑徒的徒长及豪杰们相联络，于是率领他们那一帮人逃亡前往长江中做群盗。番阳县令吴芮，很能收揽江湖间的民心，号称番君。黥布前去见他，这时番君的部众已有几千人。番君就将女儿给黥布做妻子，并派黥布带领他的部众攻击秦军。

10楚王景驹在留县，沛公前去依从他。张良也聚集青年一百多人想前往依附景驹，路上遇见沛公，便归属于沛公；沛公任张良为厩将。张良多次将太公兵法开导沛公；沛公很喜欢张良，常常用他提出的计策；张良对别人讲论太公兵法，他们都不能领会。张良说："沛公大概是上天给予人间的君王！"所以张良便留在沛公军中不离开。

沛公与张良都去见景驹，想请他派兵去攻丰县。当时章邯的司马名叫夷的率领军队向北平定了楚国的地方，在相县屠城，进到了砀。东阳宁君、沛公率领军队向西前进，与夷的秦军在萧县西交战，不能取胜，沛公等率军返回，收集兵众驻屯留县。二月，进攻砀，交战三天，攻下了砀县；收集砀县兵得到六千人，与原有的军队合并有九千人。三月，进攻下邑，把它攻下；回兵攻击丰县，没能攻下。

11广陵县人邵平为陈王略取广陵，未有攻下。他听说陈王已失败退走，章邯军又即将到来，于是渡过长江，假托陈王的命令，任项梁为上柱国，说："江东已经平定，赶快带兵西进攻击秦军！"项梁便以八千人渡过长江向西前进。听说陈婴已攻下东阳县，就派了使者与陈婴联络，想和他共同西进。陈婴是过去东阳县的令史，居住县中，向来诚信谨慎，人们称他为长者。东阳少年们杀了县令，相聚在一起有两万人，想拥立陈婴为王。陈婴的母亲对陈婴说："自从我嫁到你陈家来，没有听说过你的前代有显贵的人。现在突然间得到做王的大名声，不是好事；不如有所托属。大事成功，还可得到封侯；大事失败，容易逃亡，不是世上所指名谴责的人。"陈婴于是不敢称王，对他的军吏们说："项氏世世代代都是将军，在楚国有名望；现

在想起兵反秦,出任将军非他不可。我们依靠项氏名族,一定能灭亡秦国了!"他的部众都服从他,于是将军队归属项梁。

英布已打败秦军,带兵向东前进;听说项梁向西渡过淮水,英布与蒲将军都带自己的军队归属项梁。项梁的部众总共有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县。

景驹、秦嘉驻军在彭城东,想抗拒项梁的军队。项梁对军吏们说:"陈王首先起事抗秦,在交战中失败,没有听说他在什么地方。现在秦嘉背叛陈王而立景驹为王,大逆不道!"于是进兵攻击秦嘉,秦嘉军失败退走,项梁军追击他,到了胡陵县,秦嘉军还师迎战。交战一天,秦嘉战死,军队投降;景驹逃走,死在原来魏国的地方。

项梁已合并了秦嘉的军队,在胡陵驻扎,准备带兵向西挺进。章邯军到达栗县,项梁派别部将领朱鸡石、馀樊君与章邯军交战。馀樊君战死;朱鸡石的军队失败,他向胡陵县逃奔。项梁便带兵进入薛城,杀了朱鸡石。

沛公带领随从的一百多名骑兵前去见项梁;项梁给予沛公兵卒五千人,有五大夫爵位的将领十人。沛公返回,带领军队攻丰县,把丰县攻下,雍齿逃奔魏国。

项梁派项羽另外去攻击襄城,襄城坚守不能攻下;到攻下了之后,就把守襄城的军队全部活埋,并回来报告项梁。

项梁听说陈王肯定已经死了,便召集别部将领们到薛城相会议事,沛公也来到薛城。居巢县人范增,七十岁,向来闲居在家,喜好奇谋计略的事,他前往薛城向项梁进言说:"陈胜失败,本来就是应当的事。秦国灭亡六国,楚国最无罪过。自从怀王进入秦国不能返回楚国,楚国人怜悯他直至今天。所以楚国南公说:'楚国即使只有三户人家,而灭亡秦国的一定是楚国。'现在陈胜首先起事反秦,他不立楚国的后代而自立为王,他的情势不能长久。现在你从江东起兵,楚国那些像蜂群起飞一样的众多将领们都争着依附你,是因为你家世世都为楚国将军,认为你能复立楚王的后代啊。"于

是项梁依从了范增的话，就在民间找到了给人放牧羊群的楚怀王的孙子名叫心的；夏季，六月，立心为楚怀王，这是为了顺应人民的愿望啊。陈婴被立为上柱国，得到封邑五个县，与怀王定都在盱眙县，项梁自称为武信君。

张良对项梁说："你已立了楚王的后代，而韩国的公子中横阳君韩成最贤明，可以立为王，这样可以多树立友党。"项梁派张良去寻找韩成，立他为韩王；任张良为司徒，与韩王率领千馀人向西略取原韩国的土地，夺得几座城池，秦军随即又攻取了这些城池；韩王与张良在颍川一带往返成为游兵。

12 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1]。魏王使周市出，请救于齐、楚；齐王儋及楚将项它皆将兵随市救魏。章邯夜衔枚击[2]，大破齐、楚军于临济下，杀齐王及周市。魏王咎为其民约降；约定，自烧杀。其弟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齐田荣收其兄儋余兵，东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齐人闻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假为王，田角为相，角弟间为将，以距诸侯。

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亢父，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章邯走而西。田荣引兵东归齐。武信君独追北，使项羽、沛公别攻城阳，屠之。楚军军濮阳东，复与章邯战，又破之。章邯复振，守濮阳，环水。沛公、项羽去，攻定陶。

八月，田荣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田间前救赵，因留不敢归。田荣乃立儋子市为齐王，荣相之。田横为将，平齐

地。章邯兵益盛,项梁数使使告齐、赵发兵共击章邯。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角、间,乃出兵。"楚赵不许。田荣怒,终不肯出兵。

13 郎中令赵高恃恩专恣,以私怨诛杀人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说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3],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4]。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常居禁中;赵高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宫。吾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闲。"赵高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闲,语君。"于是赵高侍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

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先使人按验三川守与盗通状。

李斯闻之，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昔田常相齐简公[5]，窃齐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卒弑简公而取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矣，而又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其欲无穷，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玺为韩安相也[6]。陛下不图，臣恐其必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二世雅爱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

【注释】

①临济：在今河南封丘县东。

②衔枚：古代进军袭击敌人时，常令士兵衔枚在口中，以防喧哗。枚：形如箸，两端有带，可系于颈上。

③拱禁中：拱手缄默居于宫禁中。

④揆：度量，估计。

⑤田常：即田成子，又称陈成子，春秋时齐国的大臣。陈百厘子之子，名恒，一作常。他推行陈氏已实行过的争取民众的办法，以大斗借贷，小斗收进。齐简公四年（公元前481年），杀死简公，拥立齐平公，任相国，尽杀公族中的强者，扩大自己的封邑，从此齐国由陈氏专政。

⑥韩玺为韩安相：此事史实缺乏详细记载，不能考见具体情况。按《年表》

韩筹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才至韩王安。按《史记索隐》说,筹为韩大夫,弑其君悼公。但韩无悼君,故此事只能付阙疑。

【译文】

12 章邯已打败了陈王,于是进兵至临济攻击魏王。魏王派周市出使,向齐、楚两国请求救援;齐王田儋及楚国将领项它都率领军队随从周市前来援救魏国。章邯命令士卒在夜晚衔枚出击,在临济城下大败齐、楚军,杀死了齐王田儋及周市。魏王咎为临济的人民向章邯约定投降;投降条约已定,魏王咎便自己焚烧而死。他的弟弟魏豹逃亡投奔楚国,楚怀王给予魏豹几千人的军队,再次去略取魏国的土地。齐国田荣收集他的兄长田儋的余部,向东走向东阿县。章邯紧紧追赶并包围了田荣军。齐国人听说田儋已战死,就拥立过去齐王建的弟弟假为齐王,田角为丞相,田角的弟弟田间为将,以抗拒诸侯军。

秋季,七月,大雨不停。武信君带兵进攻亢父,听说田荣军危急,于是又率领军队到东阿城下打败了章邯军;章邯败走向西而去。田荣带领军队向东返回齐国。武信君独自带兵向北追击,派项羽、沛公另外去攻打城阳,城阳城攻下后被屠灭。楚军驻扎在濮阳县东,再与章邯军交战,又把章邯打败。章邯军收聚散卒重振军力,坚守濮阳,环城都以深水卫护。沛公、项羽的军队离开濮阳,进攻定陶。

八月,田荣攻击、追逐齐王假,齐王假逃亡投奔楚国。田间前往援救赵国,便留在赵国不敢返回齐国。田荣于是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田荣任田市的丞相。田横任将军,平定了齐国各地。章邯军日益强盛,项梁多次派遣使者向齐、楚通告共同出兵攻击章邯。田荣说:"楚国把田假杀了,赵国把田角、田间杀了,我就会出兵。"楚国、赵国不答应田荣的要求。田荣发怒,终于不肯出兵。

13 秦国郎中令赵高依仗着二世的恩宠肆意专横,以私人的仇怨

诛杀了很多人；他恐怕大臣入朝奏事向二世报告这些事，于是向二世进言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只是因为大臣们只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而没有谁能见他一面的缘故啊。况且陛下你年轻，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精通；现在你坐在朝廷上，谴责或表彰臣下有不恰当的，就会被大臣们看不起，这不是用来对天下人民显示神明的办法。陛下你不如拱手深居在宫禁中，让我及侍中官熟习法律的人对待事务，事情来了可以有个处理的尺度。像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奏上虚妄不实的事，天下的人就会称赞你是圣明君主了。"二世实行赵高的计策，便不坐在朝廷上见大臣，经常居住在宫禁中；赵高任侍中掌管国家政事，一切大事都由赵高决定。

赵高听说李斯已向二世上书进言，于是去见丞相李斯说："关东叛贼很多，现在二世加紧调发徭役，建造阿房宫，收聚狗马之类无用的玩物。我想规劝二世，只因地位低贱，这实在是君侯你的职事啊；你为什么不规劝二世呢？"李斯回答说："确实是这样，我想向二世进言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现在二世不坐朝廷，经常居住在深宫中。我要进说的事，是不可外传的；想见二世，他没有闲暇的时间。"赵高说："你假使真能规劝二世，让我替你打听到二世有闲暇时，告诉给你。"于是赵高等到二世正在燕享欢乐，妇女正在二世跟前的时候，就派人告诉丞相说，二世正有闲暇，可以上奏重要的事。丞相便来到宫门谒见皇上。像这样的情况有三次。二世发怒说："我平常闲暇的日子很多，丞相却不来谒见，我正在私下燕乐时，丞相就来奏请要事，丞相难道以为我年少而轻视我吗？或者是以为我固陋而轻视我吗！"赵高趁机说："沙丘更改始皇遗诏的谋划，丞相是参与了的。现在陛下你已立为二世皇帝，而丞相的尊贵地位却没有增加，这是他意下也希望割地而封王啊！况且陛下不问我，我也不敢说出。丞相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楚国叛贼陈胜等又都是丞相邻近县的人，因此缘故楚国叛贼公然路过三川，他守着城却不肯攻击叛贼。我听说李由与陈胜有文书相往来，只是没有得到证实，

所以也不敢把这事报告给你。丞相在外,权势比陛下还重。"二世以为赵高说得对,想审讯丞相,又恐怕事实不准确,于是先派人去核查三川郡守李由与叛贼相勾结的情况。

李斯听到这事,便上书陈述赵高的过错,说:"赵高专擅利害大权,与陛下权力没有区别。从前田常为齐简公的丞相,窃取齐简公的权势,在下面得到百姓的欢心,在上面得到群臣的支持,终于弑杀了简公夺取了齐国,这是天下所明知的事。现在赵高有奸邪不轨的意图,有危乱反逆的行为,他家私有的财富就像田氏在齐国那样多了;他又贪欲无厌,求利没有止境,权势地位仅次于君主,而他的野心就像韩擎任韩王安的丞相时那样的情况。陛下你不防备,我怕赵高一定会发动变乱啊。"二世说:"为什么呢!赵高,原来是一个宦官;然而他不因为形势安定就肆意行事,不因为形势危乱就变心,行为纯洁做人和善,他自己努力达到今天的地位,他凭借忠心得到进用,以诚信保持自己的地位,我实在认为他贤能,而你却怀疑他,是什么缘故呢?况且我不依托赵高,又信任谁呢!赵高的为人,精明廉洁,坚强而有毅力,下能通人情,上能顺我的心;你一定不要怀疑他!"二世向来宠爱信任赵高,怕李斯杀了他,便私下告诉赵高。赵高说:"丞相所担心的就只我赵高一人;我死了之后,丞相就想做田常所做的那些事了。"

是时,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1],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

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独李斯就狱。二世以属赵高治之，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2]，不胜痛，自诬服。

斯所以不以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欲上书自陈，幸二世寤而赦之。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功臣；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又北逐胡、貉[3]，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当死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则楚兵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高皆妄为反辞以相傅会[4]，

遂具斯五刑论[5],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焉。

14 项梁已破章邯于东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沛公又与秦军战于雍丘,大破之,斩李由。项梁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

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项羽、沛公攻外黄未下[6],去,攻陈留[7];闻武信君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眙都彭城。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15 魏豹下魏二十余城;楚怀王立豹为魏王。

16 后九月[8],楚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17 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9],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章邯军巨鹿南棘原。赵数请救于楚。

高陵君显在楚,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

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徵，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以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0]。”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慓悍猾贼，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怀王乃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以伐秦。

沛公道砀，至阳城与杠里[11]，攻秦壁，破其二军。

【注释】

①漕：由水道运送粮食。　转：陆路运粮食。　作：劳役。

②榜掠：捶击，鞭笞。

③貉（mò 陌）：对北方一种少数民族的蔑称。

④傅会：把本没有联系的事牵强说成有联系。

⑤五刑：按秦代法律，判定诛三族罪罚的人，都先处黥刑、劓刑、斩左右趾、笞杀、枭首、剁成肉酱；犯有诽谤罪的处以断舌。这些酷刑称为五刑。

⑥外黄：外黄县，治所在今河南省民权县西北。

⑦陈留：陈留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城。

⑧后九月：指闰九月。

⑨巨鹿城：即巨鹿县，为巨鹿郡治所，在今河北省平系县（乞村）西南平乡。

⑩关中：秦地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

关。秦地居其中,故称之为关中。

⑪阳城:根据《史记》记载,应改为"成阳"。

【译文】

这时,反秦的部众日益增多,而秦不停地调发关中的军队东进攻击反秦部众。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规劝二世说:"关东反贼蜂起,秦国出兵讨伐他们,所杀死的人很多,然而反叛还是没有停止。反叛的人多,都是因为征战戍守、漕运粮食、车运粮草力役劳苦,以及赋税征收太多。请求停止建造阿房宫的劳役,减少四方边境的戍守,减少粮草的运送。"二世说:"凡是身居尊贵享有天下的君主,就应该随心尽意穷奢极欲,君主权势重法律能严明,臣下就不敢图谋不轨,也就可以驾御天下了。虞、夏的君主,自身贵为天子,却处于穷苦的实际之中而为百姓献身,那还要法律做什么!况且先帝从诸侯起身,兼并天下,天下已平定,对外抗四方之狄以安定边境,建造宫室以显彰心满得意;而你们也亲眼看到先帝的功业有了展现。现在我即位,二年之内,反贼四起,你们却不能禁止,又想罢除先帝已做的事,这是对上不能报答先帝,其次是不为我尽忠效力,为什么还要占据这官位呢!"于是把冯去疾、李斯、冯劫交给刑狱官吏处置,审讯他们,用别的罪名判定他们的罪。冯去疾、冯劫自杀;只有李斯进了监狱。二世把他交付赵高惩治,审讯李斯同他的儿子李由谋反的罪状,拘捕他的所有宗族、宾客。赵高惩治李斯,笞击一千多次,李斯忍不住苦痛,自己屈招认罪。

李斯所以不自杀而死,是因为他深信自己的强辩才能,对秦国有功,实在没有反叛秦国的意图,想向二世上书自行陈述,希望二世省察而得到赦免。于是从狱中上书说:"我任丞相治理民众,已有三十多年了。当时秦国土地狭小,不超过一千里,兵员几十万。我竭尽微薄的才能,暗中派出谋臣,给他许多金玉,让他们去游说诸侯;暗中修器甲胄武器,整饬政治教化,给战斗士卒晋官,让功臣尊

显；所以终于胁逼了韩国，使魏国削弱，打败了燕、赵两国，平定了齐、楚两国，结果兼并了天下，虏获各国君王，使秦国确立为天子。又向北驱逐胡、貉，向南平定百越，以彰显秦国的强大。还决策统一斗斛、度量、文字，颁布于天下，以确立秦国的威名。这都是我的罪过啊，我实在早就应该处死！皇上让我贡献能力，我才能活到今天。希望陛下明察这些事实！"奏书交上之后，赵高要狱吏丢弃不奏上给二世，说："囚徒怎么能上书！"

赵高派出他门下宾客十多人，假称是御史、谒者、侍中，轮番去审讯李斯，李斯改为依事实回答，赵高就派人再笞击他。后来二世派人审问李斯，李斯以为像前时挨打一样，便不敢改变原来的供词，只好供认服罪。判决已定，奏上二世。二世高兴地说："假使没有赵高，我几乎被丞相出卖！"等到二世派出去查核三川守李由的使者来到，李由已被楚兵击杀死了。使者回来，正值丞相已交付给刑官吏，赵高就歪曲事实把谋反的事牵强附会为罪恶，于是认定李斯应以五刑论处，在咸阳市腰斩。李斯从监狱中出来，与他的次子都被捆绑。他回头对次子说："我想同你一起再牵着黄狗，一同走出上蔡城东门去追逐狡兔，难道还可以做到吗！"于是父子相哭而三族被诛灭。二世便任赵高为丞相，无论大小事务都由赵高决定。

14 项梁在东阿已打败了章邯的军队，便带领军队向西前进，接近定陶时，再次打败了秦军。项羽、沛公又与秦军在雍丘交战，把秦军打得大败，斩杀了李由。项梁日益轻视秦军，表现骄傲。宋义规劝他说："打了胜仗就出现将领骄傲士卒怠惰的，一定会失败。现在士卒渐渐怠惰了，秦军一天天增加，我替你感到害怕！"项梁不听取宋义的规劝。于是派宋义出使到齐国，宋义在路上遇见齐国的使者高陵君显，便对他说："你将去见武信君吗"回答说："是的。"宋义又说："我断定武信君一定会失败，你慢点去，就可以避免死亡。如果你去得太快，那么就会赶上祸难。"二世出动所有的军队，增援章邯以攻击楚军，在定陶把楚军打得大败，项梁战死。

当时连日下雨，从七月到九月雨不停。项羽、沛公攻打外黄，没能攻下，便去攻打陈留。听说武信君战死，士卒恐惧，于是与将军吕臣带领军队向东进发，把怀王从盱眙迁出，在彭城建都。吕臣驻扎在彭城东面，项羽驻扎在彭城西面，沛公驻扎在砀县。

15 魏豹攻下魏地二十多座城池，楚怀王立魏豹为魏王。

16 闰九月，楚怀王合并吕臣的军队及项羽的军队由自己统率；任沛公为砀的郡长，并且封为武安侯，率领砀郡的军队；封项羽为长安侯，称号为鲁公；任吕臣为司徒，他的父亲为令尹。

17 章邯已打败了项梁，以为楚地的军队不值得担忧，于是渡过黄河向北攻击赵国，把赵军打得大败；章邯带领军队到了邯郸，把邯郸所有的人民迁徙到河内郡，毁平邯郸的城郭。张耳与赵王歇逃进了巨鹿城，王离包围了巨鹿。陈馀向北去收集常山的兵卒，得到几万人，驻扎在巨鹿北面，章邯驻扎在巨鹿以南的棘原。赵国多次向楚国请求救援。

齐国的高陵君显在楚国进见楚王说："宋义论定武信君的军队一定会失败，过了几日，他的军队果然失败。军队还没有作战就能预先看到失败的征候，这可以说是熟知兵事了。"楚王召请宋义来谋划重要的事，十分喜欢宋义，因此任命他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以援救赵国。其他别部将领都归属宋义指挥，号称"卿子冠军"。

当初，楚怀王与各将领约定："先攻进并且平定关中的称王"。在这个时候，秦军强大，常常乘胜追逐失败的军队，各将领没有谁认为先入关有利；只有项羽因怨恨秦军杀死了项梁，希望与沛公向西先入关。楚怀王的各老将都说："项羽为人，慓悍狡猾且残忍，曾经进攻襄城，以致襄城没有留下一个人，都被活埋了；那些他经过的地方没有不被残灭的。况且楚军已多次进攻，在这之前陈王、项梁都已失败，不如另外派遣厚道长者，依仗仁义向西前进，晓喻秦国父老兄弟。秦国父老兄弟们被他们的君主虐待已经很久了，现在

真能派长者前去，不用侵暴的手段也许可以攻下关中。项羽不可以派遣；只有沛公是向来宽大的长者，可以派遣。”怀王于是不允许项羽西进关中，而派遣沛公西进略取关中的地方，收集陈王、项梁的散兵以攻伐秦军。

沛公从砀县起程，到成阳与杠里，攻击秦军营垒，打败了秦国的两个军。

三　年

1 冬，十月，齐将田都畔田荣，助楚救赵。

2 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

3 宋义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秦围赵急，宜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1]，不可以破虮虱[2]。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

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3]，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湛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4]，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举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

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

十一月,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5],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羽为上将军。

4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6],遇刚武侯,夺其军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

5 故齐王建孙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

6 章邯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巨鹿。巨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馀。陈馀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馀,使张黶、陈泽往让陈馀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陈馀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馀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耳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黶、陈泽要以俱死。馀乃使黶、泽将五千人先尝秦军,至,皆没。当是时,齐师、燕师皆来救赵,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馀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诸侯兵乃敢进

击秦军，遂杀苏角，虏王离；涉蚷不降，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乃楚击秦，诸侯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⑦，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于是赵王歇及张耳乃得出巨鹿城谢诸侯。张耳与陈馀相见，责让陈馀以不肯救赵；及问张黶、陈泽所在，疑陈馀杀之，数以问馀。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印哉？"乃脱解印绶，推与张耳；张耳亦愕不受。陈馀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陈馀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赵王歇还信都。

【注释】

①甍(méng 萌)：虫类，形状似苍蝇而稍大，雌虫吸取牛等牲畜的血液，有时也吸人血，危害性很大。

②虮(jǐ 己)虱：虱子及它的卵。虮，虱子的卵。

③无盐：无盐县，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无盐村。

④见(xiàn 现)粮：现存的粮食。

⑤枝梧：或作"支吾"，抗拒。

⑥栗：栗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夏邑县。

⑦辕门：古代帝王出巡止宿在险阻的地方，用车子作为屏藩。其出入口，仰起两辆车子，使两车的辕相向交接，成为一半圆形的门，称为"辕门"。后世把领军将领的营门及督抚等官署的外门也称为"辕门"。

【译文】

三年(甲午,公元前207年)

1冬季,十月,齐国将领田都反叛田荣,帮助楚军进攻赵国。

2沛公在成武打败了东郡的郡尉。

3宋义率领军队来到安阳县,驻留四十六日不率军前进。项羽说:"秦军包围赵军,战事十分危急,应该迅速带兵渡过黄河;我们楚军攻击秦军的外围,赵军则在城内互应,这样一定能打败秦军了!"宋义说:"不是这样。搏击牛身上的虻虫,不可能打死虱子和虱子的卵。现在秦兵攻击赵军,打了胜仗军队一定疲惫,我可以利用它的疲惫攻击它;秦军假使不能得胜,那么我们就可带领军队向西击鼓前进,一定会破灭秦军。所以不如先让秦、赵两军相斗。说到披坚甲执锐器,我宋义比不上你项羽;但坐在营帐内筹谋划策,那么你项羽就不如我宋义。"因此下令给军中说:"有像老虎一样凶猛,像羊一样斗狠,像狼一样贪心,逞强而不听从指挥的,都将处斩!"

于是宋义派遣他的儿子宋襄去出任齐国丞相,他亲自送儿子到无盐县,举行大宴会饮酒。这时天气寒冷,下着大雨,士卒受冻且饥饿。项羽说:"应该协力进攻秦军,现在留驻的时日已久又不行军。今年饥荒,人民贫困,士卒吃的是一半蔬菜一半豆类,军队没有现存粮食,却还在宴会饮酒。不带领军队渡过黄河,依靠赵国供给军队饮食,与赵军合力攻击秦军,却说什么'利用秦军的疲惫'。以强大的秦军去进攻新建的赵国,这样的形势赵国一定会被破灭。赵国破灭,秦军强大,哪里有敝败可以利用!况且我楚国军队刚遭受失败,楚王坐都不安稳,调尽境内所有的军队而专门托付给将军你,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在这次击秦救赵的战争,现在不抚恤士卒而徇自己父子私情,不是国家的忠臣!"

十一月,项羽在早晨进见上将军宋义,就在他的营帐中斩了宋义的头。对全军下令说:"宋义与齐国合谋反叛楚国,楚王暗中命令

我项籍杀宋义！”在这时，将领们都被震慑，没有人敢抗拒，都说：“首先建立楚国的，是将军家族啊；现在将军你是诛杀谋乱的臣子。”于是相议共同拥立项羽为临时上将军。派人追赶宋义的儿子，到了齐国，杀了宋襄。派桓楚向怀王报告。怀王便命令项羽任上将军。

4 十二月，沛公带领军队到栗县，遇到了刚武侯，沛公夺取了他的军队四千多人，把他们合并在自己军中；与魏国的将领皇欣、武满的军队联合进攻秦军，秦军被打败。

5 过去的齐王建的孙子名叫安的到济水以北的地方，随从项羽援救赵国。

6 章邯修筑甬道连接黄河边，给王离送军饷。王离军队的粮食多了，便加紧攻打巨鹿。巨鹿城内粮食耗尽，兵卒人数少，张耳多次派人召请陈馀前来救巨鹿。陈馀估计因兵员少，不能战胜秦军，便不敢前进去救巨鹿。过了几个月，张耳大怒，埋怨陈馀，派了张黶、陈泽前去责备陈馀说：“当初我和你约定为生死之交，现在赵王和我早晚就会战死，而你掌握着兵卒几万人，不肯来相救，哪里能说什么同生共死！如果一定信守前言，为什么不与我一起奔赴秦军同死！况且也许有十分之一二能保全。”陈馀说：“我估计前往巨鹿终究不能救赵军，徒劳使军队全部死亡。况且我陈馀所以不去一起赴死，是想为赵王、张君报复秦国。现在一定要共同赴死，就像把肉块丢给饿虎一样，有什么好处呢！”张黶、陈泽约请陈馀出兵共同战死。陈馀于是让张黶、陈泽带领五千人先试攻秦军，到秦军阵前交战，五千人全部战死。在这时，齐国的军队、燕国的军队都来援救赵国；张耳的儿子张敖也到北面收集代地的兵卒，收得一万多人，张敖带领军队来到，都在陈馀军旁边驻守营垒，不敢攻击秦军。

项羽已杀死了卿子冠军宋义，声威震动楚国，于是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领士卒二万人渡过黄河援救巨鹿。交战稍有胜利，截断了章邯筑的甬道，王离的军队缺乏粮食。陈馀又向项羽请求派出

救兵。项羽于是带领全军渡过黄河,并把船全部沉没到黄河中,打破釜、甑等炊具,烧毁庐舍,带上三天的粮食,以表示士卒决死战斗,没有一人存侥幸生还的心。于是到了巨鹿城外就包围王离军,与秦军遭遇,经过九次大战,大败秦军,章邯领兵退却。诸侯军队这时才敢进击秦军,杀死苏角,俘虏了王离,涉间不肯投降自己烧死。在这时,楚军在诸侯军中最勇猛,诸侯军来援救巨鹿的有十多个营垒,没有哪个营垒敢开营出兵。到楚军攻击秦军时,诸侯将领在营垒上观战,楚军战士没有不是以一当十的,他们的呼声震动天地,诸侯军都个个恐惧。楚军于是打败了秦军。项羽召见各诸侯将领,诸侯将领进入项羽的营门,个个都屈膝前行,没有人敢仰头看项羽。项羽从此才成为诸侯的上将军,诸侯都归属他。

于是赵王歇及张耳才能走出巨鹿城拜谢诸侯。张耳与陈馀相见,责备陈馀不敢援救赵国,又问张黶、陈泽在什么地方,怀疑陈馀杀死了他们。多次询问陈馀,陈馀发怒说:"没有想到你怨恨我有这么深啊!难道以为我舍不得交出将军印玺吗?"于是解开印绶推给张耳,张耳也愕然,不接受。陈馀起身上厕所,宾客中有人对张耳说:"我听说上天给予的东西不去接受,反而会受到谴责。现在陈将军把印交给你,你不接受,违反天意是不吉利的。赶快收下将印!"张耳于是佩上了陈馀的将印,接收陈馀指挥的军队。陈馀回来时,也埋怨张耳不推让,于是急速走出,与自己部下相亲近的几百人到黄河边的沼泽中捕鱼狩猎为生。赵王歇返回信都。

春,二月,沛公北击昌邑[1],遇彭越;彭越以其兵从沛公。越,昌邑人,常渔巨野泽中[2],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3]。"越谢

曰："臣不愿也。"少年强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会，后期者斩。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4]。皆笑曰："何至于是！请后不敢。"于是越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令徒属，皆大惊，莫敢仰视。乃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过高阳[5]。高阳人郦食其[6]，家贫落魄[7]，为里监门。沛公麾下骑士适食其里中人，食其见，谓曰："诸侯将过高阳者数十人，吾问其将皆握龊[8]，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9]。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第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10]，与人言，常大骂；不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第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沛公至高阳传舍[11]，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12]，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

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引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君。郦生言其弟商。时商聚少年得四千人,来属沛公,沛公以为将,将陈留兵以从。郦生常为说客,使诸侯。

7 三月,沛公攻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13],又战曲遇东[14],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 使者斩之以徇。

夏,四月,沛公南攻颍川,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15],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南出轘辕[16],张良引兵从沛公;沛公会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

六月,与南阳守齮战犨东[17],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18]。沛公引兵过宛,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偃旗帜,迟明[19],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刎,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阳守齮降,封为殷侯;封陈恢千户。

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20]，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还攻胡阳[21]，遇番君别将梅鋗，与偕攻析、郦[22]，皆降。所过亡得卤掠，秦民皆喜。

【注释】

①昌邑：昌邑县，治所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南。

②巨野泽：又名大野泽，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北。

③仲：彭越字仲。

④校长：一校的长官。校是军营名称。一校，即指一部军队。

⑤高阳：高阳乡，在今河南省杞县。

⑥郦食其(lì yì jī 丽意基)：秦汉之际的儒生，楚汉战争中归附刘邦，多有策谋，后被齐王广烹死。

⑦落魄：或作"落泊"，穷困失意。

⑧握龌：器量狭窄。

⑨先：即先容，是说先为人介绍。

⑩溲溺(sōu niào 搜尿)：小便。

⑪传(zhuàn 撰)舍：供来往行人居住的旅舍。

⑫倨：能"踞"，伸开脚坐着。

⑬白马：白马县，治所在今河南省滑县旧县东。

⑭曲遇：曲遇聚，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

⑮平阴：平阴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

⑯绨辕：绨辕关，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绨辕山上。

⑰犨：犨县，治所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南。

⑱宛：宛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

⑲迟(zhí 直)明：即侵晨，接近天明时。

⑳丹水：即今湖北、河南、陕西三省境内汉江支流丹江。

㉑胡阳：胡阳县，在今河南省唐河县西南湖阳镇。

㉒析：在今河南省西峡县。　郦：郦县，在今河南省南阳县西北。

【译文】

春季,二月,沛公率领军队向北进攻昌邑县,遇到彭越;彭越将自己的部队归属沛公。彭越是昌邑县人,常在巨野泽中从事渔业,并且参与盗掠。陈胜、项梁起兵时,巨野泽中的少年一百多人相聚,前往去依附彭越,说:"请彭仲做我们的头领。"彭越辞谢说:"我不愿意当头领。"少年们坚决请求,彭越才答应下来;并与少年们约定明日日出时相会,过了时间才来的斩首。第二天日出时,有十多人迟到,最后来到的甚至已是太阳正中时。于是彭越说:"我年纪老,各位硬是推我为头领。现在按约会的时间却有许多人迟到,不可把迟到的全都杀了,诛杀最后到的一人。"便命令少年中当校长的把那人斩首。少年们都笑着说:"怎么会到要杀人的地步!请求今后不敢迟到就是了。"于是彭越带出那最后到的人斩首,设立祭坛,向部属们发布命令,部属们都很震惊,没有人敢仰头看彭越。之后,他便带领部队略取土地,招收诸侯军失散的兵卒,收得一千多人,就去协助沛公进攻昌邑。

昌邑没有攻下,沛公又率领军队向西经过高阳聚。高阳人郦食其,家里贫穷郁郁不得志,做里监门这种低贱的职事。沛公部下的一位骑士刚好是食其闾里中的人,食其去见他,对他说:"诸侯将领经过高阳的前后有几十人,我询问过的那些将领器量都很狭小,喜欢讲求繁琐细小的礼仪,自以为是,不能听取通达的言论。我听说沛公轻慢而瞧不起人,很有远大的谋略,这真是我所希望交游的人,但没有人为我介绍。你见到沛公,对他说:'我闾里中有一位郦生,年龄六十多,身长八尺,人们都说他是狂生。郦生自己说:我不是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好儒客,客人们戴儒者的帽子而来的,沛公就解下他戴的帽子,把小便撒在帽子里;跟人讲话,常常出口大骂;不可以说是儒生啊。"郦生说:"你只管向他说这些吧。"骑士便依照郦生所交代的话,从容地对沛公说了。

沛公到了高阳聚的客舍,派人召请郦生。郦生来到客舍,进去

谒见沛公。沛公正坐在床边伸出两脚，让两位女子洗脚并接见郦生。郦生进去后，只作揖不下拜，对沛公说："沛公你是想帮助秦国进攻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军打败秦军呢？"沛公骂郦生说："你这个贱儒！天下一同受秦国的苦难已经很久了，所以诸侯纷纷起来进攻秦国，为什么说帮助秦国进攻诸侯呢！"郦生说："你一定要收集徒从、联合义兵去攻伐无道义的秦国，就不应该踞坐着接见长者！"于是沛公停止了洗脚，起身提起身上的衣服，请郦生坐在尊贵的位置上，向郦生道歉。郦生便谈论六国时合纵连横的事。沛公听得很高兴，给郦生赏赐饮食，问郦生说："应该怎样出计？"郦生说："你收聚纠合在一起的部众，招收的是散乱的兵卒，不满一万人；想用这些军队直开进秦国去，这叫做到老虎口边去探试啊。陈留，是天下的要冲，是四通五达的坦途；现在这陈留城中积蓄的粮食又多。我与陈留县令相好，我希望你派我去陈留县令那里让他投降你；即使他不答应，你可率兵攻陈留，我可以为内应。"于是派遣郦生去陈留，沛公自己带兵随后开赴陈留；这样就取得了陈留县，封郦食其为广野君。郦生向沛公推荐自己的弟弟郦商。当时郦商聚合的少年有四千人，前来从属沛公，沛公任郦商为将军，率领陈留的军队随从沛公前进。郦生常常做说客，派去游说各诸侯。

7 三月，沛公进攻开封，没有攻下；向西与秦国将领杨熊在白马县会战，接着又在曲遇聚东面交战，把秦军打得大败。杨熊逃往荥阳，二世派使者斩杀杨熊示众。

夏季，四月，沛公向南攻颍川郡，屠灭了颍川城。通过张良的关系，便去略取韩国的土地。当时赵国的别部将领司马卬正想渡过黄河入关，沛公于是向北进攻平阴县。在河津南渡过黄河，在洛阳东交战。沛公没有在交战中取得胜利，便率领部队向南从轘辕关开出；张良带领军队跟随沛公；沛公要韩王成留守阳翟，自己与张良都向南进军。

六月，与秦国的南阳郡守齮在犨县东交战，打败了郡守齮，略

取了南阳郡的地方;南阳郡守退走,据城自保,守住宛城。沛公带领军队经过宛城,向西进军。张良规劝说:"沛公你虽想赶快入关,但秦国军队还很多,依靠险阻进行抗拒;现在不攻下宛城,宛城的军队从后面来攻击我们,而秦国强大的军队又在我们前面,这是危险的办法啊!"于是沛公便在夜晚带领军队从别的道路返回,收起旗帜,到天快亮时把宛城重重包围。南阳郡守想自杀,他门下的舍人陈恢进言说:"再等一些时候自杀也不迟啊。"陈恢便越过城墙来见沛公,说:"我听说你约定先进入咸阳的称王。现在你的兵围住宛城,南阳郡县几十座城池相连,这一带地主的官吏和人民都认为投降一定会被杀死,所以都登上城池坚决守卫。而今你围攻一天后收兵,士卒死伤的很多;带领军队撤出宛城的包围,宛城的守兵一定尾随你的部队后面。这样,你前进就失去了先进入咸阳称王的誓约,后退又担心宛城的强兵。我替你着想,不如约南阳郡守投降而给予封赏;要他停止防守,带领他的甲兵一同向西进。那些没有投降的城池,听到南阳郡守投降得到封赏的消息,都会争着打开城门等待你的到来,你将通行而无拖累。"沛公说:"这很好!"秋季,七月,南阳郡守缺投降,得封为殷侯;封陈恢食邑一千户。

沛公带领军队向西前进,那些城池没有不投降的。到了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都投降。沛公回兵攻胡阳,遇上了番君的别部将领梅鋗,使其相随共同进攻析县、郦县,这两县都投降。沛公命令军队所经过的地方不准进行虏掠,秦国的人民都很高兴。

8 王离军既没,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1],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

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

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2]，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箠质[3]，妻子为戮乎？"

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渡三户[4]，军漳南，与秦军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污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5]。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9 瑕丘申阳下河南[6]，引兵从项羽。

10 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

马?"问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过。

高前数言"关东盗无能为也";及项羽虏王离等,而章邯等军数败,上书请益助。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八月,沛公将数万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7],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8]。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水,沉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乃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9],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其谨[10],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11]。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

其兵进。二世自杀。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九月，赵高令子婴斋戒，当庙见[12]，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诈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分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

遣将兵距峣关[13]，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懈怠击之。"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蒉山[14]，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

【注释】

①司马门：宫廷外门为司马门。

②内隙：朝廷内的怨隙。

③伏铁质：即处以腰斩的刑罚。铁：即铡刀，古代用作腰斩的刑具。质：腰斩用的椹。

④三户：三户津，在今河北省滏县西南古漳水上。

⑤洹水：即今河南省北部卫河支流安阳河。

⑥瑕丘：瑕丘县，治所在今山东省兖州县东北。

⑦啮(niè 聂):咬。 左骖马:以马驾车,两边的马叫骖,居于左边的叫左骖马。

⑧占梦:官名,掌管岁时,观天地,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梦的吉凶。

⑨卫令仆射(yè 夜):是卫尉的属官。卫尉掌管宫门屯兵,其属官有卫士令;卫令仆射是卫令中的首长。秦代凡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等官都设仆射;仆射是负责某职事者中的头领。

⑩周庐:卫士在周垣内设的区庐。区庐即仗宿屋,是在宫垣内的庐舍,卫士白天巡行,夜里警备。

⑪幄:上下四周都设帐为幄。 帏:即"帷",帐幕。

⑫庙见(xiàn 现):亲自到宗庙敬拜祖先。

⑬崤关:在今陕西省商县西北。

⑭蓝山: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南。

【译文】

8 王离军已经覆没,章邯在棘原驻军,项羽军驻扎在漳水之南,两军各自据守没有交战。秦军多次退却,二世派人责备章邯。章邯恐惧,派了长史欣去向二世请示;长史欣来到咸阳,逗留在司马门有三天,赵高不接见他,有不信任的意思。长史欣恐惧,急速返回自己的军中,不敢走原来的道路。赵高果然派人追赶他,没有赶上。长史欣到军中,报告说:"赵高在朝廷中专权,下面没有能有作为的人。现在作战能取得胜利,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战功;不能取得胜利,一定会处死。希望将军你仔细考虑这件事!"

陈馀也写信给章邯说:"白起任秦国将领,向南征伐到得了鄢郢,向北征战坑杀了马服君的士卒,攻占的城池,略取的土地,不计其数,而最后被赐死。蒙恬任秦国的将军,向北驱逐了戎人,开拓了榆中的土地几千里,最后在阳周被斩杀。为什么呢?因为战功多,秦国不可能全都给予封赏,便强加罪名处以诛杀。现在将军你任秦国将领已有三年了,你部下战死逃亡的有几十万人;而诸侯起来反

秦的却愈来愈多。那赵高向来阿谀主上，在朝廷的日子已经很久了。现在战事危急，也害怕二世诛杀他，所以想动用刑法诛杀将军以掩盖自己的罪责，派人替代将军以摆脱他的灾祸。将军你在外征战的时日久，在朝廷内的怨隙多，有战功也会被诛杀，没有战功也会被诛杀。况且老天爷要秦国灭亡，这事不论愚者智者都知道。现在将军你在朝廷内不能直言规劝主上，在外又是亡国的将领，单身孤立却想长久幸存，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将军你为什么不率军转向与诸侯结盟，约定共同攻伐秦国，瓜分秦国的土地而称王，面朝南面居王位而称孤！这比身伏在铁质上受腰斩，妻子被杀戮哪种情况更好呢？"

章邯犹豫不定，暗中派了军候姓始名成的出使去见项羽，想订立盟约。盟约没有订成，项羽派蒲将军日夜不停地带领军队渡过三户津，驻扎在漳水南，与秦军交战，又把秦军打败。项羽亲自率领全军在汗水边进击秦军，把秦军打得大败。章邯派人去见项羽，想订立盟约。项羽召集军吏们商议说："现在粮食少，想同意与章邯订立盟约。"军吏们都说："这很好！"项羽于是与章邯使者约定在洹水南边的殷墟上相会。盟约订立后，章邯见了项羽便流泪，对项羽诉说了赵高专横的事。项羽便立章邯为雍王，把他留在楚军中；派长史欣任上将军，率领秦军作为先头部队。

9 瑕丘县的申阳率军攻下河南地，带领军队来归属项羽。

10 当初，中丞相赵高想独揽秦国大权，恐大臣们不服从，便先设置圈套考验大臣，牵着鹿献给二世说："这是马。"二世笑着说："丞相你错了，把鹿说成马？"于是问身边的侍臣们，有的默不作声，有的说是马以阿谀迎合赵高，有的说是鹿。赵高便暗地里使说鹿的人陷身刑罚。从此以后，大臣们都畏惧赵高，没有人敢议论他的过错。

赵高以前多次说过"关东反贼不能为害"，到了项羽俘虏了王离等人，而章邯等人的军队又屡次失败，向二世上书请求增兵援

助。关东各地,大都群起反叛秦朝官吏,响应诸侯军兵;诸侯都率领自己的军队向西进攻。八月,沛公率领几万人的军队进攻武关,并且屠灭了武关。在这样的时候,赵高怕二世发怒,诛杀到自己,便推托有病,不朝见二世。

二世梦见白虎咬自己车乘的左边骖马,并把左骖马咬死,心中闷闷不乐,觉得很奇怪,便去询问掌管占梦的官吏。占梦官占卜以后说:"泾水作祟。"二世便在望夷宫斋戒,想在泾水上祠祀,把四匹白马沉没在泾水中。派了使者以反贼为害的事责备赵高,赵高恐惧,便暗中与任咸阳令的女婿阎乐及弟弟赵成谋划说:"皇上不听从规劝;现在战事危急,就想加罪于我。我想另立皇上,拥立子婴为皇帝。子婴仁爱俭朴,百姓都听从他说的话。"于是使郎中令作内应,假说是宫内有大贼,命令阎乐召集官吏出动士卒追捕。又劫持阎乐的母亲带到赵高的府第,派遣阎乐率领官吏兵卒一千多人来到望夷宫殿门,捆绑了卫令仆射,说:"贼人进入到这宫里为什么不制止?"卫令说:"周垣的区庐内设置巡防的士卒都很严密,哪里能有贼人敢进入宫内?"阎乐于是杀死了卫令,率领官吏士卒直入宫内,一边前进一边射击郎官及宦者。郎官及宦者十分惊恐,有的逃跑,有的进行搏斗;搏斗的当即杀死,死去的有几十人。郎中令与阎乐一起到殿内,射击二世所居坐的帷帐。二世怒怒,召唤身边侍卫;侍卫都惊惶混乱不进行搏斗。帷帐旁有一位宦者奉侍二世,不敢离开。二世进殿内对宦者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宦者说:"我不敢对你说,所以能保全生命;假使我早就对你说,早都被杀死了,哪里能活到现在。"阎乐上前来到二世身边,指斥他的罪过说:"你骄横妄为,诛杀无辜的人,大逆不道,天下的人都反叛你;你必须自己做出抉择。"二世说:"能够见丞相一面吗?"阎乐说:"不能见丞相。"二世又说:"我希望能得到一郡的地方改称为王。"阎乐不答应他。二世又说:"希望做有万户食邑的侯。"阎乐又不答应。二世说:"希望与妻子一起降为平民百姓,如同诸侯公子

一样。"阎乐说："我受丞相的命令，为天下人民诛杀你；你就是说得再多，我也不敢回报给丞相。"阎乐于是指挥士兵进入殿内。二世便自杀而死。阎乐返回后报告赵高。赵高便召集所有大臣和公子，将诛杀二世的情况告诉他们，说："秦原来是王国，始皇成为天下君主，所以称为帝。现在六国又自己建立国家，秦国地方更狭小，仍用不实在的名称为帝，不应该；应该像以前一样称为王，就合适了。"于是立子婴为秦王，以百姓的身份将二世埋葬在杜县南的宜春苑里。

九月，赵高令子婴实行斋戒，要到宗庙行礼，接受传国的玉玺；斋戒了五天。子婴与他的两位儿子谋议说："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了二世，害怕臣子们诛杀他，便假作是行德义而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竟与楚国约定，消灭秦国的宗族然后瓜分土地在关中称王。现在要我斋戒，到宗庙敬祀祖先，这是想趁机在宗庙中杀死我。我推托有病不去宗庙，丞相一定会亲自到我这里来；他来我们就杀了他。"赵高几次派人来请子婴，子婴都不到宗庙去。赵高果然亲自来到斋宫，说："到宗庙行礼是重要的事，秦王你为什么不来？"子婴就在斋宫里杀了赵高，把赵高家三族诛杀示众。

子婴派遣将领率兵到崤关阻击，沛公想攻击秦兵。张良说："秦军兵力还强大，不可轻敌。希望你先派遣一些人到崤山上多施设旗帜作为蒙骗敌人的军队，派郦食其、陆贾去向秦军将领劝降，以利益引诱他们。"秦军将领们果然想讲和；沛公打算答应和他们议和。张良说："这只是秦军将领想叛秦，恐怕他们的士卒不会服从；不如趁秦军懈怠攻击它。"沛公带领军队绕过崤关，越过黄山，攻击秦军，在蓝田以南大败秦军。沛公军便进入蓝田，又在蓝田以北交战，秦军惨败。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

汉纪一　起旃蒙协洽，尽柔兆涒滩，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元　年

1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1]，系颈以组[2]，封皇帝玺、符、节[3]，降轵道旁[4]。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5]。

贾谊论曰：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6]，百有余年，然后以六合为家[7]，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8]，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2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

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9]。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所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10]，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11]。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既定河北，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徭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奈何？"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注释】

①素车白马:白色的车和马,这是服丧用的车马。子婴以此表示秦国灭亡,诚心投降。

②系颈以组:表示要自杀。组,用丝织成的阔带子,古代用作佩印或佩玉的绶,这里指佩玺的绶。

③封:这里指把御用的信物包扎后用粘泥封好,加盖印章。符,发兵符。节,像竹节形,用毛制作,上下相重。受命持节即可传达号令赏罚,也就是信物。

④轵(zhǐ 纸)道:即轵道亭,在霸陵县,即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

⑤属(zhǔ 主)吏:交付给监守官吏。

⑥八州:指秦所处的雍州之外的豫、兖、青、扬、荆、幽、冀、并八州之地。同列,指被秦国兼并的六国。

⑦六合:指天、地、东、西、南、北,也就是天下。

⑧七庙:天子七庙,按次序分则为太祖居中,其下则按父为昭,子为穆左右排列。太祖为始,配其下三昭、三穆即为七庙。隳(huī 灰),通"隳",毁坏。

⑨缟(gǎo 搞)素:白色的织物,是有丧之服,这里是指用以怜悯安抚人民。

⑩毒药苦口:应为良药苦口。

⑪案堵:即"安堵",指不迁移徙动。

【译文】

汉纪一　起乙未(公元前 206 年),止丙申(公元前 205 年),共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元年(乙未,公元前 206 年)

1 冬季,十月,沛公来到霸上;秦王子婴乘用的是白马和素色的车,他把组带系在颈上,把皇帝玺印、符、节等封好,在轵道旁边投降。将领中有人说要把秦王诛杀。沛公说:"当初楚怀王派遣我来这里,就是因为我能够宽容。况且秦王已经投降,杀了他是不吉利的。"于是把他交付给监守的官吏。

贾谊评论说：秦国以狭小的土地发展到拥有万乘兵车的政权，招至八州的土地而使同列的诸侯王国家来朝拜，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然后便以天下为家，以殽山、函谷关为宫；但是一个平民发难起事，天子的宗庙便毁坏了，身受杀戮，受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施行仁义和攻与守的形势不相同啊。

2 沛公向西进入咸阳，将领们都争着奔向藏金玉财物的府库去抢分财物；只有萧何先走进丞相府收取秦国的地图户籍本藏起来，因此沛公能够详细了解天下险要隘塞、户口多少、实力强弱的地方。沛公看见秦朝的宫室、帷帐、畜养的狗马、贵重的珍宝、众多的妇女妃嫔，心里想留居在宫里。樊哙规劝说："沛公你是想享有天下呢？还是要做富翁呢？凡是这些奢侈艳丽的东西，都是促使秦朝灭亡的啊，沛公你用它做什么！希望你赶快返回霸上，不要留居这宫中！"沛公不听从樊哙的规劝。张良说："秦王朝暴虐无道，所以沛公你讨伐它才能来到这里。为天下百姓消灭残暴的公贼，应该以清白朴素为本。现在刚刚进入秦国，就安享秦国的逸乐，这就是'帮助暴桀为虐'。况且忠直的话听起来不顺耳但对行事有利，治病的药吃在口里苦但对治病有利，希望沛公你听从樊哙所说的话！"沛公于是带领军队返回驻扎在霸上。

十一月，沛公召集所有各县的父老、豪杰，对他们说："父老们受秦国苛刻的法令所困苦已经很久了！我与诸侯约定，先进入关中的称王；我应当在关中称王。我现在与父老们立约，法律只有三章而已：杀人的处死，杀伤人的以及偷盗的按情节轻重判罪。其余的秦朝法律条文一概废除，所有官吏、人民都像过去一样安居不迁徙。我所以来到这里，是为父老们除去祸害，不是要进行侵扰虐待，你们不要恐惧！况且我所以要返回驻军在霸上，是要等待诸侯到来后商定整顿办法罢了。"于是派人与秦朝官吏一起巡行到各县、各乡、各邑，通告晓谕老百姓。秦国的民众都很高兴，争先恐后地送来

牛、羊及酒食进献慰劳军士。沛公又推让不接受,说:"仓库里的粮食很多,不缺乏,不想使人民耗费粮食。"秦朝的人民听了更加高兴,只怕沛公不当秦王。

项羽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地方之后,带领着诸侯的军队想向西进入关中。在此之前,诸侯的官吏士卒、护送徭徒的人、屯戍役卒凡经过秦国关中的,秦国关中官吏士卒对待他们都很无礼。到了章邯率领秦军投降诸侯之后,诸侯的官吏士卒又都乘胜把秦军吏卒作为俘虏加以奴役,轻意地屈辱秦军的官吏士卒,秦军的官吏士卒都很怨恨。他们私下说:"章将军等人欺骗我们投降了诸侯。现在能够进入关中灭亡秦国,那最好;假使不能灭亡秦国,诸侯军俘虏我们到东边去,秦国又杀尽我们的父母妻子,那怎么办?"将领们暗中听到他们的这些话,便去告诉了项羽。项羽召来黥布、蒲将军商议说:"秦军的官吏士卒还很多,他们心中不顺;到了关内不听从命令,事态一定危险。不如把他们打死,只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等秦将领进入秦国。"于是楚军趁黑夜在新安城南击杀坑埋秦军士卒二十多万人。

3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闻项羽号章邯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

已而项羽至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项羽进至戏[1]。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项羽大怒,飨士卒,期旦日击沛公军。当是

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在新丰鸿门[2]；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在霸上。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3]，项羽季父也，素善张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与俱去，曰："毋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良曰："料公士卒足以当项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之敢叛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尝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固要项伯[4]；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5]，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6]，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能先入关破

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因留沛公与饮。范增数目项羽，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7]；项羽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8]，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羽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按剑而跽曰[9]：“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羽曰：“赐之彘肩！”[10]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其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羽曰：“壮士复能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项羽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曰：“今者出，

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如今人方为刀俎，我方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鸿门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道芷阳[11]，间行趣霸上。留张良使谢项羽，以白璧献羽，玉斗与亚父。沛公谓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12]，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将军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亚父足下。”项羽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羽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秦民大失望。

韩生说项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韩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烹韩生。

【注释】

①戏：即戏水，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

②新丰：即新丰县，原为骊邑县地，治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阴盘城。鸿门，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阴盘镇东。

③左尹：楚官有左尹、右尹，都是行政长官。

④要（腰 yāo）：通“邀”。

⑤卮(zhī 支):古代一种盛酒器。

⑥秋毫:或称秋毫之末,指鸟兽在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按朱熹注《孟子》说,"毛至秋而末锐,小而难见也。"比喻极纤小的事物。

⑦玦(jué 决):半圆形的玉环。

⑧不(fǒu 否)者:相当于"否则"。

⑨跽(jì 技):长跪,即双膝着地,上身挺直。

⑩彘(zhì 智):肩:即猪蹄膀,古代称猪为彘。

⑪芷(zhǐ 旨)阳:秦置县名,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

⑫杯杓(shào 勺):这里指酒。

【译文】

3 有人对沛公说:"秦地的富庶是天下的十倍,地形很有利。听说项羽封章邯为雍王,在关中为王,现在就要来到,沛公你恐怕不能占有这关中地。可以赶快派兵镇守函谷关,不要让诸侯军入关;逐渐征收关中兵以增加兵员,抵抗诸侯军。"沛公以为这计谋很好,便听从了。

没有多久项羽带兵来到函谷关,关门紧闭;又听说沛公已平定关中地方,项羽大为发怒,派了黥布等攻下函谷关。十二月,项羽的军队到达戏水边。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差人对项羽说:"沛公打算在关中称王,叫秦王子婴做相国,秦国的珍宝都归他所有了。"想要求封赏。项羽大怒,便飨食士卒,约定明天早上去攻击沛公的军队。这时,项羽有四十万兵号称百万,驻在新丰鸿门;沛公有兵十万,号称二十万,驻军霸上。

范增劝项羽说:"沛公在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如今进了关,财物也不要了,美女也不爱了,此人的志向不小啊!我叫人望过他的云气,都是龙虎之形,形成五彩,这是天子的云气啊,要赶快进攻,不要失掉良机!"

楚国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向来同张良很好。于是连夜骑马奔到沛公驻军的营地,私下会见张良,把这些事详细告诉他,想

要张良同自己一道离去。说："别跟着一起死啊！"张良说："我因为韩王的缘故相送沛公，沛公现在有了急难的事，我出走离去，是不义的，不可不告诉他。"张良便进去，把所有情况告诉沛公。沛公大惊。张良说："沛公你估计一下，你的军队能抵得项羽的吗？"沛公默不作声，然后说："当然不如项羽了，但是该怎么办呢？"张良说："请前去告诉项伯，说沛公是不敢背叛项羽的。"沛公说："你是怎么同项伯有交情的呢？"张良说："在秦朝的时候他同我结交，他曾经杀了人，我救了他的命。现在事情危急，所以特意来告诉我。"沛公说："你与他哪个年龄大？"张良说："他比我年长。"沛公说："你给我招呼他进来，我要像侍奉兄长那样接待他。"张良出去，诚心邀请项伯；项伯立即进去会见沛公。沛公捧着酒向项伯问好，约定同他结为儿女亲家，说："我进入关内，丝毫都不敢私自占有，登记好了官民的户籍，封存好官府的府库，为的是等待将军的到来。之所以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出入及意外的事变。我日盼望将军到来，哪里敢反叛呢！希望项伯你详尽地为我解释，我决不敢背信弃义。"项伯答应了，对沛公说："明天不可不早些亲自来向项王致意。"沛公说："是。"于是项伯又连夜回去，到达军中，把沛公的话全都向项羽报告了；接着说："沛公不先攻破关中，你岂敢入关吗！现在人家有大功而你去攻击他，这是不义啊；不如就好好地对待他。"项羽答应了。

沛公在第二天早晨带领随从的一百多骑人马来到鸿门见项羽，向项羽道歉说："我与将军你协力攻打秦军，将军转战黄河以北，我征战黄河以南；但我自己没有想到能先进关攻破秦国，得以在这里重见将军。现在有小人说了挑拨的话，使得将军与我之间产生了嫌隙。"项羽说："这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讲的，不是这样的话，我项羽哪里会这样子呢！"项羽便留下沛公共同宴饮。范增多次使眼色暗示项羽；再三拿起佩挂在身上的玉玦向项羽示意，项羽沉默不理会。范增起身，出去之后，召来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不忍

狠心，你进去到席前敬酒，敬完酒，便请求表演舞剑助兴，乘机刺击沛公，在坐位上把他杀死。否则，你们这些人将来都被他俘虏！"项庄随即进帐敬酒。敬酒完毕，说："军中没有什么可以娱乐的，请让我表演舞剑吧。"项羽说："很好。"项庄拔出剑起舞。项伯也拔出剑起舞，常常以身体去掩护沛公，项庄没有机会刺击沛公。

于是张良到军营门口去见樊哙。樊哙说："今日的情况怎么样？"张良说："现在项庄拔出剑起舞，他的意图经常是指向沛公。"樊哙说："这太紧急了，让我进去，同沛公生死与共！"樊哙立即带剑持盾闯进军门。军门的卫士想阻止不让进去，樊哙把盾牌横着一撞，卫士跌倒在地。樊哙便冲进去，揭开帷帐在旁站立，瞪着眼睛怒视项羽，头发直竖起来，眼眶都要裂开了。项羽按住剑长跪着说："你是做什么的？"张良说："是沛公随车的卫士樊哙。"项羽说："是位壮士！赐他一杯酒！"但拿给他的是一斗酒。樊哙俯地拜谢，而后起身站着，一口气喝完。项羽说："赏他一条猪腿！"可是拿给他的是一条生猪腿。樊哙把盾牌覆放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剑切割猪腿肉吃着。项羽说："壮士还能饮酒吗？"樊哙说："我死都不回避，一杯酒还值得推辞吗！那秦王有虎狼般的野心，杀人唯恐不够多，罚人唯恐不够数；天下的人都叛变它。怀王同将领们约定：'谁先攻破秦国进入咸阳的，就在那里称王。'现在沛公先攻破秦国，进入咸阳，东西丝毫不敢占有，把军队撤回霸上驻扎，等待将军你的到来。这样的劳苦功高，没有得到封爵的赏赐，而你反而听小人的挑拨，想诛杀有功的人，这是已灭亡了的暴秦的继续罢了，我私下以为将军这做法不可取！"项羽一时无话回答，说："坐下！"樊哙挨着张良坐着。

坐了一会儿，沛公起来上厕所，趁机招呼樊哙出去。沛公说："现在出走，没有告辞，怎么办？"樊哙说："现在人家正准备好了刀和砧板，我们正是刀下的鱼肉，还告辞做什么！"于是便离开鸿门而去。鸿门距离霸上四十里，沛公便弃置车骑不用，独自骑马脱身而

逃；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手持刀剑、盾牌步行，从骊山脚下经过芷阳，操小道赶回霸上。留下张良让他去辞谢项羽，把白璧献给项羽，把玉斗送给亚父范增。沛公对张良说："从这条道路到我们军中，不过二十里而已。估计我已经回到了军中，你便可进去辞谢。"沛公已经离开鸿门，从小路回到了军中，张良这时才进帐向项羽辞谢说："沛公经受不了酒力，不能亲自来告辞了，他让小臣张良恭敬地奉上白璧一双，拜献给将军你；玉斗一双，拜送给亚父足下。"项羽说："沛公在哪里？"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要责备他，所以一个人脱身回去，已经到军中了。"项羽就接受了白璧，放在座位上。亚父接受了玉斗，放在地上，拔出剑来将它击碎，说："唉！这小子不值得同他谋划！夺取将军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啊；我们这些人如今都要被他俘虏了！"沛公回到军中，立即诛杀了曹无伤。

过了几天，项羽带兵向西进，到了咸阳大肆屠杀，杀了秦国的降王子婴，焚烧秦国宫室，大火三个月不熄；搜括秦朝的财货宝物、妇女回关东。秦国的人民大为失望。

韩生规劝项羽说："关中地方有山河为险阻，是四面可据险而守的地方，土地肥沃富饶，可以建都称霸。"项羽看到秦国宫室都已焚烧残破，又心里思念故乡想要东归，说："富贵了不返回故乡，就像穿了锦绣衣裳去走夜路，谁能知道！"韩生退出来之后说："人家说楚人像猕猴戴帽罢了，果真是这样！"项羽听说这话之后，烹杀了韩生。

项羽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怒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1]，何以得专主约！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

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怀王虽无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春,正月,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义帝于江南,都郴[2]。

二月,羽分天下王诸将。羽自立为西楚霸王[3],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与范增疑沛公,而业已讲解,又恶负约,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4]。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路: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5];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6],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7]。项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8]。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治襄国[9]。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10]。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11]。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齐将田都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

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亦不封。客多说项羽曰："张耳、陈馀，一体有功于赵，今耳为王，馀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闻其在南皮[13]，因环封之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侯。

汉王怒，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

汉王赐张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尽请汉中地，项王许之。

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兵，各就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之国。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14]。张良送至褒中[15]，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

【注释】

①功伐：即功劳。积攻为伐。

②郴：郴县，治所在今湖南省郴县。

③西楚：大致指淮河以北，沛、陈、汝南、南郡这些地方为西楚。

④南郑：南郑县，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东。

⑤废丘：废丘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南佐村。

⑥栎阳：栎阳县，治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武屯镇附近古城村南。

⑦高奴：高奴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

⑧平阳:平阳县,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金殿。

⑨襄国:襄国县,治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

⑩六:六县,治所在今安徽省六安县东北。

⑪无终:无终县,治所在今天津市蓟县。

⑫博阳:博阳县,治所在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南。

⑬南皮:南皮县,治所在今河北省南皮县东北。

⑭蚀中:又名子午道。自今陕西长安县子午镇南穿秦岭,通往今安康县境。

⑮褒中:褒中县,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北褒城东。

【译文】

项羽派人通告怀王;怀王说:"照以前约定的办。"项羽发怒说:"怀王,是我家族所拥立的,并不是有功劳,怎么能专断主持立约!天下初起兵反秦时,临时确立诸侯的后裔以攻伐秦国。然而身披坚甲手执利剑首先起兵,风餐露宿在野外达三年之久,消灭秦国平定天下的,都是各位将相和我项羽的功劳啊。怀王虽然没有功劳,但也还是应该分给他土地以称王。"将领们都说:"对。"春季,正月,项羽表面上尊称怀王为义帝,说:"古代称帝的,有地方千里,一定处于上游。"于是迁徙义帝到江南,以郴县为都。

二月,项羽划分天下使将领们为王。项羽自己立为西楚霸王,在梁、楚九郡地方称王,定都彭城。项羽与范增猜忌沛公想得天下,但是已经同他讲和,又讨厌承担背约的名声,便暗中策划说:"巴、蜀道路艰险,秦朝流放的人都安置在那里。"于是说:"巴、蜀也属于关中的地方。"所以立沛公为汉王,称王于巴、蜀、汉中,都城设在南郑。把关中地区分为三部分,使秦国的降将在那里为王,以阻塞汉王的道路。章邯称为雍王,辖有咸阳以西的地方,都城设在废丘;长史司马欣,原来是栎阳县的主狱官,曾对项梁有恩德;都尉董翳,本来是劝章邯投降楚军的;所以立司马欣为塞王,辖咸阳以东至黄河,定都栎阳;封董翳为翟王,辖上郡,定都高奴。项羽想自己占有

梁的地方，便迁移魏王豹做西魏王，管辖河东，定都平阳。瑕丘人申阳，是张耳的宠臣，他先打下河南郡，在黄河边迎接楚军，因此封立申阳为河南王，定都洛阳。韩王成依旧居旧都，都城在阳翟。赵国将领司马卬平定河内，屡立战功，所以封司马卬为殷王，辖河内，定都朝歌。迁移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国张耳一向贤明，又跟随项羽进关，因此立张耳为常山王，辖赵国的地方，定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任楚将，常常勇冠诸军，所以封黥布为九江王，定都在六县。番君吴芮率领百越各族人辅佐诸侯，又跟从项羽入关，所以封吴芮为衡山王，定都于邾。义帝的柱国共敖带兵进攻南郡，战功多，因此封立共敖为临江王，定都江陵。迁徙燕王韩广做辽东王，定都无终。燕国将领臧荼为燕王，定都蓟。迁移齐王田市为胶东王，定都即墨。齐国将领田都跟随楚军援救赵国，又随从楚军入关，因此封田都为齐王，定都临菑。正当项羽渡黄河救赵国的时候，田安攻克济水以北好几座城池，带领军队投降项羽，因此封田安做济北王，定都博阳。田荣几次违抗项梁，又不肯带兵跟从楚军攻打秦军，因此不封王。成荣君陈馀弃将印而去，又不跟从楚军入关，也不给封王。好多宾客劝项羽说："张耳、陈馀一样对赵国有功，现在张耳立为王，陈馀不可以不给封王。"项羽不得已，听说他在南皮，也就封给他南皮周围的三个县。番君的将领梅铜战功多，因此封为十万户侯。

汉王忿怒，想攻打项羽；周勃、灌婴、樊哙都规劝他。萧何规劝说："虽然封王在汉中地方艰险，不比死要好些吗？汉王说："为什么就会死呢？"萧何说："现在我们的军队不如人家，百战百败，不死还能怎么样！能够委屈于一人之下而伸张为万乘君主的，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我希望大王你称王汉中，抚养汉中的人民，招致贤明的人，取用巴、蜀的财富，返军平定关中三秦的地方，这样天下就可谋取。"汉王说："好！"于是汉王便来到汉中；任用萧何为丞相。

汉王赏赐给张良金一百镒，珍珠二斗；张良把它全部奉献给项伯。汉王又通过张良把丰厚的财物送给项伯，要项伯向项王请封给

汉中全部土地,项王答应了这个请求。

夏季,四月,诸侯撤走各自指挥的军队,都到自己的封国去。项王委派兵卒三万人跟从汉王到汉中。楚军与诸侯军中仰慕汉王跟从而去汉中的有好几万人,从杜南进入蚀中,张良送汉王到褒中县,汉王遣送张良回韩国;张良便劝说汉王烧毁所通过的栈道,以防备从诸侯来的盗兵,并且向项羽显示汉王没有向东用兵的意思。

4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于胶东,而以田都为齐王,大怒。五月,荣发兵距击田都,都亡走楚。荣留齐王市,不令之胶东。市畏项羽,窃亡之国。荣怒,六月,追击杀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是时,彭越在巨野,有众万余人,无所属。荣与越将军印,使击济北。秋,七月,越击杀济北王安。荣遂并王三齐之地[1],又使越击楚。项王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

5 张耳之国,陈馀益怒曰:"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乃阴使张同、夏说说齐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2],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丑地。今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不听不义;愿大王资馀兵击常山,复赵王,请以赵为扞蔽[3]!"齐王许之,遣兵从陈馀。

6 项王以张良从汉王,韩王成又无功,故不遣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穰侯;已,又杀之。

7 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4],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

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信钓于城下，有漂母见信饥，饭信。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5]，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因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6]！"于是信孰视之[7]，俛出袴下[8]，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麾下[9]，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羽[10]，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知名。为连敖[11]，坐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12]，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王。王拜以为治粟都尉[13]，亦未之奇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数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王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

"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辞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14],千人皆废[15],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16],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17]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置江南,所以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18];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

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19]。”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

【注释】

①三齐：指齐、济北、胶东这些地方。

②宰：主宰。

③扞蔽：即屏藩。

④行（xing 幸）：德行，善行。

⑤王孙：古代对贵族子弟的通称，也是对青年人的一种尊称，相当于后世称呼“公子”。

⑥袴：同胯。

⑦孰：通“熟”。

⑧俛：同“俯”。

⑨麾（huī 灰）下：部下。

⑩干：求，进说。

⑪连敖：掌管仓库粮饷的小官。

⑫滕公：即夏侯婴，是刘邦的好友，因曾为滕县令，故称滕公。

⑬治粟都尉：管理全国盐铁事务的官。

⑭喑噁（yīn wù 因恶）：满怀怒气的样子。

⑮废：瘫痪。

⑯呕呕（xū xū 嘘嘘）：和悦的样子。

⑰刓（wán 玩）：磨去棱角。　敝：即弊，损坏。

⑱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⑲传檄（xí 习）：发布声讨罪行的文告。

【译文】

4 田荣听说项羽把齐王田市迁到胶东，而又封齐将田都为齐王，大怒。五月，田荣发兵抗击田都，田都逃奔到楚国。田荣留住齐王

田市,不让他去胶东。齐王田市惧怕项羽,便偷偷地逃亡到胶东的封国去。田荣发怒,追到即墨把田市杀了,田荣自立为齐王。这时,彭越在巨野,有部众一万多人,没有谁可依托的。田荣便给彭越将军印,让他攻击济北。秋季,七月,彭越攻击并杀死了济北王田安。田荣便吞并三齐的地方,又派彭越攻击楚军。项王命令萧公角领兵攻击彭越,彭越把楚军打得大败。

5 张耳来到常山封国,陈馀更加发怒说:"张耳与我陈馀功劳相等;现在张耳封为王,只有我陈馀封为侯,这是项羽不公平!"于是暗中派张同、夏说对齐王田荣说:"项羽主宰分封天下不公平,他把诸将全都封到好的地方为王,把原来的诸侯王迁徙到坏的地方。现在赵王竟往北居住到代地,我陈馀认为不该这样。如今我听说大王你起兵,要是不响应则不义;希望大王借给我部众人马去攻打常山张耳,好让赵王复位,请你以赵国为屏藩护卫!"齐王田荣答应了陈馀的请求,派兵去跟从陈馀。

6 项王以为张良跟从了汉王,韩王成又没有战功,所以不派遣韩王去自己的封国,让他一同到彭城,废去他的王号改封为穰侯;不久,又把他杀了。

7 当初,淮阴人韩信,家里贫穷又没有善行,不能够被推选为官吏,也不会从事生产或经营商业,经常投靠到别人家里供给饮食,别人大都厌恶他。韩信到城边钓鱼,有漂洗丝绵的老大娘看到韩信饥饿,就拿饭给他吃。韩信很高兴,对这位老大娘说:"我将来一定会重重地报答你老人家。"老大娘生气地说:"一个堂堂的大丈夫自己养不活自己;我只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报答吗!"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身材高大,喜欢带刀剑,实际上内心胆怯。"并当众侮辱他说:"韩信你不怕死,就用刀刺我;要是怕死,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韩信于是注视他好久,就俯身从他的胯下爬行过去。满街市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怯没有骨气。

等到项梁率兵渡过淮河，韩信持剑跟从项梁的军队；投到他的部下，一直没有什么名气。项梁兵败后，韩信又隶属于项羽，项羽任命他为郎中；他多次向项羽献计策，项羽都没有采用。汉王刘邦率兵进入蜀地后，韩信从楚军中逃出来投奔到汉军，也没有什么名气。担任了一个管理粮仓的小官，因犯法要处斩。他的同伙十三人都被斩杀后，轮到了韩信；韩信于是抬头仰望，恰巧看到了滕公夏侯婴，说："汉王不是想要得天下吗，为什么斩杀壮士呢？"滕公对他的话很惊奇，对他的容貌也觉得豪壮，于是释放他不斩杀；和他交谈，很喜欢他说的话，并把此事告诉了汉王。汉王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但也不特别看重他。

韩信曾多次同萧何交谈，萧何很赏识他。汉王到南郑时，将领们及士卒都哼唱家乡的歌曲想回关东，很多人在半路上逃亡。韩信猜想萧何等人已多次把自己推荐给汉王，汉王不重用自己，随即逃走而去。萧何听说韩信逃亡，来不及报告汉王，就自己去追赶他。有人禀报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走了。"汉王大怒，就像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来进见汉王。汉王又发怒又高兴，骂萧何说："你逃亡，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亡，我去追赶逃亡的人了。"汉王说："你所追的是谁？"萧何说："是韩信啊。"汉王又骂着说："将领中逃走的数以十计，你没有去追；追韩信，不是真话！"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那可是举国无双的人才。你要是一心想长期在汉中称王，那用不着韩信；你如果一定要争夺天下，那除了韩信就没有能共商大计的人了。这只看你的计策怎么决定了！"汉王说："我也想向东进啊，哪能郁郁不乐长久居住在这里呢！"萧何说："你的计策既是一定要东进，要是能够信任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你不能信任韩信，他终究还是会逃走的。"汉王说："我因为你的推荐，任命他为将军。"萧何说："虽然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汉王说："任为大将。"萧何说："很好！"于是汉王想召韩信来任命他为大将。萧何说："汉王你向来傲慢，没有礼貌；如

今任命大将,就像叫唤小孩一样,这就是韩信所以要离去的原因。汉王你一定要任命他为大将,就选一个好日子,亲自斋戒,设立坛场,具备礼仪,这样才可以。"汉王同意了。将领们都很高兴,人人都自以为会担任大将。等到任命大将的时候,竟是韩信为大将,全军都很惊奇。

韩信的任命仪式结束后,汉王坐了下来,说:"丞相多次说起将军,将军你用什么计策来指教我?"韩信谦让,于是问汉王说:"现在大王向东去争夺天下,对手难道不是汉王吗?"汉王说:"是的。"韩信说:"大王你自己估计,在勇猛仁爱等方面与项王比较哪个强?"汉王沉默了好一会,说:我比不上他。"韩信一再作揖祝贺说:"就是我也认为大王你比不上他。不过我曾经跟从过他,请让我说说他的为人吧:项王发怒咆哮时,千百人都被慑服,然而他不能信用贤将,这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说话和气,有人病了,他流泪送上饮食;到了派人打仗,有了战功应当封官授爵时,他把印拿在手里,直到玩弄得磨去棱角,还舍不得给人家;这仁爱也就是所谓女人的仁慈罢了。项王虽然称霸天下而统治诸侯,但他不占据关中而在彭城建都;违背义帝'先破秦入关者王之'的约定,而把自己亲近喜爱的人封为王,不公平;驱逐过去的诸侯王而让他的将相为王,他又迁徙义帝到江南去,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残毁灭绝的;老百姓不归附他,只是被他的威势强横所胁逼罢了。他名义上虽称霸王,实际上不得人心,所以他的强大容易削弱。现在大王你若真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威武勇猛的人,有哪里不能诛讨平定;将天下城邑分封给功臣,又有哪个不信服;用义兵跟从想东归的士卒,有谁的军队不能击溃!而且项羽分封的关中三个秦王都是秦朝原来的将领,他们率领秦军子弟已有多年了,被杀死和逃亡的不可胜数;他们又欺骗自己的部下,投降了诸侯,到达新安后,用欺骗的手段坑埋了秦军投降的士卒二十多万人,唯独章邯、司马欣、董翳能够脱身。秦地的父老兄弟怨恨这三个人,恨入

骨髓。现在西楚霸王以自己的威势强行将这三人封为王，秦地的人民没有谁拥戴他们的。大王你进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秦朝苛刻的法律，和秦民约定三章法规；秦民没有不希望你为秦王的。按照诸侯事先的约定，你应当在关中为王，这是关中百姓都知道的。大王你失去应得的职位进入汉中，秦民没有不感到遗憾的。现在大王你起兵东进，三秦一带只要发布一道文告就能平定。"于是汉王很高兴，自恨结识韩信太晚，因而听从韩信的计谋，部署各路将军出兵进击的路线；留萧何在汉中收取巴蜀租税，以供给军队粮食。

八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1]，袭雍；雍王章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2]，又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于废丘，而遣诸将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为渭南、河上、上郡。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吕后。项王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党数千人，居南阳，至是始以兵属汉。项王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3]，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终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亨陵母。

8 项王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

9 张良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项王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

10 燕王广不肯之辽东；臧荼击杀之，并其地。

11 是岁，以内史沛周苛为御史大夫。

12 项王使趣义帝行，其群臣、左右稍稍判之。

二　年

1 冬，十月，项王密使九江、衡山、临江王击义帝，杀之江中。

2 陈馀悉三县兵，与齐兵共袭常山。常山王张耳败，走汉，谒汉王于废丘；汉王厚遇之。陈馀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馀，立以为代王。陈馀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3 张良自韩间行归汉；汉王以为成信侯。良多病，未尝特将，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4 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

5 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

6 汉王以韩襄王孙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信急击韩王昌于阳城，昌降。十一月，立信为王；常将韩兵从汉王。

7 汉王还都栎阳。

8 诸将拔陇西。

9 春，正月，项王北至城阳。齐王荣将兵会战，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项王复立田假为齐王。遂北至北海，烧夷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多所残灭。齐民相聚叛之。

10 汉将拔北地，虏雍王弟平。

11 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

虏殷王印，置河内郡。

12 初，阳武人陈平，家贫，好读书。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呼，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于临济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平亡去。后事项羽，赐爵为卿。殷王反，项羽使平击降之；还，拜为都尉，赐金二十镒。

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将吏。平惧，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挺身间行[4]，杖剑亡，渡河，归汉王于修武，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赐食，遣罢就舍。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即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喧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

13 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5]，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使者至赵，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

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馀乃遣兵助汉。

14 田荣弟横收散卒得数万人，起城阳；夏，四月，立荣子广为齐王，以拒楚。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率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伐楚。到外黄，彭越将其兵三万馀人归汉。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馀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汉王遂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

项王闻之，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死者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18]；汉军却，为楚所挤，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会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

汉王道逢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楚骑追之，汉王急，推堕二子车下。滕公为太仆，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今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故徐行。汉王怒，欲斩之者十余；滕公卒保护，脱二子。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不相遇，反遇楚军；楚军与归，项王常置军中为质。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诸侯皆背汉，复与楚。塞王欣、翟王翳

亡降楚。

15 田横进攻田假，假走楚，楚杀之；横遂复定三齐之地。

16 汉王问群臣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⑦，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

初，项王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军数千人行。汉之破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 。楚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之击。

汉王自下邑徙军砀，，遂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九江，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曰："臣请使之！"汉王使与二十人俱。

17 五月，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荥阳，汉军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

楚骑来众，汉王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汉王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

以取敖仓粟。

【注释】

①故道:故道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关东南。

②好畤:好畤县,治所在今陕西省乾县东五里好畤村。

③东乡:即"东向",古代以东向之位为尊。

④挺身:即拔身,拔身而走。

⑤放杀:迁徙而杀之。

⑥枭(xiāo 嚣)将:勇猛的将领。

⑦灵璧:即今安徽省灵璧县。　睢水:自今河南省开封县东分古鸿沟东流,经今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复经安徽濉溪、宿县、灵璧诸县及江苏睢宁县,至宿迁县南注入古泗水,久湮。

【译文】

八月,汉军率领军队从故道县出汉中,袭击雍地;雍王章邯在陈仓迎击汉军,雍军失败而撤退;之后,雍王军停止撤退,又在好畤县与汉军交战,又一次失败,便奔向废丘。汉王于是平定了雍地,向东到达咸阳,带领军队在废丘把雍王包围,派遣各将领去略取土地。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都已投降,将他们的辖地设置为渭南、河上、上郡。汉王命令将军薛欧、王吸带兵出武关,依靠王陵的军队去迎接太公及吕后。项王听到后,调发军队到阳夏抵抗汉军,汉军不能够前进。

王陵是沛县人,先聚合党徒几千人驻扎在南阳,到这时才将军队归属汉军。项王将王陵的母亲安置在军中,王陵派使者来到,项王便让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想招引王陵归属楚军。王陵的母亲私自送别使者,哭泣着说:"希望你替我告诉王陵:好好地事奉汉王,汉王是有德的长者,最后一定会取得天下;不要因为我在项王手里便动摇不定。我以死来送别使者!"于是拔剑自杀而死。项王忿怒,

烹了王陵的母亲。

8 项王封过去的吴县县令郑昌为韩王，以抵御汉军。

9 张良给项王写信说："汉王失去关中王的职位，现在只是想得到关中土地；实现了先破秦入关便在关中为王的誓约，就会停止用兵，他不敢东进。"张良又将齐、梁两地反叛的书信给项王，说："齐打算与赵国联合灭亡楚国。"项王因为这些情况所以没有向西用兵的意向，而是向北攻击齐军。

10 燕王韩广不肯到辽东去；臧荼把他杀死，兼并了他的辖地。

11 这一年，任命内史沛县人周苛为御史大夫。

12 项王的使者催促义帝到封地去，他的臣下、亲近侍从慢慢地都反叛他。

二年（丙申，公元前 205 年）

1 冬季，十月，项王秘密地要九江、衡山、临江王等击杀义帝，把义帝杀死在江中。

2 陈馀调动三个县的全部兵卒，与齐军共同袭击常山。常山王张耳失败，投奔汉军，在废丘进见汉王；汉王以厚礼对待他。陈馀到代地迎接赵王，重新立他为赵王。赵王感激陈馀，立陈馀为代王。陈馀以为赵王势力薄弱，国家刚刚平定，便不到代地去，留下来辅助赵王，而让夏说以相国的身份守代国。

3 张良从韩国操小路回到汉王封地；汉王封他为成信侯。张良多病，不曾带兵为将，常常担任出谋划策的臣子，时常跟随着汉王。

4 汉王前往陕地，抚慰关外的父老。

5 河南王申阳投降汉王，把他的辖地设置为河南郡。

6 汉王任命韩襄王的孙子名叫信的做韩国太尉，带领军队略取韩国原来的土地。太尉信在阳城加紧进击韩王昌，韩王昌投降。十一月，立太尉信为韩王，他经常带领韩军跟从汉王。

7 汉王返回关中以栎阳为都。

8 将领们攻取陇西地方。

9 春季,正月,项王向北到了城阳。齐王田荣带领军队与项王交战,田荣失败,逃奔到平原地方,平原的人民把他杀了。项王再立田假为齐王,于是向北到达北海,烧平城郭、房屋,坑杀田荣部下投降的士卒,拘捕俘虏那里的老弱、妇女。项王军所经过的地方大多都被摧残毁灭。齐地方的人民聚合起来反叛项王。

10 汉军将领攻下北地,俘虏了雍王的弟弟章平。

11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过黄河。魏王豹投降,带领自己的军队跟从汉王;进入河内地方,俘虏了殷王卬,设置河内郡。

12 当初,阳武县人陈平,家里贫穷,喜欢读书。里中社祭,陈平任社宰,主持分配祭肉,分得很公平。父老们都说:"陈平这后生做社宰,做得好!"陈平说:"唉,要是让我陈平主宰天下,也会像分这祭肉一样啊!"到了诸侯反叛秦国,陈平在临济事奉魏王咎,被任命为太仆。他对魏王提出计谋,魏王不采纳。有人在魏王面前说他的坏话,陈平便离开魏王出走。后来事奉项羽,项羽赐给他卿的爵位。殷王司马卬反叛项王,项羽派陈平去把他打败、投降;凯旋归来之后,项羽任命他为都尉,赏赐给他黄金二十镒。

过了不久,汉王又攻下了殷地。项王大怒,准备诛杀原来去平定殷地的将领和官吏。陈平惧怕被杀,于是把项王封赏给他的黄金和将印包封好,派人送还给项王,自己便起身从小道走出,带着剑逃亡。他渡过黄河,在修武归附汉王。然后,他又通过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他进见,给了他饮食,吃完饭要他去客舍休息。陈平说:"我是为要紧的事而来的,要说的话不能超过今天。"于是汉王便和他交谈,而且很喜欢陈平,问陈平说:"你在楚国做什么官?"陈平说:"任都尉。"当天,汉王就任命陈平为都尉,让他陪乘,并主管监督全体将领。将领们都喧哗、不服,说:"大王刚得到楚国一个逃兵,还不知道他的本领高低,就和他出入同车,反而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有功的将领!"汉王听了这些议论,更加亲近陈平。

13 汉王向南渡过平阴津,到了洛阳新城。乡里的三老董公拦住

汉王进言说："我听说'顺着仁德行事的就昌盛，违反仁德的就灭亡。'；'出兵不是以讨伐罪恶者的名义，因此战事就不能成功。'所以说：'指明敌人是逆贼，敌人才可被征服。'项羽做不道义的事，迁徙并杀害天下共主义帝，他是天下的逆贼啊。行仁道不必靠勇即可取胜，仗义行事不必靠强力就可成功，大王你应该率领三军的部众为义帝穿上丧服，公告天下诸侯攻伐项羽，那么四海之内没有谁不敬仰你的仁德，这是夏禹、商汤、周武王等三王的正义之举啊。"于是汉王为义帝举行丧礼，袒露身体而且大哭。众人哭泣、哀悼三天，即派出使者通告诸侯说："天下共同拥立义帝，大家都作为臣子事奉他。现在项羽迁徙义帝到江南并把他杀害，大逆无道！我调发关中所有军队，收聚三河的兵士，向南顺江水、汉水而下，希望诸侯王随从我共同攻击楚国杀害义帝的人！"

使者到了赵国，陈馀说："汉王你杀了张耳，我便会跟从去伐楚。"于是汉王寻找到像张耳模样的人并把他杀了，将他的头颅送给陈馀，陈馀于是派遣军队协助汉王攻击楚军。

14 田荣的弟弟田横招收溃散的士卒，收得几万人，在城阳起兵；夏季，四月，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以抵抗楚军。项王因此留驻下来，连战多次，没能攻下齐国。虽然他听说汉兵已东进，但是已经进击齐国，便想在打败齐国之后再攻击汉军；汉王也正因此能够率领诸侯军五十六万人攻伐楚军。汉王的军队到达外黄，彭越带领自己的部队三万多人来归附汉军。汉王说："彭将军你略取魏国的地方，攻下十多座城池，想尽快拥立魏国的后裔为魏王。现在的西魏王魏豹，是真正的魏国后裔。"于是任命彭越为魏的相国，自己就掌管了彭越的军队，带领着去平定梁地。汉王进入彭城，收取彭城的珍宝财物、美人，日夜摆酒席欢宴。

项王听到这消息之后，命令将领们继续攻击齐国，而自己却带了三万精兵向南前进，从鲁地出胡陵到达萧县。清晨，攻击汉军又东进到达彭城，中午时，把汉军打得大败。汉军纷纷逃走，前后相随

进入谷水、泗水中，死了十多万人。汉军士卒都往南走进山地，楚军又追击到灵璧东睢水上，对汉军紧逼夹击，汉军士卒十多万人都投入睢水中，睢水几乎被尸体堵塞不流。楚军把汉王重重包围。这时正好有大风从西北方吹来，树木折断，房屋掀翻，沙石飞扬，白昼成为晦暗昏黑，汉军遭遇到楚军的攻击，大乱、溃散，汉王于是只得在乱中与几十位随从骑兵逃遁而去。汉王想路过沛县带走家属，而楚军也派人到沛县收取汉王家属；汉王家属都已逃亡，不能同汉王相见。

汉王在路上遇见了儿子惠帝和女儿鲁元公主，便把他们载上车逃走。楚军骑兵追赶他们，汉王着急，把儿子女儿从车上推下。滕公这时任太仆，总是下车把他们拉回车上载着逃走；像这样做的有三次，滕公说："现在虽然情况紧急，不可能驱驰快跑，但又为什么要把儿女抛弃！"故意缓缓而行。汉王大怒，有十多次想杀死儿女；滕公始终保护他们，使他们脱险。审食其带了太公、吕后从小路上走去寻找汉王，但是没有相遇，反而遇见楚军；楚军带了他们一同返回驻营地，项王把他们安置在军中作为人质。

这时，吕后的哥哥周吕侯为汉王带兵，驻军在下邑；汉王走小路前去依从他，逐渐收聚士卒。诸侯都背叛汉王，又归属楚军。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都逃亡前去投降楚军。

15 田横进攻田假，田假投奔楚军，楚军将他杀了；田横又平定了三齐一带地方。

16 汉王询问臣子们说："我想放弃函谷关以东的地方；等到抛弃给人家，谁可以共同建立功业呢？"张良说："九江王黥布，是楚国最勇猛的将领，与项王有怨隙；彭越与齐军在梁地反叛项王；可赶快让这两个人取关东的土地。而汉王你手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托付大事，能独当一面。一定要放弃这些地方，就丢给这三个人，那么楚军就可击败了！"

当初，项王攻击齐军，到九江征调兵卒，九江王推托有病不领

兵前去，派遣将领率领军队几千人前去支援项王。汉军在彭城打败楚军时，黥布又推托有病不协助楚军。楚王项羽因此怨恨黥布，多次派出使者去责备黥布，并召令他去相见。黥布更加恐惧，不敢到项羽那里去。项王对北方担心齐、赵两国，对西边又担心汉军，能够联合的只有九江王；他又很赞赏黥布的才能，想亲近信任他，因为这个缘故没有去攻击黥布。

汉王从下邑移徙到砀地驻军，于是到了虞县，对随从的人说："像那些人，不可以共同商议天下大事！"谒者随何进言说："不明白汉王你说的是什么。"汉王说："谁能够为我出使去九江，让九江王起兵反叛楚王？只要缠住项王几个月，我夺取天下便可百无一失。"随何说："我请求出使去九江！"汉王派了二十人与随何一同去九江。

17 五月，汉王到了荥阳，各路失败的军队都来会合，萧何也调发关中老弱没有计入军役的人全部送到荥阳，汉军因此又声势大振。楚军在彭城起兵，常常乘胜追赶败兵，与汉军在荥阳南边的京县、索城之间交战。

楚国的骑兵来交战的很多，汉王要选择军中可以担任骑兵将领的人，大家都推选原来的秦国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汉王想任命他们为骑将。李必、骆甲说："我们是原来秦国的人民，怕军中不相信我们；希望能给大王部属中善于骑射的人当助手。"于是任命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任左右校尉，率领骑兵在荥阳东攻击楚国骑兵，把楚国骑兵打得大败，楚军因此不能越过荥阳向西前进。汉王驻扎在荥阳，修筑甬道直通到黄河边，以便取用敖仓的粮食。

18 周勃、灌婴等言于汉王曰："陈平虽美如冠玉，其中未

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1],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众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闻汉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2],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19 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

20 六月,汉王还栎阳。

21 壬午,立子盈为太子;赦罪人。

22 汉兵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尽定雍地,以为中地、北地、陇西郡。

23 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初,秦之亡也,豪杰争取金玉,宣曲任氏独窖仓粟。及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数世。

24 秋,八月,汉王如荥阳,命萧何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

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事有不及奏决者，辄以便宜施行③，上来，以闻。计关中户口，转漕、调兵以给军，未尝乏绝。

25 汉王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置且召之。豹不听，曰："汉王慢而侮人，骂置诸侯、群臣如骂奴耳④，吾不忍复见也！"于是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俱击魏。

汉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韩信亦问郦生："魏得无用周叔为大将乎？"郦生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

魏王盛兵蒲坂以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⑤，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九月，信击虏豹，传诣荥阳；悉定魏地，置河东、上党、太原郡。

26 汉之败于彭城而西也，陈馀亦觉张耳不死，即背汉。韩信既定魏，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许之，乃遣张耳与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说于阏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注释】

①尾生：人名，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据《庄子·盗跖》中说，尾生与

一女子约定在桥梁下相会,女子没有按约到来,大水冲来他也不离开,结果抱着梁柱淹死。 孝己:商朝高宗的儿子,以实行孝道著称。

②裸身:即赤身,也就是贫穷无财物用度。

③便宜施行:即便宜行事,是说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考虑事势所宜,自行处理,不必请示。

④詈(lì利):骂,责骂。

⑤木罂:以木制框柙缚上罂缶,用以浮渡。 罂缶:是大腹小口的瓦器。

【译文】

18 周勃、灌婴等人对汉王说:"陈平虽然相貌美得像冠帽上的玉饰一样,但他实际上未必真有谋略啊。我们听说他在家里居住时与他的嫂嫂有不正当的关系;他到魏国去任职,没有得到重用,逃亡归附楚国;在楚国也不被选用,又逃亡来归附汉王。今天大王你让他担任重要官职,要他监督军队将领,我们听说陈平接受将领送的金钱,给金钱多的就得到好的驻地,给金钱少的就安排不好的驻地。陈平是反复无常的乱臣,希望大王你考察他!"汉王听了之后怀疑陈平,便召见并责备魏无知。魏无知说:"我推荐陈平说的是他的才能好,陛下你所责问的是他的品行。现在如果有人像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而对战争胜负不起有益的作用,陛下你哪里用得着他呢!楚、汉相对抗,我引进奇谋之士,只是看他的计谋是不是真能够对国家有利罢了。与嫂嫂关系不正当,接受将领给的金钱,又哪里值得去怀疑人家呢?"汉王召见并责备陈平说:"先生你事奉魏王不被任用,事奉楚王又出走,现在又与我交往,难道诚信的人该这样三心二意吗?"陈平说:"我事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用我的谋略,所以去事奉项王。项王不能信用别人,他所信任亲近的,不是项氏宗人,便是他妻子的兄弟,虽然有奇能之士他也不任用。听说汉王你能任用人,所以来归属大王。我贫穷赤身来到这里,不接受将军们送的金钱就没有钱财使用。假期我的计谋和策划真有可采用的,希望大王你采用;假使不可采用,送给我的金钱都还在,我情愿封存交给

官府，并请准予我离开这里回家乡去。”汉王于是道歉，给陈平丰厚的赏赐，任命他为护军中尉，监护所有的将领。将领们也就不敢再议论陈平了。

19 魏王豹谒见汉王告假回家乡探视亲人的疾病；到了家乡之后便渡过黄河的津口，反叛汉王归附楚王。

20 六月，汉王返回栎阳。

21 壬午日，立儿子刘盈为太子；赦免罪人的刑罚。

22 汉军引来河水淹灌废丘城，废丘守军投降，章邯自杀。把雍地全部平定，设置了中地、北地、陇西等三个郡。

23 关中地方大饥荒，一斛米值一万钱，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命令人民到蜀、汉地区去生活。

当初，秦国灭亡时，豪杰们都争着收聚金玉，只有宣曲地方的任氏购买仓库的粮食窖藏起来。到了楚、汉两军在荥阳相对峙时，农民不能够耕田种地，因此豪杰们买粮食，金玉全都归任氏所有，任氏从此发家，几代人都很殷富。

24 秋季，八月，汉王到荥阳，要萧何留守关中辅佐太子，确定法令制度，建立宗庙、社稷、宫庭房室、县邑；事情有来不及上奏决定的，就可依据情况自行决定加以施行，汉王回来之后再作报告。萧何统计关中户口，漕运粮食、调发兵卒以供给汉王军，从来没有发生断绝的现象。

25 汉王派了郦食其去劝说魏王豹，并且召请他。魏王豹不听规劝，说：“汉王傲慢好侮辱人，他责骂诸侯、群臣就像责骂奴隶一样，我不愿意再见他！”于是汉王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一同去攻击魏国。

汉王询问郦食其：“魏国任大将的是谁？”郦食其回答说：“是柏直。”汉王说：“这个人年少，乳臭未干，怎么能抵挡韩信！”接着又问：“魏王的骑将是谁呢？”郦食其回答说：“是冯敬。”汉王说：“他是秦国将领冯无择的儿子吧，虽然有贤才，但他不能抵挡灌婴。”又

问:"步兵将领是谁呢?"郦食其说:"是项它。"汉王说:"他不能抵挡曹参,我不必忧虑了!"韩信也询问郦生:"魏王能不用周叔为大将吗?"郦生说:"大将是柏直啊。"韩信说:"他是不足道的小子罢了!"于是便向魏国进兵。

魏王在蒲坂聚集大军以堵塞临晋。韩信就多布置迷惑敌人的军士,摆出船像要渡过临晋的样子,而埋伏的主力军却在夏阳以瓦缶缚在木筏上浮渡官兵,袭击安邑。魏王豹震惊,带领军队来迎击韩信。九月,韩信击败并俘虏了魏王豹,传送到荥阳;魏国地方全部平定,设置了河东、上党、太原三郡。

26 汉军在彭城失败向西撤退时,陈馀也觉得张耳没有死,便立即背叛汉王。韩信已平定了魏国,便派人向汉王请求调发军兵三万人,打算向北进军拔除燕、赵两国,东进攻击齐国,南进切断楚军的粮道。汉王答应了韩信的请求,于是派张耳一同前去,带领军队东进,向北进击赵国及代国的地方。闰九月,韩信打败了代国军队,在阏与擒获了夏说。韩信攻下魏国,击败代国,汉王就派人收取他的精兵到荥阳以抗击楚军。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

汉纪二　起强圉作噩，尽著雍阏茂，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　年

1 冬十月，韩信、张耳以兵数万东击赵。赵王及成安君陈馀闻之，聚兵井陉口[1]，号二十万。

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韩信、张耳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2]，士有饥色；樵苏后爨[3]，师不宿饱[4]。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5]，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6]；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否则必为二子所禽矣。"

成安君尝自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韩信兵少而

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矣。"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广武君策，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7]，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8]。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餐[9]，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详应曰："诺。"信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也。"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

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与张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十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十。赵军已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见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10]，禽赵王歇。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11]，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信募生得广武君者予千金。有缚致麾下者，信解其缚。东乡坐，师事之。问曰："仆欲北伐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东下井陉，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12]，倾耳以待命者，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13]，欲战不得，攻之不拔，情见势屈；旷日持久，粮食单竭[14]。燕既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此将军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按甲休兵，镇抚赵民，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北首燕路[15]，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而东临齐，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遣使报汉，且请以张耳王赵，汉王许之。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张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

【注释】

①井陉口: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西北。

②馈:通"馈",运送。

③樵苏后爨(cuàn 窜):打柴割草然后做饭。意思是事前没有做好准备,临时才打柴草然后做饭,结果只会饿肚皮。

④不宿饱:不能经常饱,也就是容易饿肚子。

⑤方轨:车并行而走。

⑥辎重:载物资的车。

⑦传发:传令发兵,即命令起兵进攻。

⑧萆:同"蔽",遮掩,隐蔽。

⑨裨(bì 避)将:偏将、副将。传餐,传递干粮。

⑩泜(chí 池)水:即槐河,在今河北省。

⑪拊循:抚慰,安抚。拊(fǔ 府):通"抚"。

⑫褕(yú 余):美好。

⑬顿:屯,驻扎。

⑭单:通"殚",尽。

⑮北首:头朝向北方,也就是面向北方。

【译文】

汉纪二　起丁酉(公元前204年),止戊戌(公元前203年),共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丁酉,公元前204年)

1冬季十月,韩信、张耳率领军队几万人向东进击赵国的军队。赵王赵歇和成安君陈馀听说汉军要来袭击他们,在井陉隘口聚集军队,号称二十万。

广武君李左车向成安君陈馀献计说:"韩信、张耳乘胜离开本土到远处作战,他们的锋芒是不可阻挡的。我听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兵就会受饥饿;到吃饭时才打柴做饭,军队就会经常吃不

饱。而现在井陉隘的道路狭窄，车辆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成排；行军长达几百里，这样粮草一定远远在部队的后面。请你暂拨给我精兵三万人，从小道去截住他们的辎重；你就挖深沟筑高墙坚守，不和他们交战。他们向前不能拼战，向后又退不回去，荒野里又没有食物可以掠夺，不到十天，韩信、张耳两个将领的头就可以送到你的军旗下；不这样做，一定会被这两个小子抓住！"成安君陈馀常自称仁义之师，不用阴谋诡计，说："韩信兵士少而且疲惫不堪，像这样还避而不出击，那么诸侯会说我胆怯而轻易来攻打我们。"

韩信派人暗中侦察，知道陈馀不用李左车的计策，于是很高兴，也就敢率领军队直下井陉隘。离井陉口三十里，停下来宿营。半夜里传令出发，选择两千名轻骑兵，每人拿着一面红旗，从小路隐蔽到山上观望赵军。韩信告诫他们说："赵军看到我军后退，必定会倾巢出动来追赶我们；那时候你们迅速突入赵军营垒，拔下赵军的旗帜，竖起我们的红旗。"又命令副将传送干粮，说："今天打败赵军后会餐！"将领们都不相信，假装答应说："好。"韩信说："赵军已先占据有利地形构筑营垒；而且他们没有见到我们的大将旗鼓，肯定不会攻打我军的先行部队，怕我军到了路狭山险的地方而退回去。"韩信于是派一万人为先锋，出隘口，背靠河水列阵。赵军看见后大笑。

凌晨时分，韩信打出大将旗鼓，擂着鼓开出井陉口；赵军打开营垒出击他们，大战了好久。于是韩信、张耳假装战败丢弃旗鼓，奔向河边的军阵；河边驻军打开营门迎他们进去，接着又和赵军急战。赵军果然倾巢出动去争夺汉军的旗鼓，追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经进入水边军营，士兵都殊死奋战，赵军无法打败他们。韩信派出的二千轻骑兵，等到赵军全都跑出营地去夺取战利品时，就迅速冲入赵军营垒，纷纷拔掉赵军旗帜而树起两千面汉军红旗。赵军既不能捉到韩信等人，想要撤回营地，却见营垒上全是汉军的红旗，因而大惊失色，以为汉军已全部抓获了赵王的将领。于是军队

大乱，士兵纷纷逃跑，赵将虽然斩杀了一些奔逃的士兵，还是禁止不住。于是汉军前后夹攻，大败赵军，在泜水边斩了成安君陈馀，活捉了赵王赵歇。

将领们呈献完首级和战俘，纷纷庆贺，并问韩信，说："兵法上说：'布列阵地要右边依背山陵，左边前面要临近水泽。'现在将军你反而命令我们背靠着水列阵，又说'打败赵军会餐'，当时我们并不信服，然而结果竟取得胜利，这是什么战术？"韩信说："这也记载在兵法上，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于死地而结果得生，置于亡地反而得存'吗？况且我平时不能亲近爱抚将士，这也就等于是'驱使平素没有训练的一群市民去作战'，这样的情况就不得不置于死地，使每个人都为了保全自己而奋战；要是给了生路，他们都会脱逃而走，哪里还能指挥他们作战呢！"将领们都佩服地说道："很好！你的谋略不是我们比得上的。"

韩信传令军中能活捉广武君李左车的赏给千金。于是有人捆着李左车送到韩信的将旗下，韩信亲自给李左车松绑，让他坐在向东的尊位上，像对待老师一样来对待他。韩信问李左车说："我想向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怎样才能取得成功？"广武君李左车推辞说："我，是打了败仗亡国的俘虏，怎么能够谋划大事呢？"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在秦国时，秦穆公称霸，并不是他在虞国时愚蠢而到秦国就聪明了，而在于君主能不能任用他，听从不听从他的意见。假使成安君陈馀听从你的计策，那像我韩信这个人也就当了俘虏了。正因为他不用你的计策，才使我韩信能够在这里听从你的指教，现在我推心置腹求教，希望你不推辞！"广武君说："现在将军你渡过西河，俘虏魏王，活捉夏说，向东一举攻下井陉，不到一个上午就击溃赵国二十万军队，斩杀了成安君陈馀；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没有不放下耒具，停止耕作，穿上好衣，吃上好饭，侧起耳朵听候命令的，这是将军你的长处。然而当前民众劳苦，士卒疲惫，实际上难以继续作战。现在将军你打算

出动疲惫的军队围守在燕国的坚固城池下，想交战既不可能，强攻城池又不可能攻下，情况暴露，威势丧尽，时日拖得很长，粮食消耗无存。燕国既不投降，齐国一定坚守以自卫。和燕国、齐国相持不下，那么刘邦、项羽双方势力的悬殊也就分不出来，这就是将军你的不足啊。会用兵的人不以自己的不足去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韩信说："那么该怎样出计？"广武君李左车回答说："如今替将军你打算，不如按兵不动，安抚赵国人民，那么在百里之内，每天有酒肉送来，慰问士大夫；把部队摆成向北进攻燕国的架势，然后派能言善辩的人带上一封书信，在信中把自己的长处显示给燕国，燕国肯定不敢不听从。燕国已经听从了，便向东进到齐国，虽然有智略高超的人，也不知道该怎样为齐国出谋划策了。如果这样，那么天下事都可以图谋了。用兵本来有先造成声势然后使用实力的，就是说的这个道理。"韩信说："很好。"听从了他的计策，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就像随风倒那样投降了；韩信派遣使者报告汉王，并且请立张耳为赵王，汉王同意了。楚国多次派兵渡过黄河袭击赵国，张耳、韩信往返援救赵国，因而边行军边安定了赵国所有的城邑，调发各城邑的军队去接济汉王。

2 甲戌晦，日有食之。

3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4 随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①，三日不得见。随何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汉为弱也。此臣之所以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太宰乃言之王。

王见之。随何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九江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者,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版筑[2],为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汉王入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乃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3]。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驻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4]。楚人深入敌国八九百里,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汉坚守而不动,楚进则不得攻,退则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畏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请奉命。"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楚使者在九江,舍传舍,方急责布发兵。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可遂杀楚使者,无使归,

而疾走汉并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杀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项声、龙且攻九江，数月，龙且破九江军。布欲引兵走汉，恐楚兵杀之，乃间行与何俱归汉。十二月，九江王至汉。汉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及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皆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布使者颇得故人、幸臣，将众数千人归汉。汉益九江王兵，与俱屯成皋。

楚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汉王与郦食其谋橈楚权[5]。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橈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良，曰：“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对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昔汤、武封桀、纣之后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6]，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发巨桥之粟[7]，散鹿台之钱[8]，以赐贫穷；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毕，偃革为轩，

倒载干戈，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阴[9]，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立六国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横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荀悦论曰：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术不同也。

初，张耳、陈馀说陈涉以复六国，自为树党；郦生亦说汉王。所以说者同而得失异者，陈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汉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项也。故立六国，于陈涉，所谓多己之党而益秦之敌也；且陈涉未能专天下之地也，所谓取非其有以与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也。立六国，于汉王，所谓割己之有而以资敌，设虚名而受实祸也。此同事而异形者也。

及宋义待秦、赵之毙，与昔卞庄刺虎同说者也[10]。施之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无临时之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日久矣，一战胜败，未必以存亡也；其势非能

急于亡敌国也，进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时，乘敌之毙，其势然也。今楚、赵所起，其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定功，退则受祸。此同事而异势者也。

伐赵之役，韩信军于泜水之上而赵不能败。彭城之难，汉王战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胜。何则？赵兵出国迎战，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怀内顾之心，无出死之计；韩信军孤在水上，士卒必死，无有二心，此信之所以胜也。汉王深入敌国，置酒高会，士卒逸豫，战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士卒皆有愤激之气，救败赴亡之急，以决一日之命，此汉之所以败也。且韩信选精兵以守，而赵以内顾之士攻之；项羽选精兵以攻，而汉以怠惰之卒应之。此同事而异情者也。

故曰：权不可豫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

【注释】

①太宰：掌管供给饮食的官。

②版筑：墙板与杵。

③垂拱：垂衣拱手，指不做什么事，静候事态发展。

④徼：指边境的亭障。

⑤桡(náo 挠)：削弱。

⑥商容：商代贵族。相传被纣王废黜。箕子，商代的贵族，纣王的叔父，任为太师。曾劝谏纣王，纣王不听，把他囚禁。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叔父，任为少师。他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⑦巨桥:即巨桥仓,为商纣时粟仓,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南。

⑧鹿台:一名廪台,又称"南单之台",在今河南省淇县。商纣王所筑,大三里,高千尺。周武王伐纣,纣败走登此台自焚而死。

⑨桃林:又名桃原,约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以西,陕西省临潼关县以东地区。

⑩卞庄子刺虎:卞庄子,又作管庄子,卞严子,辨庄子,春秋时鲁国卞邑大夫,以勇力驰名。卞庄子刺虎的故事说,卞庄子要去刺杀两条老虎。管竖子制止说,两条虎正在食牛,它们会因争食而斗,这样小虎会斗死,大虎会斗伤,最后你把斗伤的大虎刺死,等于是刺死两虎。卞庄子按管竖子的意见办,果然获得二虎。

【译文】

2 甲戌日晦,日食。

3 十一月,癸卯日晦,日食。

4 随何来到九江,九江王的太宰官主持招待他,三天不能见到九江王黥布。随何对太宰官说:"九江王不见我随何,一定是认为楚国强,汉国弱。这正是我随何出使到这里的原因。假使我能见到九江王,说的如果正确,也是九江王愿意听的;说的不正确,可将我随何等二十多位出使来这里的人在九江市腰斩,这也可以向天下明示九江王已背叛汉王而归附楚王了。"太宰于是把随何的话报告了九江王。

九江王黥布接见随何。随何说:"汉王派我来恭敬地奉上书信给大王你,是因为我们私下里不了解大王你与楚王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啊?"九江王说:"我以臣子的身份事奉楚王。"随何说:"大王你与项王都同列为诸侯,你以臣子的身份事奉他,一定是认为楚国强大,可以把九江国托附给他。项王攻伐齐国时,他自己背着筑营垒的版筑等工具,身先士卒。这时大王应该出动所有的九江军队,亲自率领,作为楚军的先锋;如今却只调发四千人去帮助楚国,作为以臣子身份事奉楚王的你,难道可以这样做吗?汉王进入彭城时,

项王还没有从齐国返兵攻彭城。大王你应该在这时出动全部九江部众渡过淮河，不分昼夜地与汉王军在彭城下交战；而你却控制着上万人的军队，不让一兵一卒渡过淮河，袖手旁观，看楚、汉两军谁胜谁负，作为把国家托附给项王的人，难道应该这样做吗？大王你挂着归向楚国的虚名而想增长自己的实力，我私下认为大王你这样做不可取！然而大王你不公开背叛楚国，是认为汉国弱小不可依托啊。现在楚军虽强大，天下人却给他背上不道义的名声，因为它违背盟约杀死义帝。汉王收聚诸侯，回兵守住成皋、荥阳，运来蜀、汉的粮食，深挖沟池，坚固营垒，派出兵卒登上险隘要塞进行守卫。楚军深入敌国八九百里，靠老弱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汉军坚守城池以待敌，楚军却进不能交战，退不能摆脱追击，所以说楚军是不可以依靠的。假使楚军打胜了汉军，那么诸侯各自危急恐惧只好互相救援；楚军的强大，恰好会招致天下诸侯兵的反抗。所以楚军比不上汉军强大，这情势是显而易见。如今大王你不归附万无一失的汉军而托附给危亡败衄的楚军，我私下为大王你的行动感到疑惑不解！我不是认为用九江的军队就可以灭亡楚国；大王你出兵背叛楚国，项王的军队一定会留下来对付你，他留下来几个月，汉军夺取天下就可以万无一失。我请求与大王你一起提剑归附汉王，汉王一定会割出土地赏封大王；又何况九江这地方一定是大王你所有的呢。”九江王说：“好，我就遵命了。”便暗中答应背叛楚王而归附汉王，还不敢把这事公开泄露。

楚国来的使者在九江，住在客舍里，正加紧责令黥布起兵援助楚军。随何直入客舍中，坐在楚国使者之上，说：“九江王已归属汉王，楚国怎么能调发九江军？”黥布惊愕，不知怎么样才好。楚国使者起身。随何因此开导黥布说：“九江背叛楚国的事已经造成，可把楚使者杀掉，不要让他返回楚国，而赶快到汉军那里协力攻楚。”黥布说：“就按汉使者你说的去做。”于是杀死楚国使者，便发兵攻击楚军。

楚国派遣项声、龙且进攻九江，经过几个月，龙且打败九江军。黥布想带兵投奔汉军，又害怕楚军来诛杀，于是抄小路与随何一同归附汉王。十二月，九江王到了汉王住地。汉王正坐在床上伸腿洗脚，召请黥布进来相见。黥布十分忿怒，后悔来到汉王这里，想自杀；出来之后到了客舍，舍内布置的帐帷、供给的饮食，随从的官役，都如同汉王的居室一样，黥布又十分高兴，心满意足。于是派人回九江调兵；这时楚国已派项伯接收了九江军兵，杀绝了黥布的妻子。黥布派去的使者招收了许多黥布的旧交及亲近的臣属，率领军队几千人归附汉王。汉王增加了九江王的兵员，同他一起驻屯成皋。

楚军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汉军因此缺乏粮食。汉王同郦食其商量削弱楚国的势力。郦食其说："往昔商汤讨伐夏桀，把夏桀的哥哥封到杞地；周武王讨伐商纣，把纣王的后人封到宋国。现在秦国抛弃德义，侵伐诸侯各国，毁灭了他的社稷，使得他们连插锥的地方都没有。陛下你如果能再让六国的后人立为诸侯，这样诸侯各国的君臣、百姓都一定会感戴你的恩德，没有人不向往你的风范道义，都希望成为你的臣仆。德义已传布天下，陛下你南面称霸，楚国一定会恭敬地朝见你。"汉王说："很好！赶快刻制印玺，先生你可起程把印玺带上。"

郦食其尚未动身，张良从外面回来谒见。汉王正在用餐，说："子房你过来！有一位客人替我计议了削弱楚国势力的办法。"说着就将郦生的意见全部告诉张良，并问："这办法怎么样？"张良说："谁给陛下出这个主意？陛下你的大事完了。"汉王问："为什么呢？"张良回答说："请允许我借用几案上的筷子划算这计谋的失误：从前商汤王伐灭夏桀、周武王伐灭商纣却仍分封他们的后代，是估计到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死之命，现在陛下能够制项籍于死命吗？这是那计谋不可用的第一个原因。周武王入商都之后，旌表殷代贤人商容里巷的门楣，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在比干墓上培土致敬；如

今陛下能做这些吗？这是那计谋不可用的第二个原因。武王发放巨桥的储粮，散发鹿台的钱财，施赐给贫穷的百姓；如今陛下能做到吗？这是那计谋不可用的第三个原因。武王在灭商战事结束后，废除战车改作乘车，把兵器倒放着，以昭示天下不再用兵器；如今陛下能做到吗？这是那计谋不可用的第四个原因。武王放马于华山南麓，表示骏马不再驰骋于战场了；如今陛下能做到吗？这是那计谋不可用的第五个原因。武王放牛于桃林之北，昭示天下不需要再运输粮草；如今陛下你能做到吗？这是那计谋不可用的第六个原因。现在天下游士，离别他们的亲戚，舍弃祖先的坟墓，离开故交与旧友，追随陛下四方征战，只是朝夕指望有尺土寸地的封赐；今如复立六国的后人，天下游士各自回国事奉他们的君主，跟随他们的亲戚，返回故乡供奉祖先的坟墓，这样陛下依靠谁来取得天下呢？这是那计谋不可用的第七个原因。况且现在是没有比楚国强大的，六国复立的君主又会遭削弱而顺从它，陛下又怎么能使他们称臣呢？这是那计谋不可用的第八个原因。所以，果真施用这位先生的计谋，陛下你立国建业的大事便完了！"汉王听了，停止进食，吐出口里的食物，大骂："这儒生小子，几乎败坏你公公的大事！"下令赶快把印销毁。

荀悦评论说：确立计策决定取胜的谋术，它的要点有三个方面：一叫形，二叫势，三叫情。形，是指总体上有利和不利的情状；势，是说临时的权宜，进退的关键；情，是说意志上可用不可用的实际情况。所以计策相同、事情相等而效果却不同，是因为这三个谋术不相同啊。

当初，张耳、陈馀劝说陈涉复立六国，自己建立友党；郦生也劝说汉王复立六国。之所以劝说的事相同而得失不同，是因为陈涉起兵，天下都想灭亡秦国；而楚、汉相争还没有定局，如今天下未必都想灭亡项王啊。所以立六国，对陈涉而言，是多树自己的友党而给秦国增加敌人；况且陈涉没有能统一天下

的土地，只是拿出他没有得到的土地送给别人，施布虚有其名的恩惠而自己却得到实在的好处。立六国，对于汉王而言，就是割让自己已有的土地去供给敌人，设置削弱楚军的虚名而自己却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事情相同而有利和不利的效果不同啊。

至于像宋义等待秦、赵两军的疲毙，同往昔卞庄子等待两虎相斗必有死伤，然后刺虎的传说相同。这要是在战国之时，邻国相攻击，没有转瞬间就会亡国的危急情况，那是可以的。战国时各国的建立，时间都很长久了，一战或胜或败，未必关系到生死存亡；那个时候的势态，比不上灭亡敌国那样紧急。乘利进攻，退兵自保，所以积累力量，等待时机，乘敌人之毙采取行动，那个时候的势态就是这样。如今楚、赵的兴起，它们与秦国势不两立，安危的机遇，呼吸之间便要变化，进取就能成功，退却就要遭受祸患。这是事情相同而势态不同啊。

攻伐赵国的战役，韩信在泜水边上驻军而赵军不能打败他。彭城的失败，汉王在睢水边上作战，士卒都投入睢水中淹死而楚军大获全胜。这是什么原因呢？赵军出国迎战韩信，看到有利便前进，见有困难就退却，怀着顾全自己的心情，没有决一死战的胆略；韩信孤军处于泜水边上，士卒只想决死战斗，没有侥幸求活的想法，这是韩信所以取胜的原因。汉王深入敌国，大摆酒宴，士卒逸乐，决战的心不坚定；楚军有强大的威势却丧失了国都彭城，士卒都怀着愤激不平的志气，有挽救败局奔赴死亡的焦急，想一决死命，这是汉王失败的原因。而且韩信挑选精兵防守，而赵国以心怀自保的士卒去进攻韩信军；项羽挑选精兵进攻，而汉军以怠惰的士卒去应战。这是事情相同而军队士气意志不同的情况。

所以说：随机应变的事不可能预先确定，战局的变化不可能事先谋划；应该是随着时机而转移，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

化，这是确立策略的关键啊。

5 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骨鲠之臣[1]，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曰："善！"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平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

夏，四月，楚围汉王于荥阳，急；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项羽使使至汉，陈平使为太牢具[2]。举进，见楚使，即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3]。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4]！"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5]。

五月，将军纪信言于汉王曰："事急矣！臣请诳楚，王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四面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6]，左纛[7]，曰："食尽，汉王降。"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去，令韩王信与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

汉王出荥阳，至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

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战，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8]。与黥布行收兵。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是月，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破，杀薛公。羽乃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彭越。汉王引兵北，击破终公，复军成皋。

六月，羽已破走彭越，闻汉复军成皋，乃引兵西拔荥阳城，生得周苛。羽谓苛："为我，将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趋降汉，今为虏矣；若非汉王敌也！"羽烹周苛，并杀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宿小修武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既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循行，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

【注释】

①骨鲠之臣：刚直的臣子。

②太牢：即太牢。古代祭祀或宴会，牛、羊、猪三牲齐备叫"太牢"；只有猪、羊叫"少牢"。

③恶草具：供给饮食不备肴肉，就叫恶草具。恶，是粗恶；草，是草率。

④赐骸骨：准予辞职引退。骸骨，身体的代称。

⑤疽(jū 居)：毒疮。

⑥黄屋：古代帝王所乘车上以黄缯为里的车盖。

⑦左纛：纛是古时帝王乘舆上的装饰物，用犛牛尾或雉尾制成，因设在车衡的左边，故称左纛。

⑧叶(shè 涉)：古邑名，汉时置为县，地在今河南省叶县南。

【译文】

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动乱，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陈平说："项王手下刚直的臣子，只有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这些人，也不过是几个人罢了。大王你若是能拿出几万斤黄金来，用反间计，去离间项羽的君臣，使他们互相怀疑；项王为人喜欢猜疑别人，听信谗言；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内部互相残杀。到时候，汉乘机发兵进攻它，打败楚军是必定无疑的了。"汉王说："很好。"于是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听任他支配，不过问他的收支。陈平用黄金在楚军中施用反间，公开散布说："钟离昧等作为项王的将领，功劳已很多了，但始终得不到裂土封王的赏赐，图谋与汉联合起来，灭掉项羽，瓜分楚国土地，各自为王。"项羽果然心中怀疑，不信任钟离昧等人。

夏季，四月，楚军在荥阳包围汉王，形势危急；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的土地为汉国。亚父劝项羽加紧进攻荥阳；汉王很忧虑。项羽派出使者来到汉国，陈平让人供给太牢具的饮食。把食物送进去时，看见楚国使者，便假装吃惊说："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而竟是项王的使者！"便又把食物拿出去，改为粗劣的食物送去给楚国使者。楚国使者返回去之后，把这些情况报告项王；项王果然十分怀疑亚父。亚父想赶快攻下荥阳城，项王不相信，不肯听从亚父的意见。亚父听说项王已怀疑他，于是发怒说："天下的大事已成定局了，君王你好自为之吧，希望你准我告辞引退回家！"便返回家乡；

还没有到彭城,背上发毒疮而死。

五月,将军纪信对汉王说:"战事危急了!我请求诳骗楚军,你可以乘机逃出。"于是陈平乘夜晚在东门放出女子二千多人,楚军便四面出击。纪信就乘坐着君王坐的车子,黄色的车盖,车左悬挂着羽毛装饰的旌旗,说:"城中粮食吃完了,汉王愿意投降。"楚军都高呼万岁,前往城东观看。因此汉王便能和几十位骑士走出西门遁逃而去,命令韩王信与周苛、魏豹、枞公等人守荥阳城。项羽见到纪信,问:"汉王在哪里?"纪信说:"已经出城去了。"项羽便把纪信烧死。周苛、枞公商议说:"背叛国家的君王,不可能一起守城!"因此杀死了魏豹。

汉王逃出荥阳,到了成皋,又进入函谷关,招收兵卒想再次返回关东。辕生对汉王说:"汉与楚在荥阳相对抗已有好几年时间,汉军常常不利。希望君王你出武关,项王就一定会率领军队向南奔来。汉王你坚守营垒不与他交战,让荥阳、成皋间的军队能得到休息,派韩信等人安定河北赵国的人民,联合燕、齐,君王那时再奔赴荥阳。这样,楚军需要多方防备,力量分散;汉军得到休息之后,再与楚军作战,就一定能打败楚军!"汉王听从了辕生的计谋,出兵到宛、叶两县,与九江王鲸布一路收集残兵。项羽听说汉王在宛县,果然带领军队向南而来;汉王坚守营垒不与项羽交战。

汉王在彭城失败后,脱逃向西走,彭越也失去了所攻下的城池,独自率领部队向北走,驻军在黄河边,经常出动军队,成为汉军的游击兵袭击楚军,断绝楚军的粮食供应。就在这个月,彭越渡过睢水,与项声、薛公在下邳交战,打败了楚军,杀死了薛公。项羽于是派终公守成皋,而自己率军向东去攻击彭越。汉王便带兵北进,打败了终公,再一次在成皋驻军。

六月,项羽已打败了彭越。听说汉军又驻扎在成皋,便带领军队返回西边攻下荥阳城,活捉了周苛。项羽对周苛说:"你做我的部将,我任你为上将军,封给你食邑三万户。"周苛骂项羽说:"你要是

不赶快投降汉王，很快就会成为汉军的俘虏了；你不是汉王的对手！”项羽烹杀了周苛，并杀死了枞公，俘虏了韩王信，于是包围成皋，汉王逃命，只同滕公共车出成皋的玉门，向北渡过了黄河，住宿在小修武的客舍里。第二天早晨，汉王自称是汉军使者，纵马进入赵军营垒。张耳、韩信还没有起床，汉王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取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以令旗召集各将领，更换了他们的职位。韩信、张耳起来后，才知道汉王来了，非常吃惊。汉王夺取了他们两人的军队，就命令张耳巡行并守卫赵地，任命韩信为赵国的相国，让他收集赵军中还没有调发荥阳的部队去进攻齐国。原来与汉王一起守成皋的将领们，逐渐突围出来之后，又来跟随汉王。楚军便攻下了成皋，想向西进军；汉王派兵到巩县抗击，使楚军不能西进。

6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7 临江王敖薨，子尉嗣。

8 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八月，引兵临河，南乡，军小修武，欲复与楚战。郎中郑忠说止汉王，王使高垒深壁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将军刘贾、卢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而已。楚兵击刘贾，贾辄坚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

9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九月，项王谓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羽引兵东行，击陈留、外黄、睢阳等城，皆下之”

汉王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距楚。郦生曰："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2]，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王从之，乃复谋取敖仓。

食其又说王曰："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诸田宗强，负海、岱[3]，阻河、济南近于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乃使郦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归？"郦生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占胜而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

陉，诛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齐闻韩信且东兵，使华无伤、田解将重兵屯历下[4]，军以距汉。乃纳郦生之言，遣使与汉平，乃罢历下守战备，与郦生日纵酒为乐。

韩信引兵东，未度平原，闻郦食其已说下齐，欲止。辩士蒯彻说信曰[5]：“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6]，下齐七十余城；将军以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　年

1冬，十月，信袭破齐历下军，遂至临淄。齐王以郦生为卖己乃烹之；引兵东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田横走博阳[7]，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于胶东。

【注释】

①孛：慧星。大角，北天著名橙色亮星。大角星是天王帝坐廷。

②蜚狐口：即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东南。

③岱：即岱山，亦即泰山。

④历下：历下邑，即今山东省济南市。

⑤辩：应为辩。

⑥轼：车前横木，供乘车者凭伏。

⑦博阳：博阳县，治所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后废。

【译文】

6 秋季，七月，有慧星出现于大角星。

7 临江王敖死去，他的儿子名叫尉的继位。

8 汉王得到了韩信的军队，声势又大振。八月，带领军队到了黄河边。向南前进，在小修武驻扎，打算与楚军再战。郎中郑忠劝阻汉王，要他高筑营垒，深挖沟堑，坚守而不与楚军交战。汉王听从了他的计策，派将军刘贾、卢绾率领军队二万人，几百名骑兵，渡过白马津，进入楚地，支援彭越，焚烧楚军粮草积聚，以摧毁楚军的基业，使其没有可能供给项王军队的粮食。楚军攻击刘贾，刘贾就坚守营垒不肯与楚军交战，而与彭越相关照防御楚军的进攻。

9 彭越进攻夺取梁地，攻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池。九月，项王对大司马曹无咎说："你好好守住成皋，要是汉王想来挑战，小心别与他交战，不让他东进就行了。我十五天内一定平定梁地，再回将军会合。"项羽带领军队向东进攻，攻打陈留、外黄、睢阳等城池，全都攻下了。

汉王想放弃成皋以东的地方，驻屯巩县、洛阳以抵抗楚军。郦生说："我听说'了解天外有天的，建立圣王大业就可实现'；圣王以民为天，而人民却以食为天。敖仓这地方，从天下运输积储粮食已经很久了，我听说那里地下仓库中仍然有很多储粮。楚军攻下荥阳，不坚守敖仓，却带兵向东进攻，命令罪徒戍卒守备成皋，这真是天助我汉军啊。如今楚军极容易被打败而汉军想退却，自己放弃有利的形势，我私下认为是很大的失误！况且两雄势不并立，楚、汉久久相持不决，海内动荡，农夫不能耕作，妇女不能纺织，天下人心不能安定。希望大王你赶快重振军威，进军攻取荥阳，占据敖仓的粮仓，扼守成皋的天险，堵截太行的通道，阻塞飞狐口，守住白马津，向诸侯显示汉军已占据有利地形足以钳制楚军，这样天下便能辨明该归附谁了。"汉王听从了郦生的建议，于是打算攻占敖仓。

郦食其又对汉王说："如今燕、赵已经平定，只有齐地没有攻

下。田氏宗族强盛，背靠大海和泰山，以黄河、济水为险阻，南边邻近楚地，人心变化难测；大王你就是派出几万人的军队，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攻下齐地。我请求带着你的诏令去劝说齐王，使他归附汉王作为东部屏藩。"汉王说："很好！"

于是派遣郦生去游说齐王，说："齐王你知道天下将归属谁吗？"齐王说："不知道。天下将归属谁呢？"郦生说："归属汉王！"齐王说："先生你凭什么这样说？"郦生说："汉王先进入咸阳，项王违背盟约，把他分封到汉中为王。项王又把义帝迁徙到江南并把他杀了；汉王听到这消息，发动蜀、汉的军队进攻关中三秦一带的地方，出兵到关外责备项王对义帝的处置。收聚天下兵卒，立诸侯的后裔为王；降服了城池就用作给将军封侯的封地，得到的财物就分给士卒；与天下的人同享财利，英豪贤才之士都倾心为他效力。项王有违背盟约的坏名声，有杀害义帝、忘恩负义的行为；对别人的功劳不加理会，对别人的过失斤斤计较；战胜立功得不到他的奖赏，攻下了城池不能得到他的封赐，不属项氏亲族谁都得不到重用；天下人都背叛他，贤能的人都怨恨他，不愿意为他效劳。所以天下大事归属汉王，这是安坐着就可以预见的事！而汉王从蜀、汉发兵，平定三秦；渡过西河，攻破北魏；出井陉口，诛杀成安君；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为，是天赐之福啊！现在汉王已据有敖仓的储粮，阻塞了成皋的天险，扼守白马津，堵塞太行的通道，挡住飞狐口；天下诸侯犹豫观望的将会先被灭亡。齐王你要急速地归附汉王，这样齐国可以保全；不这样的话，齐国的危亡会立刻到来！"在这之前，齐国听说韩信即将东进，便派了华无伤、田解率领重兵驻屯在历下以抵抗汉军。到这时齐王听从了郦生所说的话，派遣使者与汉王讲和，于是撤去了历下守备军，与郦生尽情饮酒取乐。

韩信率领军队向东进军，还没有从平原津渡过黄河，听说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投降，韩信准备停止进军。辩士蒯彻劝韩信说："将军你奉命进攻齐国，而汉王只不过是派密使去说服齐国，难道有命

令让将军你停止进攻吗？为什么不再进军呢？况且郦生不过是一个书生乘车到齐国，只巧弄唇舌，就轻而易举地收复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将军你率领几万人，一年多才攻下赵国五十多座城邑，当了多年的大将军，难道反而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儒生的功劳吗？"于是韩信觉得有道理，听从他的计策，渡过黄河。

四年(戊戌，公元前203年)

1冬季十月，韩信攻破齐国在历下的军队，因而抵达临淄。齐王田广认为郦生出卖了自己，于是烹杀了郦生，带领军队向东逃到高密，派使者到楚国请求救兵。田横逃走到博阳，守相田光逃到城阳，将军田既在胶东驻军。

2楚大司马咎守成皋，汉数挑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咎怒，渡兵汜水[1]。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咎及司马欣皆自刎汜水上。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2]，就敖仓食。

项羽下梁地十余城，闻成皋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闻羽至，尽走险阻。羽亦军广武，与汉相守。数月，楚军食少。

项王患之，乃为俎[3]，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4]，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

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5]，徒以吾两人耳。

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三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63]，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

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羽曰：“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矫杀卿子冠军，罪二；救赵不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罪六；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胸伤，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汉王出行军，疾甚，因驰入成皋。

3 韩信已定临淄，遂东追齐王。项王使龙且将兵，号二十万以救齐，与齐王合军高密。

客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地，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

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胯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也。”

十一月，齐、楚与汉夹潍水而陈[8]。韩信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太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虏齐王广。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进至博阳。田横闻齐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军于嬴下。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婴进击齐将田吸于千乘，曹参击田既于胶东，皆杀之，尽定齐地。

4 立张耳为赵王。

5 汉王疾愈，西入关。至栎阳，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

6 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发书，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春，二月，遣张良操印立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7 项王闻龙且死，大惧，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勠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

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必终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已去，蒯彻知天下权在信，乃以相人之术说信曰："仆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彻曰："天下初发难也，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走彭城，转斗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罢极怨望，无所归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

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赵、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乡利而倍义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黶、陈泽之事，常山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黶、陈泽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之于句践也：此二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后数日，蒯彻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

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彻。因去，佯狂为巫。

8 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

9 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

10 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

11 是岁，以中尉周昌为御史大夫。昌，苛从弟也。

12 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羽患之。汉遣侯公说羽请太公。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洪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楚归太公、吕后，引兵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

【注释】

①汜(sì 四)水：源出河南省巩县东南，北流经今荥阳县西北汜水镇西，注入黄河。

②广武：广武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广武山上。有东、西二城，相距二百步，中隔广武涧。

③俎(zǔ 祖)：切肉用的砧板。

④而：汝，你。

⑤匈匈：同汹汹，动荡战乱。

⑥瞋(chēn 郴)：发怒时瞪眼。

⑦扪(mén 门)：抚摸。

⑧潍水：即今山东省东部的潍河。

【译文】

2 楚军的大司马曹咎驻守成皋，汉军一再挑战，楚军不出来交

战。汉军派人侮辱谩骂,经过几天,曹咎发怒,派兵渡越汜水。当士卒渡过一半时,汉军进攻他们,大败楚军,取得了楚国的全部金玉、财货。曹咎及长史司马欣都在汜水上自刎而死。汉王率军渡过黄河,重新收复成皋,驻军广武,以靠近敖仓供给军队粮食。

项羽攻下梁地十多座城池,听说成皋被攻下,便带领军队返回荥阳。汉军正在荥阳城东包围钟离昧,听说项羽带兵到了荥阳,便都到有利的地势上防守。项羽也在广武城驻军,与汉军相持。过了几个月,楚军粮草不足,项王很忧虑,于是置办了俎案,把太公放在上面,通知汉王说:"你现在不赶快投降,我就要烹杀太公了!"汉王说:"我和你项羽都作为臣子接受了怀王的命令,立誓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那就希望分一杯肉羹给我!"项王发怒,想要杀死太公。项伯说:"天下事还不可预料;况且要争夺天下的人不顾念家庭,虽杀了太公也没有好处,只会增加祸害。"项王听从了他的话。

项王对汉王说:"天下战乱纷扰,已有好几年了,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缘故罢了。我愿意同汉王你当面挑战,决一雌雄,别再无故让天下百姓老小受苦!"汉王笑着辞谢说:"我宁可斗智,不能斗力!"项王再三命令壮士出阵挑战,汉军中有一个很会骑射的楼烦就拿箭射死他们。项王大怒,于是亲自披甲执戟出阵挑战。楼烦正想射他,项王瞪眼大喝一声,楼烦眼不敢看项王,手不敢发箭,便骑马走回,进了营垒不敢再出。汉王叫人打听是谁,原来是项王,汉王很是吃惊。

于是项王来与汉王相见,两人隔着广武山涧对话。项王想与汉王单身挑战。汉王数出项羽的罪状说:"你项羽违背盟约,把我封到蜀、汉为王,这是第一条罪状;假称怀王命令杀死卿子将军,这是第二条罪状;援救赵国不回来报告,而擅自胁逼诸侯军队入关,这是第三条罪状;烧毁秦国的宫室,挖掘始皇的坟墓,私自收取坟墓中的财产,这是第四条罪状;杀死秦国已投降的国王子婴,这是第五

条罪状；在新安欺骗并坑杀了秦军子弟二十万，这是第六条罪状；给将领们分封好的地方而迁徙、驱逐了原来的诸侯王，这是第七条罪状；把义帝驱逐出彭城，而把朝城作为自己的都城，夺取韩王的土地，同时并吞梁、楚两地而称王，自己多占土地，这是第八条罪状；派人到江南暗杀义帝，这是第九条罪状；主管政治不公平，君主的誓约不遵守，为天下人所不容，大逆无道，这是第十条罪状。我以仁义之师团聚诸侯诛伐残暴的逆贼，让罪徒戍卒去攻伐你，我何苦要和你亲自挑战！"项羽大怒，使埋伏的弓弩手射中汉王。汉王胸部受伤，于是假装抚摸着脚说："敌军射中我的脚趾。"汉王受了创伤不能起床，张良坚持要求汉王起床巡行慰劳军队，以便安定士卒，不要让楚军乘胜进军。汉王巡行慰劳军队，因为创伤严重，便乘车进入成皋。

3 韩信已平定临淄，便向东追击齐王。项王派龙且带领军队，号称二十万人，以援救齐王，与齐王的军队在高密会合。

有人对龙且说："汉兵穷追远战，他的锐气不可阻挡。齐军、楚军驻扎在自己的地方，军队很容易溃散。不如坚守营垒，让齐王派出他的信使去号召已陷落的城池；那些陷落的城池听说齐王还在，而且楚军已来援救，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军从两千里之外来客居在齐国的地方，齐国城邑又都反抗他们，这样汉军得不到粮食，便可使他们不战而降。"龙且说："我平生很了解韩信的为人，他是很容易对付的！他在漂丝绵的老母家寄食，没有养活自己的生计；从别人的胯下钻出来受尽侮辱，没有过人的勇气，不值得害怕他。况且援救齐国，不经过战斗就使汉军投降，那我有什么战功呢！现在经过交战而打败汉军，齐国的一半就可得到。"

十一月，齐、楚两军与汉军在潍水两岸摆开阵势。韩信乘黑夜派人做两万多个囊袋，袋里装满了沙子，用囊袋堵在潍水上游；韩信带领军队渡到潍水中间攻击龙且的军队，韩军假装失败，返兵逃走。龙且果然很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韩信胆怯！"便带兵追赶韩

信的军队。韩信派人决开堵水的囊袋，大水一下子冲下来，龙且的军队大半都没能渡过潍水。韩信便加紧攻击，杀死龙且，在潍水东边的齐、楚军溃散逃走，齐王广逃亡。韩信追击败军到了城阳，俘虏了齐王田广。汉军将军灌婴追击俘虏了齐国的守相田光，进军到了博阳。田横听说齐王已死，便自己立为齐王，回军攻击灌婴；灌婴在嬴下打败田横的军队。田横逃亡投奔梁地，归附彭越。灌婴进兵到千乘攻击齐将田吸，曹参在胶东攻击田既，把他们都杀了，齐地于是全部都被平定。

4 立张耳为赵王。

5 汉王的创伤治好之后，便向西进入函谷关。到了栎阳，就把原来的塞王欣在栎阳枭首示众。在栎阳停留四天之后，汉王又回到军中，驻扎在广武。

6 韩信派人对汉王说："齐地伪诈多变，是反覆无常的国家；南境又与楚地相接。请求立临时的齐王去镇守它。"汉王打开韩信的书信，大怒，骂道："我困守在这里，日夜盼着你来帮助我；你竟想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踩汉王的脚，并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汉军现在正失利，难道你能禁止韩信自称为齐王吗？不如就立他为齐王，好好对待他，让他自己守住齐地；不这样，会发生变乱。"汉王也省悟过来，便又骂着说："大丈夫平定了诸侯王，自己就应该是真王，为什么做假王！"春季，二月，派遣张良带着印信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军队去进击楚军。

7 项王听说龙且战死，十分恐惧，派出盱眙地方的人武涉去劝说齐王韩信，说："天下共受暴秦之苦很久了，所以大家协力共同反抗秦王朝。秦王朝已灭亡，可按功劳分封土地，分别称王，使战事结束以休养士卒。而今汉王又兴兵东征，侵略别人所得的名分，夺取别人的封地；已经打败关中三秦王，又率兵出函谷关，收集诸侯的军队向东进攻楚国，他的意图就在于不全部并吞天下诸侯就不罢休，他不知满足到了这样过分的地步！而且汉王不可相信：他多次落到

项王手里，项王可怜他而把他放了；然而他只要一脱身，就背叛誓约，又来攻打项王，他的不可亲近不可信赖就是这样了。现在你虽然自以为与汉王交情深厚，为他尽力带兵作战，终究一定被他捉拿的。你之所以能延续到现在，原因就在于项王还存在。当今他们二位君王夺天下的大事，举足轻重的是你，你向右边倒则汉王取胜，向左边靠则项王取胜。项王今天灭亡，那么接着就会攻击你。你与项王有过交往，为什么不反叛汉王与楚讲和，三分天下而称王！

现在放弃这个时机，而自己决心听从汉王去攻打楚国，难道有智谋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吗？"韩信辞谢说："我过去事奉项王，任官不过是郎中，职位也不过是守卫而已；我的话他不听从，我出的计策他不采纳，所以才背叛楚国而归附汉王。汉王授给我上将军印，给我带领几万军队，把衣服脱给我穿，把好饭让给我吃，言听计从，所以我才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人家很亲信我，我背叛他不会有好结果，就是死也不变心。希望你替我向项王表示歉意！"

武涉走后，蒯彻明白能左右天下局势的是韩信，便用相命人的办法去规劝韩信说："我看你的脸面，不过能得封侯罢了，而且还有危险，不平安；我看你的背，那可真是贵不可言了。"韩信说："那是什么意思呢？"蒯彻说："天下才起义的时候，大家所忧虑的只是怎样灭亡秦王朝。现在楚、汉相争，使天下的人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之中，不可胜数。楚军在彭城起兵，转战追击，乘胜席卷，威震天下；然而被围困在京县、索亭之间，被逼迫在成皋以西的山地而不能进攻，在这里已停留了三年。汉王统率十万人马，凭据巩、雒两地，靠山河的险阻，虽然一天出战几次，却没有取得丝毫战功，甚至受到挫折而无法自救。这正是智慧用尽勇力使尽。老百姓疲惫、怨恨，无可归附依靠。依我的预料，这样的形势不是天下的圣贤就不能平息天下的祸难。当今楚、汉两主的命运，就维系在你的身上，你帮助汉则汉胜，你加入到楚则楚胜。假使你能够听从我的计策，不如两边都不损害，让他们共存下来，你与他们三分天下，鼎

足而立,在这种形势下,谁也不敢先动。以你的贤才圣明,又拥有众多甲兵,占据强大的齐国,使赵、燕服从,出兵控制楚、汉兵力空虚的地方以牵制他们的后方,顺应民众的愿望,为了百姓而向西方要求楚、汉停战,那么天下将迅速响应,谁还敢不听从!使强国、大国削弱,分割他们的土地封立诸侯,诸侯封立起来了,天下归服听从齐国,便会对齐国感恩戴德。安定好齐国原有的地盘,据有胶州、泗水一带地方,从容有礼,那么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到齐国朝见了。我听说:'上天赐予的好处不要,反而会受害;时机来了不行动,反而遭殃'。希望你仔细考虑!"韩信说:"汉王对我恩德深厚,我怎么能为了追求私利而背信弃义呢!"蒯彻说:"当初常山王张耳、成安君陈馀还是平民时,彼此结成了生死之交;后来因为张黶、陈泽的事发生了争执,常山王在泜水之南杀死了陈馀,使陈馀身首分离。这两个人的交往,是天下最融洽的了,然而最后互相残害,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患得患失,欲望太多,人心难测。现在你要忠诚守信和汉王交往,你们二人的交往不会比张耳、陈馀的交往强,而你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数比张黶、陈泽的事情大;所以我认为你坚信汉王不会加害你,也错了!大夫文种使即将灭亡的越国复兴,使勾践能称霸,立了功成了名而自己却被杀死,就是野兽打尽了,猎狗也就遭烹杀。以交友而论,你与汉王的关系比不上张耳与陈馀的关系;以忠诚守信而论,你与汉王比不上文种与勾践。这两件人和事,就足以借鉴了,希望你仔细考虑!况且我曾听说'勇敢和谋略震慑君主的人自身就有危险,功劳盖世的人得不到奖赏'。如今你拥有震动主上的威势,持有无法行赏的功劳,归附楚国,楚国人不信任;归附汉,汉人又害怕。你想带着这勇略和功劳归附哪边呢?"韩信婉转地说:"先生你不必说了,我会考虑的。"几天后,蒯彻又对韩信说:"能听取意见,是事情成功的征兆;能仔细计议,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听错意见、计谋失误而能够长期安定的很少!所以明智,能果决判断;犹豫不决,则是误事的根源。斤斤计较一毫一厘

的小利，而忘记了天下的大局，心里虽然明白，但不敢决心实行，那就是一切坏事的祸根。功业，难于建成而容易失败；时机，难于得到而容易丧失；时机失去了不再来！"韩信听了后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自认为功劳多，汉王终究不会来夺取自己的齐国，于是辞谢蒯彻。蒯彻因此离开了韩信，他装疯做巫师去了。

8 秋季，七月，汉王立黥布为淮南王。

9 八月，北貉族的燕国人送到矫健的马匹以帮助汉王。

10 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去的，官吏要供给他衣衾和棺材入敛，把棺敛传送到他的家乡。这样天下人都诚心归附汉王。

11 这一年，任中尉周昌为御史大夫。周昌是周苛的堂弟。

12 项羽知道自己孤立少助，兵疲粮尽；韩信又进军攻击楚军，项羽很忧虑。汉王派遣侯公劝说项羽请求放回太公。项羽于是与汉王约定，双方平分天下，分割鸿沟以西的地方归汉，鸿沟以东的地方归楚。九月，楚军遣返太公、吕后，项羽带领军队解围而东归。汉王准备返回西边，张良、陈平劝他说："汉已占有大半个天下，诸侯军也都归附；楚国兵疲粮尽，这是上天灭亡楚国的时机。现在放过楚军不去进击，这是所谓'养虎给自己留下祸患'啊。"汉王接受了他们的计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一

汉纪三　起屠维大渊献，尽重光赤奋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　年

1 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固陵[1]，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信、越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坚壁自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2]，从陈以东傅海与韩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破也。"汉王从之。于是韩信、彭越皆引兵来。

十一月，刘贾南渡淮，围寿春，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3]，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4]，随刘贾皆会。

十二月，项王至垓下[5]，兵少，食尽，与汉战不胜，入壁；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乘其骏马名骓，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才百余人。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6]："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溃围，斩将，刈旗，三胜之，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郎中骑杨喜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7]。项王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欲东渡乌江[8]，乌江亭长舣船待[9]，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以所乘骓马赐亭长，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10]，指示中郎骑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杨喜、吕马童及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户，封五人皆为列侯。

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犹闻弦诵之声；为其守礼义之国，为王死节，乃持项王头以示鲁父兄，鲁乃降。汉王以鲁公礼葬项王于谷城，亲为发哀，哭之而去。诸项氏枝属皆不诛。封项伯等四人皆为列侯，赐姓刘氏；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

太史公曰[11]：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

也'，岂不谬哉！

杨子《法言》：或问："楚赎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愎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赦焉！"

【注释】

①固陵：固陵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南。

②谷城：即谷城邑，一名小谷。本春秋时齐地，即今山东省东阿县南东阿镇。

③舒：春秋时国名，故地在今安徽省舒城县。

④城父（fǔ 甫）：古邑名，地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

⑤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

⑥绐（dài 怠）：欺骗。

⑦辟易：惊退。

⑧乌江：渡名，今名为乌江浦，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

⑨亭长：秦、汉时乡官名。十里一亭，设亭长一人。　艘（yì 蚁）：指船靠岸。

⑩面之：背对他。面，通"腼"，以背相向。

⑪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的议论，用以总结通篇内容或补充史实，或阐明写作主旨，或评论史事、人物。太史公即司马迁。

【译文】

汉纪三　起己亥（公元前202年），止辛丑（公元前200年），共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己亥，公元前202年）

1冬季，十月，汉王追击项羽到了固陵，与齐王韩信、魏相国彭越约定日期会战楚军；韩信、彭越都没有来到，楚军进攻汉军，大败汉

军。汉王又退入营垒，深挖壕堑固守。他对张良说："诸侯不来赴约，怎么办呢？"张良回答说："楚军就要被打垮了，但韩信、彭越两人还没有给予封地，他们不来本是情理中的事；大王你要是能同他们共分天下，现在可以马上使他们前来。齐王韩信立为王，不是君王你的本意，韩信自己也不踏实；彭越本来平定了梁地，当初君王你因为魏豹的缘故任彭越为魏相国，现在魏豹已经被杀死，彭越也希望封王，而君王你不早些确定。现在要能将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地区都封给彭越，把陈地以东直到近海地区全部给齐王韩信。韩信的家乡在楚国，他的本意是想再得到自己的本县邑。能拿出这两地答应封给他们两个人，使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楚军就容易打败。"汉王答应了张良的意见。于是韩信、彭越便都率领军队来参加会战。

十一月，刘贾向南渡过淮河，包围寿春，派人引诱楚国大司马周殷。周殷反叛楚国，他带领舒地士兵屠杀六地的军民，征调九江的士兵迎接黥布。一起行军屠杀城父军民，随同刘贾一起会师。

十二月，项王到了垓下，军队士卒少，粮食断绝，与汉军交战失败，便进营垒中；汉军会同诸侯军队重重加以包围。项王夜里听到汉军从四面唱起楚地的歌，于是大惊说："汉军都已占据了楚地了吗？怎么楚人这么多呢！"项王深夜起来，在军帐中饮酒，慷慨悲歌，伤心流泪，侍卫们也都哭泣，没有谁能抬头仰视。于是项王跨上他的名叫骓的骏马，部下壮士八百多人骑着马随从，当半夜时朝南冲出包围，纵马奔驰。天快亮的时候，汉军方才觉察，命令骑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追赶。项王渡过淮河，能跟上的随骑只有一百多人了。项王到了阴陵地方，迷失了道路，问一个农夫，农夫骗他说："往左！"项王往左走，便陷入一片沼泽地里，所以被汉军追上了。

项王只得又带兵向东走，到了东城地方，只剩下二十八个随骑了；追赶的汉军骑兵几千人。项王估计不能脱身，对部下骑兵说："我从起兵到今，有八年了；身经七十余战，没有失败过，于是称霸天下。然而今天终于受困在这个地方，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

打仗的过失啊！今天定要决一死战，愿为诸位痛快地打一仗，一定要冲溃包围、斩杀汉军将领、砍掉汉军大旗，一定要打胜三次，让诸君知道是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打仗的过失。"于是将随从分为四队，朝四个方向。汉军把他们重重包围。项王对部下骑兵说："我为你们斩他一将。"命令四面骑兵各往下冲，约定在山的东面分三处集合。于是项王大声呼喝向下直冲，汉军都望风披靡，便斩杀了汉一将军。这时郎中骑杨喜追赶项王，项王瞪眼大喝一声，杨喜人和马都惊惶失措，被惊吓退避了好几里路。项王与他的骑兵在三处会合，汉军不知道项王在哪一处，便把军队一分为三，重又包围起来。项王便往来驰突，又斩杀汉军一都尉，杀死数十百人；再一次聚集骑兵队伍，只不过损失了两骑而已。便问他的随骑说："怎么样？"骑兵们都敬服地说："正如大王所说的那样。"

于是项王想从东边渡过乌江，乌江亭长备船靠岸在等待，对项王说："江东地方虽小，但有方圆千里的地方，几十万的民众，也足够称王了。希望大王你急速渡江！现在只有我有船，汉军赶来，没有船只可渡。"项王笑着说："天要亡我，我渡江干什么？况且我项籍带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进，今天没有一人生还；纵使江东父老爱怜而拥立我为王，我有何面目见他们？纵使他们不说什么，我项籍难道不感到内心有愧吗？"于是把所乘的骓马赏赐给亭长，命令随骑都下马步行，手持刀剑交战。仅项籍一人所杀死的汉军就有几百人，他自己身上也受伤十多处。回头看见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相识吗？"吕马童掉过头去，背对项王，用手指示中郎骑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王便说："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买我的头，并给封邑一万户，我为你们做好事吧。"说完便自刎而死。王翳割下他的头；别的骑兵为争夺项王的尸体互相践踏、自相残杀而死的有几十人；到了最后，杨喜、吕马童及郎中吕胜、杨武各抢到一段尸体；五个人把所得的尸体合在一起，正是项王的整体。因此便把项王的食邑分成五份，封五人都是列侯。

楚地全部平定了，只有鲁地不归顺；汉王于是带领天下诸侯兵想要屠灭鲁地。到了城下，还听到弦歌诵咏的声音；因为它是守礼义的王国，为它的主上尽忠死节，于是便拿了项王的头颅传示鲁地父老，鲁地这才降附。汉王以鲁公的礼仪把项王葬在谷城，亲自为项王举行丧礼，哀悼下泪然后离去。所有项氏的宗族，汉王一律不杀。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他们姓刘氏；各地人民被略取到楚地的都让他们返归原地。

太史公评论说："项羽起于乡间田亩之中，三年时间，就率领五个诸侯灭亡秦朝，分割天下而封立王侯，天下政事由项羽主宰；他的王位虽然没有保全始终，但也是近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当项羽放弃关中，怀念楚地，放逐义帝自称为霸王时，却埋怨王侯背叛自己，要成功大事业难啊！项王自傲，夸耀功勋，逞着一个人的才智而不效法往古，为了建立霸王的事业，想凭靠武力征伐来统一天下。五年时间，终于亡国，身死于东城还不觉悟，不反躬自责，还要借口说："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打仗的过失啊，"这难道不是很荒谬的吗！

扬子《法言》说：有人问："楚军在垓下失败，项王正当死时，说'天亡我啊！'可以相信是天要项羽灭亡吗？"回答说："汉王能用尽群臣的策略，群臣的策略能尽量发挥众多的力量；楚王厌恶群臣的策略而用尽自己的力量。尽用众人的力量就胜利，竭尽自己力量的就失败；天与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2 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

3 临江王共尉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之。

4 春，正月，更立齐王信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

国建城侯彭越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5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1]

6 诸侯王皆上疏请尊汉王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

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又曰："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率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

7 帝西都洛阳。

8 夏，五月，兵皆罢归家。

9 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军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2]，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10 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3]，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

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韩信至楚,召漂母,赐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此。"

11 彭越既受汉封,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帝以田横兄弟本定齐地,齐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后恐为乱。乃使使赦横罪,召之。横谢曰:"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商为汉将;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

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4]。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因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刎,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刎,下从之。帝闻之,大惊。以横客皆贤,余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

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注释】

①殊死：古代的一种死刑，即斩首。

②七大夫：即公大夫。因列为二十等爵的第七等，所以叫做七大夫。

③填：即"镇"，安定。

④乘传(zhuàn 撰)：乘坐驿站专用的车辆。传，即传车，驿站的专用车。

【译文】

2 汉王返回，到了定陶，乘马奔驰进入齐王韩信的营垒，夺取了他的部队。

3 临江王共尉不肯投降，派遣卢绾、刘贾攻击并俘虏了他。

4 春季，正月，改立齐王韩信为楚王，楚王辖淮北地，建都在下邳。封魏国的相国建城侯彭越为梁王，梁王辖魏国原有的土地，建都在定陶。

5 汉王下令说："士卒不能休息已有八年了，天下人民同受苦楚；现在天下战事结束，赦免斩首以下徒刑的罪人。"

6 诸侯王都上疏请求尊称汉王为皇帝。二月，甲午日，汉王在汜水之北即皇帝位。改称汉王后为皇后，太子称皇太子；追尊称先母为昭灵夫人。

下诏说："过去的衡山王吴芮，使百粤的军队顺从，帮助诸侯，诛讨暴秦，立了大功；诸侯立他为王，项羽侵夺了他的地方，称他为番君。今命令以吴芮为长沙王。"诏令又说："过去的粤王无诸，世世代代都供奉粤王的祭祀；秦国侵夺了他的土地，使得他的社稷不能祭祀；诸侯讨伐秦国，无诸亲自率领闽中的军队帮助灭亡秦国，项羽废除了他的王位而不封他。现在封他为闽粤王，在闽中地方为王。"

7 汉高帝在西边建都于洛阳。

8 夏季,五月,军队都撤除,士卒们返回自己的家乡。

9 下诏:"有些民众以前聚集在山泽间生活,没记载在户籍上。现在天下已经安定,要他们各自返回自己的县邑里,恢复过去的爵号和田宅;官吏要以法令教育和晓喻他们,不要鞭击侮辱军吏卒;爵位到了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有食邑,不是七大夫而在这爵位以下的,都免除他本身的徭役及户赋,不受役使。"

10 高皇帝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皇帝说:"彻侯、各将领不要隐瞒我,都说出其中的道理:我所以能统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氏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高起、王陵回答说:"皇帝陛下你派人去攻城略地,所得到的城、地便给了人家,与天下人同享利益;项羽就不是这样,有功劳的人他加以陷害,贤能的人他怀疑,这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皇上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坐在营幕内出谋定计,决定胜利于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子房;安定国家,抚慰百姓,供给军队粮饷,使粮食运输不断绝,我比不上萧何;联合百万兵众,交战一定胜利,攻城一定能夺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够任用他们,这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都不能加以信用,这就是他被我打败的原因啊。"臣子们都心悦诚服。

韩信到了楚地,找来供食过他的漂母,赐给她一千黄金。召来曾侮辱他要他从胯下钻过去的那个年轻人,任命他为楚国中尉,并对将领们说:"这位是壮士。当他侮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死他吗?杀了他得不了什么名声,所以就忍辱而达到了现在的境地。"

11 彭越已受了汉朝的封赐,田横惧怕受诛杀,便与徒属五百多人到了海上,居住在岛中。皇帝认为田横兄弟本来是平定齐地的人,齐地的贤士们大多归附他们;现在进居大海的岛中,不召他们回来,以后恐怕会作乱。便派了使者赦免田横的罪,召请他回来。田横辞谢说:"我烹杀了皇帝陛下的使者郦生,现在听说他的弟弟郦商任汉朝的将领,我十分恐惧,不敢遵奉皇帝的诏令。请求准许我

成为庶民百姓，居守在这海岛中。”使者回去报告，皇帝便下诏给卫尉郦商说：“齐王田横很快就要到来，他的随从人马有谁敢去骚扰的，要给予诛族之罪！”于是又派出使者带上旌节去召请田横，告诉他已诏令郦商不得干扰。汉帝的诏令说：“田横来洛阳，给予封赏高的为王，给予封赏低的为侯；如果不奉诏而来，则将起兵到海岛上诛杀。”

田横于是和宾客两人乘传车前往洛阳。在距离洛阳三十里的地方，到了尸乡驿站，田横辞谢汉使者说：“人臣拜见天子，按礼节应当先洗沐。”于是便停留在驿站里，对他的宾客说：“我当初与汉王都是南面称孤的一国之王；现在汉王成了天子，而我却是逃亡的奴虏，以臣下的身份事奉他，这种耻辱已够难堪的了。况且我烹杀了人家的兄长，和他那弟弟并肩事奉天子，纵使他畏惧天子的诏令不敢对我怎么样，难道我内心就不愧咎吗？况且皇帝陛下之所以想见我，只不过是想看一看我的面貌罢了；现在把我的头颅斩了送去，快马奔驰三十里地段，颜容面貌不会变样，仍然可以看得清楚。”田横说完便自杀，让宾客捧着他的头颅跟随汉使疾驰上奏皇帝。汉帝说：“矣！田横从平民起身，兄弟三人先后称王，难道不是很贤明的吗！”汉帝为田横之死流泪，任命田横的两名宾客为郎尉；派出兵卒两千人，以葬王者的礼仪葬田横。葬事完毕，那两位宾客都在田横墓冢旁挖掘坑穴，自杀而亡，为田横从死。汉帝听到后，十分震惊。认为田横的宾客都很贤明，还有五百人在海岛中，便派遣使者召唤他们回来；使者到了海岛，他们听说田横已经死了，也都自杀了。

12 初，楚人季布为项籍将，数窘辱帝。项籍灭，帝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钳为奴[1]，自卖于鲁朱家，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身之洛阳见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2]。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待间，言于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复见之。

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帝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臣光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网罗豪杰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

13 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3]，衣羊裘，因齐人虞将军求见上。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

召见，问之。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自后稷封邰[4]，积德累善，十有余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5]，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澠，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郎中，

号曰奉春君，赐姓刘氏。

【注释】

①髡(Kun 昆)钳：秦时的刑罚。髡是剃去头发，钳是用铁箍箍着脖子。

②伍子胥鞭荆平之墓：伍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楚平王听信谗言杀死伍奢；子胥投奔吴国，借吴国军队破楚，入郢都，挖开楚平王的墓而鞭其尸。荆平，即指楚平王。

③挽辂：绑在车辕上的一根横木叫辂，其作用是备人牵挽，所以叫挽辂。

④邰：即古邰国，或作骀国，商、西周时的国家，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

⑤伤夷：即创伤。夷，与"痍"同，受创为痍。

【译文】

12 当初，楚地人季布任项籍的将领，他多次围困汉帝刘邦。到了项籍兵败身亡时，汉高祖便悬赏千金捉拿季布；谁敢窝藏季布，就灭绝他的三族。季布于是剃去头发，用铁箍箍着脖子作为家奴，自己卖身到鲁朱家。朱家心里知道他是季布，购置了田宅给他劳动；朱家自己便到洛阳去见滕公，询问说："季布犯了什么罪！做臣子和各被自己的君主所用，只不过是尽职罢了；项氏的臣属难道能全部杀掉吗？现在皇上才得到天下，就因为私仇去捉拿一个人，为什么要向天下人显示自己胸怀如此狭窄呢！况且凭着季布的贤才，而汉朝又这样急着悬赏捉拿他，那他不是向北方投奔匈奴，就是向南投奔南越了。这样忌恨壮士而帮助敌国，正是伍子胥所以要鞭打楚平王的尸体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好好地向皇上进言！"滕公等待汉高祖有空时，便向他进言，如同朱家所说的意思。皇上于是赦免季布，召请他来任命为郎中，朱家便不再来看他了。

季布母亲的弟弟丁公，也曾任项羽的将领，曾穷追汉王高帝至彭城西。双方持刀剑接战，汉高帝着急，回头对丁公说："两贤之间难道要互相厄困吗！"丁公便带领军队退回。到了项王灭亡后，丁公

来谒见汉高帝。汉高帝便将丁公徇示军中，说："丁公做项王的臣子不忠诚，是使项王失去天下的人啊。"便斩杀了丁公，说："这是使以后做人臣的不要仿效丁公啊！"

臣司马光评论说：高祖从丰、沛起兵以来，网罗豪杰之士，招收逃亡的人，接纳叛变的人，为数也是很多的。到了即帝位之后，只有丁公以对项王不忠受到杀戮，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他在进攻夺取政权与守卫胜利成果时，所处的情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争战的时候，民众没有稳定独尊的君主；来投奔的就接受，本来是应该的。但到了成功时，自身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没有谁不是自己的臣民；假使不显彰礼义昭示臣民，便会使做臣子的各人怀着变诈的心而谋求大利，这样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吗！为此所以要以大义决断，使天下人都明白知道做臣子的不忠就无容身之地；而那些怀着私心以恩惠结交的人，哪怕是他曾救活过自己，还是与大义不相干。杀戮一个人而使千万人畏惧，他考虑事情难道不是很深远吗！汉高祖的子孙享有国家的禄命四百多年，是很应该的啊！

13 齐地人娄敬戍守陇西，路过洛阳，放下车上供挽车用的横木，穿着羊裘衣，通过齐地人虞将军请求进见皇上。虞将军想送新衣服给他更换。娄敬说："我穿缯帛衣时，就穿着帛衣去进见；穿褐布衣时，就穿着褐布衣去进见，始终不敢随便更换衣服。"于是虞将军进去报告皇上；皇上召见娄敬，询问他为什么事而来。娄敬说："皇帝陛下你建都洛阳，难道是想与周朝比隆盛吗？"皇上说："是的。"娄敬说："皇帝陛下你夺取天下与周朝不相同。周朝的祖先，从后稷封到邰地之后，积累善德，有十多个世代，到了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时，诸侯都归附它，于是灭亡了殷朝成为天子。到成王即位后，周公为国相，便营建洛邑，认为这地方是天下的中心，四方的诸侯来交纳贡品，路程平均。有德义就容易称王，无德义也容易灭亡。所以周朝昌盛时，天下和顺融洽，诸侯、四方夷狄没有不顺服的，各地都

献进贡品。到了周朝衰败时,天下诸侯没有谁来朝贡,周朝也不能管制它们;不只是它的德义丧失,而且国势也已衰弱。现在陛下你从丰、沛起事,席卷蜀、汉,平定关中三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一带作战,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得天下民众肝脑涂地,父子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中的不可计数;哭泣的哀声还没停止,受创伤的人还在痛苦呻吟,而你却想同周朝成、康时期比隆盛,我私下认为不相同啊。况且秦地依山带河,四周有险塞可防守;假使突然出现战乱危急,百万军队可以立刻召集。凭借秦朝原有基础,利用最好的膏腴沃地,这真是天府之地啊。陛下你进入函谷关建都于关中,山东地方即使出现战乱,秦朝的旧地仍可保全。好比与敌人搏斗,不扼住他的喉咙,击他的背,是不能取得全胜的。现在陛下你据守秦朝的故地,这也是扼住天下的喉咙而击他的背啊。"高帝问臣子们,臣子们都是山东人,争论说:"周朝称王几百年,秦国只传二世便灭亡了。洛阳东边有成皋,西边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洛二水,它的险固也是很可依靠的。"皇上问张良,张良说:"洛阳虽然有这些险固,但洛阳腹地很小,不过几百里,田地瘠薄,四面受敌,这里不是用武的地方。关中地方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西、蜀地,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饶,北边有胡地苑畜的利益,依靠西、南、北三面险阻防守,只以东面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可通过黄河、渭水漕运天下粮食,西运供给京师;诸侯有变乱,顺流而下,也可以转运积聚的粮食。这真是坚固的千里金城,天府之国啊。娄敬所说的对。"皇上当天便乘坐天子的专用车向西行,在长安建都。任命娄敬为郎中,号奉春君,赐姓为刘氏。

14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3],不食谷,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

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2]。”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15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16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

17 赵景王耳、长沙文王芮皆薨。

18 九月，虏臧荼。壬子，立太尉长安侯卢绾为燕王。绾家与上同里闾[3]，绾生又与上同日；上宠幸绾，群臣莫敢望，故特王之。

19 项王故将利几反；上自击破之。

20 后九月，治长乐宫[4]。

21 项王将钟离昧，素与楚王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

六　年

1 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帝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又问陈平，陈平曰：“人上书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

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诸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55],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

楚王信闻之,自疑惧,不知所为。或说信曰:"斩钟离昧以谒上,上必喜,无患。"信从之。十二月,上会诸侯于陈,信持昧首谒上;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以归,因赦天下。

田肯贺上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上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多称病,不朝从;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注释】

①道引：或作"导引"，运气令和，引体令柔的意思，为中国古代强身除病的一种养生方法。

②赤松子：传说是仙人，神农时为雨师服食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焚。至昆仑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

③闾(hàn 旱)：巷门，里门。

④长乐宫：在长安城东隅，本为秦时的兴乐宫，周围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此。

⑤巡狩：或作"巡守"，古时皇帝五年一巡狩，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

【译文】

14 张良向来多病，随从皇上入关中，就用导引术静居行气以养生，不食五谷，关门静居不与外界接触，说："我家世代为韩国相；到韩国灭亡时，不吝惜万金的家资，把钱财拿出来为韩国向强暴的秦国报仇，这博浪沙事件振动天下。我凭三寸之舌为皇帝的师傅，封为万户食邑的侯，这是布衣平民的极尊，对我张良来说已满足了。我希望抛弃人间的事情，想随从仙人赤松子去游四方罢了。"

臣司马光评论说：人有生就有死，就好比是有白天就一定有夜晚一样；自古至今，就没有超脱常规而独自长存不败的事物。凭着张子房的明达事理，完全能够知道有关神仙的传说是虚妄诡诞的；但是他想随从赤松子仙游的说法，他这样说的智虑意图是可理解的。在功名荣利这样的事情中，是做人臣的很

难处置的。如汉高祖所赞许的人，只有三杰而已；其中淮阴侯韩信被诛灭，萧何也曾被拘系监狱，不就是因为地位荣利极高而不知自止吗！所以张子房托言于神仙，抛弃人间的事，把功名当作与自己无关的身外之物，放弃荣利而不顾惜，所说"明哲保身"的人，张子房就是一位。

15 六月，壬辰日，大赦天下罪人。

16 秋季，七月，燕王臧荼反叛汉朝；皇上亲自带兵去征讨。

17 赵景王张耳、长沙文王吴芮都死去。

18 九月，俘虏了臧荼。壬子日，立太尉长安侯卢绾为燕王。卢绾与皇上是同里门的人，卢绾出生又与皇上出生同日；皇上宠爱卢绾，臣子们都不敢说什么，所以特别给封王。

19 项王过去的将领利几谋反；皇上亲自带兵击败他。

20 闰九月，修治长乐宫。

21 项王的将领钟离昧，向来与楚王韩信关系很好。项王死后，他逃亡来归附韩信。汉王怨恨钟离昧，听说他在楚国，便诏令楚国捕捉钟离昧。韩信刚到楚国，巡行各县邑，出入都陈列兵卒。

六年(庚子，公元前201年)

1 冬季，十月，有人上书告楚王韩信谋反。高祖将这事询问将领们，都说："快点出兵，把那小子坑杀！"高祖默不作声。又问陈平，陈平说："人家上书说韩信谋反，韩信知道吗？"高祖说："韩信不知道。"陈平说："陛下你的精兵比起楚国哪个强？"皇上说："不能超过楚国。"陈平又说："陛下的将领，带兵打仗有能超过韩信的吗？"皇上说："没有人能赶得上韩信啊。"陈平说："现在兵比不上楚国精，而将领又赶不上韩信，出兵攻楚，是促使战争发生啊，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啊！"皇上说："这该怎么办？"陈平说："古代时天子有巡狩出行的制度，会见诸侯。陛下你只管去出游，假装是巡游云梦，在陈县会见诸侯。陈县是楚国的西部边界；韩信听说天子为会见诸侯出游，他一定会没有顾忌地在郊外谒见；谒见时陛下你便捉拿他，

这仅仅是一个力士就能办好的事而已。"高祖以为说得对；于是派出使者通告诸侯在陈县相会，说"我将要到南方游云梦泽。"皇上便出巡南行。

楚王韩信听到高祖出巡，心里怀疑恐惧，不知该做些什么。有人对韩信说："斩杀钟离昧的头以谒见皇上，皇上一定很高兴，没有什么可忧虑的。"韩信听从了这个意见。十二月，皇上在陈县会见诸侯，韩信带上钟离昧的头谒见皇上；皇上命令武士捆绑韩信，放在随从的车里载着。韩信说："真像人家说的：'野兔死尽了，猎狗便会被烹杀；飞鸟打光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藏起来；敌国灭亡了，出谋略的臣子便会遭诛杀。'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本该烹杀！"皇上对韩信说："有人告你造反。"于是把韩信加上刑具载回长安，因此赦免天下罪人。

田肯恭贺皇上说："陛下你捕获了韩信，又徙都到了秦地关中。秦地，是有形势之胜的地方啊，有黄河如带，有群山险阻，地势有利；从这里出兵到诸侯各地，就好比从高屋上用瓶往下倒水。齐地，它的东面近海，有琅邪、即墨两地的富饶，它的南面有泰山的险固，它的西面有黄河为阻扼，它的北面有勃海渔盐海产的财利；有地方两千里，持戟武士一百万人，这等于是东面的秦国，不是亲族子弟，不可让他们做齐王。"皇上说："很好！"赏赐给田肯黄金五百斤。

皇上从陈县返回，到了洛阳，赦免韩信，封他为淮阴侯。韩信知道汉王畏忌他的才能，常常推托有病，不相见，不随从皇上；平日常常怏怏不乐，心里为与绛侯周勃、灌婴将军同列为侯感到羞耻。他曾经访问樊哙将军。樊哙跪拜迎送，自己称臣子，说："大王你肯亲自来看下臣！"韩信出门，笑着说："我竟与樊哙等人为伍了！"

皇上曾经与韩信随便谈论各位将领能带多少兵。皇上问："像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回答说："陛下你不过能带十万兵。"皇上说："就你自己来说能带多少兵？"韩信说：'我带兵越多越好啊。"皇上笑着说："越多越好，那为什么被我捉住呢？"韩信说："陛

下你不能带兵但很会带将,这就是我所以被你捉拿的原因。况且陛下你,真可说是'上天给予你的,不是人力取得'的啊。"

2 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1]。萧何封酇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2],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不敢言。张良为谋臣,亦无战斗功;帝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

3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3]。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为二国:以淮东五十三县立从兄将军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微时外妇之子肥为齐王[4];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4 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

阳，皆天下劲兵处；乃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寇；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5]。"上许之。

5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上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6]；而急趋丞相、御史定功行封[7]。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臣光曰：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8]；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国家无虞，利及后世。若良者，可谓善谏矣。

6 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9]。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

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家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户。

7 上归栎阳。

8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为太上皇。

【注释】

①剖符:把符分开。符是信物,分开为两半,受封人得一半,皇上执另一半。剖,破。

②发纵:纵放,这是指把猎狗纵放出去追逐猎物。

③填:通“镇”,镇守。

④微时外妇:指微贱时同居,而后来已外嫁的妇人。

⑤马邑:秦置县,治所在今山西省朔县。

⑥什方:什方县,或作什邡县,治所在今四川省什邡县。

⑦趋(cù 促):催促,赶快。

⑧觖(jué 决)望:不满意,抱怨。

⑨元功:指功劳大、年辈资历高的人。

【译文】

2甲申日，开始剖符分封各功臣为彻侯。萧何封为酇侯，所封的食邑最多。功臣们都说："我们披坚甲持剑戟，参加战斗多的一百多次，少的也有几十次。如今萧何没有参加征战的功劳，只靠主持文书及参加谋议，功劳却反而排在我们之上，这是什么道理？"高祖说："各位知道打猎的事吗？打猎时，去追杀兽类野兔的，是猎狗；而把猎狗纵放出去指示野兽方位的，是人啊。如今各位只可说是能够逐捕到野兽而已，是猎狗的功劳；至于说到萧何，他是纵放猎狗、指示野兽去向的，是猎人的功劳啊。"功臣们听后都不敢再发议论。张良是高祖的谋臣，也没有征战的功劳；高祖要他自己选择齐国地方三万户食邑。张良说："当初，我在下邳地方起事，与皇上你在留县会面，这是上天把我交给皇帝陛下；皇上你听用我的计谋，很幸运的是经常能奏效。我希望封给留县就足够了，不敢承当三万户的食邑。"于是封张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侯，陈平推辞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啊。"皇上说："我用先生你的计谋，克敌致胜，不是功劳是什么呢？"陈平说："要不是魏无知的推荐，我又怎么能进用呢？"皇上说："像你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忘本的了！"于是又赏赐魏无知。

3高祖以为天下刚平定，儿子年幼，兄弟又少，以秦朝因孤立无援而灭亡为鉴戒，想大封同姓宗族以便镇定、安抚天下。春季，正月，丙午日，把楚王韩信原有的领地划分为两个属国：把淮东的五十三个县，封立堂兄刘贾将军为荆王；把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个县，封立弟弟文信君刘交为楚王。壬子日，把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个县，封立兄长宜信侯刘喜为代王；把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个县，封立自己微贱时同居妇女所生儿子刘肥为齐王；凡是能讲齐地方言的人民都划给齐王管理。

4皇上认为韩王信有武勇才略，他所封的地方北边接近巩县、洛阳，南边靠近宛县、叶县，东边有淮阳，都是天下强兵征战的要地；便把太原郡三十一县置为韩国，把韩王信徙封到太原以北的地方，

让他去防御匈奴，在晋阳定都。韩王信向皇帝上书说："韩国挨着边境，匈奴常来侵扰；晋阳地方距离边塞遥远，请求修建马邑城。"皇上答应了韩王的请求。

5 皇上已分封大功臣二十多人，其余没有分封的日夜都在争功求封，没能得到封赏。皇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上望见将领们总是相聚坐在沙地上议论。皇上问："这些人在说些什么呢？"留侯说："陛下你不知道吗？这是在谋反啊！"高祖说："天下最近才安定下来，是什么缘故又要谋反呢！"留侯说："陛下你以平民起事，靠着这些人取得了天下；现在你当上天子，而所封赐的都是旧交及自己亲近的人，所诛杀的都是你生平仇怨的人。现在军吏们计议，要按功封赏，遍封功臣，天下的土地民户不够数，因此他们顾忌陛下你不能分封所有功臣；又怕自己平生犯过的过失被你猜疑，甚至怕被你诛杀，所以便相聚谋反。"高祖于是忧虑说："这该怎么办呢？"留侯说："皇上你平生所最憎恨的人，而且臣子们也都共知的，是哪一位？"皇上说："雍齿与我有旧怨，他曾多次困辱我；我早想杀了他，只因为他功劳也多，所以不忍心杀他。"留侯说："现在赶快分封雍齿，那么臣子们大家都会树立信心了。"于是高祖摆设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速催促丞相及御史评定功臣的功劳大小，实行封赏。臣子们吃完酒宴，都很高兴，说："雍齿还能封为侯，我们这些人不必多虑了！"

臣司马光评论说："张良做高祖的谋臣，高祖把心腹大事都交给他，他应该是知无不言的；哪里有听说将领们在谋反，一定要等到高祖亲眼看到他们在私下议论，然后才说了出来的呢！大概是因为高祖刚得到天下，多次凭自己的爱憎实行诛赏，或者有时害及很公正的人，臣子们往往有抱怨或自危的想法；所以张良利用这件事敬献忠心以转变高祖的思想，使皇上没有偏袒私交的失误，下面没有因猜惧而产生图谋，这样国家没有忧患，利益可长久地传给后世子孙。像张良这样做，可以

说是很会规劝人的啊。

6 列侯全都受封之后，皇上下诏论定立有大功的十八个人的先后位次。大臣们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多处创伤，攻克城池，略取土地，功劳最多，应该排在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言说："各位臣子所议论的都有不当，曹参虽然有攻战略地的功劳，这只不过是战争时的事罢了。皇上与楚项羽相抗衡达五年之久，其中军队覆灭士卒死亡、而皇上自己也逃亡遁身的情况有很多次；但是萧何却经常从关中派遣士卒给汉军补充兵员，不需皇上下诏令召唤他，而几万人的部众都从关中派遣来会合。皇上的军粮多次匮乏断绝，部队又没有存粮，而萧何漕运关中粮食，不断供应粮饷。陛下即使多次丧失了山东的土地，萧何还是常常保全关中土地以等待陛下，这是万世不灭的功劳啊。如今即使没有数以百计的像曹参这样的将领，对于汉朝来说又有什么缺失；汉朝得到他们，不一定可指望保全。为什么以争战一时的功劳放在万世不灭的功劳之上呢？萧何应该排在第一，曹参排在其次。"皇上说："很好！"于是赐予萧何可以带剑穿皮靴上殿，朝见皇上时不必快步上前行礼。皇上说："我听说'荐进贤人的人应受最高的赏赐'。萧何的功劳虽然很高，得有鄂君的荐进便更显彰了。"于是就用鄂千秋已有的食邑，封他为安平侯。这一天，把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都给予封赏，都封有食邑；加封给萧何食邑两千户。

7 皇上返回栎阳。

8 夏季，五月，丙午日，尊称太公为太上皇。

9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余年。及秦灭，匈奴复稍南渡河。

单于头曼有太子曰冒顿[1]。后有所爱阏氏[2]，生少子，

头曼欲立之。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3]，乃使冒顿质于月氏。既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

冒顿乃作鸣镝[4]，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冒顿乃以鸣镝自射其善马，既又射其爱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斩之。最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可用；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遂杀头曼，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东胡闻冒顿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居顷之，东胡又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东胡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闲脱[5]。东胡使使谓冒顿："此弃地，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出者斩！"遂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冒顿遂灭东胡。

既归，又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6]、肤施[7]。是时，汉兵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

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威服诸国。

秋，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九月，以马邑降匈奴。匈奴冒顿因引兵南逾句注[8]，攻太原，至晋阳。

10 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去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9]，野外习之。月余，言于上曰："可试观矣。"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

七　年

1 冬，十月，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先平明，谒者治礼，以次引入殿门，陈东、西乡。卫官侠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10]，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11]。

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12]，赐金五百斤。

初，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下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其书，后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知委己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

趋一时之功哉！

【注释】

①冒顿(mò dú 默牍)：匈奴单于，姓挛鞮。

②阏氏(yān zhī 烟支)：亦作"焉提"，汉时匈奴单于之妻的称号。

③月氏(zhī 支)：古族名，其部族在秦、汉时游牧于敦煌、祈连间。

④鸣镝(dí 敌)：响箭。

⑤瓯脱：用土筑成的了望台，是备警的设施。

⑥朝那：朝那县，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⑦肤施：肤施县，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无定河北岸。

⑧句注：句注山，又名陉岭、西陉山，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

⑨蕞(zuì 最)：同"蕝"，古代演习朝会礼仪时束茅以表示位置的名称。

⑩传警：传声而唱，以为警戒。这是皇帝临朝时的一种规仪。

⑪法酒：如同说礼爵，饮酒有节制，不饮到醉的程度。

⑫太常：官名。秦代叫奉常，掌管宗庙礼仪。

【译文】

9 当初，匈奴畏惧秦军，向北迁徙游牧有十多年。到了秦朝灭亡时，匈奴又逐渐南移，渡过黄河。

匈奴单于头曼有太子叫冒顿。后来头曼单于所宠爱的阏氏生了小儿子，头曼想立小儿子为太子。这时，东胡部族强大，月氏部族也很强盛，头曼便派冒顿到月氏作人质。不久头曼加紧进攻月氏，月氏想杀死冒顿。冒顿便偷偷骑上月氏的好马，逃亡返回匈奴；头曼认为他有胆略，要他率领一万骑兵。

冒顿于是制作响箭，训练他的部属骑马射箭。下令说："听见响箭射出后不跟着射箭的，处斩！"冒顿于是用响箭射击自己的好马，接着又射击自己的爱妻；随从人员中有人不敢跟着发射的，都被斩杀。最后以响箭射击单于的好马，随从的人都跟着发射；于是冒顿知道部属能听命作战。冒顿跟随头曼出猎，他用响箭射头曼，他的

随从人员也跟着射头曼，于是射死了头曼，又把后母、弟弟以及不听从命令的大臣全部杀死，冒顿便自立为单于。

东胡听说冒顿立为单于，便派了使者对冒顿说："想得到头曼在世时乘骑的千里马。"冒顿便询问臣下，臣下都说："这是匈奴的宝马，不要给他！"冒顿说："为什么跟人家是个邻邦，而吝惜自己的一匹马呢？"便把马给了东胡。过了不久，东胡又派使者对冒顿说："我想得到单于的一位阏氏。"冒顿又询问左右臣属，臣子们都发怒说："东胡逞强无道，竟来索要阏氏！请求出兵去攻击他！"冒顿说："为什么同人家是邻邦，而爱惜自己的一个女子呢？"就把自己所爱的阏氏给了东胡。东胡王便更加骄傲了。东胡与匈奴国境之间，有一块闲置的土地没有人居住，这土地有一千多里，双方各居住在它的边界上，建造了望用的土堡。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这是抛荒了的土地，我东胡想占有它。"冒顿询问臣子们，臣子们中有人说："这是抛荒了的土地，给他也可以，不给他也可以。"于是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为什么要给东胡！"那些说了可给予东胡的人，都被斩杀了。冒顿跨上了战马，下令说："国内有迟疑出战的斩！"便去袭击东胡。东胡起初轻视单于冒顿，不作防备；冒顿于是灭亡了东胡。

冒顿返回匈奴，又向西击败月氏，向南兼并了楼烦、白羊两个在黄河以南的部族王，于是侵扰燕、代等地，全部收复蒙恬时所夺取的匈奴原有土地，以及汉朝边关内过去的河南塞到朝那、肤施等县地方。这时，汉兵正在与项羽的军队相对抗，中国为战争所疲惫。由于这样的缘故，冒顿才能得以强大。他有引弓之士十多万人，威震各国。

秋季，匈奴在马邑围攻韩王信。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出使匈奴，请求和解。汉朝出兵去援救韩王信；又怀疑韩王信多次暗中派出使者，有叛变的意图，派人去责备韩王信。韩王信恐惧被加罪诛杀，九月，便以马邑投降匈奴。匈奴冒顿单于便带兵向南越过句注山，进

攻太原，到达晋阳。

高祖废除了秦朝烦苛的礼仪，仪制法令都很简易。臣子们争功，饮酒而醉，有的人乱呼乱喊拔剑击柱，高祖十分厌恶。叔孙通向高祖进言："那些儒生很难同他们一块进取建立事业，但可同他们一起守住建成的大业。我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我的弟子们共同拟定朝廷礼仪。"高祖说："不会有困难吗？"叔孙通说："五帝的乐律不同，三王的礼制不相同；礼制，是依据时代不同、人情世俗不同而增减损益的。我想采用古代礼制，同秦代的仪制相混杂拟订好。"皇上说："可以试一试，只是要容易了解，估计我所能实行的便订上去！"

于是叔孙通出使去鲁地，征鲁地儒生三十多人。鲁地儒生有两人不肯随叔孙通来，说："你所事奉过的将近有十位君主，你都当面奉承讨好得到他们的亲近尊敬。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去的人还没有埋葬，受伤的人还没有治好，又想起用礼、乐。礼、乐的始端要积德百年之后才能谈得上起用。我不忍心做你所要做的这些事；你走吧，不要玷污我！"叔孙通笑着说："你真是个鄙儒，不晓得应时变化！"便同所征召的三十人向西进入关中，与皇上亲近的臣子中有学问的人，以及弟子一百多人，制成绵束位次表蓆，在野外实习礼仪。练习了一个多月，对皇上说："可以看一看了。"皇上要他试行礼仪，看了之后说："这些礼仪我能够做到。"于是下令臣下练习。

七年（辛丑，公元前 200 年）

1 冬季，十月，长乐宫建成，诸侯臣下都来朝贺。在黎明之前，谒者指挥礼仪，臣下依次进入殿门，在东边排开阵势，面朝西。侍卫官排列殿阶两边并分布站立殿廷中，都手握兵器，打着旗帜。皇帝将要上殿，于是警戒，皇帝所坐的辇车才出房门；谒者引导诸侯王及其以下到俸禄六百石的官吏，按次序敬贺，没有谁不是肃敬恐惧的。到了行礼完毕，又摆设礼酒。侍卫们坐在殿上，都伏身在地，低着头，以尊卑次序起身敬贺。频频敬酒之后，谒者传言'罢酒'，御史便执法拉出不

按礼仪行事的人,把他们带出殿外。整个朝贺礼仪完毕直到摆酒宴,没有人敢喧哗违反礼仪的。于是高祖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便任命叔孙通为太常官,并赐黄金五百斤。

当初,秦统一天下,采纳六国的礼仪,选择其中尊敬君上、抑制臣下的仪制加以保留。到了叔孙通制订礼仪,又作了许多更改,但大抵都是袭用秦朝的旧仪,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臣僚称呼、宫室名称、官名等,都很少变更。叔孙通的礼仪书,后来与律、令一同著录,收藏在法官那里;法家又不外传,臣民没有谁说到它的了。

臣司马光评论说:礼作为一个事物是博大的啊!把它用在个人自身,那么动静有节度,一切行为规范都具备了;把它用在家庭中,那么便能做到内外有别、亲族和睦;把它用在乡里中,那么长幼辈份分明、风俗教化和治美好;把它用在国家,那么君臣上下有等次,政治制度健全;把它用在天下,那么诸侯都顺服,纪纲端正;难道只是平日在几席上的应酬、在宫室庭屋之间的居处有了它而不致淆乱吗!凭着汉高祖的圣明通达,他听了陆贾论述古今兴败存亡的鉴戒后,称赞说很好,看到叔孙通制订的礼仪施行后而赞叹。然而他不能同三代之一言列的原因,其敝病在于不学习罢了。当时,如果有大德辅佐他,开导他以礼治天下,那么他的功业难道就这样为止境吗!可惜啊!叔孙通的器度太小了!他只剽窃了礼制的糟粕,用来迁就世俗,取宠皇上而已,这样就使得先王的礼制沦落丧失而不能复兴,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这难道不是十分痛心的吗!所以扬雄讥讽说:"往昔鲁地有位大臣,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问:'他是怎样的大臣呢!'回答说:"叔孙通想制订君臣之间的礼仪,到鲁地召请礼仪先生,所不能请到的就两位大臣。'问:'像这样,那么孔仲尼被诸侯历聘做得不对吗?'回答说:'仲尼被诸侯历聘,只是要施用自己的礼仪制度。如果抛弃自己的礼仪制度去顺从别人的要求,那样虽有规矩、准绳,礼仪制度又

哪能施用！'"扬子的话说得多好啊！作为大儒，怎么肯毁掉礼仪制度的规矩、准绳，而去追逐一时的功利！

2上自将击韩王信，破其军于铜鞮[1]，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2]、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与信及匈奴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3]，至晋阳，汉兵击之，匈奴辄败走，已复屯聚，汉兵乘胜追之。会天大寒，雨雪，士卒堕指者什二三。

上居晋阳，闻冒顿居代谷，欲击之。使人觇匈奴[4]，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使匈奴，未还；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逾句注。刘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

帝先至平城，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灵，单于察之！"冒顿与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从解角直出。帝出围，欲驱；太仆滕公固徐行。

至平城,汉大军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令樊哙止定代地。

上至广武,赦刘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帝南过曲逆[59],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乃更封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平从帝征伐,凡六出奇计,辄益封邑焉。

3 十二月,上还,过赵。赵王敖执子婿礼甚卑;上箕倨慢骂之。赵相贯高、赵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60]!"乃说王曰:"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无礼;请为王杀之!"张敖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先人亡国,赖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帝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等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倍德;且吾等义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杀之,何污王为!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4 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赦为郃阳侯。辛卯,立皇子如意为代王。

5 春,二月,上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汹汹,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

臣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

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加”，岂不谬哉！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鄱侯启之也！

6 上自栎阳徙都长安。

7 初置宗正官[7]，以序九族。

8 夏，四月，帝行如洛阳。

【注释】

①铜鞮：铜鞮县，治所在今山西省沁县南古城。

②白土：白土县，治所在今陕西省神木县西北。

③广武：广武县，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南之古城。

④觇(chān 搀)：窥看。

⑤曲逆：曲逆县，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东南。

⑥孱(chán 缠)：懦弱。

⑦宗正官：掌管皇室亲属的官。

【译文】

2 皇上亲自率领军队进击韩王信，在铜鞮县把韩王信的军队打败，斩杀了他的将领王喜。韩王信逃亡投奔匈奴；白土县人曼丘臣、王黄等人立赵国的后裔赵利为王，又收集韩王信溃败的散兵，与韩王信及匈奴联合打算进攻汉军。匈奴派了左、右贤王率领一万多骑兵，与王黄等人驻屯在广武县以南，直至晋阳。汉军攻击他们，匈奴便失败逃走；不久又相聚，汉军乘胜追击。适逢天气十分寒冷，下雨雪，士卒有十分之二三冻掉了手指。

皇上在晋阳居住，听说冒顿军驻在代谷，便想去进攻他。派人去窥视匈奴军的动静，冒顿埋伏了他的壮士及肥壮的牛马，只能看到老弱的牧民及瘦弱的牲畜。派出去探察的使者有十个人回来，都

说可以去攻击匈奴。皇上又派刘敬去出使匈奴,他还没有回来;汉军三十二万人便已全部出动向北去逐击匈奴,越过了句注山。刘敬返回之后,报告说:"两国相交战,本来应该炫耀自己的实力,显示自己军队的长处;如今我前往匈奴,只看到瘦弱的牲畜,老弱的牧民,这一定是想显现短处,埋伏了精兵以图战争胜利。我认为不可去攻击匈奴。"这时,汉军已经出发,皇上发怒,漫骂刘敬说:"你这个齐地奴虏,靠着能说会道做了官,如今却胡说八道来使我的军队丧气!"便把刘敬囚禁于广武县。

高祖先来到平城,军队还没有全部赶到;冒顿发动精锐骑兵四十万人,在白登台包围高祖七天,汉军内外不能相救援、供粮饷。高祖用了陈平的秘密计谋,派出使者暗中给匈奴阏氏送了丰厚的财物。阏氏对冒顿说:"两国君主不相围困。现在即使占领了汉朝的土地,而单于你也终究不能居住啊。况且汉朝君主也有神灵保佑,单于你要明察这事!"冒顿原来与王黄、赵利约定会师,而王黄、赵利的军队迟迟不来,怀疑他们与汉军有密谋,于是撤除包围圈一角。恰逢天有大雾,汉军派人内外来往,匈奴没有发觉。陈平命令强弩加两个箭矢,向外面射,从解围的一角直射而出。皇上冲出了包围,想快马奔走;太仆滕公却照样缓缓而行。到了平城,汉朝的大军也已到达,匈奴骑兵便解围而去。汉朝也收兵返回,命令樊哙留下以平定代郡的地方。

皇上到了广武,赦免了刘敬,说:"我不听用你的话,以至在平城被围困;我已经把在你之前出使匈奴的十人杀死了!"于是封给刘敬食邑二千户,封为关内侯,称号为建信君。高祖向南行,经过曲逆县,说:"多么壮观的县啊!我巡行天下,只看到洛阳与这个县壮观。"于是封陈平为曲逆侯,把这个县全部作为食邑。陈平随从高祖征战,共出了六次奇计,每次都增加了封邑。

3十二月,皇上返回,经过赵国,赵王张敖行子婿礼十分谦卑;皇上伸着两脚而坐谩骂张敖。赵国相贯高、赵午等人都很愤怒,说:

"我们的赵王，是懦弱的王啊！"于是对赵王说："天下豪杰相继起事，有能力的人先立为王。现在你事奉皇上十分恭敬，而高祖却傲慢无礼；我们请求替你杀了皇上！"张敖咬破手指淌出血，说："你们为什么说出这样的错话！我的先人亡了国，依靠皇上才得以重建赵国，德泽流传子孙；一丝一毫都是皇上的功德啊。希望你们不再说出这样的话！"贯高、赵午等都互相说："这是我们不对啊。我们的王是忠厚长者，不背弃恩德；况且我们守正义不受污辱。现在皇上污辱我们的赵王，所以才想杀死皇上，何必去玷污我们赵王！事情成功了归王所有，事情失败我们只有身当其罪罢了。"

4 匈奴进攻代国地方。代王刘喜抛弃代国，自己返回长安。皇上赦免他的罪过，降为郃阳侯。辛卯日，立皇子如意为代王。

5 春季，二月，皇上到了长安。萧何修建未央宫，皇上看见未央宫十分壮丽，很忿怒，对萧何说："天下乱纷纷，多年劳苦，成败还不可测，为什么建造宫室这样没有节制！"萧何说："正因为天下还没安定，所以可趁机建造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不壮丽就不能庄重威势，而且可以不让后世有所追加。"皇上听后很高兴。

臣司马光评论说："做君王的以仁义为美德，以道德为威势，没有听说过凭宫室豪华镇服天下的啊。天下没有安定，应当克己节俭以救民的急需；而只顾先建造宫室，难道能说知道哪是急务吗！古时候夏禹宫室卑陋而夏桀却建造豪华的倾宫。凡是能创业立传统的君主，都能自己实行节俭以示范子孙，但是他的末世子孙尚且还会陷入淫侈浮靡之中，更不要说以奢侈示范子孙的了！竟说出"不让后世子孙有所追加"，难道不是很荒谬的吗！到了汉武帝时，终于因建造宫室使天下疲敝，这未必不是由酇侯萧何开端的啊！

6 皇上由栎阳迁都到长安。

7 开始设置宗正官，以管理皇帝的宗族。

8 夏季，四月，皇帝出行，前往洛阳。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二

汉纪四　起玄默摄提格，尽昭阳赤奋若，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　年

1 冬，上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1]，过柏人[2]。贯高等壁人于厕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东垣至。

2 春，三月，行如洛阳。

3 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3]，操兵、乘、骑马。

4 秋，九月，行自洛阳至；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皆从。

5 匈奴冒顿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座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

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奈何？”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辨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知，不肯贵近，无益也。”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　年

1 冬，上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臣光曰：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

2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杰、

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杰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3 十二月,上行如洛阳。

4 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辎车胶致[4],与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搒笞数千,刺剟[5],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

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箕踞而骂。泄公与相劳苦,如生平欢,因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于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春,正月,上赦赵王敖,废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

篡弑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亢，遂死。

荀悦论曰：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

5 诏：“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6 二月，行自洛阳至。

7 初，上诏：“赵群臣宾客敢从张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以从。及张敖既免，上贤田叔、孟舒等。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上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注释】

①东垣：东垣县，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南。

②柏人：柏人县，治所在今河北省隆尧县西尧城西北。

③绮（qǐ 起）：有花纹的丝织品。縠（hú 斛）、纱纱一类的丝织品。絺（chī 痴）、细葛布。罽（jì 计），一种毛织品。

④槛（jiàn 监）车：古代的一种囚车。

⑤剸（duò 乡）：刺。

⑥箯（biǎn 鞭）：竹子编成的舆床。

【译文】

汉纪四　起壬寅（公元前 199 年），止癸丑（公元前 188 年），共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壬寅,公元前199年)

1 冬季,皇上率军到东垣县攻击韩王信的馀部,路过柏人县。贯高等人在厕所里的墙壁中藏了人,想要挟皇上。皇上想在柏人县留宿,心里有异常的感觉,便询问说:"这里的县名叫什么?"回答说:"柏人。"皇上说:"柏人,就是被别人逼迫啊。"便不留宿而离开了柏人县。十二月,皇上从东垣回到长安。

2 春季,三月,皇帝出行到洛阳。

3 下令凡是坐着贩卖的贾人,不准穿锦、绣、绮、縠、絺、纻、罽的衣料,不准带兵器,不准乘车、不准骑马。

4 秋季,九月,皇上从洛阳回到长安;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都随从皇上。

5 匈奴冒顿单于屡次侵害北边。皇上为这事忧虑,问刘敬。刘敬说:"天下刚刚安定,士卒在战争中受疲累,不可以用武力去征服冒顿。冒顿杀了他的父亲自立为单于,把母亲们当妻子,靠武力作威作福,不可以用仁义去劝说他。只可以作长久之计,让他的子孙成为我们的臣属罢了;但是我怕陛下你不能做到。"皇上说:"为什么?"刘敬回答说:"陛下你假使能把嫡生的公主给冒顿为妻,以丰厚的财物奉送给他,冒顿就一定会很爱慕,立她为阏氏,她生了儿子,一定会立为太子。陛下你把每年四季汉朝多余的财物,而又是匈奴缺少的东西多奉送给他,并且派遣能言善辩的人以礼节去晓谕他,这样冒顿在世,那他就是你的女婿;要是他死了,那么外孙就继位为单于;哪里听说过外孙同大父抗礼的呢!这就可以不经过战争而逐渐臣服他。假期陛下不能遣送嫡生公主,而让宗族女子及后宫嫔妃假称为公主,给他知道之后,他就不肯尊重和亲近她们,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高祖说:"很好!"便想派遣公主去。吕后知道后日夜哭泣,说:"我只生了太子、一个女儿,为什么要抛弃给匈奴!"皇上终究不能派遣公主。

九年(癸卯,公元前198年)

1冬季,皇上取平民家的女子假称为公主,嫁给单于为妻;派了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盟约。

臣司马光评论说:建信侯说冒顿残暴,不可以用仁义去劝说他,而想同他结为姻亲,为什么这样前后相违背呢!骨肉间的恩爱,尊卑的次序,只有仁义的人才能了解,为什么想用这些去使冒顿顺服呢?大抵说来,前世的帝王驾御夷狄,夷狄顺服就以德义去感怀他们,夷狄反叛就以威力去震慑他们,没有听说同夷狄结为婚姻之亲的。况且冒顿把自己的父亲都看作禽兽而加以射猎,那他心目中那里会有岳父丈人!建信侯说的与匈奴结姻亲的办法,本来就是疏陋的;更何况鲁元公主已经是赵国的王后,又可以夺取给匈奴吗!

2刘敬从匈奴那里回来,便向高祖说:"匈奴在黄河以南的白羊、楼烦王,距离长安较近的有七百里路程,轻骑快马一日一夜便可到达关中。关中刚遭到战争的破坏,人民少,土地肥饶,可以充实人民。诸侯刚起来反秦时,不是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氏没有谁能够兴兵的。陛下你虽然在关中建都,实际上人民少,关东还有六国时的强大宗族;一旦有变乱,陛下你也不能高枕安卧啊。我希望陛下你把六国的后代,以及豪杰、名家迁徙来居住关中;没有战事时可以防备匈奴,诸侯有变乱时,也可以率领他们向东征伐。这是强本弱末的办法啊。"皇上说:"很好!"十一月,迁徙齐国、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等五族及豪杰到关中,给他们好的田、宅,迁徙的总共有十多万人口。

3十二月,皇上出行到洛阳。

4贯高的仇家知道他想杀害皇上的计谋,便上告这非常之事。于是皇上逮捕赵王张敖以及想谋杀皇上的人。赵午等十多人都争着自刎;只有贯高发怒骂他们说:"哪个要你们谋杀皇上的?如今赵王本来没参加预谋,也一起把他捕捉了。你们都自杀死了,哪一位去

申明赵王没有谋反呢?"于是贯高便被收进囚车,车身四周密闭,送到长安。贯高回答狱吏的审问说:"这只是我们这些下属预谋的,赵王实在是不知道。"狱吏动用刑具,用笞击打几千次,用铁刺刺贯高,贯高身无完肤,他终究不再说话。吕后多次说:"张王因为是公主的夫婿,不该有这谋杀皇上的事。"皇上发怒说:"假使张敖据有了天下,难道找不到像你的女儿这样的人吗!"不听取吕后的话。

廷尉把贯高的事及供词报告皇上。皇上说:"他真是壮士!谁和他是知交?让他以私人情谊去问他。"中大夫泄公说:"他是我同邑的人,向来与我相好,但赵国是讲求信义、不受侵辱、看重承诺的啊。"皇上派泄公持节到囚禁贯高的竹制舆床前。泄公向贯高慰问痛苦,就像平日那样的欢洽,便问贯高:"赵王真有杀害皇上的计谋吗?"贯高说:"人的本性难道不是各人都亲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吗?现在我的三族都已经判为死罪,难道我爱赵王超过爱我的亲人吗?只是想到赵王实在没谋反,只我们这些人谋划的。"贯高还详细说出原来要这样做的意图,以及赵王不了解这些谋划的具体情节。于是泄公进了朝廷,把这些情况报告皇上。春季,正月,皇上赦免赵王敖,把他降为宣平侯,把代王如意徙为赵王。

皇上赞赏贯高为人正直,派泄公去告诉他说:"赵王张敖已经出狱。"因此赦免贯高的罪。贯高听了后高兴地说:"我们的赵王真是出狱了吗?"泄公说:"是的。"又说:"皇上赞赏你,所以赦免你。"贯高说:"我所以不自杀而死,忍受刑罚以致一身无完肤的原因,是要申明赵王没谋反啊。现在赵王张敖已出狱,我的责任已经尽了,死也不遗恨了。况且作为人臣有弑杀皇上的恶名,哪里还有面目再去奉事皇上呢!即使皇上不杀我,我心中不愧咎吗!"说完便仰头拉断自己的喉咙而死。

荀悦议论说:贯高首先谋划作乱,是谋杀君主的逆贼;虽然他能出证申明赵王没谋反,但是他这点诚心不能掩盖大逆不道的行为,私人的品行不能赎买所触犯的公法。《春秋》里的

义是以遵循正道为最重要，他的罪是不可赦免的啊。

臣司马光评论说：汉高祖因骄慢而失去臣下，贯高因逞狠而使自己的君王亡国。促使贯高图谋叛逆的，是汉高祖的过失；使张敖亡国的，是贯高的罪过啊。

5 高祖下诏："丙寅日以前犯罪，判了斩首以下罪刑的，都给予赦免。"

6 二月，皇上从洛阳回到长安。

7 当初，皇上下诏："赵国的臣子及宾客敢随从张敖到长安的，都处于族灭的刑法。"赵国的郎中田叔、孟舒都自己剃光了头，以铁圈箍颈作为赵王的家奴随从来长安。到了张敖赦免罪过之后，皇上赞赏田叔、孟舒等人，召见他们，与他们交谈，认为汉朝朝廷的臣子中没有人能在他们之上的。皇上于是任他们为郡守、诸侯相国。

8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9 更以丞相何为相国。

十 年

1 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栎阳宫。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万年[1]，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

2 定陶戚姬有宠于上，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谓如意类己；虽封为赵王，常留之长安。上之关东，戚姬常从，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益疏。上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

笑。吕后侧耳于东厢听，既罢，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时赵王年十岁，上忧万岁之后不全也；符玺御史赵尧请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上曰："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赵，而以尧代昌为御史大夫。

3 初，上以阳夏侯陈豨为相国，监赵、代边兵；豨过辞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豨曰："唯将军之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

豨常慕魏无忌之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29]，过赵，宾客随之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赵相周昌求入见上，具言豨宾客甚盛，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韩王信因使王黄、曼丘臣等说诱之。

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称病不至；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自东击之。至邯郸，喜曰："豨不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

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对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

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上谩骂曰：

"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渐,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

又闻豨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所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

十一年

1冬,上在邯郸。陈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将骑千余军曲逆,张春将卒万余人渡河攻聊城[3];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不下,攻残之。赵利守东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购王黄、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于是陈豨军遂败。

淮阴侯信称病,不从击豨,阴使人至豨所,与通谋。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恍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载!"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

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用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各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注释】

①万年：万年县，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武屯镇附近古城村南。

②告归：请求休假回家。

③聊城：聊城县，治所在今山东省聊城县西北。

【译文】

8　夏季，六月月终，日食。

9　改称丞相萧何为相国。

十年(甲辰，公元前197年)

1　夏季，五月，太上皇在栎阳宫中死去。秋季，七月，癸卯日，葬太上皇于万年县。楚王、梁王都来送葬。赦免栎阳县囚徒的罪。

2 定陶人戚姬得到皇上的宠爱，她生了赵王如意。皇上认为太子仁懦，又说如意像自己；虽把如意封为赵王，但又常把他留在长安。皇上到关东，戚姬经常随从，她日夜啼泣，想立自己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吕后年纪大，经常留守长安，与皇上的关系日益疏远，皇上想废掉太子而立赵王为太子，大臣们力争保住太子，都没有得到皇上的同意。御史大夫周昌在朝廷上力争，皇上问他有什么理由。周昌口吃，又加上心里很忿怒，说："我口吃话说不好，但我极极知道废太子不可行！陛下您想废掉太子，我极极不奉行诏令！"皇上听周昌口吃说话便欣然大笑。吕后在殿屋东堂侧耳偷听，等殿上争论完毕之后，见到周昌就下跪道谢，说："没有你力争，太子几乎被废掉了。"

当时赵王年龄十岁，皇上忧虑自己死了之后赵王不能保全；掌管符玺的御史赵尧请求为赵王安置一位尊贵而且能力强的丞相，而且应该是吕后、太子、臣子们向来都尊敬而且畏忌的人。皇上问："谁可以担任赵王的丞相呢？"赵尧说："御史大夫周昌，就是可任为丞相的人。"皇上便任命周昌为赵王丞相，而任赵尧代周昌为御史大夫。

3 当初，皇上任命阳夏侯陈豨为相国监督赵、代两地边境上的驻军；陈豨去访问及辞别淮阴侯韩信。淮阴侯拉着他的手，要侍从们都退出去，自己与陈豨在庭院中步行，仰望着天上叹息说："你可以一块交谈心里话吗？"陈豨说："只听将军你的指示！"淮阴侯说："你现在驻守的地方，是天下精兵聚合的地方；而你，又是皇帝陛下信任亲近的臣子。如果有人说你叛变，皇帝陛下一定不会相信；要是再有人来说你叛变，皇帝陛下便会怀疑你了；如果第三个人又来说你反叛，皇帝陛下一定发怒并把你的兵权夺去由他自己统率军队。那时我为你在内地起兵，天便可夺取了。"陈豨早已知道韩信的才能，很相信他的话，说："一定恭敬地听从你的指教！"

陈豨常常羡慕信陵君魏无忌能养士。到了任丞相守边时，告假

回家，经过赵国，宾客随从他的有一千多辆车，邯郸官舍都被宾客住满了。赵国丞相周昌请求进见皇上，详细报告陈豨的宾客极多，几年来在外地专擅兵权，恐怕他作乱。皇上派人审核陈豨的宾客在代国许多犯法的事实，大多牵连到陈豨。陈恐惧；韩王信便派了王黄、曼丘臣等去引诱劝说他反叛。

太上皇死时，皇上派人召回陈豨，陈豨推托有病不来长安；九月，他便与王黄等反叛，自称为代王，占领了赵、代一带地方。皇上亲自从东面进击陈豨。到了邯郸，皇上高兴地说："陈豨不占据邯郸却在漳水布阵，我知道他不足为害了！"

周昌向皇上禀奏："常山有二十五座城池，有二十座城池失守；请求诛杀当地的守、尉。"皇上问："守、尉反叛了吗？"周昌回答说："没有。"皇上说："这是兵力不足，没有罪。"

皇上命令周昌在赵国壮士中挑选可以充任将领的人，周昌带来见面的有四个人。皇上谩骂说："这些小子能担任将领吗？"四个人都很惭愧、害怕，伏在地上不敢起身；皇上封给他们每人千户食邑，任命他们为将领。随从侍卫规劝说："随从你进入蜀、汉的人，为你攻伐楚军的人，都没有普遍给予赏赐；现在封给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功劳？"皇上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陈豨反叛，赵、代这一带地方都是陈豨所占有的。我发出征讨陈豨的文书征调天下各地的军队，到现在还没有军队到来，现在指靠得住的只有邯郸的军兵而已；我为什么吝惜这四千户，不把它抚慰赵国子弟！"大家都说："这样做很好！"

又听说陈豨的将领都是过去的商人；皇上说："我知道要给他们什么东西了。"便多多使用黄金去收买陈豨的将领，陈豨的将领许多人便都来投降。

十一年(乙巳，公元前196年)

1 冬季，皇上在邯郸。陈豨的将领侯敞率领一万多人游动出击，王黄率领骑兵一千多人驻扎在曲逆，张春率领兵卒一万多人渡过

黄河进攻聊城；汉朝将军郭蒙与齐国将领抗击张春，把张春的军队打得大败。太尉周勃取道太原进入代地，到了马邑；马邑不投降，便用兵攻下，然后大加残杀。赵利驻守东垣，高祖带兵攻下后，把东垣改称为真定。高祖悬赏一千金捉拿王黄、曼丘臣，他的部属都活捉了送给高祖。于是陈豨的军队便被打败。

淮阴侯韩信推托有病，不跟从皇上进击陈豨，暗中派人到陈豨那里，与陈豨互通谋略。韩信计划与家臣们乘夜晚假称诏令赦免在官家服役的刑徒、奴隶，想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及太子；安排停当之后，等待陈豨的答复。韩信的舍人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囚禁起来，想把他杀了。春季，正月，舍人的弟弟上告韩信图谋不轨，到吕后那里告发韩信谋反的情况。吕后想召令韩信前来，又怕倘使他不来不好办；于是与萧相国谋划，便叫人假作从皇上那里回来，说是陈豨已经捕获，而且已经死了，列侯、臣子们都来祝贺。萧相国欺骗韩信说："你虽然有病，还是勉强来祝贺吧。"韩信进来祝贺，吕后命令武士捆绑韩信，把他杀死在长乐钟室内。韩信即将被斩时，说："我后悔不听蒯彻的计谋，竟被一个妇人所诈骗，难道不是天意吗！"同时还诛灭了韩信的三族。

臣司马光评论说：世上有人认为韩信首先创建汉朝的大策，与高祖一同从汉中起兵，平定关中，便分兵向北进攻，擒获魏王，夺取代国，打倒赵国，胁逼燕国，向东进击齐地并占据了它，到南方在垓下消灭了楚王项羽，汉朝所以能取得天下，大都是韩信的功劳。我们看他拒绝蒯彻的谋略，在陈县迎接高祖，难道有反叛的意图？实在只是失去要职心中怏怏不乐，于是陷身背叛谋逆中。汉朝朝臣中卢绾只是与高祖同乡里有旧交，尚且封在燕地南面称王，而韩信却只是得了个列侯可参加朝会而已，难道不是高祖也亏待了韩信吗？

我以为高祖用诈谋在陈县捉拿韩信，说他背弃了韩信，那确实是真的；即使是这样，韩信也有被擒虏的罪名。当初，汉军

与楚军在荥阳相对抗，韩信灭了齐国，不向汉王还报而自己称为齐王；后来汉军追击楚军到了固陵，与韩信约定共同攻击楚军而韩信却失约不来；当时，高祖就有擒取韩信的意图，只是怕力量不够罢了。到了天下已经安定时，韩信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那些利用时机以索取利益的，只能算是市井商贾的志向；立功以报德的，是士君子的心愿啊。韩信以市井的志向要使自己得利，而以士君子的心愿去要求别人，这不是很难得到的吗！所以太史公评论说："假使韩信学习谦让的品德，不夸赞自己的功劳，不高估自己的才能，那就差不多了！他对汉家建立的功勋，可以同周公、召公、太公这些人相比，能够得到后世子孙祭祀！他不这样做，在天下已经安定统一时，竟图谋叛逆；他的宗族被诛杀灭绝，不是应该的吗！"

2 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1]。

3 上还洛阳，闻淮阴侯之死，且喜且怜之；问吕后曰："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彻计。"上曰："是齐辩士蒯彻也。"乃诏齐捕蒯彻。蒯彻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彻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上曰："置之。"

4 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

5 大赦天下。

6 上之击陈豨也，征兵于梁；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上怒，使人让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梁太仆得罪，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遂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2]。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枭越首洛阳，下诏："有收视者，辄捕之。"

梁大夫栾布使于齐，还，奏事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以闻。上召布，骂，欲烹之。方提趋汤，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具，以苟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烹！"于是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7 丙午，立皇子恢为梁王；丙寅，立皇子友为淮阳王。罢

东郡，颇益梁；罢颍川郡，颇益淮阳。

8 夏，四月，行自洛阳至。

9 五月，诏立秦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使陆贾即授玺绶，与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无为南边患害。

初，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闻陈胜等作乱，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3]，阻南海[4]，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5]："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陆生至，尉佗魋结、箕倨见陆生[6]。陆生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

尉佗乃蹶然起坐⑦，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也。"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耳，何乃比于汉！"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留陆生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帝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注释】

①参合：参合县，治所在今山西省阳高县南白登堡。

②青衣：青衣县，治所在今四川省名山县北。

③番禺：番禺县，治所在今广州市。

④南海：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县，即今广州市。

⑤横浦：横浦关，即今广东省南雄县东北、江西省大余县大庾岭上的梅关。 阳山，阳山关，在今广东省阳山县东北锣寨岭上。 湟溪关，在今广东省连县西北。

⑥魋结：即椎髻。结：一撮之髻，开关像椎，所以称为椎髻。

⑦蹶然起坐：惊恐起身坐着。因尉佗原箕倨，即伸出两脚席地而坐，惊恐后改为正规坐着。

【译文】

2 将军柴武在参合县杀死了韩王信。

3 皇上返回洛阳，听说淮阴侯韩信已被杀死，既高兴又哀怜他；

皇上问吕后说:"韩信死时说了什么话?"吕后回答说:"韩信说,悔恨当时没有用蒯彻的计策。"皇上说:"是齐国的辩士蒯彻吧。"于是下诏给齐国捕捉蒯彻。蒯彻送到长安,皇上问:"是你教淮阴侯谋反的吗?"蒯彻回答说:"是,我真是教他谋反。这小子不用我的计策,所以在这里身家遭到诛灭;如果他用了我的计策,陛下你怎么能诛灭他呢!"皇上发怒说:"把他烹杀!"蒯彻说:"唉!冤枉受烹啊!"皇上说:"你教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的?"蒯彻回答说:"秦朝失去它的政权,天下都在争夺这政权,才能高、走得捷的便会先得到它。盗跖的狗对着尧帝吠叫,不是尧帝不仁,而是狗本能地向外人吠叫。当时,我只是了解韩信,不是了解陛下你啊。况且天下都在争锋,想做陛下你所做的争夺天下的人很多,只是力量不能达到罢了,这些人又可全都烹杀吗?"皇上听了后说:"放了他。"

4 立儿子刘恒为代王,定都晋阳。

5 大赦天下罪人。

6 皇上攻击陈豨时,去梁地征调军兵;梁王推托有病,派了将领带兵到邯郸。皇上发怒,派人去责备梁王。梁王恐惧,想自己去道歉。他的将领扈辄说:"梁王你当初不前往,现在受到责备才前往,你去就会被捉拿;不如现在就发兵反叛。"梁王不听从这个意见。梁国的太仆犯了罪,逃亡投奔汉朝,上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皇上派出使者去捕捉梁王,梁王没有发觉,便被拘捕送到洛阳。主管刑狱的官员治他的罪:"反叛的情节确实有,请按照法律断罪。"皇上赦他的罪,降为庶民百姓传送他到蜀地青衣县居住。向西传送到郑县,恰逢吕后从长安来到郑县。彭越对着吕后哭泣流泪,自己表白没有犯罪,希望居住原来的昌邑。吕后答应了他的请求,和他一同向东行。到了洛阳,吕后告诉皇上说:"彭越是壮士,现在把他迁徙到蜀地,这是自己留下祸患;不如就把他杀了。我已经和他一起来到了洛阳。"于是吕后要彭越的舍人上告彭越又谋反。廷尉王恬开上奏请求诛灭彭越,皇上批准了廷尉的奏请。三月,诛杀彭越三族,

把彭越枭首在洛阳示众。下诏："有敢收彭越尸首的，就捕捉。"

梁国大夫栾布出使到齐国，返回之后，在彭越的头颅下奏报出使的情况，又祭祀又哭泣，官吏捉拿栾布并报告皇上。皇上召来栾布，痛骂，想烹杀他，正要把他提起来投入滚汤中，栾布回头说："希望说一句话再死。"皇上问："有什么话？"栾布说："当皇上你在彭城被困时，在荥阳、成皋之间失败时，项王之所以不能向西进攻，完全是因为彭王当时在梁地，与汉兵联合使楚军受到攻击。当时，彭王只要一顾念，他要联合楚军，那么汉军就要失败；要是联合汉军，那么楚军就会失败。况且垓下的会战，如果没有彭王，项羽不会灭亡。天下已平定时，彭王得符信受封为王，也是想传给子孙万世。现在陛下你在梁地征调军队，彭王因病不能前来，陛下你就怀疑他反叛；谋反的情节都没有，就以微不足道的事审问并诛灭他。我怕功臣们人人自危啊。如今彭王已经被杀死，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请让我受烹吧！"于是皇上便开释栾布的罪，任他为都尉。

7 丙午日，立皇子刘恢为梁王；丙寅日，立皇子友为淮阳王。废除东郡的设置，把东郡地方加封给梁王；废除颍川郡的设置，把颍川郡的地方加封给淮阳王。

8 夏季，四月，皇上从洛阳回到长安。

9 五月，下诏立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派陆贾当即去授给他玺印，同南粤王剖符互通使节，让他去和顺百越地方的人民，不要成为南边的患害。

当初，秦二世时，南海郡尉任嚣病重即将死去时，他召令龙川县令赵佗前来，对赵佗说："秦朝政治无道，天下都受其苦。听说陈胜等人作乱，天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南海这地方偏僻遥远，我怕盗匪侵扰到这里，想起兵断绝秦朝新建的道路以自作防备，等待诸侯变乱；适值病情严重。况且番禺地方背靠山险，有南海为阻限，从东到西有几千里的土地，又有不少中原人相辅助；这里也是一州的君主啊，可以自立为国。南海郡郡中的官吏，无有值得

在一块议事的人,所以召请你来,告诉你这些事。"当即给赵佗发放文书,要他执行南海郡尉的职事。任嚣死后,赵佗就发布文告给横浦、阳山、湟溪关各个关口,说:"强盗兵将到,赶快断绝通道,聚集兵众自守!"赵佗逐渐以法诛杀秦朝所设置的官吏,以自己亲近的人为临时的官长。秦朝灭亡后,赵佗便出兵进攻桂林、象郡两郡,兼并了这两郡的地方,自立为南越武王。

陆贾来到番禺,尉佗头上椎髻,伸出两足坐着接见陆贾。陆生规劝赵佗说:"你是中原人,你的亲戚、兄弟、祖先坟墓还在真定。如今你违反本性,抛弃冠带服式,想依仗这小小的南越与汉朝天子抗衡,成为敌对的国家,祸患就要降临给你了!况且秦朝政治败坏,诸侯、豪杰纷纷起来反秦,只有汉王先进入关中,占据咸阳。项羽违背誓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归属他,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然而汉王从巴、蜀起兵,转战天下,竟诛杀了项羽,灭亡了楚国;五年之间,平定海内。这不是靠人力所能成功的啊,是上天所建立的啊。天子听说君王你在南越称王,不帮助天下人诛讨暴逆势力,汉朝的将相们都想调动军队来诛讨你。天子怜悯百姓刚遭受了劳苦,所以让百姓休养生息,派遣我来授给你南越王印玺,剖符互通使者。君王你本应在郊外迎接我,朝北面称臣,竟想以新建的还没有定一的南越,在这里称强!

汉朝如果真听到你这种情况,将挖掘焚烧大王你祖先的冢墓,诛灭你的宗族,派遣一位副将军领十万军队进攻南越,那么南越人杀了你然后投降汉朝,会像把手掌翻过来那样容易啊!"尉佗听了这些话,便恐惧不安地端正坐起来,向陆生道歉说:"我居住在蛮夷之中时间久,实在很失礼义。"便询问陆生说:"我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哪个贤能?"陆生说:"你好像比他们贤能。"尉佗又问:"我比汉朝皇帝哪个贤能?"陆生说:"汉皇帝继承了五帝、三皇的大业,统管中国;中国的人口以亿计算,地方有万里之大,各种物产殷实丰富;政治出自一家,自开天辟地以来不曾出现过。现在越王你的民

众不过几十万人，都是蛮夷，处在崎岖的山海之间，只好比汉朝的一个郡而已，你为什么竟和汉朝相比！”尉佗大笑说：“我不是从中原起兵，所以才在这里称王；假使我居于中原，怎么就会比不上汉朝！”尉佗于是挽留陆生一同饮酒。过了几个月，尉佗说：“这越地中没有值得一块谈论的人。你到来之后，使我每天能听到不曾听过的事。”便赏赐给陆生用囊橐装着价值千金的珠宝，送的其他物品价值又达千金。陆生最后任尉佗为南越王，要他向汉朝称臣，遵奉汉朝的封约。陆生返回后报告皇上，高祖十分高兴，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10 帝有疾，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2]，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舞阳侯樊哙排闼直入[3]，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11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

初,淮阴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诛,醢其肉以赐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侯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赫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上疑其与乱,欲捕赫。赫乘传诣长安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反书闻,上乃赦贲赫,以为将军。

上召诸将问计。皆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问之。令尹曰:"是固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出下计。"上曰:"何为舍上、中计而出下计?"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

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

是时，上有疾，欲使太子往击黥布。太子客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说建成侯吕释之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释之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

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4]，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5]，愿上无与争锋！”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发上郡、并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二万人为皇太子卫[6]，军霸上。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东击荆。荆王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7]，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8]。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注释】

①乡(xiàng 向)使:假使以前。乡,通"乡",以前。

②户者:守门户的人。

③排阏(tà 榻):推开小门。阏,小门。

④曲邮: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

⑤剽疾:与"剽轻"意思相同,即剽悍轻捷。

⑥材官:有材力的官。

⑦僮:僮县,治所在今安徽省泗县东北。

⑧奇:即奇谲,奇特有计,奇计。

【译文】

陆生常常到皇上面前称说《诗》、《书》,高祖骂他:"你公公是坐在战马上取得天下的,哪里用得上《诗》、《书》!"陆生说:"坐在战马上取得天下,难道可以坐在战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两位王者都是以征讨得天下而以和顺守天下;文治武功相并用,这是长久保持天下的办法。以前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都是因为穷极武力而灭亡。假使以前秦统一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古代圣王,陛下你又怎么能有这个天下呢!"高祖听后觉得惭愧,说:"你试为我编著秦所以失去天下我所以能够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以来国家成败的事情。"陆生便粗略地著述国家存亡的情况,共著成十二篇。每奏上一篇,高祖没有不称赞的,左右大臣及侍卫都欢呼万岁,称陆贾写的书叫《新语》。

10 高祖有疾病,厌恶接见人,在禁城中卧床不起,下诏守门户的不准让臣子们进来,大臣们像绛侯、灌婴等没有谁敢进入禁中的。这样过了十多天,舞阳侯樊哙推开小门直进高祖卧室,大臣们跟着他进去,皇上独自一人头枕一个宦官躺在床上。樊哙等人见到皇上,流着泪说:"当初,陛下你同我们在丰、沛起兵,平定天下,是何等的威壮啊!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你竟是如此的疲惫啊!况且你病情严重,大臣都十分恐惧;不接见我们共同计议大事,难道只同一

个宦官谢绝人世吗！陛下你难道没有看到赵高专权的事吗？”高祖听后笑着起床。

11 秋季，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叛。

当初，淮阴侯韩信被杀死，黥布便已心中恐惧。到彭越被诛杀时，朝廷把彭越的肉剁成酱赐给诸侯。使者来到淮南，淮南王黥布正在打猎，看到肉酱，十分恐惧，便暗中派人部署收聚兵士，探伺附近郡县以警备危急。黥布所宠爱的美姬，有病到医生家中诊治，医生的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贲赫便以丰厚的财物相赠送，并与那位美姬一起在医家饮酒；淮南王黥布怀疑他们淫乱，想逮捕贲赫。贲赫便乘上传车到长安上告黥布图谋作乱，说：“黥布谋反有事实，可以在他没有发动变乱之前去诛灭他。”

皇上读了贲赫上告的奏书，告诉了萧相国，相国说：“黥布不该有这谋反的事，恐怕是有仇怨的人诬告他，请求拘禁贲赫，并派人到淮南去暗中侦查淮南王有没有谋反的事。”淮南王发现贲赫以罪逃亡到长安上告，便怀疑贲赫会说出淮南国内暗中做的事；又发现汉朝使者到淮南，做了许多查验；黥布便诛杀了贲赫家族，起兵反叛。有关黥布造反的文书传到长安，皇上便释放了贲赫，并任命贲赫为将军。

皇上召集将领们商议计策。都说：“出兵去攻击黥布，把这小子坑杀，他能做什么呢！”汝阴侯滕公召请过去楚国的令尹薛公询问黥布的事。令尹说：“黥布是该当反叛的。”滕公说：“皇上分割土地封给他，分封爵位让他为王；他造反做什么？”令尹说：“去年杀了彭越，前年杀了韩信；这三个人，是同建功劳思想相同的人，他们怀疑祸患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便反叛啊！”滕公把这些话报告给皇上，皇上便召见并询问薛公，薛公回答说：“黥布反叛不足为怪。假使黥布出于上计，那么关东就不再是汉朝所有的了；假使他出于中计，那谁胜谁败难于预计；要是出于下计，陛下你就可以高枕安卧了。”皇上说：“什么叫上计？”薛公回答说：“黥布向东取吴地，向西

取楚地，兼并齐地，夺取鲁地，发布文告给燕、赵，要他们坚守自己的地方，那么崤山以东的地方就不是汉朝所能有了。"高祖问："什么叫中计？"薛公回答说："黥布向东夺取吴地，向西夺取楚地，吞并韩地，夺取魏地，占据敖仓的储粮，堵塞成皋的隘口，这样谁胜谁败便不可预计。"高祖问："什么叫下计？"薛公说："黥布向东取吴地，向西夺取下蔡，归其辎重于吴越，自己身归长沙，这样陛下你可以安枕而卧，汉朝没有忧虑了。"皇上说："这应该怎样出计呢？"薛公说："出下计。"皇上说："为什么丢掉上、中计而出下计呢？"薛公回答说："黥布，原来是骊山服役的刑徒，自己奋斗达到了万乘之王的地位，这都是为了他自身，不顾后代、不为百姓万世考虑的啊；所以我说出下计。"皇上说："很好！"赏封薛公千户食邑。于是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

这时，皇上有病，想让太子带兵前去攻击黥布。太子的宾客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去对建成侯吕释之说："太子领兵打仗，有了功劳地位也不能再提高，没有功劳那么从此之后就会遭受祸害。你为什么不赶快请吕后，要她找机会向皇上哭泣说："黥布是天下有名的猛将，很会用兵。现在的将领们都是你过去同等辈的人，如今却要太子去率领这些人，这与让羊去率领狼没有什么不同，没有谁肯受太子指挥的；况且被黥布听到的话，那他将击鼓行军向西而来。皇上虽然有病，勉强载在辎重车上，卧在车上调养，将领们是不敢不尽力作战的。皇上你虽然辛苦，但是要为妻子振奋自强！"于是吕释之立即于晚上去见吕后。吕后利用机会向皇上哭泣诉说，像四位宾客所说的意思。皇上说："我想到小子本不可派遣，我自己带兵去吧。"

于是皇上亲自带兵向东前进，臣子们留守长安，都来送皇上，送到霸上。留侯有病，他自己勉强起来，到了曲邮县，见了皇上说："我本应该随从你去，只因病得厉害。楚地人剽悍快捷，希望皇上你不要与他们拼搏！"又对皇上说，让太子为将军，监督关中军队。皇

上说："子房你虽然有病，勉强卧着指导太子。"这时，叔孙通为太子太傅，留侯张良任少傅的职事。调发上郡、北地、陇西的车骑，以及巴蜀地方有能力的武官及中尉官执掌的兵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兵，驻扎在霸上。

黥布开始反叛时，对他的将领说："皇上年老了，厌恶带兵，一定不能带兵来。他要派出将领，将领中我只怕淮阴侯韩信、彭越，如今这两人都已死去，其他的将领不值得害怕。"所以他就谋反。黥布果然像薛公说的那样，向东击楚地。荆王刘贾逃走在富陵死去；黥布夺取了刘贾的全部军队，渡过淮河攻击楚王。楚王起兵与黥布在徐、僮两地之间交战；楚军分为三支军队，想互相救援，以为用兵的奇计。有人对楚军将领说："黥布很会用兵，民众向来都害怕他。况且兵法上说：'诸侯在自己的辖地上作战，是使兵散败的地方。'现在把军队分为三部，敌军击败我军一部，其余二部军队都会散走，哪能够相救！"楚军将领不听取这意见。黥布果然打败楚军的一部，其他两部军都散走；黥布便带兵向西进攻。

十二年

1 冬，十月，上与布军遇于蕲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上令别将追之。

2 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愁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酒酣上自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乐饮十余日，乃去。

3 汉别将击英布军洮水南、北[1]，皆大破之。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成王臣使人诱布，伪欲与亡走越，布信而随之。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

4 周勃悉定代郡、雁门、云中地，斩陈豨于当城。

5 上以荆王贾无后，更以荆为吴国；辛丑，立兄仲之子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6 十一月，上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7 上从破黥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张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通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

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8 相国何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之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

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2]。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9 陈豨之反也，燕王绾发兵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乃诈论他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

汉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帝使使召卢绾，绾称病；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

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绾,立皇子建为燕王。

10 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

11 上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曰:"疾可治。"上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3],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注释】

(1)洮水:此洮水近长沙。据罗含《湘中记》说,零陵有洮水。

(2)徒跣:赤脚步行。

(3)戇(zhuàng 壮):愚而刚直。

【译文】

十二年(丙午,公元前195年)

1 冬季,十月,高祖与黥布军在蕲县西遭遇,黥布军十分精锐。高祖军在庸城坚守营垒,望见黥布军如同项羽的军队那样布列阵势,高祖十分厌恶。他与黥布能互相望见,远远地对黥布说:"你何苦要谋反?"黥布回答说:"我想当皇帝啊!"高祖发怒谩骂他,于是两军

大战。黥布军失败退走，渡过淮河，多次停止下来与汉军交战，但都失败，黥布与一百多人向江南逃走，高祖命令别部将领去追击他。

2 高祖率领军队回长安，路过沛县，停留住下，在沛宫摆设酒宴，把过去的旧交、父老、老妇人、子弟全都召请来相欢饮酒，讲述过去在家乡时的事作为笑谈。饮酒至欢畅时，皇上自编自唱，起身舞，慷慨伤心，激动流泪，对沛县父兄们说："游子思念故乡。我从当沛公起就诛讨暴逆，以至有了天下；今后就以沛县为我的汤沐邑，免除人民的赋役，世世代代都不负担赋役。"高祖在沛县饮酒欢乐十多天，然后才离开。

3 汉军别部将领在洮水南、北攻击英布的军队，分别都把布军打得大败。黥布过去与番君吴黄有姻亲关系，因为这个缘故，长沙成王臣派人引诱黥布，假称是想与黥布一起逃亡到越地去，黥布相信了他，便跟随他走。番阳人在兹乡平民的旧舍中杀死了黥布。

4 周勃将代郡、雁门、云中等郡的土地全部平定了，在当城斩杀了陈豨。

5 皇上因荆王贾没有子孙，便把荆国改为吴国；辛丑日，立兄长刘仲的儿子刘濞为吴王，辖地有三郡、五十三座城池。

6 十一月，皇上经过鲁地，用太牢礼祭祀孔子。

7 皇上自从打败黥布返回长安之后，病得更加厉害，他就更加想改立皇太子。张良规劝他，他不听，张良因此称病不奉行职事。叔孙通规劝皇上说："从前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的缘故，废掉太子，立了奚齐为太子，晋国因此内乱了几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因为不早确立扶苏为太子，使得赵高能够作假立胡亥为太子，以致使自己的国家断绝了祭祀，这是陛下你亲眼看见的。现在太子既仁惠而且孝顺，天下人都知道。吕后与陛下你同为勤苦共食粗淡，岂可背弃她吗！陛下你一定要废嫡生子而立少子为太子，我愿意先伏罪诛杀，以颈血溅地！"高祖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只不过是说些戏言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摇，天下都随着

振动;为什么以天下根本为戏言呢!"当时大臣强争的很多;皇上知道臣子们心里都不向着赵王,便停止改立太子的事。

9 相国萧何以为长安地方狭小,上林苑中空地多,抛弃不耕种;希望让人民能进入上林苑中耕作,不收他们的秸稾,使其能够喂食禽兽。皇上知道后大怒,说:"相国接受了商贾给的许多财物,便为他们来要我的上林苑!"便把相国交给廷尉治罪,把相国拘囚起来。过了几天,王卫尉侍卫皇上,上前谒问说:"相国有什么大罪,陛下你拘囚他这样紧急呢?"皇上说:"我听说李斯为秦皇帝的相,有好名声便给主上,有恶名声便自己承当。现在萧相国多收受商贾们给的钱,为他们求取我的上林苑去向人民讨好,所以我把他拘捕治罪。"王卫尉说:"职事中如果有对人民便利的向皇上请求准许办理,这是真正宰相该办的事;陛下你为什么就怀疑相国接受了商贾们的钱呢?况且陛下你与楚军抗争几年,陈豨、黥布反叛,陛下你亲自领兵前往征讨;当时,相国守关中地,关中一动摇,那么关以西就不是陛下你所有的了!相国不在这时图利,而今却去贪图商贾们的金钱吗?况且秦国因为听不到它自己的过失而失去天下;李斯分担秦国的过失,又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怀疑宰相为什么这样肤浅啊!"高祖心中很不愉快。这一天,高祖派了使者手持旌节释放相国。相国年老,向来恭敬谨慎,赤脚进宫向皇上道谢。皇上说:"相国不必这样了!相国替人民请给上林苑的地方,我不答应;我不过是像桀、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你却是一位贤相。我故意拘捕相国,是想让百姓听到我的过失啊。

9 陈豨反叛时,燕王卢绾出兵攻击代国的东北地方。当时,陈豨派王黄向匈奴求救;燕王卢绾也派出他的使臣到匈奴,说陈豨等人的军队已经失败。张胜到了匈奴地方,过去的燕王臧荼之子衍逃亡在匈奴,他见了张胜说:"你所以在燕被重视,因为熟悉匈奴的事;燕国所以能久存不亡,是因为诸侯多次反叛汉朝,战争接连不断。现在你为了燕国,想尽快灭亡陈豨等人的军队;等到陈豨等都灭亡

了，将会被灭亡的就轮到了燕国，你们将来也会成为浮虏了。你为什么不叫燕国缓攻陈豨，而与匈奴连和！战事宽缓了，你就能长期在燕国称王；即使有汉朝的进攻，也还可以安定国家。"张胜以为这话很对，便私下要匈奴帮助陈豨攻击燕国。燕王卢绾怀疑张胜与匈奴谋反，向汉朝上书请求族诛张胜。张胜回到燕国，把所以要连和匈奴的事告诉燕王卢绾；燕王便假称是别人的罪过，使张胜家属获释，使张胜能成为匈奴的间谍。而暗中派范齐到陈豨那里，想叫他长久逃亡，使他和匈奴连兵，让战事久拖不决。

汉军击黥布，陈豨常常带兵居住代地。汉军攻击并斩杀了陈豨，陈豨的副将投降汉军，说燕王卢绾派范齐到陈豨驻地互通计谋。高祖派使者召卢绾，卢绾推托有病；又派了辟阳侯审食其、御使大夫赵尧前往燕国迎接燕王，验问燕王的亲近臣属。卢绾更加恐惧，便藏匿起来，对他宠幸的臣子说："不是刘氏而称王的，只有我同长沙王两人而已。去年春季，汉朝族灭淮阴侯韩信、夏季，诛杀了彭越，都是吕氏的计谋。现在皇上有病，把政事托给吕后；吕后是妇人，专门想找出事端诛灭异姓称王的及有大功的臣子。"于是便称说有病不到长安，卢绾身边的侍从及臣子都逃亡藏匿。卢绾说的话有些泄露出去，给辟阳侯听到了，辟阳侯等返回长安，把这些事报告皇上，皇上更加忿怒；又得到匈奴来投降的人，说张胜逃亡到了匈奴为燕国任使者。于是皇上说："卢绾果然反叛了！"春季，二月，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军去攻击卢绾，立皇子刘建为燕王。

10 皇上下诏说："南武侯织，也是粤地的后代，立为南海王。"

11 皇上攻击黥布时，被流矢击中；行路，疾病更加严重。吕后请来良医，医生进去见皇上，说："病可以治好。"皇上谩骂他说："我以一个布衣平民提剑征战取得了天下，这不是天命吗！命由天定，即使是扁鹊良医又有什么用处！"便不让治病，赐给那位良医黄金五十斤，让他离开。吕后问皇上说："陛下你去世之后，萧相国也死了，让谁来代替他？"皇上说："曹参可以。"吕后又问其次谁可代替，皇

上说："王陵可以；但他愚而刚直，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慧有余，但难单独担任相国。周勃重厚，少有文墨，然而能安定刘氏政权的，一定是周勃，可让他任太尉官。"吕后又问再其次可任用的人，皇上说："这之后的事也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了。"夏季，四月，甲辰日，皇帝在长乐宫崩驾。丁未日，举丧，大赦天下罪人。

12 卢绾与数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谢；闻帝崩，遂亡入匈奴。

13 五月，丙寅，葬高帝于长陵[1]。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2]，韩信申军法[3]，张苍定章程[4]，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14 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15 初，高帝病甚，人有恶樊哙云："党于吕氏，即一日上晏驾[5]，欲以兵诛赵王如意之属。"帝大怒，用陈平谋，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乘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吕后弟吕须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6]，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降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帝崩；畏吕须谗之于太后，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使傅教惠帝。是后吕须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16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遣使召赵王如意，使者三反，赵相国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

孝惠皇帝

元　年

1 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鸩饮之。帝还，赵王已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烧耳[7]，饮喑药[8]，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帝观人彘。帝见，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臣光曰：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子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

2 徙淮阳王友为赵王。

3 春，正月，始作长安城西北方。

二　年

1 冬，十月，齐悼惠王来朝；饮于太后前，帝以齐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鸩酒置前，赐齐王为寿。齐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佯醉去；问知其鸩，大恐。齐内史士说王，使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太后喜，乃罢归齐王。

2 春，正月，癸酉，有两龙见兰陵家人井中。

3 陇西地震。

4 夏，旱。

5 郃阳侯仲薨。

6 酇文终侯萧何病，上亲自临视，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在？"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癸巳，以曹参为相国。参闻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始，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贤惟参。参代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8]，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参辄饮以醇酒；问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

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使窋归，以其私问参。参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参为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三　年

1 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2 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是时，冒顿方强，为书，使使遗高后，辞极亵嫚。高后大怒，召将相大臣，议斩其使者，发兵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中郎将季布曰：“哙可斩也！前匈奴围高帝于平城，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不能解围。今歌吟之声未绝，伤夷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释报书，深自谦逊以谢之，并遗以车二乘，马二驷。冒顿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并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3 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摇与无诸，皆越王句践之后也，从诸侯灭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东瓯，世号东瓯王。

4 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5 秋，七月，都厩灾。

6 是岁，蜀湔氐反[89]，击平之。

四　年

1 冬，十月，立皇后张氏。后，帝姊鲁元公主女也，太后欲为重亲，故以配帝。

2 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3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4 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5 帝以朝太后于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乃筑复道于武库南。奉常叔孙通谏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

臣光曰：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是以仲虺美成汤曰："改过不吝。"傅说戒高宗曰："无耻过作非。"由是观之，则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今叔孙通谏孝惠，乃云"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不缪哉！

6 长乐宫鸿台灾。

7 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

五 年

1 冬，雷；桃李华，枣实。

2 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3 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水绝。

4 秋，八月，平阳懿侯曹参薨。

六 年

1 冬，十月，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2 齐悼惠王肥薨。

3 夏，留文成侯张良薨。

4 以周勃为太尉。

七 年

1 冬，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

2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3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4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

初，吕太后命张皇后取他人子养之，而杀其母，以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临朝称制。

【注释】

①长陵：汉高祖墓长陵，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②萧何次律:萧何编次律九章,主要摭自秦法,但也根据时宜有所增、损。

③韩信申军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书,共采自一百八十二家,存其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④章程:章指历数的章术;程指权衡、尺、斗、斛的平法。程,即法式。

⑤晏驾:古代称帝王死的讳辞。本来的涵义是,天子当晨起早作,一日忽然死去,不出临朝,臣子讳之为宫车晚出,亦即晏驾。

⑥反接:反缚两手。

⑦烨耳:以药薰耳使其成为聋子。

⑧喑(yīn 阴):哑。

⑨木讷:质朴而不善辞令。

⑩湔氐:湔氐县,治所在今松潘县西北。

【译文】

12 卢绾与几千人居住在塞下伺察,希望皇上疾病好转,打算自己来长安谢罪;听说皇上已死,便逃亡到匈奴去。

13 五月,丙寅日,安葬高帝于长陵。

当初,高祖不修文学,但性情开明通达,好用计谋,能够听取各种议论,即使监门、戍卒等,见了之后都像旧交一样。最初为顺民心作了三章约法。到了天下安定之后,命令萧何编次法律法令,韩信编次兵法书,张苍制订历数章术及权、衡、石、尺、寸、斛度量衡的法式,叔孙通制订礼仪制度;又与功臣们剖分符信作誓约,用铁契,丹色书写,装在金匮里,放置在石室中,藏入宗庙。虽然每天事务多,时间不够应付,但他规定的规模是弘深远大的。

14 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称皇后为皇太后。

15 当初,高祖病得厉害,有人毁谗樊哙,说:"樊哙与吕氏结为私党,假使有一天皇帝不在人世,他们想兴兵诛杀赵王如意的亲属。"高帝听了之后大怒,用了陈平的计谋,召请绛侯周勃在病床下接受诏令,说:"陈平赶快乘传车,载上周勃去接替樊哙担任将领;陈平到了军营中要立即斩樊哙的头!"两个人接受诏令之后,乘传车疾

驰而去，还没有到樊哙军营，便一边走一边商议说："樊哙，是高帝的旧交，功劳多；而且又是吕后妹妹吕须的丈夫，有亲戚关系而且显贵。高帝因为一时的忿怒所以要杀了他，但是怕高帝后悔；我们宁可把他拘囚而送给高帝自己去诛杀他。"还没来到军中，便设置坛台，用旌节召令樊哙前来。樊哙接受诏令后，便反缚他的两手，载上槛车传递到长安；而命令绛侯代樊哙为将，带领军队平定燕国反叛了的县邑。

陈平回来时，在路上听说高帝已死，害怕吕须在太后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便疾驰传车先来长安。路上碰见汉使者，诏令陈平和灌婴屯驻荥阳。陈平受诏，立即又疾驰来到长安的宫中，哭泣，十分悲痛；因此坚决请求宿卫禁中。太后便任命他为郎中令，要他为师傅教惠帝。这之后吕须要谗毁陈平便做不到。樊哙送到长安，便被赦免，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

16 吕太后命令永巷囚禁戚夫人，把她髡钳，穿上赤色的囚服，要她舂米。派使者去召令赵王如意来长安。使者往返三次，赵相周昌对使者说："高帝把赵王托付给我，赵王年少；我私下听说吕后怨恨戚夫人，想召令赵王到长安把他们母子一起诛杀，我不敢遣送赵王。况且，赵王有病，不能遵奉诏令来长安。"吕后发怒，便先派人召周昌。周昌到了长安，吕后便又派人去召令赵王。赵王来长安，还没有到达；惠帝知道太后发怒，便亲自到霸上迎接赵王，并同他一起进入宫中，自己带着他一块起居饮食。太后想杀死赵王，便没有机会。

孝惠皇帝

元年（丁未，公元前 194 年）

1 冬季，十二月，惠帝早晨出去射猎。赵王年纪小，不能够早起床，太后派人拿毒酒给他喝。惠帝射猎回来，赵王已经死去。太后便砍断戚夫人手足，挖掉她的眼睛，用药薰聋她的耳朵，给她饮哑

药使她成为哑子，把她放在厕所中，称为“人彘”。过了几日，便叫惠帝去观看人彘。惠帝看见后，经询问得知她是戚夫人，于是大哭，因此便得了病，一年多不能起床。派人去对太后说：“这不是人所做的事。我是太后你的儿子，但我终究不能治理天下了。”惠帝因此便每天饮酒淫乐，不处理政事。

臣司马光评论说：做儿子的，父母有过失就要规劝；规劝而不接受，就随着哭泣。哪里有守着高祖的帝业，做了天下的君主，不忍心看到自己母亲的残酷，便抛弃国家而不顾恤，以饮酒淫乐伤害身体！孝惠帝可以说是只知道细小的仁惠而不知道天下的大义。

2 徙淮阳王友为赵王。

3 春季，正月，开始修建长安城的西北角。

二年(戊申，公元前193年)

1 冬季，十月，齐悼惠王来朝见；在太后面前饮酒，惠帝认为齐王是兄长，便让他坐上位。太后发怒，斟给毒酒放在他面前，赐给齐王作为祝贺。齐王起身，惠帝也起身取盛的巵酒，太后恐惧，自己起来把惠帝手里的巵酒泼了。齐王对此觉得奇怪，便不敢饮酒，假装醉酒而离开；经询问，知道是毒酒，十分恐惧。齐国的内史叫士的劝说齐王，让他献出城阳郡作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太后很高兴，于是放了齐王让他回齐国去。

2 春季，正月，癸酉日，有两条龙出现在兰陵地方平民的井里。

3 陇西发生地震。

4 夏季，天旱。

5 郃阳侯仲死去。

6 酇文终侯萧何发病，惠帝亲自去看望，便问萧何说：“你假若有不幸，谁人可以代替你？”萧何回答说：“了解臣子的没有谁能比得上人主。”惠帝说：“曹参怎么样？”萧何叩头说：“皇上说对了，我死都不遗恨了！”

秋季，七月，辛未日，萧何死去。萧何在世时，购置田宅，一定选择贫穷偏僻的地方住家，不修垣墙。他说："后世子孙贤能，就学习我的俭约；不贤能，也不会被豪势之家所夺取。"

癸巳日，任曹参为相国。曹参听说萧何死了，便告诉自己的舍人："赶快准备行装！我就要到朝廷做相国了。"过了没多久，使者果然来召曹参。当初，曹参微贱时，同萧何很要好；到了各人担任将相要职时，有怨隙。到萧何将要死时，他推荐的贤能只有曹参。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办事没有什么变更，一概遵守萧何时的条令制度。他选择郡国的官吏，都是一些质朴不善于说话的人、一些厚道的长者。这样的人，便召来任为丞相史。官吏中说话做事刻薄而没仁惠之心的、专图名声好的，便斥退，让他们离开。他日夜都饮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及宾客看见曹参不做丞相的职事，来找他的都想劝说他，曹参就给他饮浓酒；其间还有想开口说话的，曹参便又给他饮酒，直到喝醉离开为止，始终都不能开口劝说他，经常都是这样给人饮酒。看见别人有小的过失，便专门给他掩盖，相国府中安然无事。

曹参的儿子曹窋任中大夫，惠帝怪曹相国不治理相国的职事，以为他'难道以我为年少吗？'便派窋回家去，让他私下去问曹参。曹参发怒，鞭笞曹窋二百下，说："赶快入侍皇上！天下大事不是你应当说的！"到朝见时，惠帝责怪曹参说："曹窋是我派去规劝你的。"曹参脱帽谢罪说："陛下你自己看看圣武比不比得上高帝？"皇上说："我怎么敢想与先帝相比！"又问："陛下你看我比萧何哪个贤能？"皇上说："你好像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你说的很对。高帝与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颁明。现在陛下你垂衣拱手而治，我曹参等守职行事，遵守而不失误，不也是很好的吗！"皇上说："很好！"

曹参任相国，前后三年，百姓唱歌谣说："萧何建立法令，各种规章整齐画一。曹参代为相国，遵守不失误；乘其政治清静，人民安

宁统一。”

三年(己酉,公元前192年)

1 春季,征发长安六百里内的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修建长安城,三十日完工。

2 以宗族的女子作为公主,嫁给匈奴的冒顿单于。当时,冒顿势力正强,他写书信来,派使者送给高后,言辞十分污亵轻慢。高后大怒,召来将相大臣,商议斩杀匈奴使者,出兵攻击匈奴。樊哙说:“我希望领十万军队横行匈奴中。”中郎将季布说:“樊哙应该斩首!以前匈奴在平城包围高帝,汉军有三十二万,樊哙当时任上将军,不能解除包围。现在歌吟的声音还没有停止,伤病的刚刚治好,而樊哙却想动摇天下,轻妄地说用十万军即可横行匈奴,这是当面欺骗。况且夷狄就像禽兽,听到他们说好话不值得高兴,听到恶言也不值得发怒。”高后说:“很好!”命令大谒者张释回信给匈奴,表示高后自己谦逊向匈奴道谢,并赠给冒顿车二乘,马二匹。冒顿派使者来感谢,说:“没有听中国的礼义教诲,好在陛下不追究。”因此献来马匹,于是相互和亲。

3 夏季,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摇与无诸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跟随诸侯灭秦,功劳多,闽越人民归附他,所以立他为王,建都东瓯,世上称为东瓯王。

4 六月,征发诸侯王、列侯的徒隶二万人修建长安城。

5 秋季,七月,大厩发生火灾。

6 这一年,蜀地湔氐居住的地方反叛,进兵攻击并平定了湔氏。

四年(庚戌,公元前191年)

1 冬季,十月,立张氏为皇后。皇后是鲁元公主的女儿,太后想使其成为重亲,所以把她配给惠帝。

2 春季,正月,举荐人民中能孝顺、和睦兄弟、努力耕作的,免除他们的赋役。

3 三月,甲子日,皇帝行加冠礼,赦天下罪人。

4 把妨害官吏人民的法令省去；废除私自挟带书籍判罪的法律。

5 惠帝以为因到长乐宫朝见太后及平日前去问好，常发出警跸烦扰人民，便在武库南修筑复道。奉常叔孙通规劝说："这是高帝出游时的衣冠之道，子孙为什么要在宗庙道上行走呢！"惠帝恐惧说："赶快毁了复道。"叔孙通说："人主没有过失的举动；现在已经作了复道，百姓都已知道了。希望陛下在渭水北修建原庙，每月前去出游，加宽宗庙，是大孝的根本。"皇上便诏令主管官员建立原庙。

臣司马光评论说：过失，是人所不免要犯的；只有圣贤能知过而改。古代的圣王，怕有了过失自己不知道，所以设置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哪里会害怕百姓听到自己的过失呢？所以仲虺赞美商汤说："不吝啬改过。"傅说劝戒殷高宗说："不要因为有过失而感到羞耻。"由此看来做人君的本来不把没有过失看作贤明，而是以能改过为美德。如今叔孙通规劝惠帝却说："人主没有有过失的举动"，这是教人君文过饰非，难道不是荒谬的吗！

6 长乐宫鸿台发生火灾。

7 秋季，七月，乙亥日，未央宫凌室发生火灾；丙子日，织室发生火灾。

五年（辛亥，元公前 190 年）

1 冬季，天下打雷，桃李树开花，枣树结果实。

2 春季，正月，又一次征发长安六百里内的男女十四万五千人筑长安城，三十日完工。

3 夏季，大旱，江河水少，溪谷水绝流。

4 秋季，八月，平阳懿侯曹参死去。

六年（壬子，公元前 189 年）

1 冬季，十月，任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2 齐悼惠王肥死去。

3 夏季，留文成侯张良死去。

4 任周勃为太尉。

七年(癸丑,公元前188年)

1 冬季,调发车骑、材官诣到荥阳,由太尉灌婴统率。

2 春季,正月,辛丑朔日,日食。

3 夏季,五月,丁卯日,日全食。

4 秋季,八月戊寅日,惠帝死于未央宫。大赦天下罪人。九月,辛丑日,葬惠帝于安陵。

当初,吕太后命令张皇后取别人的儿子抚养,杀死儿子的生母,以他作为太子。惠帝葬事完,太子即皇帝位。因年幼,便由太后临朝行天子权力。